

中國戲曲志天津卷 資料彙編

第一輯

中國戲曲志天津卷編輯部

封面题字 吴同宾

封面设计 黄殿祺

一九八四年五月

主 编 《中国戏曲志天津卷资料汇编》编纂委员会

高介云 贺 照 吴同宾 李德原

责任编辑 黄秉增

目 录

· 剧 种 ·

- | | | |
|----|----------------------|-----|
| 1 | 北方越剧始末····· | 何 如 |
| 6 | 天津曲艺剧····· | 张国贤 |
| 9 | 附录：曲艺的畸形发展——反串戏····· | 马三立 |
| 14 | 天津业余昆曲活动概况····· | 朱经畲 |

· 戏曲团体 ·

- | | | |
|----|------------------------|-----|
| 22 | 从太庆恒到稽古社——天津彩头班考略····· | 魏子晨 |
| 28 | 奎德社和杨韵谱与天津····· | 甄光俊 |
| 39 | 天津京剧票界概述····· | 李英斌 |
| 54 | 天津的梨园公会····· | 陈绍武 |

· 剧 场 ·

- | | | |
|----|--------------|-----|
| 59 | 天津戏园的变迁····· | 李相心 |
| 63 | 天津戏园一览表····· | 郑立水 |
| 69 | 天津剧场选例····· | 郑立水 |
-

· 文物 · 古迹 ·

- 115 天津古代戏楼和戏台…………… 郑立水
110 天津古戏台选例…………… 郑立水
107 六十年前的两张戏单摭谈…………… 李相心
117 老戏单…………… 李相心

· 刊物 · 专著 ·

- 102 天津最早的戏剧月刊——《春柳》…………… 魏子晨

· 传 记 ·

- 73 京剧孙派老生创始人——孙菊仙…………… 李英斌
78 连台本戏编导——陈俊卿…………… 魏子晨

· 年 表 ·

- 80 天津戏曲大事记(一九三五年——一九三六年)…………… 王承运

编者后记

剧 种

〔编者按〕天津向无本地剧种，解放后，曾有“曲艺剧”及“北方越剧”一度出现，虽未获持续发展，亦应记其梗概始末。

北方越剧始末

何 如

“北方越剧”之名，最早出现于一九五二年。它是在特定情况下，在特定环境中，由一些特定的人搞出来的一个派生的“剧种”。当然，严格讲来，它还很难说是一个“剧种”。但是，从“定名”开始到一九七〇年初最后一个北方越剧团结束，它在津大约活动了十七、八年之久，而且确曾拥有一定数量的观众。这是天津戏曲活动中的一个客观存在，无论从哪方面讲，是该把它记述下来的。现在，我们在对它进行了一定的资料收集工作之后，特简编成文，略述其始末如次。

—

顾名思义，“北方越剧”的艺术形式是来源和派生于南方的越剧。其从业成员，则大多来自天津解放初期一度存在的“清音社”和“小型活词剧团”。

天津的解放，标志着国民党反动统治和旧社会的结束，新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开始建立。但是，在那新旧交替、新旧交错的一定阶段中，腐朽没落的旧事物不可能一下子彻底消亡。社会主义改造只能逐步实行和实现。

所谓“清音社”和“小型活词剧团”，正是那一特定时间和环境中存在的特定事物。因之，从事这两种行业的一些人员也带有那个时代的复杂色彩。

“清音”行业，在当时是由公安部门按“特业”加以管理的。从事这一行业的人员，是演出当时的歌厅、舞场和茶社中的演唱人员。这些人员，或出身于解放后被取缔的行业，或为过去走街串巷的流散艺人。据一九五〇年统计，除以上两种人外，其它只占百分之六。在一九五一年高潮时期，“清音”从业人员曾达一千一百多人。一九五二年人数渐少，有的结婚成家，有的参加了体力劳动，有的则参加了“小型活词剧团”。一九五四年，这个行业宣告结束。

“小型活词剧团”的成员来源亦极复杂，他们大多是自动结合，进行话剧或歌剧的演出活动。演出场所多为馆棚茶社或偏街僻巷的小型戏园，有的就“撂地”演出。演出“脚本”多是根据小人书、民间故事、电影等等，写出一个“梁子”，活词演出。为谋衣食，内容和表演多有迎合低级趣味及庸俗不堪之处。极少数亦曾演出话剧如《雷雨》、《日出》及歌剧如《赤叶河》、《白毛女》、《刘胡兰》等。他们多则三十余人，少则十余人，由于收入低微，因之流动性极大，剧团及其成员的聚散分合频繁。在那一段时间内，先后建立的可数的小型剧团即达三十多个，较著者有：明光、噌吰、群星、互助、艺联、向新、和平、正义、转变、凌云、新兴、维新、新生、苦干、红旗、新青年、天津女子话剧团、光明女子话剧团等。

“小型活词剧团”，当时亦按“特业”由公安部门管理，举凡学习、会议、人员登记等，统由当地派出所组织召集。

一九五一年起，市文化局开始着手对“小型活词剧团”进行调查、摸底。一九五三年，又根据中央指示要取缔黄色的书刊和曲、书的精神，制订了《书场茶社管理办法暂行规定》，明令取消活词演出，上演剧目要将剧本事先上报审批，并对“小型剧团”冻结了人事。加之历次运动的冲洗，某些人员由于演出上座的不景气而另谋出路，以及这些剧团几年来的分、合、离、散，这时的剧团数量已下降到十几个。截至年底，剧团数字再次下降。其后各区又相继建立了文化科，进一步加强了对书场、茶社、小型剧团和零散艺人的管理，历时数年的“小型剧团”，截至一九五四年顷，最后仅留四个，开始由各区文化科直接领导。

二

“小型剧团”之试演越剧，是在一九五二年。

“小型剧团”之演出形式及演出剧目，本极芜杂驳乱，并无定稿。一九四九年及一九五〇年，天津天华景戏院高渤海受电影越剧舞台艺术片《相思树》在津上演盛况空前之“启发”，派杨志清、费伦两人两次去沪，先后约上海“新生女子越剧团”及“上海联合越剧团”来津演出，倍受观众欢迎。由于越剧演出的盛况，导致了某些“小型剧团”的“业务思路”，捉摸引用郭沫若语，何不来个“南花北移”，采用普通话来演出越剧，以解决北人不太熟悉南音的矛盾。

最早付诸行动的是“群星歌剧团”。他们决定上演《梁山伯与祝英台》。

群星上演《梁》剧，是初试。他们本来唱歌剧，这次是由该团谱曲季友梅把《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唱段谱了些曲子，共有十三段。它既不完全同于原越剧曲谱，又有较浓厚的越剧旋律特色。正迎合了一些观众的要求，既似越剧而又是北方语音。演出于和平戏院（今百花影院）后，效果很好。这次演出，标志着“北方越剧”的萌发。其后许多“小型剧团”纷纷效尤，争着改演普通话的越剧，有的是唱原越剧曲谱，也有选用季友梅十三支曲的。直到一九五四年最后剩下的四个“小型剧团”，演出的已全是“北方越剧”。后来人们习惯上就把一九五二年“群星”上演《梁》剧称作了第一个“北方越剧”。

在“北方越剧”存在的十多年中，特别是在归隸各区直接领导之后，在艺术形式上大家也作过一些探索。当然，除了语音是与越剧截然不同外，其它许多方面都必然和越剧大同小异。在唱腔板式上，基本上还是越剧的四宫调、南调、中板、清板、中中板、快中板、大板、弦下调、劳动清板、肖板、宣卷调和令呀调等。有的老曲牌如“三番十二郎”，越剧久已不用，他们也选用到现代戏中去。有时，在适当的时候，在某些移植剧目或自编剧目中，剧团谱曲者也谱创一些新曲、新腔。如在剧目《苦菜花》、《家》等的唱腔中，谱曲者就结合剧情需要，将一些越剧原曲谱中的平缓、柔软处改变为激昂高亢的旋律，甚至借用了京剧的“拨子”，而落板又回到越剧原有的板腔旋律。

在唱、白的语音方面，由于是用北方语音发声，因而在演唱某些越剧传统剧目的时候，有时就显得不够贴切，听着不够舒适。

北方越剧各团的乐队，大体上是七、八个人。乐器配备，初时只有主胡（似喻子状，音近京胡）、月琴、秦琴、小三弦、笛子等数件。武场仅有板鼓、小锣。以后随着各团经济状况的好转和艺术质量的提高，又逐步增加了副胡、二胡、中胡、大胡、琵琶、扬琴、大阮、中阮、唢呐、笙等乐器。月琴、秦琴则渐被淘汰。武场亦如京剧，配置有大锣、小锣、铙钹、花盆鼓、钹、铙等。六十年代初，各团排演现代戏，偶而也兼用小提琴、大提琴等西洋乐器。越剧过去都是女子班，男角色也由女演员扮演，在音域方面不存在矛盾。北方越剧是男女同台，如何解决男女声的转调，是北方越剧的重要问题。他们在演传统戏时，有的剧团男角色仍由女演员扮演，如群星剧团的赵艾敏和张韵宏就长期扮演小生。有的剧团由男演员扮演小生，就看彼此音域条件来决定音调的适当升降。如红云剧团的女演员马香云嗓子亮，音域宽，便可将弦定高，以迁就男声。群星剧团的男演员周家雁嗓音极高，在演《风筝误》时，就用提高八度的方法以迁就女声。另外，在男声或女声一方演唱较少的情况下，就利用一二小节的间奏、过门来自然移调（或升或降四度）。但在上演现代戏时，问题就比较大了，因为男角色必须由男演员扮饰。各剧团为此都曾大伤脑筋，但终究也未能彻底解决。浙江越剧二团原系部队文工团转业来的，是唯一的男女同台的越剧剧团。他们的保留剧目《五姑娘》、《党员登记表》等现代戏，其音乐唱腔完全是根据本身男女同台的特点谱曲。红云剧团曾予借鉴，可惜由于各方面的条件所限，始终没有在这个根本性的问题上求得解决途径。

三

下面介绍一九五四年间归区领导的四个北方越剧剧团：

互助北方越剧团 互助小型剧团在解放初期即已成立,以后数年间,陆续地从群星、艺联、噌吆及清音社来了一些人。初时以演活词话剧为主,一九五三年开始用普通话演出越剧,第一个戏是《梁山伯与祝英台》,由原群星歌剧团谱曲者季有梅执导。

一九五四年底经剧团多次申请,固定于河西区,由区文化科直接领导,并正式定名为互助北方越剧团,指定演出场所在下瓦房“新生剧场”(今下瓦房东风剧场)。

“互助”的主要演员有石芳(青衣)、张虹(青衣、彩门旦)、张英杰(老生、小生)、贾松涛(小生)、王艳君(老旦)、任鸿志(丑)、宋文斌(武丑)等。季友梅于五四年离团后,由市越剧团调来编导孙白纯,并兼音乐和唱腔设计工作。

“互助”上演的剧目以古装传统戏和新编历史剧为主。保留剧目有《梁山伯与祝英台》、《武大郎之死》、《西厢记》、《玉面狼》、《白蛇传》、《红楼梦》、《追鱼》、《琵琶记》、《打金枝》、《李慧娘》、《盘夫索夫》、《秦香莲》等。一九五六年参加区会演,演出剧目为《琵琶记》。

一九五八年首排现代戏《春光曲》。这个戏是由话剧移植改编的。孙白纯配乐并设计了唱腔,演出于大观园。以后又排演了《红色娘子军》、《野火春风斗古城》、《江姐》、《擦亮眼睛》、《柯山红日》等。一九六四年参加全市现代戏会演,上演了剧团自己创作的剧目《红旗商店》。这个戏是由集体讨论,孙白纯和赵英华执笔的中型剧目,内容是根据河西区模范商店南华里副食店的先进事迹编写的。由张虹导演。

一九五八年杭州市越剧团来津演出,这个团是南方越剧团中唯一的男女同台剧团,曾和“互助”进行了观摩、座谈。

“互助”多年被评为区先进单位,主演张虹为区政协委员,王艳君曾当选为区人民代表,张英杰多次被聘为区人大列席代表。

一九六八年元月停止了演出活动,一九七〇年二月正式宣布解散。

红云北方越剧团 红云剧团的前身是凌云小型活词话剧团,以后又不断地由红旗、艺联、群星、红艺及维新茶社等剧团和清音社转来一些人。到一九五四年七月,由河东区文化科接管,并于七月十五日正式定名为:天津市河东区红云北方越剧团。

红云剧团初成立时,所演剧目均照搬越剧的本子及唱腔。第一个戏是《秦香莲》,以后逐渐演出了《玉面狼》、《珍珠塔》、《武大郎之死》、《白蛇传》、《梁山伯与祝英台》、《花亭会》、《香罗帕》、《半把剪刀》等。

一九五六年起,逐渐加大现代戏上演比重,据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四年统计,共排演现代戏六十九出,演出场次约占百分之七十。剧目有:《骆驼祥子》、《三月三》、《夺印》、《家》、《江畔遗影》、《苦菜花》、《中秋之夜》、《党员登记表》、《十六条枪》、《插翅难逃》、《秋海棠》、《消毒计》等。也上演过清装戏如《张汶祥刺马》、《五姑娘》、《杨乃武与小白菜》、《三县并审》、《清宫外史》等。

在越剧传统唱腔如何适应上演现代戏方面,红云剧团曾着力地作过探索,如排演《苦菜花》时,编曲杜连仲适当加进了一些激越高昂的旋律,较好地抒发了人物内心悲愤的感情,在落板时又不失越剧曲调的本色。在《家》中鸣凤跳湖自杀前,先是唱越剧弦下调,表现了人物悲中有恨、哀中有怒的情绪,然后转用京剧的拨子,突出了人物慷慨激越的心情。

红云剧团的主要演员有徐兰君、王锦企、马香云等人，谱曲杜连仲、方治平。

一九六二年主演徐兰君故去，演出质量有所下降，因此决定在上演北方越剧的同时，演出话剧以增加收入。先后吸收了霍克家、王洪涛、孙凯、殷雅茹及导演董华等话剧人员。一九六四年初开始演出话剧《不准出生的人》，后又排演了《丰收之后》、《千万不要忘记》、《十六条枪》。

红云剧团活动至一九六五年一月宣布解散。

群星北方越剧团 主要演员大多学过京剧，嗓音受过一定的基础训练。唐素云、张韵宏、赵艾敏等人，都是从幼年即启蒙于京剧教师的。解放后她们都曾在清音社表演京剧唱段。一九五二年后，清音社渐趋没落，其中某些人或组织或参加了群星歌剧团、和平歌剧团、噌吰歌剧团和正义评剧团等小型剧团。几经分合变化，以群星歌剧团为主体，而于一九五四年三月接受了南开区文化科的领导，正式定名为群星北方越剧团。

群星上演的剧目主要来自越剧。一九五二年首演北方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后，从观众的反映中受到鼓舞，又继排了《盘夫索夫》、《樊梨花》、《救风尘》、《牡丹亭》、《杨八姐游春》等戏。一九五四年后，仍循此路续排了《游西湖》、《沉香扇》、《辕门斩子》、《乔太守乱点鸳鸯谱》、《白罗衫》、《孟丽君》、《风筝误》、《双玉蝉》、《画皮》、《柳毅传书》、《秦香莲》、《拜月记》等。有时也上演现代戏，如《风雪摆渡》、《消毒计》、《边塞烽火》、《社长的女儿》、《箭杆河边》等，但所占比例甚低。

群星北方越剧团，除在市内演出外，还经常送戏到农村、厂矿，多次沿天津至山海关一线各地演出，并曾远抵张家口市。

群星剧团主要演员有张韵宏、赵艾敏、唐素云、王颖兰等。谱曲陈英。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三十日剧团解散。

红艺北方越剧团 成员主要来自活词小型剧团：天津女子话剧团、明光话剧团、红艺话剧团、光明话剧团和群星歌剧团等。一九五四年固定于南开区，接受文化科领导。一九五六年与城厢区明光剧团合并，正式建立红艺北方越剧团，隶属于红桥区艺术团。

红桥区艺术团共分八个队，对外各队皆称团。北方越剧系第八队。主要演员有甘春丽、刘子娟、康英华、张旋（飘虹）等。专职谱曲颜鸿喜。

红艺上演的戏偏重于传统剧目，大体上是由越剧来的。其中较受观众欢迎的有《玉面狼》、《盘夫索夫》、《天仙配》、《秦香莲》、《蝴蝶杯》、《茶瓶计》、《临江驿》、《相思树》、《唐知县审诰命》、《打金枝》、《白蛇传》、《百花台》、《麒麟带》、《狸猫换太子》、《奇缘会》、《仁义缘》等。现代戏上演的较少，仅《党员登记表》（越剧名演员竺水招来津演出时的本子）、《迎春花》、《敌后武工队》、《连升三级》、《金鹰》、《亮眼哥》等十多出。

这个团也经常到外地演出，除本市郊县外，足迹遍及河北省数十个县。一九五九年应邀去北京东兴市场演出长达两个月，在客观上扩大了北方越剧的影响。剧团还多次受市民族事务委员会的委托，到红桥区回民居住区作慰问演出。

一九六四年底剧团解散。

天津曲艺剧

张国贤

历史溯源

天津市扼渤海咽喉，为首都门户，居水陆交通要冲，工商繁庶，历来到北京演出的艺人和班社，均旅津演出。发源于北京及华北、东北各地的曲艺，亦不例外。长期衍演，天津逐渐成为北方曲艺的中心，并成为北方曲艺的发祥地，享有“曲艺之乡”的盛誉。在天津市的街头巷尾，居民们顺口哼几句时调、京韵、单弦、西河，就如北京市民随便唱几句京戏、上海市民随便唱几句越剧一样平常。

为了博取观众的喜爱，曲艺演员们争奇竞胜，推陈出新，探索新的表演形式。例如清代中叶（咸丰、同治年间，约1851—1875），即有“彩扮莲花落”、“彩扮十不闲”及“拆唱八角鼓”等形式逐渐出现，彼此互相影响，互相融合，互相促进。此种“彩扮”是曲艺演员施以简单的化妆，多因单场节目演员人手不够分配，在演出时现场化妆，由于“赶角”，往往在演出中途匆匆卸去服装改扮另一角色。“拆唱”则是由单档独唱，改为双档对唱，或多档群唱。但“拆唱”和“彩扮”仅仅是曲艺演出形式上的发展，依然属于曲艺范畴，仍是曲艺小段的性质，而不是曲艺剧。但是“拆唱八角鼓”全唱牌子曲，对于解放后曲艺剧的正式产生和定型，给予了很大的启发和借鉴。

日寇侵华，国民经济凋敝，物价腾贵，民不聊生。演员为了维持生计，不得不在营业不景气时排演反串戏。开始时是反串京戏，排演过《打面缸》（曾由百代公司灌制过唱片）、《小过年》、《一匹布》等玩笑戏，继则反串话剧（北方滑稽性质的，即“彩扮相声剧”），如《前台与后台》、《孝子》、《一碗饭》、《狠》等。但无论是反串京戏，还

是反串话剧，它都是以相声演员为主，并结合其本工特点，插科打诨，充分发挥其“说学逗唱”的特色，滑稽突梯，谐趣横生，以招徕观众。曲艺演员从事京戏、话剧的反串演出，无疑对其表演技能之训练，和表演经验之积累，都给予了很大的帮助和丰富。当他们后来从事曲艺剧的探索和尝试时，得到了很大的助益。

一九五二年继曲艺剧《检举》（配合三五反运动）之后，为了宣传新婚姻法，演出了《新事新办》，同年十月份赴北京参加全国第一届戏曲观摩演出大会，荣获演出三等奖及戏曲音乐一等奖。自此，曲艺剧正式定型，成为风格统一的新型剧种。此后陆续排演了几十个新戏，不仅市曲艺团演出曲艺剧，区级专业曲艺团体及业余职工文艺团体也纷纷排演曲艺剧。

流行情况

天津曲艺演员在“彩扮相声剧”时期（即反串北方滑稽性质的“话剧”时期），曾以《前台与后台》等戏赴北京、唐山、济南等地做短期旅行演出。一九五二年定型后，亦曾赴京参加全国第一届戏曲观摩演出大会。

定型后的曲艺剧曾长期在南市红旗戏院演出（红旗戏院之前身为“燕乐升平”，是传统演出曲艺的场所）。区级曲艺团体也曾长期在南市、乌市等大众娱乐场所演出。业余群众文艺团体排演曲艺剧者所在多有。历年职工业余文艺会演都有自编自导的曲艺剧参加演出，获奖者很多。说明郊区郊县、市属各厂的农民和职工，对曲艺剧十分热爱。

剧目情况

天津曲艺剧于定型后，共演出五十多个剧目。市曲艺团所排演者，一律是现代剧目，其题材多为反映婚姻、家庭问题的内容，如《新事新办》、《技术员来了》、《柳树井》、《家庭问题》、《罗汉钱》等。也有配合肃反运动的《中秋之夜》及批评官僚主义作风的《葡萄烂了》等等。以其取材于现代，联系生活紧密，为观众所热爱。因此影响所及，业余曲艺剧团（工厂职工及郊县农民）均摹仿市团的风格趣味，纷纷自编自演独幕曲艺剧。如一九七四年天津河东区长征胶鞋厂自编《轧胶工人》、一九八三年天津市和平区职工文艺俱乐部自编《怨谁》和《将心比心》，都是结合当时宣传任务，或抓生产、整顿劳动纪律，或抓计划生育、批评重男轻女思想。因而博得厂内职工欢迎，并于会演时获奖。

区级曲艺团体则因限于编导力量，故多移植市团的剧目和外地剧目，为广招徕，经常上演些古装曲艺剧，如周文茹、李梅赓、阎秋霞等曾排演过《梁山伯与祝英台》、《西厢记》等。有的曲剧团也排演过《杨乃武与小白菜》、《魔合罗》等。一九八〇年天津市和平区实验曲艺剧团曾恢复上演《孝子》，将其改编并加上唱段，也拥有一定的号召力。

艺术特点

一、天津市曲艺剧的最大特点，无论是市级还是区级曲艺团体，无论是专业还是业余

演员，都是反串演出。专业曲艺演员（市团和区团）以演单场为主，兼演曲艺剧，仅仅反串一个很短时期，即又改回单场演出。业余演员也是如此，他们之所以能反串曲艺剧，大抵是由于对曲艺（特别是单弦和相声）十分酷爱，具有排演曲艺剧的基础。

二、天津曲艺剧的另一个特点，是唱、念、表并重的“单弦戏”或“彩扮相声剧”。因此继承了自“拆唱八角鼓”、“彩扮莲花落”、“彩扮什不闲”以来，以唱为主的主流，也继承了“彩扮相声剧”（即曲艺演员反串的“活剧”）的滑稽诙谐的对白风格，加上话剧的化妆和分幕分场，在演唱上有天津曲艺的浓厚风格。但由于演员们各有独擅的专长（如时调、坠子、西河、乐亭、魔术等等，各有自己的专业），演剧却只唱〔牌子曲〕，因此偶一为之则可，长期演下去，容易荒废本身业务，这就构成了时演时辍的原因。与此同时，各曲种有代表性的著名演员参加曲剧演出，也是广为招徕的最有力的宣传因素。

三、天津曲艺剧的第三个特点，是以现代戏为主流，反映现实生活的题材，占了压倒多数，因此为广大观众所欢迎。

音乐唱腔

一、天津曲艺剧的唱腔，全部采用单弦牌子曲。它共用了五十多个牌子，结合剧情的悲喜情绪，以及叙述对话的需要，分别选用不同的牌子。常用的曲牌有：

〔数唱〕、〔太平年〕、〔南城调〕、〔金钱莲花落〕、〔山东落子〕、〔农家乐〕、〔梆子佛〕、〔银扭丝〕、〔云苏调〕、〔南锣北鼓〕、〔四板腔〕、〔柳枝腔〕、〔靠山调〕、〔湖广调〕、〔快书·流水板〕、〔怯快书〕、〔剪靛花〕、〔叠断桥〕、〔小磨房〕、〔打新春〕、〔拉哈调〕等等。因此，天津曲艺剧实际上是“单弦戏”。由于全部采用曲牌，穿插演唱，构成〔联曲体〕的音乐基调，绝不混入各种鼓曲的〔板腔体〕音乐。

二、天津曲艺剧的音乐伴奏乐器计有如下几种：

大三弦（主弦）	二胡
南弦子	四胡
琵琶	坠胡
秦琴	低音胡
大阮	扬琴
……………（以上为弹拨乐器）	……………（以上为弦乐器）

南梆子（司节奏，为乐队指挥，相当于戏曲中之“单皮鼓”）

花盆鼓（前奏曲、幕间曲及烘托气氛时使用）

堂鼓

铙钹

小镲

小锣

大锣

星子

……………（以上为打击乐器）

曲艺剧中之打击乐器，只在前奏曲、幕间曲，以及〔剪靛花〕、〔小磨房〕、〔打新春〕、〔银扭丝〕、〔海青歌〕等曲牌中才使用，以烘托气氛，此外即不使用。这是天津曲艺剧音乐伴奏之特色。即使是演古装戏，上下场也不使用打击乐器。

演员乐队情况

天津曲艺剧向无专业演员，历来由曲艺演员反串，而参加演出的又多系著名演员，所以颇具号召力。参加演出过曲艺剧的演员有石慧儒、骆玉笙、常宝霆、筱映霞、马书麟、王佩臣、赵佩茹、常连安、陈亚华、新韵霞、白全福、苏文茂、全常宝、阎凤华、周文茹、李梅赓；阎秋霞、张伯扬、魏文华、魏文亮等。

参加曲艺剧伴奏的弦师有：马涤尘、刘文有、韩德祥、钟吉瑞、卢成科、谢瑞东、李墨生、陈广发、李国梁、王富贵、沈文祥、宋东安、张伯华等。

从事编剧的有陈寿荪（《新事新办》剧本改编者，所改曲艺剧剧本最多），王家齐（导演）、张鹤琴、杜放等。

附录：

曲艺的畸形发展——反串戏

马三立

一九四〇年农历正月初一我和耿宝林上演于宝和轩。

我到宝和轩正式登场演出，从初一到初三，说的都是拿手的段子：《开粥厂》、《西江月》、《文章会》、《卖五器》、《吃元宵》、《反八扇》等等，听众反映非常热烈。

在敌伪政权统治下的天津市，物价飞

涨，民不聊生，听“玩艺儿”的自然也少。

过了春节，宝和轩的生意就淡下来了。这时，宝和轩经理桑振奎提出演反串戏。

曲艺搞反串戏，倒不是什么破天荒的新鲜事。但是，始于何年何月，何人首创，我没有考证过。有人说，曲艺反串戏始于天津，是否如此，我也说不清楚。在我来说，桑振奎提出要求之前，我没有演过反串戏，

我的父亲（按：马德禄）和外祖父（按：恩绪，又称恩培，艺名“大恩子”），他们也没有搞过这门“艺术”。我这个人有点保守，所以我总认为曲艺搞反串戏是一种畸形产物，从心里不大赞成。可是生意不好，为了招徕观众，老板非让我们排反串戏不可，我能说不参加吗？没有办法，只好跟女艺人一起，反串《打面缸》、《一匹布》、《兄妹顶嘴》等闹剧。我扮的总是丑婆子、傻愣子一类的脚色，这与我说的相声的长短无关，只不过是天生的相貌不那么俊，所以适宜扮那类丑角。这种逗乐儿的戏，有些观众爱看，愿意花上一两角钱，买个捧腹大笑。宝和轩的生意又回升了。

我和耿宝林在宝和轩也说相声，也演反串戏，一切服从票房价值。我们的包银一直是九十元，两人平分，但是老板还要提成，每月得交八块钱作为后台工友的“辛苦钱”。挣的包银实在难以维持生活，好在桑振奎有言在先，允许我们赶场。那时候，唱戏有“梆子二黄两下锅”的做法，一晚上的戏，可以前面演京戏，后面演梆子；甚至也可以在一出戏里，前半出唱京戏，后半出唱梆子。这种作法无非是图新鲜，找噱头，招徕观众。除此而外，也多有在大轴前面加段相声的。经人介绍，我到东北角大观楼戏院和南市口中华戏院赶场。在中华戏院演出的是评戏班，挑大轴的是新风霞，每天我在她的大轴前面加上一段相声。按当时的规矩，我的钱不由戏院负担，而由挑大轴的演员发付。新风霞母女很讲义气，她们瞧着我的儿女多，家累重，日子过得苦，所以总多给我一点钱，江湖义气，讲究“穷帮穷”。我每天总格外卖力气，拿自己认为最好的段子，压住场，让新风霞好上大轴。有一天，我说完相声，坐在后台歇气，大轴《孔雀东南飞》就要上了，新风霞的刘兰芝已经扮好了装，刘兰芝的丈夫焦仲卿也上场了，可是演

刘兰芝妈妈焦氏的演员识场，没有来，前台、后台管事的都急了，打帘子的已经喊过“马后”了，怎么办呢？新风霞一看我愣在一旁，登时有了主意，她招呼我说：“三立过来，扮个彩旦吧！”我说：“什么彩旦？”“恶婆婆焦氏呗！”“我可是个‘棒槌’呀！”新风霞说：“没关系，我给你‘攒锅’。现说现教，救场如救火！”我一边听新风霞给我说戏，一边开脸儿，擦粉、画眉，丑扮起来，箱官给我穿上彩旦的袄裤，恶婆娘焦氏就登场了。有的观众一眼就看出这个丑婆子是马三立，我还没张口，台下观众就哈哈地笑开了。虽然，我台词还没有记准，可也不紧张，反串戏呗，就是撒汤露馅，大家也能原谅。这一场戏我总算给应付下来了。

曲艺搞反串戏的这种畸形发展，在兄弟曲艺团成立前后，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个曲艺剧团从一九四〇年开张，到天津解放时结束，十几年的光阴，在天津留下了许多辛酸的回忆。我在这个班社里，进进出出，混了很多年，进也无奈，出也无奈。

兄弟曲艺剧团，名义上负责人是相声演员常宝坤、赵佩茹和魔术演员陈亚南，后台则是大恶霸袁文会。

袁文会为什么插手曲艺班社？简单扼要的可以用“捞钱取乐”四个字加以概括，细说起来还有一段光棍汉奸格斗的过程：

一九三八年，天津为日寇占领，青帮、汉奸、特务、流氓、戏霸、窑主等等魑魅魍魉都纷纷活动。青帮张景山的门徒裴毓松和戏班主王洪宾等人合开了燕乐升平茶园，后来由于生意不佳，窑主刘宝珍想把燕乐升平盘去开枪场（大赌博场）。正在集资筹办的时候，小汉奸特务陈炎和恶棍于嘉麟倚仗日寇宪兵队的势力，组织班社，占据了燕乐升平。狗咬狗地咬了一阵，窑主刘宝珍败下阵去。于嘉麟当了班社经理，收容裴毓松等重新在燕乐升平演曲艺，并从北京约来了白云

鹏、戴少甫等一些当时比较有名气的演员。

戴少甫在北京与于俊波搭档，一逗一捧，可谓珠联璧合。他们一到燕乐升平，马上就红得发紫，每场都能上个满座。袁文会每天占一个包厢，“兴之所至”时还要点个曲目。一次，袁文会点了戴少甫的拿手段子《打白狼》，偏巧前后台管事的马虎了，戴少甫应了别人的烦请，无意中刮了袁文会的面子。这一来可惹祸了，袁文会甩袖离座，吩咐手下人：“把这个说相声的现打不赔！”在燕乐升平后门“插上旗”（安置打手），就等戴少甫回园子。戴少甫听说后吓得不敢露面，经过陈炎、于嘉麟等人出面向袁文会说合，事情才算没闹大。

袁文会对这件“不痛快”的事情，心里很不自在，决定自己干个曲艺园子，跟燕乐升平打对台。当即有那个开窑子的刘宝珍，干“白面”（毒品）生意的杜金铭等人趋奉起来，各掏五百元作股金，一共凑了三千多元，把南市慎益大街庆云戏院前后台的经理人来找，决定用庆云戏院作场地。开张的角儿都约的是一、二流的曲艺名角，如小彩舞的京韵大鼓，陈士和的评书，赵小福的时调，金万昌的梅花大鼓，郭荣山、韩永先的拆唱八角鼓，于德海、冯书田的中国戏法、恪树旺的坛子，谭俊川的翔翎技艺（踢毽）、吉评三、荷花女父女俩的太平歌词，常澍田的单弦，张寿臣、侯一尘的相声，另外又找来几个漂亮的女演员清唱二簧。阵容强大，一时无俩。大轴主角小彩舞原已在小梨园挑大轴，凭着袁文会的势力，小梨园允借两个月。

庆云开张，班社定名“联义社”。在袁文会的淫威之下，全台艺员，唱的也好，说的也好，耍的也好，谁敢不卖力气！但是几个曲艺艺人再卖力气也改变不了上座的不景气，袁文会把庆云当成他自家的银行，随时用钱随时来拿，直弄得包银发不下来。大家敢怒不敢言，演单弦的王剑云壮着胆子挺身

出来问了一句：“什么日子能关钱？”就遭到一顿毒打。王剑云忍气吞声，日子不多，含屈病死。

班社为了赚钱，决定搞反串戏以招徕观众。袁文会找来曲霸王新槐混名“王十二”的到庆云管事。王十二是手眼通天，没有人敢惹的混混儿。他从小梨园把常宝坤、赵佩茹的相声，陈亚南、陈亚华的魔术拿了过来，曲艺与反串戏同场演出。他们反串的戏是《挑帘裁衣》，连上三天六场，场场客满。这样一来，袁文会当然不肯放走常宝坤、赵佩茹和陈亚南昆仲，于是他们也就成为联义社的成员，但当时还没有打出兄弟曲艺剧团的旗号。

一九四〇年过新年的时候，王十二到东兴市场找我，“约”我到庆云参加反串戏，常宝坤的父亲常连安也劝我去，情不可却，我答应帮一个月的忙。没料想“一入侯门深似海”，进了联义社再想出来就“身不由己”了。

曲艺演员反串京戏，等于变相的改行。拿说相声的来说，说、学、逗、唱，对京戏、梆子、评戏，一般的能唱几句，甚至学名角儿，可以达到乱真的地步，但是要成本大套地唱，可不行。班社下本钱，请来几位京戏教师教戏，日子不多就排演了大小几十出戏。不过都是些闹戏、粉戏，象《双摇会》、《双怕婆》、《打杠子》、《打钢刀》、《打樱桃》、《探亲家》、《顶花砖》、《花田错》、《胭脂虎》、《紫荆树》、《定计化缘》等等。这样一些剧目，轮流上演，有些原京剧中没有的笑料，相声演员演来，现场抓彩，插科打诨，观众捧腹。当时，京戏舞台上流行《大劈棺》、《纺棉花》，联义社不仅依样搬演，而且运用魔术的手法，变本加厉地找噱头，因而场场满座。

我的第一个反串戏是《莲英被害记》，就是曾经流行一时的时事京剧《枪毙阎瑞生》。这原来是二十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

谋财害命的实事，编成一出京剧便装戏，首演于上海天蟾舞台，轰动一时。从上海滩传到天津，由著名京戏女角碧云霞主演，在张园游艺场很红了一阵，后来，天津的赵美英、孟小冬、小爱茹、刘汉臣都演过这个戏。时过二十年，这个戏早已失去了号召力，现在联义社又重新设计一番，增加一些魔术套子，渲染闹鬼的恐怖场面。我在剧中扮演大烟鬼王长发。这场迎合低级趣味的戏，竟连续演四十多天、八十多场不衰。内外行人都认为这实在是怪现象！

《莲英被害记》是出便装戏，比反串京剧的挑费小得多。庆云前后台老板受到了启发，让我们反串话剧，一来可以省去租戏箱子，二来可以不用文武场。这时候，上海滩有个张治儿滑稽剧团来津演出，他们的《一碗饭》、《活僵尸》演得很象相声格调，受到观众的欢迎。常宝坤与张治儿交上了朋友，在张治儿临走时，把《一碗饭》剧本留赠给他。常宝坤请忆云馆主（张鹤琴）担任剧本改编和导演，将《一碗饭》改为彩扮相声剧。剧中对白采取相声“群活”的套子，在对白中增加笑料，人物相互捧逗，取得喜剧效果。头场演出，戏票被抢购一空。接着又把军阀褚玉璞杀害京剧艺人刘汉臣的冤情公案编成剧本，定名《前台与后台》，以情节、人物与天津有关，更受到天津观众的欢迎，连演一百场。为迎合观众心理，又杜撰刘汉臣妻子为夫报仇的情节，作为《前台与后台》的续集，定名《前因后果》，又连续演七、八十场。此后，编导及演员们又将一些话剧流行剧目，改头换面，如把唐若青主演的《金丝雀》改为《如此歌娘》，顾兰君主演的《爱与罚》改为《爱情与薄情》，上海绿宝话剧团的《啼笑皆非》改为《八点半》，《古塔奇案》改为《笨侦探》，傅威廉主演的《梁上君子》改为《偷》，周曼华主演的电影《桃花潭水》改为《法律与人

情》，《秋海棠》改为《断肠歌声》，徐莘园的陈查理侦探戏改为《谍产奇案》、《黑衣盗》；还有根据北平发生的郭华氏刀杀二子事件改编的《狠》；俄国古典名剧《钦差大臣》也改为中国式的闹剧《巡按大员》。共得四、五十个本子，差不多都具有笑剧或闹剧的格调。这是不是化装相声的起始？我没有考证，只能提供这一点历史情况。

曲艺剧团唐山、北京之行

我们这个班社曾经到北京、济南、唐山等地作过旅行演出。到外地去演出，动机还是为了挣钱。我们来到唐山，在天盛舞台公演，唐山观众很踊跃，剧场座无虚席。没有想到戏演到正热闹的时候，全场电灯骤然熄灭，观众哗然。究其原因，原来是剧场与剧团对唐山电灯房的招待票送得太少。由于“招待不周”，不仅惹恼了电灯房，就连军警宪特机关及车站警务段，也都得罪了。这样一来，剧团不敢继续停留，只得“走为上计”。听说车站警务段还正等着我们，白天恐怕上不了火车，走不脱，只好化整为零，将服装道具分给大家装成行李，男女艺人都化装成旅客的样子，在凌晨三点多钟到了火车站。虽然大家都穿的便服，尽量装得象普通百姓，可是，说相声的、唱大鼓的，变戏法的，都象脑门上刻了字一样，走到哪儿都会有人认出来，尤其是常宝坤、赵佩茹、陈亚南，更容易被认出来。所以我们一进站，就如同鱼儿落网。警特们挥拳踢脚，从常宝坤到杂务，人人挨了一顿打。经过再三央求，许以下次到唐山专门作招待演出，这才被推推搡搡地放行，上了火车。一路上，大家有苦无处诉，只有掩面哭泣。

虽然“夜走唐山”吃了一整，但找“外穴”（即到外地演出），跑码头，打开财源的念头并没有打消，尤其是想到北京去试一试。事有巧合，北京京剧界有名的经励科万子和来天津，看了常宝坤和我们的演出，认

为反串戏，彩扮相声剧很新鲜，能抓住一部分观众，他和常连安又是旧交，于是就有意约到北京去演出。前门外的几家影剧场都由万子和派班社、派演员，所以很顺利地就定妥了去北京演出。

赴北京的前夕，把提了多年而没有“正名”的“天津兄弟曲艺剧团”的牌子正式亮了出来，以常宝坤为这个曲艺剧团的正团长，陈亚南为副团长。恶霸袁文会以及曲霸王十二等人，为什么在这时候推出常宝坤、陈亚南来担任正、副团长呢？估计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便于驾御常宝坤、陈亚南等人，促使他们更加卖力气；第二，表示对赴京演出的郑重，使剧团带有共和班的性质；第三，时值一九四五年春，侵华日军已临绝境，袁文会等已经感觉到他们依附的“冰山”行将崩溃，想收敛一下手脚。这就是天津兄弟曲艺剧团成立于一九四〇年，而“正名”于五年后的一九四五年的内幕。

一九四五年七月一日，“天津兄弟曲艺剧团”的牌子挂在北京大栅栏大观楼戏院门口，第一场的打泡戏是反串时装戏《前台与后台》。这出戏以艺人受官势欺压、毙死冤狱为主要情节，比一般玩笑戏格调高一些，而在戏中串戏《萧何月下追韩信》，陈亚南的萧何，学“南麒”（麒麟童周信芳）堪称维妙维肖；常宝坤的韩信，武生扮相，英俊潇洒，唱做念白都很认真。演出后果然收到“名满九城”的效果。连演二十多场，场场客满。

梨园界的朋友、京戏界大名鼎鼎的老板们，如：李万春、李少春、侯喜瑞、袁世海、裘盛戎、马富禄、张君秋、艾世菊等，都对我们这种曲艺剧感兴趣。他们每次来看戏，准要我在剧前上一段相声。侯喜瑞先生带头到后台，向大家道辛苦，跟大家一一握手。大京班的大老板们很和气，并不对我们拿架子，他们多次把我约到前门外一位老板家里吃夜宵，自家厨师精制的面点，热情地

款待，使我很感动。我请不起他们，只能说段笑话助兴。他们对曲艺反串戏不轻易予以评价，但很关心曲艺，嘱咐我们不要丢了本工的程序。

“八·一五”抗日战争胜利，日寇无条件投降，古城北京沸腾了。我们这个受汉奸、恶霸压迫至深的曲艺剧团，也开了锅似地欢腾起来。我挺挺胸脯，清清嗓子，走到王十二跟前，我说：“经励科！我退出兄弟曲艺剧团了。”失去了靠山的王十二毫无办法，我心里说不出的痛快。因为，自入了这个曲艺剧团，虽说没有立下卖身契，但是跟立了卖身契差不多，没有去留的自由。只许人家不要我，不许我不干。如一九四二年林红玉组班到济南演出，把我“借出”三个月，“使用”完了，送回剧团；又如一九四三年白云鹏到南京演出，大流氓高登第又向袁文会“借”我，订了三个月的合同，期满我又被送回天津。我就像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似的，可以听凭他们随意借来借去。这时我可以理直气壮地退出汉奸恶霸把持的剧团了。当时我满以为打败了日寇，打掉了袁文会一伙坏蛋的威风，我们艺人该直直腰、舒舒心了！可是，没想到我们的处境还是“外甥打灯笼——照舅（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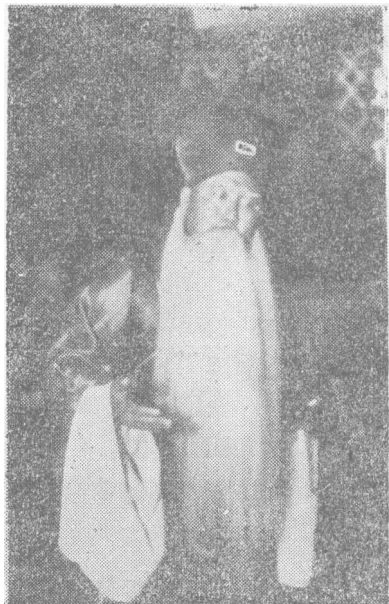
（兄弟曲艺剧团的反串戏及彩扮相声剧，一直演到解放后的一九五〇年，最后的一出戏是《枪毙袁文会》。这出戏是对压迫艺人的恶魔的控诉，也是对旧社会的控诉，对袁文会其人其事、其罪孽，大家都非常熟悉，而且又都身受其害，所以演得很成功。赵佩茹的袁文会，如实塑造了一个万人唾弃的恶霸形象。演完《枪毙袁文会》，全团演职员工告别了旧的舞台生活，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组成新的文艺团体——天津红风曲艺社。）

（摘自《天津市文史资料选集》第二十三集马三立“艺海飘萍录”一文）

剧种

天津业余昆曲 活动概况

朱经畬



《弹词》朱经畬饰李龟年（朱经畬收藏）

天津地接京畿，濒临渤海，为京师门户。民俗风气，文娱欣赏，多与北京相通。当清咸同年间，北京盛行昆腔、弋腔，天津祭神赛会，亦唱昆腔。张焘《津门杂记》卷中《四月庙会》条云：“（县城隍庙赛会）戏台纯用灯嵌。晚间请有十番会同人在县城隍庙戏台上奏古乐数曲，随有昆曲相唱和，皆旧家读书人也。”此书光绪十年（1884）刊，所记系咸同以来事。

嗣后，京师盛行京剧，“天下兴亡谁管得，满城听唱叫天儿”时，天津同样盛谭腔，盐商王君直号称谭派名票。加以梆子腔亦流行，小元元红、小秃红等蜚声剧坛。甚

至皮黄梆子合演“两下锅”。昆曲则绝迹津沽。

民国建立后，天津的昆曲雅集，始自曲家名流。王季烈组织曲会“景憬社”（后又名“审音社”“和笙社”），曲友有许雨香、屠正初、孙子涵、恽兰荪等。

王季烈字君九，江苏吴县人。别号“螭庐主人”。精通曲学。他深感“古乐已亡，今乐又为文人学士不屑谈，梨园子弟以外，无习乐之人，遂使移风易俗之权，乃操诸优伶贱工之手。世道人心所以江河日下也。……昆曲虽多言情之作，而表扬忠孝友义之篇，实居大半。至其音节和平，非秦楚之声

可比，实于今乐中，最为近古。……”（见《螟庐曲谈》）王氏这段曲论，虽具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但他已注意到戏曲的社会作用，能移风易俗，注意到古乐已亡，昆曲这种戏曲遗产应该保存，文人学士不应轻视，所以大力提倡昆曲，积极组织曲会。他本人唱大面，如《训子》、《刀会》、《山门》等，曲友恽兰荪唱老生，如《弹词》、《酒楼》、《扫秦》等，均有独到之处。

“景憬社”曲会，雅集清唱，也有时公演，约北京的曲家参加，互相观摩，使古老剧种昆曲，在天津出现了新气象。

王季烈不仅雅集清歌，为了发展昆曲，他还从事整理昆曲曲谱的工作。他与嘉兴刘富梁（字凤叔），合编《集成曲谱》，内收昆曲单出戏四百六十出，详载曲词科白，分别正字衬字，点明板眼，较一般曲谱详备，分金、声、玉、振四集。幸于二十年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对昆曲的传播，起了极大的作用。尤其是业余昆曲爱好者，多人手一部，视为珍品。

一九一五年，京剧著名演员梅兰芳为保存昆曲艺术，从本年重排和演出昆曲《思凡》、《水斗》、《断桥》、《瑶台》、《游园惊梦》、《鹊桥·密誓》等剧，引起当时社会上的重视，对天津业余昆曲也起了促进作用。“景憬社”曲会活动，从一九一三年活动到一九一七年。

同时，天津有古乐家杨学川（字芝华），擅长琵琶、十番乐和昆曲，除在音乐传习所任教外，尚在鼓楼南私立第二小学任音乐教师，传授学生唱昆曲。杨老先生的昆曲谱，尚存《絮阁》、《坠马》、《三醉》、全部《水漫》等，保存于天津市历史博物馆内。天津籍的戏曲音乐家刘吉典，曾从杨学琵琶和昆曲，后参加“一江风”曲社，演出《断桥》等剧。抗战胜利后，刘在京参加北京昆曲学会，曾协助韩世昌演出。

这一切都是他早年在津得到业余昆曲的传授扎下的根基。

一九一八年夏，北方昆弋班“荣庆社”首次来津演唱，在天津东园演了四天。这也是韩世昌在津首次演唱。戏目有《闹学》、《思凡》、《刺梁》、《刺虎》等戏。同来演出的，有著名演员王益友、侯益隆、马凤彩（马祥麟之父）、张文生等，演完返京。当时他们尚未与郝振基、陶显庭、朱玉璠、朱小义等人的“同和社”合并，演员阵容虽不甚强，但在天津的舞台上，又见昆曲的演出，可谓开创了其后的新局面。

一九二〇年十月，“荣庆社”又来天津演出，除原有的韩世昌、王益友、侯益隆外，又增添了著名演员郝振基、陶显庭等，戏目亦精采。初在新中央演出，因戏院过小，观众向隅，后改在大舞台演唱。演出的时间较长，他们在天津过的年。说明昆曲在天津已受到观众的欢迎，也给业余昆曲的发展添了助力。

一九二六年七月十五日（旧历六月初六），京津著名票友（也是昆曲名家）袁寒云，在津为其母六十一岁寿辰，邀请“和笙社”曲友集会，以资祝贺。时童曼秋亦在津，时来访袁相谈或习曲。同月二十五日举行了曲集。

袁寒云，名克文，因得宋名画家王晋卿的《蜀道寒云图》，遂以寒云为号。袁世凯的第二子。善书法，能填词，擅昆曲，早年参加溥侗、赵子衡等组织的“言乐会”。从常州名曲家赵子敬学曲，约赵北上，任总统府统计局主事（后韩世昌从赵学曲，对昆曲艺术，有所提高）。袁以演小生、冠生见长，其演《惨睹》，凄凉悲壮，堪称独步，并擅演《折柳·阳关》、《小宴惊变》、《惊梦》、《琴挑》等戏，兼演文丑，如昆曲《董卓献刀》，京剧《审头刺汤》。他家原住天津河北地纬路，后迁居旧英租界。

同年八月二十二日(旧历七月十五日),袁寒云约曲友集曲。次日,为其三十七岁初度。次年(1927,丁卯)二月十三日,袁离津赴沪。(见《寒云日记》)

一九二八年韩世昌赴日本演出,带走了“荣庆社”部分演员(侯永奎、马祥麟等),留京的其他演员如白玉田、白云生、郝振基、陶显庭、朱小义等,另成立“庆生社”,在京演出。王益友来到天津,任汇文中学“彩云社”的昆曲导师。“彩云社”是汇文中学国文教师陈哲甫(前清举人,第一批天津留日学生)和李珊岛(北京湖社画会成员),结合学生庞濯江、熊履端、韩士琦等组织的曲会,因首先学的曲子是《西厢记》的《佳期》〔临镜序〕,曲文的第一句“彩云开,明月如水浸楼台”,故名为“彩云社”。经王益友的指导,多次在校内及文化馆演出,剧目有《闹学》、《游园》、《思凡》、《扫松》、《春睡》(《长生殿》的一折,鲜有演者)、《佳期》、《拷红》等戏。

王益友(1880—1945)河北玉田人,幼在益合班坐科,工武生,但对生、旦、净、丑各行当,也颇有心得。经其教授的弟子,有北方昆曲著名演员韩世昌、白云生、侯永奎等。他来天津,对天津业余昆曲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王先生在汇文中学教曲之前,曾任天津名票朱作舟(名有济)的昆曲导师。朱做过北洋军阀政府的财政次长,一家人都爱好戏剧。朱擅演武生戏,如《金钱豹》、《铁龙山》等;昆曲能演《嫁妹》。在汇文中学的一次游艺会,朱曾演出昆曲《火判》,王先生亲自把场。

继汇文中学“彩云社”之后,河北女子师范学院师生组织曲会,也请王益友教曲。南开中学也成立曲会,请陶显庭教《弹词》。两社活动时间短暂,如昙花一现,影响不

大。

一九二九年,许雨香、袁寒云、王季烈、屠正初、孙子涵、屠顾季云(屠正初儿媳)、陈文梯、张季鸾、王麟卿、庞世奇等在天津组织的“同咏社”,时常公演,也约北京的曲社中人参加。如北京“谷音社”的袁敏宣、袁敏诗姊妹,即曾来津参加演出。

一九三〇年左右,天津业余昆曲组织“绿渠曲会”成立,附设于绿渠画会内。曲友多系画家。请天津名曲家李尚勛授十番,童曼秋授昆曲,曾在学校演出《游园》等小型剧目,惜为时不长。

是年六月,韩世昌的京剧老师陈德霖(亦兼擅昆曲)逝世,袁寒云代王瑶卿集唐诗,挽以联云:“平生风雅兼师友,一别音容两渺茫”,论者称最为工切,合两人身分(见张伯驹《红氍毹梦诗注》)。次年(1931),袁寒云患腥红热病卒,年四十二。

一九三二年,杨学川、芝华先生已离开私立第二小学,继任的音乐教师江伯贤(现任十九中教师)教高小一年级的音乐,也以昆曲广乐等为教材。其时,后来为“一江风”曲友的李世瑜(现任《历史教学》编辑),正在该校高小一年级读书,从江学《弹词》〔一枝花〕、〔货旦儿六转〕及《赐福》等,后又从王益友学曲。李嗓音嘹亮豪壮,擅唱《夜奔》,解放后,曾在天津电台广播。

一九三六年秋,在天津的河北省立法商学院(在新开河)学生王贻祐、熊履端、陈宗枢、高润田等,爱好昆曲,发起组织曲社,取用《牡丹亭·闹学》的第一支曲子〔一江风〕为社名,曰“一江风曲社”。推王贻祐为社长,聘请王益友为导师。每周两集。王贻祐唱老生,熊履端唱旦,陈宗枢唱净、武生兼小生,高润田唱旦。社员陈宗枢回忆当年学曲时情景云:“四十余年前,嗜曲学子,结昆曲社于法商学院南院宿舍茶室。聘

王益友先生任教习。每周两集。课后黄昏，室中笛歌清越，与窗下砌虫相酬答，饶有古趣。余初学净色，开蒙学《火判》，罔识曲谱，赖师友诱掖，始渐入门。嗜曲大半生，盖由此始。”他闻笛感旧，曾赋诗云：

“灯窗苔壁织秋虫，按谱传歌兴倍浓。笛里沧桑人已老，扬波难忘一江风。”

一江风曲社自是年成立，至一九四八年解放前，约达十三年之久，对天津业余昆曲活动有深远的影响。

一九三七年，一江风曲社应天津青年会电台之邀，每周六播音一次，每次播昆曲两折，历时数月。播音剧目，约二十余折。其中如《仙圆》、《北樵》、《追信》、《洵图》、《扫松》等，均属稀演之戏。当时天津业余昆曲爱好者如姚西园、庞濯江、姚礼门、王蔚君、张吉贞等，亦参加播唱。“七七事变”起，曲社活动一度停止。

一九三八年，一江风曲社恢复活动，社址设于南开天海路小学。除旧有社员王貽祐、熊履端、熊履方、陈宗枢、高润田、姚西园、姚礼门、王蔚君等外，又有朱孟荪、黄秉纶及天津市立师范校友何福坤、高尚信、任秉铃、姚仰之、朱经畬等参加，曲社组织扩大。嗣后得天津第三文化馆馆长冯孝绰的赞助，在馆内开辟教室，供排练之用。冯亦嗜昆曲，惜不能唱。

一九三九年，一江风曲社展开传昆曲的工作。社员熊履端、履方昆仲，辑有曲谱，名曰《昆曲汇粹》，内容有《思凡》、《琴挑》、《山亭》、《夜奔》四折，由部分社友合资，九月出版。冯孝绰为之序，甲骨文专家王襄为曲谱题签。后又计划出第二集，内有《惊变》、《弹词》、《五台》、《问病》四折，因故未能出版。

时社员朱经畬在天津志达中学和工商学院附中任教，学生李世瑜、李家瑞等亦嗜昆曲，于是由朱经畬集合志达、工商两校爱好

昆曲同学，并请王益友教曲。曾在校内游艺会上分别演出《奇双会》的《哭监》（由李世瑜、李家瑞等演唱）和工商同学集体大合唱昆曲《天官赐福》。

是年秋，天津发生水灾。荣庆社的演员，有的病故，有的回乡，有的转入京剧班。荣庆社从此告终。业余昆曲活动也停顿了一段时期。

一九四〇年，工商学院及附中的昆曲社成立，名为工商曲社。社员有王寿岩、孙盛临、王世洸、胡石麟、郑继光、张炳坤、冯士祺、张长铭、李兆骥、钱庆平、庆和兄弟等。仍由朱经畬主持，王益友教曲排练，并与工商京剧社合作，年终学校游艺会除演出京剧外，还演了昆曲《奇双会》的《写状》和《长生殿》的《弹词》。

同年，一江风曲社在第三文化馆演出一次，两出京剧《捉放曹》、《除三害》（龙吟馆主、李少庄、吴我素等），两出昆曲《火判》（陈宗枢、熊履端、任秉铃），《卸甲封王》（王貽祐、姚西园、王世洸、王世清）。

在此期间，于敬熹、刘吉典、陈芷荫（北京辅仁大学学生，后在法院工作）、李宝德（北大学生，从许雨香习曲）均加入一江风曲社。对后来的公演有很大的助力。

同年，天津文化七馆（在南马路）亦成立曲会。社员有韩耀华、潘锦榕、陆继慈、朱康侯等，请王益友教曲，演唱《弹词》、《游园》及清唱《惊变》、《出塞》、《琴挑》等戏。至一九四一年结束，部分社员转入一江风曲社。

是年，王益友除在一江风曲社等处教曲外，还在泰康商场的“渔阳国剧社”教昆曲。同时北昆名演员马祥麟在“云吟国剧社”教近云馆主杨慕兰和袁青云等昆曲。由徐惠如吹笛，马祥麟教身段。近云馆主先后学习并演出《金山寺》、《思凡》、《刺

虎》；袁青云与周铨庵（现任北京昆曲研习社副社长）、王鹏云演出《闹学》、《游园惊梦》。近云馆主并在《奇双会》中反串小生。

此外，尚有工商学院的学员许杞生、霍荫龄、王寿岩爱好昆曲，请北昆笛师侯玉和拍曲，学习剧目《琴挑》、《小宴》、《刺虎》等，集合地点在永定里（今成都道）许宅。

是年，王季烈以前所编印之《集成曲谱》，遭兵燹毁去大半，存者仅数百部，而人之求者转众，于是又选通行之曲，厘正其宫谱，更辑《与众曲谱》，请延竹南写录，并自为之序。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学曲者称便。

一九四一年，一江风曲社在东马路青年会礼堂有两次演出，除王益友全面指导外，尚约有马祥麟、王鹏云协助，工商曲社亦参加助演。开场为文加官、武财神。剧目及演员如下：

第一次：《草诏》（姚礼门、陈宗枢、王世洸、朱经畬、朱康侯），《通天犀》（何福坤、高尚信、任秉铃），《瑶台》（高润田、何福坤、陈宗枢），《弹词》（朱经畬、王世洸），《闹学、游园、惊梦》（王蔚君、胡石麟、王貽祐、陈宗枢、姚西园）。

第二次：《夜奔》（陈宗枢），《佳期》（姜韶泉、高润田、孙盛临），《花荡》（何福坤、陈宗枢），《卸甲封王》（王貽祐、姚西园），《刀会》（朱经畬、陈宗枢、何福坤），《烧香、水斗、断桥》（陈芷荫、胡石麟、刘吉典、姚西园、张炳坤、张长铭、钱庆平、庆和兄弟）。

这两次公演，可称为一江风曲社社员学曲的大检阅。为了演好这两场戏，社员通力合作，有的身兼数角，发挥了社员们的所长。社长王貽祐嗓音圆润，作派雍容潇洒，

适于演《卸甲》的郭子仪，《闹学》的陈最良，《扫松》的张广才，并兼唱《弹词》的李龟年。陈宗枢博学多能，学净能演《火判》，配演《草诏》的燕王及其他，习武生，能演《夜奔》、《麒麟阁》，习小生能演柳梦梅与《花荡》的周瑜，习老生能配演鲁肃。高润田演旦角，《游园》、《思凡》《瑶台》均其本工。姚礼门演老生，《草诏》一剧，唱念做均以全力出之，有时兼演老旦，曾为曲友韩耀华配演《别母》之周母，毅然割其修髯，一时传为佳话。何福坤具有腰腿工夫，得王益友的传授，擅演《花荡》、《火判》、《通天犀》，并演《刀会》之周仓。王蔚君演旦角多年，《闹学、游园、惊梦》乃其轻车熟路，游刃有余。朱经畬唱老生兼净，演《弹词》、《酒楼》、《山亭》、《北钱》、《刀会》等，嗓音洪亮豪壮。姚西园亦演老生，擅演《弹词》、《惊梦》的花神及其他老生戏，能戏极多。王世洸唱小生兼丑，演《奇双会·写状》的赵宠，《长生殿》的《小宴》、《惊变》、《闻铃》之唐明皇，以及《弹词》的李蕃，兼演出《山门》的卖酒的和一小和尚。胡石麟演旦角，如《奇双会·哭监》的李桂枝，《小宴、惊变》之杨贵妃，《断桥》的白娘子等。至于场面，由王益友与于敬熹司鼓，特约徐惠如、熊履方吹笛，黄秉纶二胡，高静岩大锣。

是年，辛巳曲会成立，因本年为辛巳年，故用为会名。由于天津知名曲家李尚勛之侄（一说为其哲嗣）李蓬珂倡议，会址设于唐山道（今和平区）李宅。聘笛师徐惠如拍曲，发起人尚有汪健君，系清华大学留守人员，滞留天津。曾在京从何金海、沈金戈学曲。戏路很宽，各行脚色均能充任，现仍健在，已届八旬。滑若白，黄河水利委员会工作，唱旦曾参加同咏社，与袁寒云演《藏舟》（抗战胜利后南返，不再参加昆曲活

动，故沪上曲友，多不与闻）。杨文辉，曾任清华大学体育教师，从溥侗学曲，亦善京剧，能演《定军山》。昆曲以唱老生为主，兼唱丑，能演《借靴》、《扫秦》，当时任全聚德饭庄经理，一九六一年故去。周铨厂，唱旦，演《鬲津》、《游园惊梦》、《水斗、断桥》及其他昆曲名剧，能戏甚多。杨季鹗，在津海关工作，唱小生，夫人马珏，当年北大“校花”，亦唱昆曲。杨以《紫钗记》的《折柳、阳关》及《牡丹亭》的《拾画叫画》称著。今尚健在。年已八旬。辛巳曲友有王麟卿老先生（系早年的北京昆曲票友，擅演《醉皂》）。此外，沈希咏（耀华中学教员），唱旦，以唱《思凡》、《琴挑》等折称著。赵申甫（工商附中教员）唱小生，演《小宴》、《琴挑》、《乔醋》、《惊梦》、《拾画叫画》。朱经畬（工商附中教员），唱老生，兼净，演唱《弹词》、《酒楼》、《山门》等。朱孟荪唱旦，演《瑶台》、《惊变》《思凡》等剧。颜仁泽唱生。苏寿昌唱丑。郭子云唱生及武生，如《麒麟阁》等。劳伯驰唱小生（以上曲友均为开滦矿务局职员）。劳叔猛（辅大学生）唱小生，能吹笛；刘楚青（开滦职员）擅吹笙及文场。蔡令晖擅演《夜奔》，妹令谦唱旦，演《惊梦》、《小宴》、《琴挑》等剧。

辛巳曲会每周拍曲三次，每月同期一次，事前排定戏码，每剧唱全一折，带道白，有配角，而非清唱一二支曲子。同期唱完，在全聚德饭庄聚餐。在成立后一年，由汪健君联系与北京曲友联合举办平津昆曲会演。其中彩唱戏码有《水斗》，周铨厂饰白蛇，滑若白饰青蛇，在弘同观演出（许宝璐家曲会），场面由辛巳曲会担任，李蓬珂司鼓。并在天津电台广播《赏荷》等剧。

工商曲社在这二三年间，无论校内游艺会或校外演出经常与工商京剧社联合演唱。曾在大光明影院演出一次。日场演京剧，大

轴为《霸王别姬》，邓某饰虞姬，李兆骥饰霸王。晚场为昆曲，开场《山门》，仍由李兆骥饰鲁智深，因之开场较晚。此外有何福坤、高尚信、任秉铃演《通天犀》。胡石麟和郑继光同学演《游园》。朱经畬、冯士祺、张炳坤演《刀会》。大轴由王蔚君、陈宗枢、张炳坤、张长铭、李兆骥等演出《小宴、惊变、埋玉》，散场时已近午夜二时。

一九四四年六月，天津教育界在中国大戏院举办游艺会，京剧昆曲联合演出，京剧大轴为《失空斩》，昆曲戏目为《断桥》、《弹词》、《通天犀》。翌年又举办一次，京剧大轴为全部《二进宫》，昆曲演出《刺虎》、《花荡》和《别母》。

是年，工商曲社转入一江风曲社。

一九四五年五月十一日，一江风曲社导师王益友在北京病逝，终年六十五岁。另一位导师童曼秋先生又南下，社中活动一时停顿。

八月，抗战胜利。一江风曲社又重整旗鼓，恢复活动。集会地点由第三文化馆移至南开天海路小学。聘南昆老艺人施砚香先生为导师，请北昆高景池先生为笛师，并常与辛巳曲会联合同期清唱，地点在三义里杨季鹗家与义生里朱经畬家。

一九四六年，在天津的开滦曲会成立，附设在开滦国剧社内。请施砚香指导。参加者为开滦职员郭子云、苏寿昌、许弢、田淞、颜仁泽、刘绍箕、刘楚青等人。与一江风曲社、辛巳曲会鼎足而三，形成天津业余昆曲之盛势。

一九四七年，天津业余昆曲活动较为活跃。辛巳曲会与开滦曲会联合于一月十二日白天，在开滦俱乐部礼堂演出，戏目有《北钱》、《打子》、《刺虎》、《拾画叫画》、《白蛇传》，演员有黄仲方、刘绍箕、田半江、苏寿昌、郭子云、赵申甫、许弢，杨季鹗、周铨厂、蔡令谦、高凌等。

春，为天津女青年会募捐，举行辛巳曲会、一江风曲社、开滦曲会在开滦俱乐部联合公演，并有名票近云馆主杨慕兰助演，戏目有《风筝误》、《牡丹亭》、《断桥》、《夜奔》、《刀会》、《通天犀》等。搭配整齐，甚为火炽。由于辛巳、开滦均宗南昆，一江风属北昆，同台合演，一时有“南北合”之称。

七月十日晚场，辛巳、开滦与一江风又一次联合公演，地点在开滦俱乐部，戏目：郭子云、刘绍箕、刘楚青《打子》，周铨厂、青云主人演《闹学》，何福坤、陈宗枢演《花荡》，沈希咏、赵申甫演《乔醋》，许弢、田半江、苏寿昌、郭子云等演出《狮吼记》。

一九四八年夏初，侯永奎在旧法租界花园凉亭办茶社，供游人饮茶乘凉。为提倡昆曲，与韩世昌、白云生联名组织曲会，于七月三十一日晚八时（星期六）在花园凉亭开幕。致函曲友刘楚青（时在开滦），代约其他曲友光临指导。一江风、辛巳、开滦在津曲友，多参加助兴，并每星期六晚在凉亭雅集清唱，惜不久秋凉而告终。

是年秋，天津银行公会俱乐部演出京剧，约一江风社员朱经畬演《刀会》，并请陈宗枢、何福坤演鲁肃、周仓。于敬熹（现任电力局副局长、总工程师）司鼓，徐惠如吹笛。演出地点在开滦俱乐部礼堂。这是天津业余昆曲在解放前最后的一次演出。

一九四九年天津、北京解放。

一九五六年，北京的北昆剧院成立。天津业余昆曲也活动起来。天津广播电台邀集一江风曲社、辛巳曲会、开滦曲会的曲友们，成立了“天津昆曲研究社”，简称“津昆曲社”。每星期日在天津电台集会，请田瑞庭为导师，电台与曲社联系人为王家齐。“津昆社”曾在天津电台广播《夜奔》（李世瑜唱）等剧，为纪念明代著名剧作家汤显祖，

在电台广播了“介绍汤显祖的生平及其剧作”专题，播放了《牡丹亭》中的《游园惊梦》（由蔡令谦、赵申甫合唱）。此外，还在七里台天津电台礼堂彩唱《千钟禄》的《打车》（由韩耀华演程济，王家齐演建文君，王蔚君演严震直）。《通天犀》（由何福坤演青面虎，王家熙演徐飞珠，任秉铃演程老学）。《夜奔》（由陈宗枢演林冲）。《游园惊梦》（由蔡令谦演杜丽娘，张云演春香，姚惜云演睡魔神，曹天受演大花神，柳梦梅扮演者由蔡君特约）。笛师田瑞庭、熊履方、王世洸。这样展开活动，对昆曲艺术的钻研与演习，颇有振兴之势，但一九五七年，即告结束。

一九六二年，七月，天津古乐研究会昆曲组成立，由天津音协领导，曲友姚西园负责。成员有姚惜云、王家齐、田菊林、王蔚君、陈宗枢、韩耀华、刘楚青、何福坤、于敬熹、姚仰之等，当时曲友刘吉典在北京中国京剧院工作，朱经畬在河北北京师院任教，未得参加。每周在音协礼堂（旧永安饭店）拍曲，至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停止。

是年，为近云馆主杨慕兰六十寿辰，剧界友人演戏祝贺。除演京剧外，尚有《牡丹亭》《游园》一折，由周铨厂饰杜丽娘，佟秀兰饰春香。

一九七九年，打倒“四人帮”后，一江风的老曲友陈宗枢、熊履方有时到辛巳曲会的刘楚青家相聚清唱。后又约高润田、何福坤、朱孟荪等亦来参加。每周到刘宅集会一次，已具曲社雏形。

曲友刘楚青，早年从李尚勖老先生学十番，后开始学昆曲《折柳》、《三醉》等折。又在开滦曲会从施砚香学小生《赏荷》、《赏秋》、《拾画叫画》。家藏曲谱甚多，举凡《纳书楹曲谱》、《遏云阁》、《集成》、《六也》、《与众》等曲谱，无不收

存。为普及推广昆曲，恢复天津业余昆曲组织，以七十四岁高龄向各方面奔走联系，并将所藏曲谱、锣鼓、乐器，供曲友使用，于是刘之住所，成为天津业余昆曲活动中心。

一九八〇年，文化部在苏州举行纪念昆曲传习所六十周年。北京昆曲研习社副社长周铨厂参加这次纪念会。在北归途中，到天津小住。周是当年天津辛巳曲会的曲友，近云馆主是她的嫂夫人，姑嫂相会，并约天津曲友刘楚青、熊履方聚会数次，畅叙昆曲界的新形势，给天津的老曲友极大鼓舞，并酝酿正式成立天津昆曲社。因之天津业余昆曲组织又活动起来。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天津古乐会召开大会，恢复活动，邀请旧会员恢复会籍，参加大会。推曲友于敬熹为古乐会副主席，曲友刘楚青、熊履方为理事，负责正式恢复昆曲组事宜。于是正式成立音协古乐会昆曲组，并有青年昆曲爱好者王惕（曾从马祥麟学曲）、佟秀兰（天津戏校昆曲班毕业），管怀明（曲家周铨厂的学生）等积极参加。

一九八二年一月十七日，天津古乐会昆曲组举行首次同期。地点在中国大戏院会议室。此次同期，也可称为昆曲组的全体曲友大会。有八十高龄的近云馆主和老曲友姚惜云、曹天受诸位老先生以及南开大学中文系宁宗一、鲁德才、薛宝琨老师、天津戏校北昆名家田菊林老师、杨树森老师及各位昆曲

名家参加，此外还收到北京、上海、南京、扬州等地昆曲社的贺函。新老曲友欢聚一堂，引吭高歌，并有青年曲友戏校周爱莲老师演唱《闹学》的〔一江风〕，最后由戏校老师渠天凤和天津京剧团的演员佟秀兰合演《游园》，渠饰杜丽娘，佟饰春香，采衣带身段。此次同期，特邀杨树森老师与曲友熊履方吹笛，刘楚青吹笙，袁青云、姚仰之司鼓。是近年来天津业余昆曲活动的一次盛会。

一九八三年，天津古乐会昆曲组成立一周年，于一月三十日上午，在劳动剧场举行内部演出。表演分清唱与彩唱两种：清唱部分，首先由管怀明、杨秀芬、佟秀兰合唱散曲《咏花》，以下有袁青云唱《雷峰塔·烧香》的〔三仙桥〕，佟秀兰唱《水斗》的〔醉花阴〕、〔喜乐莺〕，邹柯、任秉铃唱《弹词》的〔一枝花〕和〔货郎儿六转〕，戏校小同学张悦唱《闹学》的〔一江风〕，老曲友近云馆主唱《雅观楼·擒海》的〔端正好〕、〔滚绣球〕，北京昆曲研习社周铨厂、朱复合唱《浣纱记·寄子》的〔意难忘〕、〔胜如花〕，老曲友朱经畬唱《单刀会》的〔新水令〕、〔驻马听〕，北京京剧三团姚玉成即兴唱《牡丹亭·惊梦》的〔山桃红〕。彩唱部分有王惕演出《思凡》，北京昆曲研习社蔡安安演出《夜奔》。北京北昆剧院笛师王大元，鼓师李志和专程来津协助《夜奔》演出，体现了专业和业余的合作精神。

从太庆恒到稽古社

天津彩头班考略

魏子晨

根据陈墨香《墨香剧话》，“彩头”的本意，是指“剧中首级，辄用红帛裹无翅纱帽代之”。引申为新奇的道具和布景。旧时，在中国戏曲舞台上，某些剧目专以这种“彩头”号召观众，后更引进声、光、电、化，强调瞬息万变，当场出彩，谓之“彩头戏”。上演“彩头戏”的戏班，习称“彩头班”。

京剧从清咸丰末年由民间进入宫廷，至光绪年间而大兴。宫廷演剧从故事多取材于神怪，到舞台排场之追求豪奢，特别在“砌末”使用上的趋向灯彩化、机关化、写实化，又反转来对民间产生了重大影响。天津“近水楼台”，自是率先效法。张次溪《燕都名伶传》记载，身为“内廷供奉”的武生名师杨隆寿，当其光绪初年“立小荣椿、天仙两科班时，意在改良戏剧，每以剧场布置多循旧规，时西城有艺人张七者（按：这是个宫廷砌末艺人），制砌末多参西法，虽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必求逼真。隆寿以重金聘之，制砌末千余件，如《水帘洞》、《陈塘关》山色之青葱，水浪之汹涌，一一毕肖，令观众恍如置身其境。天津下天仙戏园闻其新颖，遣周喜奎、刘吉庆二人来假，藉新观众耳目。隆寿慨诺，悉数运去”。下天仙借砌末，由此揭开了天津“彩头班”活动的序幕。其后便见光绪十年张焘所著《津门杂记》“四月庙会”条，文中叙及天津府县城隍庙赛会“于正会之次日，有祝寿会，演戏一天，为神祝寿，灯彩尤精妙”。虽然由于记述简略，我们难得其详，但这个“灯彩尤精妙”，却透露了民间演剧“砌末”灯彩化的一点盛况。宫廷艺术的影响，民间演剧的演进，终于在清光绪年间造就了“最以砌末耀世”的天津太庆恒戏班。据民初《梨园佳话》作者王梦生亲眼所见，太庆恒戏班“砌末”使用的灯彩化、机关化、写实化竟达到这样的程度：“如《金山寺》之水法，以泰西机力转动之水晶管，置玻璃巨篋中，设于法海座下，流湍奔驭，环往不休，水族鳞鳞，此出彼入，颇极一时之盛。又演《大香山》一剧，诸天罗汉，貌皆饰金，面具衣裳，人殊队异，而戏中三皇姑之千手千眼，各嵌以灯，金童玉女之膜坐莲台，全能自转，新奇诡丽，致足悦观。”从这些水法戏和神怪戏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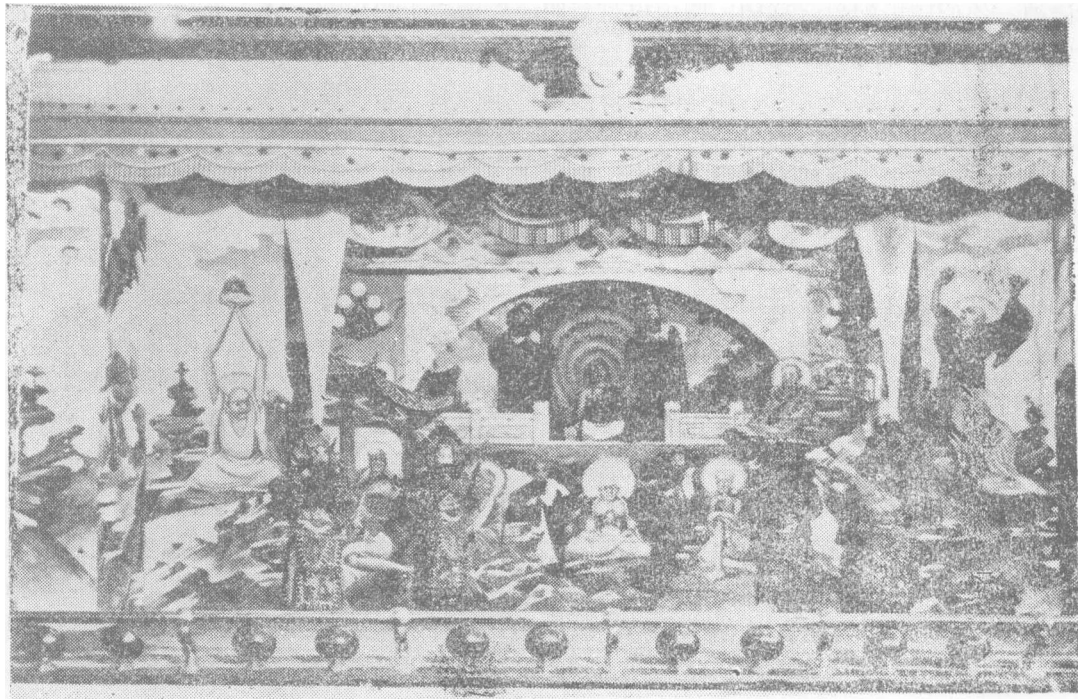
演出中，可以看出我们民间艺坛的能工巧匠煞费苦心向西方科学汲取营养的大胆实验。但是，中国戏曲决非只是以“彩头”取胜即可者，因而，太庆恒戏班终以“班中唱做无人，未久旋废”。

“彩头戏”在上海找到了自己理想的“大世界”。二十世纪初，陈巢南等人创办《二十世纪大舞台》，鼓吹戏曲改良，组成一支“梨园革命军”。特别提倡编演新戏，“采用西法”，改进舞台艺术。随后潘月樵与夏月珊、夏月润等引进现代化科学技术，修建新式剧场，并聘请以国画闻名却能吸收西洋画法的张聿光任布景设计师，把“戏曲改良运动”又推动了起来。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上海名伶吕月樵在天津“上天仙”演出《目莲救母》（由刘氏失子起，至酆都救母止），由于运用了五彩电光、硬片布景，一时观众为之倾倒。从此，上海影响又波及津门。于是，天津“第一台”的舞台被改造成转台，并出现了镁光变景，借助这些条件，著名武生高福安组班演出《天上斗牛宫》等彩头戏，愈见声色。关于这期间彩头戏的演出详情，天津《春柳》杂志第八期露厂《说天河配》的附录，曾就一九一八年八月第一台演出《天河配》有过反映。小菊处饰织女、小满堂饰牛郎、竹翠茹饰张有才、小桃饰戛氏。竹翠茹唱二黄，其余皆唱梆子，犹见“两下锅”之遗风。作者说：“举吾所见各国秦腔是剧，整齐绚丽，殆未有更胜于天津南市第一台者。”例如关于光的处理：“第二场上天官，斯时后面有幕遮蔽，布置一切。第三场幕启，玉皇高坐中间，前设香案，红烛高烧。两旁四仙女及神童等各执莲灯，分立板凳上，颇为整齐。借仙女神童足下未用云彩遮蔽，尚属缺点。时园内电灯尽熄，台上发蓝色光。有顷天官偕二神上，参见玉皇后，即在玉皇案前向外并坐。织女上，叩见后，由四云童引下，台上又幻作五色光。牛仙上，玉皇敕其下凡，撮合牛女姻事，牛仙下，台上复变为太阳之光，远望玉皇诸神，绝似庙殿塑象，幕闭，园内电灯复明。”至二十年代初，“下天仙”改新明大戏院后，坤伶孟小冬与白玉昆、赵美英、赵鸿林等演出《狸猫换太子》、《七擒孟获》等，其中九曲桥救“真龙天子”、孟获追杀诸葛亮追至一通写着“骄兵必败”的石碑处，立地变出个假诸葛亮等场面，都见新奇的“彩头”。三十年代初刘汉臣演出《济公活佛》，则不止利用灯光布景，更将魔术引进戏中，出现了“空中飞人”、“空中斗宝”之类。“彩头戏”又呈复兴的态势。

二十年代后期至三十年代前期，上海一些名演员接踵而来，“外江戏”几乎控制了整个天津剧坛。二九年底蓉丽娟演出《开天辟地》；三〇年初华慧麟演出《洛阳桥》、《斗牛宫》、《七擒孟获》等；三一年春节前后，李桂春演出连台本戏《狸猫换太子》；三三年周信芳演出连台本戏《封神榜》……这都对天津剧坛起了重大的影响。特别是随着著名编导陈俊卿及布景师俞洪冠、陈正民、张少田等的挟“海派”之风从业津门，天津“彩头班”进入了自己的黄金时代。新明大戏院孟小冬在天津唱红而他去之后，留下的班底以赵美英为主转移到“天华景”，加上梁一鸣、陈莲舫（后换高静轩）、朱小义（后换盖春来）、张德发、姜廷玉等人，由演出《西游记》而轰动全城。几年后，由刘汉湘编排演出了《八仙得道》、《惊天动地》、《天河配》等，尤以赵鸿林主演的《释迦牟尼出世》为“中原”之代表作。《释》剧由中原游艺场部长郑瑞阶主持编排，经过一番“博访周咨”，并由原上海天蟾戏院陈正民任设计师，于一九三六年夏历四月初八浴佛节公演。全剧分头二本，其演出情况，当时《北洋画报》做了这样的介绍：“（一）菩萨天眼观下

界一幕，指示众生恶业，历生老病死诸苦，最足警世。（二）佛母入梦一幕，布景奇幻，电光如虹，有即色即空，是空是色之妙。（三）佛祖灌顶一幕，诸相庄严，令人起敬。

（四）佛祖结婚一幕，参以今乐及跳舞诸节，声容并茂。（五）魔女迷惑佛祖一幕，骷髅幻化美女，欲海无边，佛祖示以慧定静空，遂登彼岸，实足发人深省。（六）耶输陀罗入梦一幕，布景神化莫测。（七）耶输陀罗随佛祖回宫一幕，情景兼至、佳处在雅而不俗，庄而不佻。……郑部长瑞阶头本饰阿私陀仙，为佛祖看相，须眉皓白，仙风道骨，殊有天际真人之表。二本饰跋伽仙人，居森林古洞，身衣树叶，长须连发，装束奇异，唱工做派，妙合自然。……赵鸿林饰释迦牟尼，做派稳健，深得剧中三昧。张淑兰饰佛母摩耶夫人，其妹淑娴，饰佛妻耶输陀罗，两人扮相皆美丽端庄，恰合佛门身分，服装奇异华贵。……杨博生饰娑呵提婆，为维卫罗国大臣，须髯绕腮，扮相雄伟……阎又琴饰佛之姨母摩诃波闍波提，长裙拖地，妙相庄严。朱盛富饰释种童子，头缠长巾，身披抹胸，短裤扎腿，装饰特异……闻各艺员服装，均按照剧中人身份，特别制做。全场布景，新奇变幻，所费不貲。尤可贵者，场中遍悬名家所画佛象，及赞扬佛法文字，为全国各戏园之创举，中原剧场亦足自豪矣。”显然，“尤可贵者”并不可贵，更无足以谈到“自豪”。但从灯光、布景到服饰、造型乃至今乐、西舞的惨淡经营上看，中原游艺场“宣扬佛法”的“高台教化”，是收到了所谓“天竺衣冠海外景，入目入耳新视听”的效果的。一九三七年芦沟桥事变后，中原游艺场大部分演员又转移到南市“上光明”，仍以连台本戏为号召，由梁一鸣、张淑娴等演出五本《乾坤斗法》，灯光布景之外，又加幻影。随后又排了根据湖南平江不肖生（即向恺然）所著《江湖奇侠传》中的一段改编之《火烧红莲寺》。当时，武侠小说盛行，什么昆仑派、崆峒派一古脑儿搬上了舞台。瞿秋白曾评斥此类小说：“济贫自



赵鸿林等在天津中原游艺场演出《释迦牟尼出世》剧照。（赵万鹏供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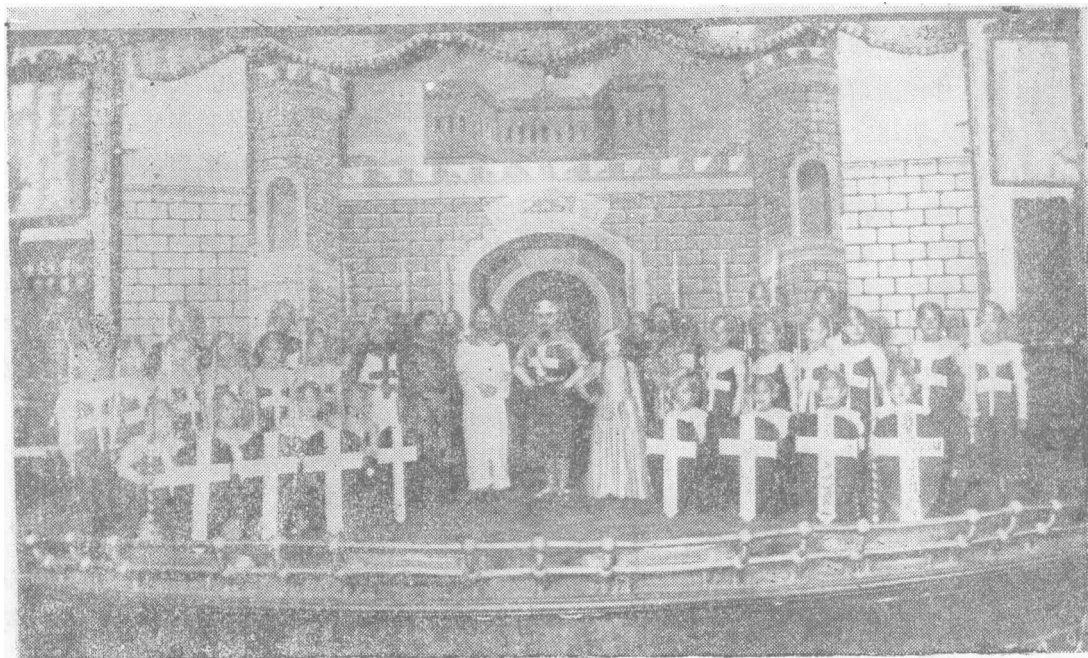
有飞仙剑，尔且安心做奴才。”这类的戏，一直演到三九年水漫津门。赵鸿林等人旋又转移到河东天宝戏院演出《八仙得道》，但因地势偏僻，上座欠佳，不久便辍演了。至四十年代初，曾经一度活跃在天津“大舞台”的武生盖春来（王桂林）自带“彩头”进京，帮助富连成排演了《乾坤斗法》、《八仙得道》等戏，追溯当年“下天仙去京借砌末”一节，这颇有点“回娘家”的意味。其后天津舞台上便只见小盛春、小春来等演出的《西游记》了，直到解放前夕。

天津的彩头戏在三十年代中期形成了高潮。一者因为有以梁一鸣、赵美英、赵鸿林等为主的一支力量活跃在舞台上；二者因为还有一个稽古社子弟班继承并发展了原稽古社彩头班的传统而坐镇“天华景”。

稽古社正式组成于一九二九年春节前夕。一九三七年春节期间，子弟班继其业，至一九四四年九月停演解散，前后凡十六年，在天津剧运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稽古社”“彩头戏”之为人乐道，固与班主高渤海注意戏剧质量，强调演员阵容，讲究服装、布景、灯光、道具，并以强大的经济实力为后盾有关，但尤应引起重视的是一个以陈俊卿为核心的编导舞美工作团发挥了重大作用。这个工作团包括布景师俞洪冠（偏偏是个瘸手！故又称为“俞独手”）、张少田，灯光道具张光武、刀枪把子赵九洲，甚至必须懂得锣鼓经的电灯匠。一九三〇年陈俊卿来津以前，稽古社演出传统彩头戏如《开天辟地》、《后羿射日》之类，并未引起社会观众的震动；陈来津后，由编导连本彩头戏《西游记》而一下子打开了新局面。据三三年五月十一日《天津商报画刊》报道：“劝业场内，四壁均绘西游记彩图，大事宣传，上座极为拥挤。”他们编演的《西游记》，每隔两三周换演一本，连演了数年，一直演到二十四本，计有：“石猴出世”、“刘全进瓜”、“盘丝洞”、“三打白骨精”、“火焰山”、“女儿国”、“收大鹏”、“双心斗”等。子弟班重演时，竟赚了一座渤海大楼！俾得天津及其邻县的观众说：“不看天华景的《西游记》，白活！”陈俊卿原以编排《狸猫换太子》在上海起家。此人好习诗词歌赋，善于从姊妹艺术中汲取营养。江南著名文武老生赵如泉曾经赠句曰：“忆事怀人兼得句，引杯看剑坐生风”，勾画出了陈俊卿不是艺匠而是做为艺术家的几分风貌。他来津后，本是照排《狸猫换太子》，但很快便发现演员不对路子，当即因人制宜而改为编演《西游记》，结果获得巨大轰动。陈排《西游记》的原则是：文戏为主，武戏为胆，充分利用这一民间神话传说的戏剧性，讲究“彩头”变化，又要注意道具布景只应是锦上添花，而不能是单凭“彩头”夺人。在这一原则指导下，梁一鸣、朱小义、赵美英等人的艺术才华都得到了极大的发挥。闽人俞洪冠继承代表中国手工业技巧的闽剧布景的优良传统，并充分借鉴西洋画的透视原理，就在“大五福”粗布上，创造出了意境深远的森林、金碧辉煌的宫殿……为《西游记》生色增光。

稽古社的《西游记》，调动了多种表现手段，以渲染其神话气氛，塑造其神猴形象，成为天津彩头班集大成的代表剧目。①利用镁粉。例如悟空学艺时，为同伴表演七十二变。说声“变”，镁粉“噗”地一声，一团电光过后，悟空变成了树。师傅责备悟空不该人前显耀，镁粉“噗”地一声，一团电光过后，树又变成下跪请罪的悟空。②利用转台。例如唐王游地狱，再现十八层地狱的诸般景象，一台台应接不暇，极尽展览之能事。③利用光学。例如“水晶宫”的场面，设四根玻璃柱子，柱子呈六楞状，楞楞安灯，皆作五

色，整个转动起来，令人眼花缭乱，造成水府奇观。又如“三打白骨精”一节，舞台上斜置一层特殊玻璃，借光学原理使立于舞台深处的骷髅刹那间变作美女。④利用魔术。例如唐僧以“空中悬人”给国王治病。又如“乌鸡国”，耍还魂棒、还魂圈，使僵尸平地升起。⑤利用电影。例如杀六贼后，悟空第一次被贬回山，当他拜会龙王敖广的时候，敖广引“圯桥三进履”的历史故事劝归。这故事便以电影的形式再现出来。由梁一鸣、陈莲舫分饰黄石公、张良。至于三盗芭蕉扇，悟空施挖心战一节，铁扇公主做个假肚子，肚子前面蒙一层纱，内装小灯泡，待舞台全黑下来时，但见一个假猴儿在肚子里翻跟斗。这实质上也是推成特写镜头的意思。除此之外，还搞了什么真马、真狗、真蟒上台之类。



天津稽古社于一九四一年改编演出美国影片《侠盗罗宾汉》剧照。（潘侠风收藏）

三十年代末期，美国古装武侠片《侠盗罗宾汉》在天津盛行一时。陈俊卿与高渤海拉出改编提纲，并与教师韩富信、姜廷玉编词设腔，把它搬上了京剧舞台，于四十年代初首演。刘武华饰狮心王理查，张春华饰罗宾汉，张承凤饰公主，李岭华饰吉爵士，陈利华饰约翰亲王，贺永华饰小约翰。由于它以中国戏而演外国事，且在人物造型及表演诸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突破和改革，又一度引起满城争看，成为稽古社的另一代表作。据高渤海《天津稽古社及稽古社子弟班》的回忆录介绍：“《罗宾汉》头一场在电影里是在树林中穿梭跳跃，凭借树枝往来飞舞，在京剧舞台上不好表演，我们便把十字军东征狮心王理查兴兵出发一场移植过来，十字军士兵全着新制盔甲，用广片镶嵌钉缀，光彩夺目。头一场为城楼，楼上布置四个长号手，楼下站立四个长鼓手，城楼悬挂多面狮心王旗，开城后二龙出水，先出十六个十字军，各执盾牌，上场士兵戴红缨钢盔，身穿铠甲，脚穿长筒高皮靴。狮心王上场也是顶盔束甲，身骑白马，马身罩青马衣，白丝绒缰绳。接着表演大操，步伐

整齐，动作协调，非常火炽。”“幽会”一场，利用“空中飞人”特技，罗宾汉一拉柳条，飞身上楼与公主相会。至“决斗”一场，罗宾汉手持一柄特制的软钢剑，挥舞如飞，伴以西乐，在中国京剧舞台上活现了中世纪英国传奇英雄的艺术形象。此后，稽古社子弟班又曾根据大盗“燕子李三”被捕的新闻，编排了现代戏《侠盗燕子李三》。

稽古社《西游记》、《侠盗罗宾汉》等的实验演出，显示了中国京剧要“求变”的意向。如果我们把这种意向放在三十年代中西戏剧正开始广泛交流的宏观背景下考察，就觉得它似乎更有意义。一九三〇年梅兰芳访美演出，三五年访苏演出。在美国有一位卑尔格得博士说：“这些年，欧美演剧，对布景非常讲究……现在常想把布景免去，或者使它越简单越好……”在苏联，大戏剧家梅耶荷德从梅兰芳自由处理舞台空间的假定性手法中汲取营养，成功地排练出《黑桃皇后》，并预言未来“将会出现西欧戏剧艺术和中国戏剧艺术的某种结合”。程砚秋一九三三年在他的《赴欧考察戏曲音乐报告书》中提及莫斯科以至法国甚至出现了以木凳代马、用棒来击木凳就表示跑马的实验。而与此同时，程砚秋却为德国舞台上美丽的布景所陶醉，梅兰芳则早在二十年代就曾接纳印度诗人泰戈尔的建议，重新设计了《洛神》的仙岛布景，使之更充满神话气氛。凡此种种，竟绘就了一幅西方写实艺术与东方写意艺术各自扎向自己的对立面“吃奶”的态势图，实在是颇有意思。正是在这种交流中，我们估价稽古社对彩头戏的经营包括剧目生产的“拿来主义”决非小事一段。

京剧彩头班的炽热活动也曾影响了新兴的评剧。例如，一九三七年前后，刘汉湘为“评剧女皇”刘翠霞排《金色仙子》，不仅灯光布景有新的创造，而且在服装方面也煞费苦心。金色仙子的一身鱼鳞衣，竟至每片鳞都要镶一个小灯泡，然后再在鞋上安铁片，等演员一到台口，踏在预先安置好的铁片上，立地通电，全身灯泡皆亮，鱼鳞闪光，满台生辉，神话气氛就被浓重地渲染出来。

由三十年代前夕，开始了震撼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帝国主义者特别是英、日、美更加紧对殖民地半殖民地中国的掠夺，我民族危机日趋严重，国民经济陷入萧条的境地。沿海工商业城市首当其冲，京剧艺术也随之出现了一个奇特发展的趋势。这时期的天津，剧场激增，名角如云，观众大不满足于所谓一场戏的“老七出”（即老生花脸开锣戏、闹妖小武戏、小丑花旦玩笑戏、花脸唱工戏、中轴武戏、老生青衣正工戏、大轴武戏）。这种趋势一方面存在“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提琴”（恩格斯语）的可能，另一方面也萌动着戏剧商业化的危险。正是作为这两种可能的混杂体现，“彩头戏”应运而勃起，实是顺理成章的事。天津地处北京大门口，又是工商辐辏的大城市，素以民风豪爽、气度豁达为其优良传统，反映到艺术趣味上，不论“京朝派”的富丽，还是“外江派”的新奇，都能容而纳之，食而化之，壮大自身。从“太庆恒”到“稽古社”，天津“彩头班”大抵活跃了半个世纪之久。它既出现过“刀劈活人”之类的恐怖“彩头”，也产生了象《西游记》这样极受欢迎的代表剧目。探索中夹杂着“商业化”，荒谬中又搅拌着创造性。去掉泥沙，可见珠玉；讲究戏剧性、娱乐性、趣味性，舞美上采取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写实立体布景，并充分应用现代化科学技术，以融进中国写意戏剧体系里来，渲染舞台气氛，创造艺术典型，力求达到现代化与民族化的统一，这是否也可算是天津“彩头班”提供给后人的一点遗产，倒是大可咀嚼的。

戏曲团体

奎德社和杨韵谱与天津

甄光俊

从民国初年到抗日战争爆发期间，有一个足迹遍及京、津、沪、汉的河北梆子坤班，其成就之显，声誉之隆，都属空前。这就是以演时装新剧著称的“奎德社”。

奎德社，初名志德社，一九一四年由河北梆子著名男旦丁剑云（艺名丁灵芝）与京剧著名武生演员俞振庭合资筹办。他们聘请由河北梆子演员出身的杨韵谱主持（兼编导）。后丁、俞退出，剧社改为艺人入股分红的共和班，仍由杨韵谱领导。一九一七年，李荣奎作为一大股东加入（李荣奎为著名花脸演员），并参予直接领导，遂更名为奎德社。以后，演员虽有多次更替，剧社却一直维持到一九三七年芦沟桥事变。前后总共二十三年。

奎德社社址虽然设在北京，但主要活动大多是在天津。从它问世之后的二十多年里，与天津不仅有着极为密切的往来，甚至它的扬名都与天津有直接的关系。

一、杨韵谱其人其事

奎德社的主持人杨韵谱，生于清光绪八年（1882），本名杨金玉，艺名还阳草，原籍是北昆艺人之乡的保定府高阳县，与田际云（艺名想九霄）、盖叫天、韩世

昌、侯玉山、马祥麟等人均为同乡。

杨九岁入“小吉利”科班（雄县史各庄），与李吉瑞是师兄弟。他随师刁凤祥学演河北梆子花旦，文武兼优。十四岁出科之后，即以还阳草为艺名，与十三旦（侯俊山）结伴到天津，演出于“金声园”。当时的河北梆子舞台，演员多以技巧取胜，不大讲究刻画人物。杨韵谱的跷工虽属一般，但靠背戏却很见功夫。特别是在台上演出，讲究真实、自然，动作玲珑剔透，表现人物细腻入微。看他演出，能给人一种清新之感。因此，很快就在天津大红大紫。他从天津又到东北、张家口等地巡回演出过一段，也都打得很响。后来，因与侯俊山发生矛盾，应聘改入同乡田际云领导的玉成班，到过沪、宁、汉、鲁各地。在不足二十岁时，已享有较高声誉。

杨韵谱自幼失学，深知没有文化之苦。因此，他抓紧一切时间补习文化。出科后，他的收入十分丰裕，在生活方面依旧克勤克俭。他的夫人是一位农家妇女，跟随他在外作艺。除一家人的生活开销之外，他几乎把所有的积蓄都用在了聘师求艺上。他不惜破费重金聘请教师，学古文，习大字，购买戏剧资料，认真研究。文化修养的加深，艺术鉴赏能力随之提高，促进了他演技的飞跃。杨韵谱的爱好范围宽广，有一股超人的求学精神。凡同艺术有关的门类，他无所不学。在上海，看到有人使用写实布景，他认为值得学习，于是，花费许多钱财请人传授。他每到一座城市，都抽出时间去观摩当地班社的演出。发现别人的优长，立即吸收到自己的艺术实践之中。取人所长，补己之短，这是他终生恪守的一条准则。他对于当年的新剧（即早期的话剧）更是兴趣浓厚。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他在上海结识了新剧活动家王钟声，观看了王钟声领导的“春阳社”演出的《黑奴吁天录》、《迦茵小传》，极为欣赏。他不仅从中受到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而且对于戏曲艺术的改革与发展，也受到启迪。宣统元年（1909年），王钟声和他的同伴在天津演出《爱国血》、《浸海石》、《血手印》等新剧，杨韵谱专程由北京到天津看望王钟声，向他学演根据《今古奇观》“两县令竞义婚孤女”改编的文明戏《义婚孤女》（又名《二县令》），并在剧中扮演角色与王钟声、金月梅同台在津演出。回京以后，他竭力向田际云推荐。是年冬天，王钟声同几名伙伴应田际云之邀，到北京天乐茶园（地址在鲜鱼口，为田际云所建）演出。一九一一年，王钟声因参加辛亥革命，被清政府杀害于天津，田际云受到株连，被拘百日。杨韵谱也从此脱离玉成班，首途天津，与新派梆子演员魏联升（小元元红）合作。他与魏联升一道重新修改了《走

雪山》剧中的唱词，研究过《南北合》里的身段。一九一二年，魏联升约他一道去哈尔滨，他未同去。因他已答应承班人李永利（李万春之父）随班到营口，担任主演。他在营口演出的剧目有《蜜蜂记》、《双合印》等。当时，由于河北梆子女伶大兴，男旦日趋没落，因此该班上座情况不佳，剧团被困在了当地。其时，正称雄于大江南北的河北梆子女伶刘喜奎，从上海到了营口。她久闻杨韵谱之名，但从未得识其面。当其听说了杨韵谱的窘境之后，决定帮他补台演唱几天。结果，李家班一下子红了起来，解脱了困境。杨韵谱年长刘喜奎十二岁，成名也早于刘。刘敬重其在戏曲界享有的声望，艺术修养全面，有一定文化水平，见多识广，因此以师尊之。杨也喜刘喜奎得天独厚，而且为人正派，讲究艺德，只是艺术修养还不够精深，尚待精心雕琢。他看到刘喜奎态度真诚恳切，便决定做这位后学的奠基石，帮助她，扶植她。不久，他们一道回到天津，在东天仙戏院演出。杨韵谱每天帮刘背词说唱，向她传授和加工了《蜜蜂记》、《花田错》、《双合印》、《万花船》、《杜十娘》、《独占花魁》、《妻党同恶报》等许多剧目，使刘的艺事大进。当时的报纸载文称赞“刘大姑（喜奎）敬师如父”，杨韵谱“提携后生不遗余力”。杨韵谱一直同天津南开学校演新剧的人士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从南开学校拿到该校保存的《宦海潮》、《新茶花》、《黑籍冤魂》等剧本，把这些剧本按分场填上唱词，装上唱腔，于一九一三年教刘喜奎排练，变成戏曲形式演出。为了陪衬刘喜奎这株名花，杨韵谱由旦行改唱生行，还邀来尚和玉、李吉瑞等京剧著名演员参加新剧演出。据刘喜奎一九六〇年二月的回忆：在《宦海潮》里，刘喜奎演旦，杨演生，尚和玉演彭公；在《黑籍冤魂》里，刘喜奎演女黑奴，杨演少爷，大

金月仙演妈妈；在《新茶花》里，刘喜奎演茶花女，杨演少梅，金玉兰演娘姨。由于杨韵谱的提携、引导，刘喜奎在天津演出时装新剧，盛极一时。当然，她也因此引起同行的嫉妒和达官贵人的迫害。一些权贵企图霸占刘喜奎而达不到目的，他们便迁怒于杨韵谱。窃国大盗袁世凯和他的二子袁克文、三子袁克良，父子两代对刘喜奎垂涎三尺，因为无一得逞，他们就收买了几家小报的编辑，公开造谣中伤，形成舆论压力，然后，袁再进一步声言不准杨再登台，否则就把他驱逐出境。杨韵谱为了保持刘喜奎清白名节，一气之下只身离开了天津。刘喜奎的《新茶花》二本还没有排完，他们就分了手。丁剑云、鲜灵芝夫妇和俞振庭听说之后，一齐找到杨韵谱，恳切邀请他主持创办志德坤班，杨韵谱应允了（时为1914年）。自此之后几十年，他将全部心血用在了掌握这个女社的事业上。

二、从志德社到奎德社前前后后

杨韵谱不仅是造诣深厚的戏曲艺术家，也是组织能力很强的戏曲活动家，才能卓越的戏曲教育家。他很善于发现人才，培养人才，也能够团结人才，从他主持办社开始，许多有艺术成就的河北梆子女演员（也有极少部分后来改为京剧演员），如杜云红、鲜灵芝、张小仙、张凤仙、灵芝花、张喜芬、韩金喜、刘香玉、秦凤云、碧玉花、高媚兰、雪艳琴、张蕴馨、李桂云、小兰芬等京、津名伶，都在不同阶段分别担任过该社主演。奎德社最盛时期，成员多达一百四十名。

杨韵谱由于接受了王钟声的思想影响，对于当时盛行的“改良戏曲，针砭时弊，移风易俗”的主张极为赞同。他观察社会潮流，紧跟时代步伐，立志编演新剧。他的这种观点，一直体现在从志德社到奎德社的始

终。志（奎）德社几十年的演剧活动，最为突出的成就就是上演了一百多出时装新剧（也可称作改良戏，但不同于文明戏），并且培养了一大批有才华的新剧演员，其首功当归杨韵谱。

据有关文字记载，一九一四年志德社刚刚成立之初，杨韵谱即率领全班坤伶来到天津，在东天仙戏园（今民主剧场）演出时装新剧《电术奇谈》以及《博望访星》、《献连环》、《东施效颦》等古装戏。同来的主要演员有鲜灵芝（花旦）、杜云红（青衣）、九月菊（丑）、宋凤云（老生、丑）等，天津群众“纷纷争看女班演戏，台下看客连声呼好”。这就是志（奎）德社演新剧的第一阶段，也即探路阶段。杨韵谱是一位头脑清醒的掌班人，他面对这种热烈的局面，保持冷静的态度。他认识到，这种受欢迎，是因为第一个女班刚刚问世，观众图的是看新鲜，要想保持住这种局面，必须趁热打铁，以新剧赢得观众。于是，他在维持演出的同时，连续排演了《江城》、《青梅》、《胡四娘》等几出以时装形式演出的聊斋故事，首演于天津广和楼戏院（在南市），效果非常之好。这就增强了杨韵谱改革戏曲，开创新路的决心和信心。他对鲜灵芝说：“看来，新剧这个奇货，天津可是个大买主。”这就是杨韵谱试演时装新剧的第二阶段，亦即以时装演古典题材，仍属尝试阶段。与此同时，杨韵谱由朋友陪同，先后两次观看南开新剧团演出的新剧（早期话剧）《仇大娘》、《华娥传》，并将这两出戏的剧本，连同以前演出过的《恩怨缘》、《早婚鉴》以及尚未演出的《炎凉镜》等剧本，统统借走，然后回到北京，日夜加紧把《恩怨缘》和《仇大娘》改编成时装新剧本，于一九一五年秋季，由志德社排练，他自任导演。前后只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就把这两出戏全部排了出来。演出之前，他派人到天津，邀

请南开新剧团赴京观摩指导首场演出。是年十月十八日（农历九月初十），周恩来、仇乃如、李福景等二十人组成的天津学界观剧团应邀抵京，杨韵谱安排他们到西河沿元成客栈住下，当晚即在大栅栏的广德楼演出根据《仇大娘》改编的《因祸得福》上部，次日又观看了《恩怨缘》和《因祸得福》下部。观剧团二十日返津前，将一面绣有“移风易俗”字样的锦旗赠送志德社，作为鼓励和支持。四个月之后（1916年2月），周恩来等人又以南开新剧团的名义，再次赴京，重看了志德社演出的《恩怨缘》，并将《一元钱》剧本抄赠杨韵谱。不久，志德社即移植公演。后来还演出了南开新剧团的《一念差》等剧。这是杨韵谱领导志（奎）德社演出时装新剧的第三阶段，即与天津南开新剧团密切合作的阶段。第四阶段即是广收博采的大干阶段。从此开始，杨韵谱自己并邀请有常月樵、林墨卿、韩补庵等擅长编剧的文人墨客，为奎德社编写了许多时装新剧。据王登山的不完全统计，杨韵谱在奎德社时期编写的时装新剧有五十余出（包括与他人合作），由他导演的时装新剧有一百二十余出。这些剧目，有的取材于古今小说、电影故事及时事新闻，如《空谷兰》、《渔光曲》、《梁武帝》、《湖天幻影》；有的是根据外国作品及传统剧目改编，如《茶花女》、《不如归》、《少奶奶的扇子》、《十五贯》、《巧报恩》。这些新剧，涉猎的题材广泛，思想倾向也比较复杂，但是，从中不难看出杨韵谱对黑暗现实的不满，有着纯朴的民主要求和爱国思想，抨击军阀、同情革命、憧憬自由的笔墨流露于字里行间。乃至歌颂当时苏联红军的《党人魂》被反动当局扼杀；揭露冤案、抨击贪官污吏，直书“天津高等审判庭伤天害理，南皮张氏二烈女杀身成仁”挽联的《二烈女》，在天津演出时被横加砍伐；揭露军阀、权贵挥霍

无度、污辱女性的《家庭祸》，被迫停演。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在《战地之花》一剧中，控诉国民党当局违反民意，丧权辱国。“七·七”事变前夕，他在《啼笑姻缘》本戏中，热情地歌颂了东北义勇军。当时有人著文称他编导新戏是“置身家于不顾，舍身取义，大节凛然”。（见王登山《杨韵谱先生二、三事》）

下面，将志（奎）德社历年所演时装新剧（包括首编首演的部分古典剧目）附录一部分，作为全面了解志（奎）德社时的参考。

《一元钱》：为早年天津南开新剧团之演出本，经杨韵谱变通场面，一再演出，成为奎德社的重点保留剧目。一九一九年前后，在奎德社内部有这样两句关于演出剧目的顺口溜：“家庭祸水十五贯，自由宝剑一元钱”。这四出戏成为社内的看家戏。“剧演嫌贫爱富者孙思富，眼光如豆，富而不仁，刻薄吝嗇，其后食报，转求于人，前倨后恭。画尽守财奴之丑象。内有孙因嫌贫爱富而悔婚之一幕，丑态如画。不意其女竟不顾父命，急公好义。有其女之明，更显乃父之昏。”剧本主题表现得很深刻。

《十五贯》：根据明代传奇故事，以及《醒世恒言·十五贯戏言成巧祸》改编而成。以时装演出。主角为两对素昧平生的青年男女，因十五贯钱阴错阳差，酿成离奇冤狱，幸遇况钟明察，辨明冤枉。

《忏悔记》：“此剧写青年男女醉心于自由恋爱，由挫折而觉悟，由感化而忏悔，各归正轨。”其幕次如下——母望子归、游园订婚、新旧难容、三个条件、休妻被逐、经济压迫、虚荣之心、爱情破裂、自杀遇救、实行同居、慰母教儿、男性忏悔、燕子归来、闻讯寻夫、两雌难并、别母赴京、女性忏悔、回头是岸、破镜重圆。当时有人撰文评论该剧说：“剧中男女青年恋爱铸

错，将屈自杀之际，忽有相劝化者，遂逐渐觉悟，转祸为福。对于情爱、势力、虚荣、贤孝、妒忌均有详尽之描写。”

《自由误》：杨韵谱编导。在津演出后，报纸载文评介该剧“是青年学子的警醒铃，是摩登小姐的指南针，是鬼域社会的透光镜，是反目家长的当头棒。”主要演员有李桂云、小兰芬、王庆奎、金玉奎、宁小楼等。

《啼笑姻缘》：根据张恨水之小说改编，共分六本，七十余幕，每次演四个多小时，三次演完。李桂云饰何丽娜及沈凤喜，小兰芬饰樊家澍，王庆奎饰沈国英及刘将军，碧玉花饰陶太太及关秀姑，鑫小樵饰夏云山，宁小楼饰何太太及沈大娘，金玉奎饰何洁身及关寿峰。剧中有昆曲、欢送歌和俄国式舞，十分火炽。

《盲孤女》：写一弱女孤且盲，伶仃凄苦。“揭露社会万恶，欺骗胁迫之可恨。”全剧三十余幕。由李桂云扮演主角李翠英，剧中唱奉天落子和评戏。

《双贤妇》：李直绳根据王啸圃之《荆树影》小说敷衍而成。剧演双贤妇大义全骨肉事。奎德社演出的此剧有三个特点。一、有写真的风雪彩景，很吸引人。二、乌拉岭斩蟒采参，有惊险的武技场面。三、最后一场有五音联弹，别开生面。

《洞庭湖》：情节曲折，滑稽。全剧共有十八场——鬻稿、传书、借蓑、拾袋、和唱、却酬、遇素、访马、荐师、探女、设剑、治国、闺审、送厅、传疑、得信、诈期、团聚。

《绿窗残泪》：全剧三十余幕，分前后两部演完。剧中有空中飞舞表演，砌末有海中沉船。“剧情真实，结局极其悲惨”。

《一念差》：根据南开新剧团演出本改编。“剧述叶中诚以阴谋暗害李正斋，以致李无端遭祸。其后，叶亦恶运频来，知系心

术不正之报，翻然觉悟，厚酬李子以赎己过。剧以一念差名者，言人之一念虽微，影响极大”。

《渔光曲》：根据蔡楚生编导的同名电影改编。自一九三五年四月在天津北洋戏院首演之后，曾一演再演。主演李桂云、小兰芬在该剧中均有繁重的身段表演，颇受时人的欢迎。舞台上布景真实，并有特制大轮船、小渔船在台上往返，天幕上海水滔滔。剧中有电影插曲由演员在舞台演唱。

《落霞孤鹜》：杨韵谱根据张恨水的小说改编。自江秋鹜路遇落霞起，至牛堂监怒禁玉如黑屋止。分上下两部演完。李桂云饰冯玉如，小兰芬饰江秋鹜，碧玉花饰落霞，王庆奎饰朱柳风。“剧中有光学制造的火布景”。

《有情人终成眷属》：叙述三对男女为未婚夫妇，对于父母专制之婚姻力持反对。最后，三对有情人终成眷属。

《红泪影》：一九三〇年前后根据明星影片公司的同名电影改编，“写三角恋爱事”。

《女侯爷》：分前后两部。场次为秉钧登程、徐苞游学、溺爱纵子、割笋孝亲、吴原惊艳、狗儿告状、贪官滥传、公堂伪证、强娶殒命、讨签劝子、来得献策、海寇扰境、参军阵亡、家眷惊逃、部堂泊州、公子掷簪、代人行刺、神虎除暴、洞房刃仇、县堂明冤、金殿夺魁、闻信悲喜、刺刑失望、遵命提审、乔装潜逃、假令出城、山中认父、海寇征平、友德失机、林帅督师、杜郭投军、展才献策、齐唱凯歌、觐见封侯、相爷卖簪、侍讲夜思、延臣许就、吴府赘婿、见簪悔过、女侯进本、金殿陈情、两和事老、双效英皇、满门封赠、同完大婚。

《赖婚》：根据电影改编。当时的戏单上写有“环球驰名，伟大悲剧”等赞词。

《二烈女》：根据时事编撰。初由鲜灵

芝、张小仙在天津新明大戏院首演，轰动一时。当时天津的戏院，夜场戏一般都得演到深夜十二点以后才散，许多观众十点左右才进戏园子看戏。可是，自打奎德社在天津上演《二烈女》，新明大戏院的上座情况绝好。每天不到九点钟戏票就全部售出。其他戏园子的看客被吸引来不少。因此遭到一些戏园子东家的嫉妒。有人花钱雇人到新明大戏院去捣乱。有一次，竟有一无赖喝了毒药到戏院里寻衅，躺倒在观众席，使演出中断。还有一次，有歹徒趁散戏混乱之机，放火将幕布点燃，女艺人奋勇扑救，才未造成严重损失。于此可见奎德社以及《二烈女》在当时社会的影响。后来，这出戏做为保留剧目，传李桂云、碧玉花再演。同样，她们应津门人士之邀，几经重演。该剧在演出时，舞台上“天津高等审判庭伤天害理，南皮张氏二烈女杀身成仁”之挽联。

《荆花泪》：“剧述富贵利达者，苞苴昏夜，白昼骄人，种种丑态。”

《爱的追求》：叙述情场追逐。为警世之作。

《患难夫妻》：根据山东实事，由杨韵谱编剧。又名《寻夫记》。首演于天津。

“剧述旅长之女马秀英坚贞不二，千里寻夫，历尽艰辛，义仆陈忠赤胆忠心，不避斧钺，以及恶仆害主等情节。”

《温少奶奶的扇子》：由电影故事改编。

《姊妹花》、《再生花》：两部并演，均根据明星影片公司的电影改编，演出颇受欢迎。

《一个大学生》：杨韵谱编剧。写一个大学生，陷于三角恋爱苦闷之旋涡中，不能自拔，终于自杀。在新剧舞台描写学府情潮者，是为首创。李桂云扮柳淑琪，碧玉花扮白丽芳，王庆奎扮祁翰卿，宁小楼扮柳母，金玉奎扮柳惠民，鑫小樵扮张国珍，小兰芬扮

白向宸。全剧三十三场，计：无端受辱、假写请柬、彩场一宵、怜女忧儿、不欢而散、病榻情绪、计害情敌、二美逅面、快乐家庭、粉笔生涯、恳挚情殷、奉命逮捕、市场邂逅、厄运频加、奔走求救、恋旧追求、牺牲色相、老病呻吟、学校遇谈、骄父托情、约同赴祭、情敌逐客、忍痛情变、街头遇险、惊险往探、医院自悲、蓄意离间、一见钟情、兄妹分析、阴错阳差、两小重逢、失败轻生、情之难为。

《战地之花》：控诉国民党在“九·一八”事变之后，违反民意，丧权辱国。舞台演出，布景富丽堂皇，有飞机空战的模型出现，剧中穿插歌舞表演。

《父恩难报》：伦理剧。演出之后很轰动。在天津，观众曾一再邀请重演。

《美人与英雄》：剧述“为推翻帝制、复兴中华民族的革命志士，醇酒妇人，本系为避免引人注意，不图妓竟能助其成功。”编剧立意是“为革命人人齐心，美人不泯英雄志”。当时的报刊评论该剧是“历史的叙述，事事有根据；革命的回溯，点点是血泪；民族的光荣，处处可夸耀；时代的反映，幕幕皆壮烈。”全剧三十余幕。李桂云饰意红，小兰芬饰陈公悦。

《丐侠记》：“为武昌起义炮打龟山之史实剧。内述丐侠狗儿目睹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之专制残暴行为，立誓推倒封建王朝，暗中奔走，有如神龙时隐时现，经过若干艰难，事终于成”。

《桃李惨婚记》：杨韵谱根据报载社会新闻编撰。剧述一体育家，恋一女，弃一女，被弃者以手枪将情敌之女性刺杀之。

《桃花泣血记》：李桂云饰主角琳姑，“为乡村中小家碧玉，初入城市，娇憨如画，种种情致，若即若离，又羞又喜，不失本色。纺织一场，神态尤佳”。剧内有游艺香会多种，全班百余人一齐串演，如舞龙

灯、老背少、高跷、五虎棍等，十分热闹。

《棒打春桃》：又名《妒妇现报》。李直绳撰本。剧演“王履和妻吕氏奇妒，婢女春桃义感事”。自“商议纳妾”至“衣锦团圆”止，共三十五场。为奎德社经常演出剧目。

《柳暗花明》：杨韵谱撰。李桂云饰邓女，在舟中、郊外、宴会、求婚、探病等场，有繁复的身段表演和酣畅淋漓的梆子唱腔。小兰芬饰罗子，碧玉花饰荡妇。

《惠兴女士》：彭翼仲撰。剧演满族惠兴女士，为争取妇女与男子平等享受学校教育的权利，倾产倡办女学事。玉成班首演时，由田际云扮惠兴女士，梆子、皮黄兼唱。志德社时期，杨韵谱携鲜灵芝向田际云学得。

《镜中的爱》：韩补庵编剧，奎德社一九三四年三月十八日首演于天津春和戏院。

“剧述爱国青年因误会发生波折，卒以大义，携手与情人共赴国难。”该剧演出，布景很多，有表现在北海划船以及乡村水灾惨状的砌末，“看客瞠目咋舌”。

《力挽狂澜》：“武侠大剧，情节新颖。剧中有国术武技表演，台球足球可见，隐寓提倡国术、体育之意”。

《庚娘传》：根据聊斋故事编写。以时装演出。奎德社二十年代剧目之一，连演多年。刘香玉、李桂云等多人都曾担任主演。

《珊瑚传》：同上。

《江城》：根据聊斋故事编写，以时装演出。为志德社时期剧目。

《青梅》：同上。

《胡四娘》：同上。

《细柳娘》：也称《细柳》。聊斋戏，以时装演出。

《新人的家庭》：写伦理、爱情和侠义。

《情天恨海》：表现清末庚子年间义和团事，杨韵谱根据吴趼人所著小说《恨海》

改编。

《桃花湖》：一九三〇年前后，根据郑正秋编导的同名电影改编。“三角恋爱，摩登新剧”。

《献连环》

《解连环》

《贫女泪》

《空谷兰》：明星影片公司拍摄有同名电影。奎德社演出的该剧系由齐如山编本。

《烟鬼叹》：志德社学习剧目，演出场次不多。

《黑籍冤魂》：志德社时，鲜灵芝向刘喜奎学演。演出场次不多。

《复活》：根据外国电影翻排。

《新茶花》：杨韵谱根据法国作家小仲马的世界名著改编而成。但将剧事发生的地点改在中国，剧中人也一律改为中国人。改成之后，先交刘喜奎演出，奎德社复排。不同于冯春航、王慧芳演出本。故事大意是：

“北平名妓马克（李桂云饰）容貌秀丽，曾置身青楼，而心性高傲，不为势力与金钱所屈服，与一青年（小兰芬饰）相遇，双方认为知己，离却金迷纸醉之场，偕隐西山。惜好事多磨，因故拆散，一则行南京，一则卧病北平，再度相逢，相思之苦尚未述尽，而女已握其手而逝矣”。

《宦海潮》：志德社时期学演剧目。

《养子鉴》

《湖天幻影》

《暗室青天》

《家庭祸水》

《锯碗丁》

《妻党同恶报》

《对银杯》：又名《悍妇传》、《烈妇还阳》。

《孝感天》

《恩怨缘》：根据天津南开新剧团演出本移植改编，为志（奎）德社早期剧目。

《刘全进瓜》：古装剧目，据说是奎德社首创首演。故事取材于《西游记》第十二回，以及清人《钓鱼船》传奇。剧演唐太宗还魂后，出榜征求入冥进瓜使者。刘全因妻李翠莲缢死，无生趣，往应征。至地府见十殿阎君。阎君致谢，欲使还魂，刘以妻事告知。阎王并放回生。李尸已坏，乃命借太宗妹玉英公主尸还魂。太宗知而以妹配刘全。

《党人魂》：内容是歌颂十月革命时期的苏联红军。

《梁武帝》：秦凤云演出的新编连台本戏。

《不如归》：根据电影故事改编。

《巧报恩》：根据传统剧目改编。

《一封书》：剧本由林墨卿提供。

《嫌贫爱富》：同上。

《势利眼》：同上。

《好难寻的丈夫》：即《电术奇谈》，志德社演出时更用此名，由鲜灵芝扮演女主角林凤美（美国人），张小仙扮演男主角喜仲达（英国人）。后来同德社学演此剧，又易名为《天涯何处觅情郎》（由宁萱主演）。

《麟箫缘》：描写大鼓演员爱情生活的剧目，舞台演出有戏中戏出现，李桂云主演，剧中有大鼓书唱段。

《金粉世家》：李桂云主演。

《秦娘》：别名《秦晋配》。

《自由宝剑》

《还是旧姻缘》

《红杏出墙》

《华娥传》：天津南开学校新剧团演出本。志德社时代演出。

《因祸得福》：杨韵谱根据天津南开新剧团创作演出的《仇大娘》改编。分上、下两本演完。

《掌珠还》：李桂云主演，穿高跟鞋。

《十粒金丹》

《二县令》：杨韵谱根据早期话剧《义

婚孤女》改编。

《春风回梦记》：根据刘云若小说改编。

后来，鲜蕊芳还演过《济公传》、《韩湘子得道》等剧。

其它从略。

志（奎）德社演出时装新剧，社会影响很大。民国六年（1917）志德社在天津演出，于四月六日晚，南开学校校董严范孙，教育家、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等人，亲往戏园观看了该社演出的时装新剧《一元钱》。一九三六年奎德社在天津演出期间，演员宁小楼等人，时常被一些家庭妇女请到家中，求她们帮助解决家庭纠纷，可见影响之深。三十年代，剧评家凌霄汉阁主（徐凌霄）在《秦腔老板厉害》一文中写道：“杨韵谱与奎德社各位老板，二十余年，中西新旧，动地惊天。《一元钱》也，《二烈女》也，捉住社会还不足为奇，连欧美名剧《少奶奶的扇子》、《茶花女》以及易卜生、小仲马的名作，只要博士们能搬到中国，他就能搬到奎德社，这是多么厉害。”“事实上，秦腔老板都是戏剧革命的急先锋，比皮黄老板可勇猛百倍。”

从三十年代初开始，京、津戏曲舞台逐渐出现不景气状况。杨韵谱率全体社员努力维持奎德社的局面。他编导时装新剧，而且花样繁多，内容庞杂，舞台布景、灯光也都刻意求新，所以那几年奎德社的情况还是比较好的。他们所编所排的一些时装新剧被京剧、评剧等一些演出团体学习移植。一九三五年四月中旬至五月下旬，在天津北洋戏院连演一个半月，上座始终不衰。但五月二十七日返回北京后就遇到了麻烦。奎德社的根据地一直是北京前门外大栅栏内的庆乐戏园，该园一九三五年动工翻造新式舞台。奎德社回到北京就失去了落脚之地，不得不辍演。不久，该社主演之一的小兰芬出嫁沈曼

华，夫妻另行组班，离社而去。头牌主演李桂云又与另一位主演张蕴馨发生矛盾，退出奎德社，于次年（1936）自悬头牌，邀请坤伶老生张凤茹、坤伶花旦刘喜君、坤伶老旦魏吟甫，以及武生赵颂南，小花脸小寿山，童伶周英麟、肖英翔等，组成新班。奎德社所余其他演员，也不堪久困，各奔前程而去。遂即杨韵谱组织所余班底，并吸收王庆奎之女鲜蕊芳、宁小楼之女宁素云担任主演，于一九三六年三月底演出于已修建竣工的庆乐戏园。演出成绩尚佳。据当年报纸记载：鲜蕊芳年轻貌美，嗓音清脆，观众反映不亚于李桂云。但先后只维持了一年有余，因社内种种矛盾迭起，难于解决，终于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而告解散。奎德社二十三年的历史结束了。至于一九三九年由赵仲山出面，另组包括电影明星夏佩珍、刘又萱以及童芷苓在内的新奎德社，虽然还是由杨韵谱主持，但同前奎德社完全是另一回事，于此不再详述。

三、其他琐记

志（奎）德社虽属散班，但纪律严明，管理得法，并不亚于科班，因此，赢得“女富连成”之美誉。

还是在丁灵芝、俞振庭邀约杨韵谱创建坤班的时候，杨就曾当面提出：“带千军易，带戏班难。如果由我管事，总得立个规矩，一切照章行事。”丁、俞都很赞赏。在志德社成立的当天，杨韵谱即宣布了班规十六条，内容包括：所有活动均须以志德社团体的名义，不得单独去唱堂会；不得拜客、陪酒、吸毒；不得接受私人馈赠；作风要检点，举止要端庄，衣冠要整洁；与异性接触要礼貌、大方，不得越轨……他指出：戏子不丢人，名誉靠自珍，他人看起看不起，关起门来问自己。并且，他郑重地宣布：正人先正己，规矩从我始，若有违犯处，加倍责

罚之。杨韵谱在管理这个女班的二十三年当中，演员们对他是又惧怕又敬重，他说什么都能听。关键是他自己行的正，走得端，为人师表，无可挑剔之处。当然，这十六条规矩，并不是人人都能做得到，尤其是随年龄的增长，有些人又出了名，很难管得住。但因为有这个规矩，行为做事总要格外谨慎。遇有违犯者，轻者罚买几捆香，在后台当众点燃，重者劝其出社。难怪当时有人撰文说：“真正戏界老板只有两个，一富连成叶春善，一奎德社杨韵谱。”这话是有事实根据的。回顾杨韵谱对奎德社的经营管理，经验是极其丰富的，其中有一些至今还有参考借鉴的价值。

首先，他绝对保证演员的生活。凡志（奎）德社的演员，戏份是死的，不管演不演戏，座上的好不好，戏份一律照发。演员尝试时装新剧，不必担心生活来源，她们就能够安心从艺。对于经济的管理，他也考虑的很周到，营业好，收入多，并不分光花净，留有结余，以备淡季使用。

第二，他竭尽全力保证女演员的清白。他对女孩子管教的很严，经常给她们讲解台上作戏、台下做人的道理。秦风云回忆说：“在台上演戏，有一点脏东西都不行。有一次排《牧虎关》，花脸和小旦有两句玩笑话，本来是老本就有的，杨先生听了，马上就提出批评。”有一次，杨韵谱问一位女演员，戴的金镯子是多少钱打的？对方回答：三百元。他意味深长地说：“有价就好，就怕没有价。贪便宜可是坠入深渊的开始啊！”他常用刘喜奎的为人教育女孩子：“你燕翅席她不吃，金银财宝她不要，显贵大员她不理。你奈我何！”这些，对姑娘家确实起到一定的警戒作用。在志（奎）德社工作的男职工，一律凭木牌出入后台，严防闲杂人等混入。在后台绝不准说笑打闹。他自己在这些女孩子面前，更是不苟言笑，他

知道她们出来学戏，多为生活所迫，家长们提心吊胆，而他作为她们的父辈又是她们的师长，必须严格要求，要给众人作个榜样。他的生活态度非常严肃，从来是烟酒不动，女色不近。有过这样一段往事，虽属趣闻，但也可从中窥其为人。那时，他在天津经常为演员排练新戏，打住夜戏开始，一直排到凌晨。一天上午，他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说是朋友请他到饭庄吃饭，他再三推辞不过便去了。谁知见了面方知相邀的却是一位陌生人。这人对杨韵谱相敬如宾，格外热情。杨韵谱不知所以，连连追问，始知真情。原来，此公系奎德社主要演员张凤仙的丈夫，他不理解杨先生操心劳神为他妻子排戏动机何在，曾雇人跟踪杨先生整整半年，毫无发现，因此，对杨韵谱既感激又敬重，特备酒席以表歉意。

为了保护奎德社的女孩子，杨韵谱对财阀、权贵始终保持不冷不热，不远不近的态度，一不借贷，二不吃请，三不拜客，找上门来就躲到浴室不出来。杨韵谱常常嘱咐女演员不要去逛大街，有了工夫练练针线营生，学点字看看书。言行要有分寸，稍有不慎，后果就不堪设想。

第三，奎德社的新戏之所以来得快，社会时事一发生，用不了多久就被杨韵谱变成时装新剧，拿到舞台上演出。一招鲜，吃遍天。演员愿意排，群众喜欢看，原因就是杨韵谱确实把演新剧、办女班当作了终生的事业，全身心投入其中。至今，当年奎德社的演员刘香玉还经常回忆杨韵谱给她排新戏的情景：杨先生把戏本编好，写在一个长长的折子上，交给演员去背词。演员在背词时，杨先生又把唱腔板式、唱法、身段动作设计出来了。排戏时，他告诉每位演员应该怎么唱、怎么演，演员费不了多大劲。那时都是一天两场演出，全指着打住夜戏再排戏。杨先生把前后大门一插，早让人把豆浆、油

条、豆包买来摆在后台，谁想吃就去吃。前台排戏，没事的坐在一边看，该谁上场谁上场，用不着人喊，经常得排到天亮才休息。这出戏还没上演，又一出新戏他又编出来了，一出接一出，所以观众总是那么踊跃。

第四，杨韵谱在艺术方面总有一种追求，从不因循守旧。他所负责排演的时装新戏，允许演员根据个人条件和爱好发挥创造性。在鲜灵芝当主演的时候，已时兴梆子、二黄两下锅，她就提议在她演出的剧目里实行“风搅雪”的演法，即在同一出戏里，又唱梆子又唱二黄。杨韵谱没有干涉，演出之后效果挺好。张小仙则只唱梆子，不唱二黄。秦风云是时装、古装、梆子、二黄都演，都唱，她还在天津演出过连台本戏《梁武帝》、《高庭赞》，连演了一、两年。刘香玉因为幼年缠足，不适合演时装新戏，杨韵谱非常惋惜。后来，他选择了《庚娘传》、《珊瑚传》、《拖油瓶》等几出穿长裙，可以把脚面遮住的戏，让刘香玉演，还为她设计新的身段。后来的李桂云当主演，不仅梆子、二黄全唱，还把大鼓、流行歌曲也揉进其中。奎德社各个时期演员的演法、唱法不尽相同，杨韵谱都注意从中总结经验，择其优而推广。

奎德社演出的许多时装新戏，舞台美术是杨韵谱亲自设计的，其中做了大量的改革尝试。如他在《渔光曲》里，特制了大轮船、小渔船往返于台面，天幕上海水滔滔。在《战地之花》里，天幕上出现了流弹，等等。这些从电影艺术移植到戏曲舞台的表现手法，在当时还是不多见的。二十年代中期，杨韵谱为了学习耍彩头，曾率人专程去上海，学回之后，就排演了《沈万三》、《呼延庆》、《十粒金丹》等彩头戏。

第五，杨韵谱作为掌班人，他不仅知人善任，而且豁达大度，这也是他在事业上取得成就的一个原因。他一向尊重文人墨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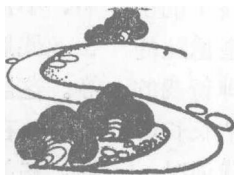
经常请他们撰写剧本，帮助修改剧本，请他们看演出，提意见。他听到别人善意的批评意见，一般都立即采纳。当年，林墨卿就经常坐在台下看演出，专门挑毛病，杨韵谱对他很欢迎。另外，杨韵谱很会做名演员的工作。奎德社的演员比一般戏班里收入少一些，但许多有名望的演员还是愿意留在奎德社。她们认为，跟杨先生在一块，钱财虽然少一些，干着顺心顺气。有时社里的演员被别人挖走，他也从不为难，总是备礼钱行，申明何时再回都欢迎，让人走后还想着奎德社的好处。当年在奎德社住过班的刘香玉、金玉奎、秦风云、李桂云等老演员，无不称赞杨先生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特别是对青年后辈，有容人之量的品德。一九三五年北京庆乐戏院翻修时，曾在后台门口树起一块石碑，纪念杨韵谱等人主持奎德社的事迹。

旧时代，同行相忌，戏曲艺人之间“宁给二亩地，不教一出戏”。杨韵谱则不然，他认为戏曲艺人在社会上受人欺负凌辱，

已够可怜，同行之间要互相体贴、互相援助才对。三十年代初，天津有个坤班同德社，班里的一些主要演员是从奎德社分裂出去的，而且戏路子与奎德社相仿。一次，他们向奎德社求援，要求借一部刚刚上演的新剧剧本。奎德社里许多人都主张给。杨韵谱说：“咱们奎德社也是靠大家帮助起的家。”他将本子抄得清清楚楚派人送了去。

杨韵谱一九五八年死于脑溢血，时年七十九岁。

（此材料系根据刘喜奎、金玉奎、秦风云、薛宝亮、杨桂亭、赵双贵、刘香玉、李桂云、金连奎等许多奎德社内外河北梆子老艺人和韩力等戏曲研究工作者的访问记录，早年各种报刊所载文章，奎德社演出戏单，以及王登山同志所撰《杨韵谱先生二、三事》编写而成。由于年代久远，提供资料的老人们难免记得有出入，有些材料一时又难于核实，因此，必有不妥之处，容后补正。）



戏曲团体

天津京剧票界概述

李英斌

天津名票刘叔度便装照。



天津名票韩慎先便装照。

京剧盛兴于清代末叶，当时就曾出现过一些酷爱皮黄的人士，毅然投身于被视为贱业的戏班，俗称“票友下海”。例如：列入同光伶人十三绝之一的刘赶三（1817——1895），即原业药商，他先习老生，后以彩旦享名；孙派老生创始人孙菊仙（1841——1931），原业军界、粮行；以及以奎派老生出名的周春奎等，就都是由于对京剧的爱好而入伶界的。后人把刘、孙、周并誉为天津票界三杰，或可算是津门最早下海的票友吧。

清末民初，京剧技艺已臻高峰。京师名伶多

以天津为第二根据地，不断来津献艺，津人对京剧之爱好益加普遍。那时走在路上，时闻锣鼓琴笛之声。街头巷尾，常听哼唱谭鑫培的“店主东带过了黄驃马……”，学杨小楼的“保镖路过马蓝关……”，仿孙菊仙的“今夜晚前后厅灯光明亮……”，习李吉瑞的“在月下惊碎了英雄虎胆……”等，足证当时市民嗜戏之深。

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中叶，天津京剧票友大批出现。这些爱好者的活动场所——票房，也相应地建立起来。至三十年代，天津具有一定规模的票房之能历数者，已达六十处之多。至于私人宅院或临时集会清唱消遣者，更难以胜数，是为津市票界活动极盛时期。

天津京剧票友，包括各阶层人士。其中既有前清遗老、退隐政客、军阀后裔，又有绅士富贾、职员小吏，以及各行各业的劳动人民。他们有的家资富有，不吝花费，自置行头，聘师学戏。每值登台，则邀名伶为之配戏，包票请客，一掷千金，所谓“耗财买脸”。但这类富豪毕竟是少数，大部分票友是教职员工、自由职业者、手工业者、小商人以及产业工人。

票友对京剧各行当的爱好亦均不同，除了习生、旦、净、丑，文戏、武戏之外，有人专喜演二路（即里子、配角）；有人专爱文场（胡琴、二胡、月琴、南弦子）、武场（打鼓、锣、钹、小锣）；还有人爱习被视为畏途的唢呐、海笛、笛子；个别人还拜师专习检场。

旧时代伶人，多因家贫，幼而失学，送入戏班或从某师学戏，以求生计。至其本人并不出于爱好，乃环境迫使如此。票友则大都读书识字，其中不乏知识渊博，能书善画，文人墨客。他们不但熟悉戏中人物的历史，而且对戏词及音韵均有较深的推敲与研究。名伶多愿和他们接近，以求得历史知识与改正戏词中的谬误。著名艺人如谭鑫培、孙菊仙、杨小楼诸人，对内行（指戏班同行）概多保守，艺不轻传。惟对票友则问一答十，乐于指教，毫无吝嗇，盖知票友不以艺而谋利故。因此，天津名票如王君直、窦砚峰、李采繁，王庾生、王颂臣、吴颂平、王竹生、刘叔度、韩慎先（夏山楼主）、朱作舟（龙沙散人）、童曼秋、袁寒云、陈湖扬、王竹忱、李克昌等人，深得真传，艺术精湛。谭鑫培故后，戏班伶人欲求谭派真谛，多有向王君直、王庾生、韩慎先求教者。天津的票友承袭了谭、孙、汪（桂芬）、杨（小楼）的部分技艺，使之免于湮没，故在保存戏曲优秀传统，继往开来方面，有着不可泯灭的功绩。

这些著名票友，大都热心于社会义举，每逢赈灾筹款义演，概多全力以赴登台献技。民初以后，曾不断出现票、伶合作义务或堂会演出。如民初某秋，在浙江会馆，由老票友秦暇庵演《问樵闹府、打棍出箱》。前有余叔岩、梅兰芳的《梅龙镇》和杨小楼的《夜奔》；大轴为余、梅、杨合作演出《摘缨会》。一九二九年，王庾生、程继仙合演《打侄上坟》。一九三〇年朱作舟、朱小义演《艳阳楼》；王庾生、华慧麟、陈湖扬演《审头刺汤》。一九三一年，朱作舟、红豆馆主、包丹庭、吴颂平、小翠花、华慧麟、邹剑佩合演《战宛城》等，均曾轰动一时。

天津著名并具有相当规模、维持年代较久的票房有“雅韵国风”、“竹记”、“渔阳社”、“北宁”、“开滦”、“永兴”、“中南”、“邮政局”、“海关”以及后来的“云吟”、“遥吟”、“二馆”、“恒源”、“中原公司”等国剧社，均在津活跃多年，演出质量，颇有可观。

有不少艺术上有一定造诣的票友，如李克昌、李宗义、崔熹云、陈大濩、童芷苓、丁至云、纪英甫（玉良）、王清尘等，后均下海成为全国著名演员。至于精习文武场面的票友（尤其是胡琴、鼓佬），下海者更多。由业余爱好而步入专业到各省、市京剧团任主要演员、编剧、导演者，亦不胜枚举。

昔年名伶余叔岩、言菊朋，均曾求教于王君直、窦砚峰。津票王庾生，曾收徐东明、吴铁庵、杨菊芬、孟小冬、小小曹宝义（曹艺斌）、章遏云、李宗义为弟子；杨宝森、奚啸伯、关正明均从其问艺。韩慎先一生灌制唱片近二十张，流行全国。王颂臣曾被聘为北京国剧传习所名誉导师。

天津票界兴旺了半个多世纪，继承和传播了前辈艺人精湛演技，为戏曲专业培育和输送了一大批人材。它的功绩，在天津京剧史上，应占重要的一页。

兹就天津不同类型票房（国剧社）中之部分著者分别列下，以资参考。

一、社会组织的票房

雅韵国风社 这是天津最早成立的票房，大约创立于庚子年以前。据老票友吴颂平言，刚成立时在南市清平巷一带，后来移到北门里一个独院里，二十年代中期又搬到新旅社（三新公司）。最初都是爱好京剧的盐商及当行（当铺）人，纯为消遣而设。后来参加者日众，人材辈出。主要人物有王君直、王颂臣、王庾生、刘永奎（后下海）、窦砚峰、李克昌（后下海）、陈焕之（寄豪）、刘叔度、刘紫璞、吴颂平、吕幼才等。胡琴有陈筱鹤、李佩卿、李钟民、张肅权、郭钟麟。票界胡琴圣手陈彦衡及其弟子余叔岩均常前往走票。李佩卿给余叔岩操琴多年，即是在此相识，由王君直、刘紫璞介绍搭伴合作。孙菊仙也不时前往消遣。至一九三〇年十二月，雅韵社还在景星戏院彩唱，大约在一九三一年前后，三新公司总经理吕幼才病故，王君直以案羁死南京，在津活动三十余年的雅韵国风社，才告解体。

竹记票房（后改群贤留韵社） 约在一九一七年天津闹大水后成立，地址在狮子林大口联昌起卸行楼上，由杨寿民、张筱珊创办。有三大间房，半间作后台，一间作前台，一间半设观众座位。杨寿民为民初警察厅长杨以德的本家，在海关任职，张曾在杨以德手下任督察长。自置行头、把子、道具，定期彩排（每周六），票价一角，经常客满。杨、张故去后，更名为群贤留韵社，由赵绍曾、张静孙（筱珊之子）、杨荫荪主持。又聘萧盛瑞、王益友任教师负责排戏，票友多乐于参加，演出剧目，文武昆乱竟达四、五十出之多。该社名誉社长是杜小琴（八个善堂堂长）。

主要人员有贾绣文，唱老生；郭挹珊，老生兼小生；杨荫荪，老生，兼后台业务；郑敬荪（一品香茶食店东家），武生，后下海；赵绍曾，工花脸；张心盘（西医），唱孙派老生；蒋士铃，青衣花旦；孙蝶魂（原名孙金溶），花旦，后下海演文明戏，改名红牡丹。

一九三〇年前后，迁至“法租界”天祥四楼，与雅韵国风社社员合组剑影铎声社，继续活动。

剑影铎声社 成立于三十年代初期，社址在“法租界”天祥市场四楼。雅韵国风社与群贤留韵社解散以后，其中很多主要人物均集于此，故人材辈出，亦兴旺一时。如王清尘（后下海）、李兴辅、汪建依、陈延荪（武生）、李少白（丑）、陈大濩（后下海），女票

友著名者有张竹君、沈丽莺（苏人，曾受业于王庾生）。

鹤鸣社 一九二九年春成立，社址在东南城角草厂庵。房屋不大，人也不多，但都是票界中佼佼者。老乡亲孙菊仙任名誉社长，票友中坚人物有刘叔度、陈湖扬、王竹生、尚仙舫等人。孙菊仙每过排必到，说戏、打小锣、搭架子、配丑角，什么全来。社员多为商界、学界人物。

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二日，应广智馆建新楼筹款在春和戏院义演。戏码为：

小桃（女）：《一匹布》

王竹生：《雍凉关》

刘叔度、胡碧兰：《芦花河》

孙菊仙、袁寒云、李艳香：《审头刺汤》

孙时年九十岁，上台需人扶持。上场刚念一句〔引子〕“一片丹心……”，台下彩声轰然。因演戏时间较晚，孙演完《审头》，观众有离座者，台上突然立出一字牌，上写：“老乡亲准演雪杯圆”，观众一阵哗然，离位者纷纷入座。当时孙耳已聩，听不准调门，演毕对观众拱手一揖，引得哄堂大笑。

是年九月某日日场，在南马路曹家胡同学界俱乐部演戏，有：

陈湖扬：《浣花溪》

王竹生：《逍遥津》

孙菊仙：《骂王朗》

鹤鸣社因孙菊仙积极参与，故其弟子王竹生、尚仙舫、张敬熙、李松岩等，经常前往。该社自一九二九年三月成立至九月底结束，仅历时半年，登台彩唱达二十余场，因角色、戏码硬整，轰动一时。

孙菊仙办鹤鸣社结束后，与李吉瑞等合组内外行联合会。

鹤鸣社停办前最后两场戏，是为修贡院（鹤鸣社活动场所）筹款，假春和戏院演两天义务戏。孙邀王庾生、袁寒云合演《卸甲封王》、《议剑》两出。

天津国剧社 一九二七年前后成立，由天津著名西医卓景榕及李东园（天孚皮厂）主办。地址在“法租界”文兴里二十一号卓大夫寓所。聘教师林凤奎（花脸）。社员有李东山（生）、陈树文（旦）、唐宝琳（老旦）等。

曾在青年会礼堂为商中筹款义演；在天福舞台为崇实小学筹款；在大舞台为东局子公所修建平意堂义务演出。

该社成立不过两年，因故解散。

有光堂票房 地址在南市荣业大街升平茶园北路西。创办人王子庆，回民，通县人。二十年代后期王开设有光堂点心铺，两间大门脸。因王嗜戏，能唱花脸、老生及丑，故在楼上办一票房，每周日开锣，热闹一时。

华楼票房 成立于一九三六年前后，地址在南市华楼。房子较小，仅容十数人，只能吊嗓、清唱，不能走排。

华楼票房虽小，但地点适中，名气很大。其中出了两位武戏名票：

郑敬荪，东门脸一品香糕点店的东家，自费请师，自置行头，专习武戏，成为武生名票，后下海参加专业。

吴六如，原是西医，爱习武戏。曾从姚喜成学《八大锤》，从韩富信学《战濮阳》，从王益友学《探庄》，当时很是出名。此人在四十年代销声匿迹，不知所终。

华楼票房在四十年代毁于大火，因之停办。

正乐育化会 成立于七七事变前，地址在侯家后中街的一个小胡同内，有两三间房。参加社员多为附近一带的京剧爱好者。社员中善弹南弦的陈郁斋今犹健在。

渔阳社（后改中国国剧社） 成立于三十年代初期，社址在“法租界”泰康商场三楼。社员多为知识界、商界人士，阵容整齐，活动二十余年，人才济济。一九三七年六月五日改名为中国国剧社，仍在原址。社长为杨荫荪，教师曾聘李子玉、韩长宝、韩舒声等。吴振海、王希文为武场指导，庄梓良、张宝樞为文场指导。社员著名者有：刘伯敏、刘仲敏、刘秉心、梁溪如、赵瘦梅、卞范吾、宋孝廉、王幼溪、丁至云、王增菊、郭剑英、张白岩、赵禄祥、刘琴芳等。平日开锣，每月必彩排，戏码硬整，曾轰动一时。刘秉心（丑）后下海搭李万春班。

该社一直维持到五十年代初。

天津业余国剧研究社 成立于一九三八年，由天津名票王庚生及其弟子贾汝彤创办，社址在河东粮店街北头。社长王庚生，并亲自任教。与一般票房不同，以教授、研究京剧艺术为主。每周一三五晚学戏，周日开锣。得王氏亲传弟子有：李鸿宾（后改李英斌）、李寰普、刘耀曾（后拜杭子和学打鼓，为荀慧生鼓师）、汪世镇等。该社持续近十年之久，于一九四八年五月因津市引用“业余”二字为名者甚多，曾一度改为志同国剧研究社。在四十年代初期和中期为兴旺时期。王庚生第一出给学生开蒙戏为《武家坡》，随后教授《四进士》、《杀家》、《斩子》、《盗宗卷》、《打侄上坟》、《杀惜》等。



天津名票王庚生《八大锤》之剧照。

遥吟国剧社 成立于一九三八年前后（有说成立于二十年代），创办人冯树霖，早期社长为袁文雅，教师朱处（青衣）。地址在河东地道外沈庄子姚家台，占用两间门脸房。社员多是铁路运输工人、小商贩、小手工业者及其他劳动人民。可算天津早期劳动人民票房，一般自认中、高层人士均很少涉足。天津劳动人民嗜戏者大有人在，该社行当齐全，社员亦因休假日不同，故每天都有不少人去，经常开锣。该社维持年代很久，直至解放以后。

中国国剧会 为麻袋商李文吉所创办，成立约在七七事变前，解放前停止活动。地

址设于西北城角李文吉家。下设十个分会，都是全市各清音桌茶楼，如韵香茶楼、庆阳茶楼、东来轩……均归入该会所辖。会费每月五角，唱戏卖票。（具体性质待查）

锦韵票房 地址在河东锦衣卫桥大街，七七事变前后创办。社员成分多是劳动人民，且多附近居民。定期开锣，名艺人周啸天常去消遣。

海瑞票房 七七事变前后成立，与华楼票房先后同时，地址在城里鼓楼北海瑞澡堂楼上。每周日开锣清唱，著名票友来此消遣者不少。名票李少庄、孙志学（打鼓佬，即稽古社第一科学生孙正华之父）均经常在此练戏。名伶安舒元在福仙茶园演出时，曾至此清唱过《御碑亭》。

雅韵正俗国剧社 成立于一九三一年以前，地址在河东。主要人物魏锦章，曾因各省水灾，联合本市名票在大舞台义演三日。但不久即听不到活动消息。

雅颂霓裳国剧社 一九三二年活动很盛，主要成员有魏恩荣、王兆云、吴云祥、高惠卿等，曾于是年九月三日在华北戏院演出《法门寺》，大轴为黄楚宝、碧艳花的《打鱼杀家》。九月四日在春和戏院由雪又琴演《金玉奴》，顾兰荪、侯喜瑞、陈桐云演《群英会》。

从以上演出可以看出，该社与戏界艺人联系密切，但不久即再无甚活动。

遏云票房 一九三一年成立，地址在河东大王庄。会员有二十多人，每周一、三、五过排。曾在北洋戏院彩排。

乐贤国剧社 成立于一九三二年八月，为筹兴办经费，曾邀请本市名票王庾生、刘先礼、何怪石、名伶侯喜瑞、张德俊、雪又琴义演。社址在河东。

零声雅集社 一九三四年前后由朱作舟等名票成立，就在朱家（今常德道）活动。社员有吴颂平、孙履安、李企韩、徐觉民、李宝枢、刘冉公、薛月楼、潘经荪等，阵容极为硬整。如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日在春和戏院演义务戏，有：倪女士、徐觉民的《二进宫》，八龄神童、朱小姐的《小放牛》，龙沙散人（朱作舟）的《青石山（斩狐）》，王秋舫的《挑滑车》，姍媛女士的《虹霓关》。伶界韩长宝、韩舒声、王益友、七阵风为之配戏。票价特座两元，包厢十元，前排一元六角。此社成员多是社会名流上层人物。

中华戏剧研究社 成立于一九三四年。于是年八月廿四日假“美国兵营”举行首次彩排，大轴为名票王庾生的《杀家》，前有《落马潮》、《取成都》、《双狮图》等戏。后即未听到消息。

同志国剧社 成立于三十年代，地址在三义庄肖家杠房。创办人肖伯涛。

云吟国剧社 是四十年代中在天津影响极大的票房。原来属家庭票房自我消遣，主人杨慕兰（婆家姓周），玩票号称近云馆主，习青衣兼文武花衫，能戏较多，昆乱不挡。于一九四一年成立云吟国剧社（人仍多称为周家票房），自任社长，名小生兼鼓佬袁文斌（青云主人）任副社长。最初社址在华中路，一年后搬入兆丰路好乐里，一九五三年迁移至澳门路三号。一九六四年才结束活动，在津历时二十二年之久。

成立时名誉社长刘叔度，艺术顾问为尚小云。津市名流、名票大多去该社消遣，京、津、沪名伶如四大名旦、四大须生及著名演员，亦常涉足该社，诚盛极一时。成员以知识界、社会名流、工商业人士为多，也有部分小职员。二十余年培育了一些人材，不少人下海入了专业，如赵汉章（啸岩）、谢鸿雯（现为张君秋夫人）、翟西园（哈尔滨京剧团）、丁菊林（改名李继红）、齐啸云（女花脸）、穆明德（旅大京剧团）、王小盈，鼓佬有刘

耀曾（先为荀慧生打鼓，现北京市戏校执教）、刘熹光、金志清；琴师有施晓光、杜中、彭世基等。均转入了专业。

其他社员主要有陈鸿谋（西医）、刘玉昆（外号大胆儿）、李东园、李以泓、崔捷三、徐觉民、杨婉云、周铨厂、黄成兴、高海澄、王家琪（工程师）、匡树之（演丑）、陈跃洲、丛鸿逵、杨培良、朱康侯、郭仲麟、郑继先（演小生）、王文仲、丁思禹（演老旦）等。

近云馆主于四十年代后期，曾与金少山在中国戏院演《霸王别姬》，与尚和玉演《长坂坡》，与韩长宝、张春彦演《黄鹤楼》反串周瑜，与朱作舟合演《擂鼓战金山》。

云吟国剧社每周过排一次，制度严格，对开锣的每一出戏及演唱者均有记载，二十年如一日，集成一套帐册。于一九六四年六月十四日祝贺过排一千周年纪念，于起士林会餐合影留念。

同仁国剧社 于一九四七年至一九五二年活动，地址在西门里大街同仁医院院内。负责人高翔九（大锣）。社员有张宗逵、黄定一（旦）、郭守礼（老生）、李文起（下海为旅大京剧团琴师）。

正风国剧社 创办人张伯良，社址在河东兴隆街。活动于七七事变以后，四十年代中期。社员往来颇多名票，如邱玺臣、朱邵厂、罗子修（晶）、孙鸿文、刘诚珊、胥树德等。每周开锣几次，颇具水平。

新风票房 由崔捷三、张宏山成立，设于大营门天香池澡堂楼上。每周开锣，往来多附近一带嗜戏者。四十年代比较活跃。崔工靠把老生，《定军山》、《战太平》均称拿手，张工马派老生，擅《白蟒台》、《打登州》、《杀家》。

太平国剧社 成立于解放前，地址在黄家花园附近。

主要人物有李公民（净）、杨俊、高扬（老生）、周宝鼎、王汝林、郭庄等。

普乐尧天票房 成立于七七事变以前，社址在河东尚师傅坟地于家园子。在天津是很早的票房，屋内供“祖师爷”牌位，为一般票房所无。孙菊仙、薛月楼、薛凤池等均去消遣。后因失火而解体。

二、单位附设的国剧社

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津市京剧爱好者日甚一日。不少机关、团体、企业，纷纷成立业余剧团，以利职工娱乐。有的置有全套戏箱，有的每周对外彩排公开售票。凡单位附设的国剧社，地势宽阔，甚至自设礼堂，许多著名票友均乐于参加。这一类型大都能较长期维持，昙花一现者较少。

北宁国剧社（后改宁友国剧社） 原名为北宁路工余俱乐部或北宁路局国剧社。成立于一九三〇年，最初在河北大经路北头择仁里的一间房子里，条件因陋就简，会员仅十余人。一九三三年宁园建成，铁路局长高纪毅爱好京剧，剧社迁入宁园，大礼堂成为排练、演出活动阵地，又自置戏箱，条件十分优越，津门票友多乐于参加。成立不过四五年，便驰名京、津，培养出一大批杰出人才。

成立初期，津市名票薛月楼、刘叔度、朱作舟及夫人毛女士、李少庄（花脸）、冯树霖等均曾参与活动。

主要人物有张孟庚、燕春鸣、徐幼华、李立民、刘光甲、张伯希、马竹影、李育中、童梅隐、张希珍、李幼云、钟启英、沈一冉、张文琦、丛鸿逵、解任夫、田魁生、杨朵珊、解宗葵、解宗萱、崔伴莲、李典哉、祝石甫、莫敬一、黄成兴、常仲荃、崔捷三等人。另外北平工会票房成员纪英甫（下海后名纪玉良）与铁路医院院长潘骏干也经常参加活动。

初期社长为姜寰铸。

一九三一年庆祝北宁铁路建路五十周年，在蛱蝶影院（今之海河影院）邀天津名票参加演出。一九三一年九月四日为水灾急赈会筹款，假春和戏院义演两天，余派名票莫敬一参加。

一九三五年元月一日、二日，为庆祝剧社成立五周年，在宁园礼堂纪念演出。

元旦戏码为：

《大回朝》：刘光甲

《铁弓缘》：祝石甫、李典哉

《霸王庄》：燕春鸣、张孟庚、徐幼华、李立民

《捉放曹》：张伯希、董宗狐

《四五花洞》：马竹影、李育中（真）、童梅隐、张希珍（假）、张世翔

《定军山》：李幼云、钟启英

二日戏码为：

《渭水河》：张仲三

《空城计》：李浩然

《潞安洲》：崔捷三

《坐宫》：关茂之、张文琦

《汾河湾》：沈一冉、马竹影

《连环套》：冯树霖、钟启英

一九三五年七月在宁园礼堂彩排《八大锤》，由李立民演陆文龙；解宗葵（女老生，后下海）演王佐。

由以上演出剧目，可以看出该社阵容的硬整。

七七事变后，北宁国剧社解体。由祝石甫、丁思禹、任让之、张立起、李幼云、沈伯洲、邹功甫、解宗葵、竹影女士等，发起组成宁友国剧社继续活动。社长为周之桢。

该国剧社自一九三〇年成立一直活动到五十年代，解放后还排演过一些优秀剧目如《十五贯》等，在天津票界影响很大。

开滦国剧社 原名开滦矿务总局员司俱乐部国剧社。社址在“英祖界”开滦矿务局院（即今泰安道市委大楼）一平房礼堂，能容五百多观众。一九三〇年成立。当时开滦新任督办周大文（青衣票友）因嗜戏而大力支持，购置全部戏箱，经常彩排，对外售票。

王庚生当时进开滦当职员，成为剧社的台柱。另外有朱邵厂、王秋舫、李克昌、陈寄豪、刘紫璞、刘秉初、李子玉等著名票友，打鼓佬尹肇臣均为其中佼佼者。著名艺人侯喜瑞、马连昆，常驻剧社任教并配演。社长王鸣山。东北名票胡苹秋，经常与王庚生配演《杀惜》、《御碑亭》、《汾河湾》等戏。

一九三一年六月八日为救济陕灾，假“英租界”十四号路黎宅大礼堂演出，从演出剧目可看出该社技艺水平：

《打龙袍》：王者相

《打侄上坟》：雅趣馆主、徐郁周

《打鱼杀家》：王庚生、胡碧兰

《荣归祭祖》：湖阳居士、朱作舟

《汾河湾》：李企韩、戴少华

《玉簪记》：滑苔白、雷孝实

《六月雪》：朱作舟夫人、汤太太

《大战宛城》：王庚生、朱作舟、湖阳居士

当年该社在津影响极大，深受内外行赞许。

数年之间，演出了许多大型剧目，如《下河东》、《四进士》、《清风亭》、《问樵闹府、打棍出箱》、《定军山、阳平关》、《战太平》、《伐东吴、连营寨》、《一捧雪》、《八大锤》、《宋十回》等，为当时一般戏班演出水平所莫及。一直至七七事变，许多人员离散，又勉强维持到一九四一年前后，终告解散。

永兴国剧社 原为永兴洋行(法商)为华人设立的俱乐部，创办人叶庸方(永兴买办叶星海之子)、吴渭滨(永兴洋行会计)。一九三〇年成立于“法租界”二十四号路嘉乐里七号三楼三底一所宅院内。初多为永兴洋行、德商西门子、禅臣洋行、美商美古绅洋行的职员参加，多系宁波人。后来购置戏箱，聘请老艺人叶德凤、张荣奎为教师，爱好京剧人员越来越多，很快成为一规模较大、人材众多的大票房。这个剧社一直办到解放以后，五十年代仍然存在。二十多年来聘的教师还有孟小茹、韩富信、戴克鑫、李盛斌、肖盛瑞、王益友、王华甫、包丹庭、金继贤等人。社长陈趾祥，剧务主任魏病侠。社员之著名者有：杨乐彭、夏铁夫、陈鹏程、邱玺臣、邱丙炎、陈幼芝(朗月馆主)、冯邦杰、吴六如、姚惜云、赵侃如、俞珊、陈湘君、杨维娜、余楣声、解宗葵、奚凤亭(小姑娘)、上海武生钟启英、许佛罗等。另外还有著名剧评家张繆子(聊公)，当时的益世报副刊编辑马彦祥，刚刚学戏的童芷苓等。

因自备戏箱，经常彩排。一九三一年八月初，举行剧社成立一周年纪念演出，这是一场别开生面的举动。该社印制一批纪念册，内中有各界名人题字，并有铜版照片，介绍社内主要演员，定价一元，定八月三日、四日假明星戏院演出，凡购纪念册者，附赠入场券一张。这两晚戏码如下：

(三日)

《上天台》：李宝成、李玉昆

《祥梅寺》：赵痴僧、严逸文

《鸿鸾禧》：陈湘君、王捷希

《赛太岁》：朗月馆主

《坐宫》：徐仲朴、俞璐(即俞珊)

《雪艳娘》：冯邦杰、余楣声、陈福康、魏病侠

(四日)

《朱砂痣》：谢吉人、韵仙馆主
《收姜维》：许佛罗、李宝成
《金光阵》：梁美琪、陈福康
《洪洋洞》：沈怡然、朗月馆主
《玉堂春》：杨乐彭、步月居士
《白蟒台》：冯邦杰、王捷希、魏病侠

一九三二年十月十八日——十九日，在北洋戏院举行剧社成立二周年纪念演出，每张票价一元，包厢八元，随票赠送二周年纪念册一本。

第一晚戏码：

《射戟》：王君度
《战太平》：周奇浊
《汾河湾》：陈福康、杨维娜
《替夫报仇》：陈鹏程、听鹂馆主
《金锁记》：林玉英
《甘露寺、回荆州》：沈怡然、杨乐彭、张聊公（赵云）、冯邦杰、朗月馆主

第二晚戏码：

《别窑》：杨维娜、陈福康
《两将军》：颍川居士、魏病侠、张子卿
《空城计》：徐卧庐
《御碑亭》：余楣声、沈怡然、步月居士
《九龙山》：余乃赓、吴六如
《乌龙院》：陈湘君、冯邦杰
《打鱼杀家》：邱玺臣、王华甫、杨乐彭

是晚有法国医师米大夫与另一法国友人，参加演《瞎子逛灯》。

“九一八”事件发生，该社决议停止娱乐活动一年。至一九三三年七月十日重新复社开锣。公开招收会员，会费每月三元，入会时须缴足三个月，会费虽多，报名人仍踊跃。

一九三五年元月十二日举行第三十七次彩排，戏码有：

《上天台》：严亦文、谢吉人
《火判》：姚惜云
《落马湖》：徐卧庐、吴剑锜
《捉放曹》：王焕如、朗月馆主、赵侃如
《宇宙锋》：杨乐彭

这个剧社兴衰起伏竟维持到五十年代。自叶庸方故去，已渐失去永兴洋行支持，中期也就变成社会票房性质了。

中南国剧社 由中南报馆主办，社址设在南市大舞台戏院东边中南报馆后院。原来多系报社职工，后来外界人也去得很多，渐渐成了社会性质的票房。它成立于三十年代，规模不大，座客常满。中南国剧社出了两位下海成名的演员，就是李宗义与崔景云（下海

后改名熹云)。一九三七年前后,河北电影院营业不振,邀请中南国剧社于每周六及周日演出,主要票友演员有李宗义、崔景云、卞励吾、李象铃等。演出剧目如《群英会》、《探母》、《失空斩》、《法门寺》、《红鬃烈马》、《白蟒台》等,均极受欢迎,每演必满,这一阶段使李、崔打下良好的艺术基础。李宗义、崔熹云决心下海,拜名票王庚生为师。后二人至北京组班演出,李拜鲍吉祥,崔拜小翠花继续深造,在艺术上都有一定的成就。

邮政局国剧社(邮务工会国剧社)活动于三十年代前后,大都是邮政职工。著名票友刘叔度、王竹忱(侯派花脸)、宋啸菊(后曾下海,工老生)及田奎生、韩炳如、王瑞祥、黄崇义、吕文元、杨聚源、陈菊影等均有一定演出水平,热心义举,经常参加义演。如: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三日在南市第一台演出《鸿鸾禧》、《黑水国》等戏。

一九三四年五月一日应河东文华学校之约在北洋戏院义演《鸿鸾禧》、《杀家》、《骂殿》、《九更天》、《招贤镇》。

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九日假城内浙江会馆,日场演《探母》;夜场演《红鬃烈马》,由刘叔度夫妇、纪书元、松咏居士主演。

海美国剧社(海关公会国剧社)成立于一九三四年前后,环境条件优越,自置全套崭新行头、台帐、桌围椅披。社员艺术水平一般,但出现两位杰出武戏票友:

王秋舫,原工武生、武小生,后改武花脸。能戏很多,戏路纯正。拿手戏有:

《挑滑车》、《射戟》、《艳阳楼》、《铁笼山》。

• 张少良,工武生,曾拜尚和玉为师,从师兄韩长宝、姜廷玉学戏。拿手剧目为《挑滑车》、《铁笼山》、《艳阳楼》、《赵家楼》。张对艺术认真、讲究,每晨耗腿一小时,至六十九岁病故前从未间断。

一九四一年五月九日至十一日,曾在上光明戏院义演三场,剧目为:《铁笼山》、《艳阳楼》、《挑滑车》三出。由著名武戏艺人盖春来、张德发演配角。戏报上写:“友朋特请全球无双票界泰斗勇猛武生张少良主演”,虽属颂词过甚,但张之技艺确颇精湛,举手投足,无不讲究,内外行皆服。其为人亦正直大方,对问艺者倾囊而传,故人缘极佳。

华万马会全国剧社(华商赛马会)于一九三一年七月成立,定每周日过排。社员多赛马会马师、职工,选出干事为:陈鹏程、方瑞昌、丁培南、丁培西、陈宜荪、王松瑞、邵应麟等七人,掌握社务。

一九三二年夏历七月十五日假明星戏院彩排,戏码多有“马”字,由著名马师丁培南演《卖马》;丁培西演《盗马》,一时传为佳话。

一九三四年七月七日在明星戏院彩排,剧目为:

《芦花河》:窦女士、载祖昌

《汾河湾》陈鹏程、丁有序

《取洛阳》:丁有威

《铁笼山》:王秋舫

赛马场游乐,至三十年代末期已不盛行,剧社活动时间较短。

电报局国剧研究社 成立于一九三〇年前后。演出水平较高。社员有电报局员工，有社会名票，后来还有无线电台部分京剧爱好者。其中如欧阳干才（旦）、韩干臣（文武花衫）、邢仲儒（老生）、邱小亭（老生）、徐笑渠（花脸）、许子曼（小生）、胡雪琴（刘派老生）等，均有较高水平。如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六日赈济水灾灾民，假春和戏院义演，剧目即有：《百寿图》、《太君辞朝》、《天门走雪》、《过关见娘》、《问樵闹府》、《击鼓骂曹》、《投军别窑》、《奇双会三拉》等。票价一元，包厢六元。

南开学校国剧社（南大国剧团、南大国剧研究会） 于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六年在津活动频繁。副团长为严仁颖。社员主要者有：缪雪亚、王守媛、华静珊、陆继功、赵湘白、颜贤哲、陈笈谷、警牧斋、刘仲鸣、王津康等。该社彩排演出多次。一九三五年四月五日，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六十整寿，南开校友会及大、中、小、女四部学生举办大型游艺会，最后即为京剧：

《桑园会》：王守媛、缪雪亚、华静珊

《龙凤呈祥》：陆继功（刘备）、赵湘白（孙尚香）、陈笈谷（张飞）。

地藏庵图书馆国剧社 地址在河东地藏庵图书馆内，靠近大门口左边一大间屋子里，每周日开锣，平日说戏。由黄处（筱亭，著名青衣，曾为谭鑫培、孙菊仙、汪桂芬配戏）任教师。成立于三十年代中期。主要社员有张敬珂（青衣）、李树梁（净）、王云波（花脸）、王文仲（青衣后改小生）、李寰普（老生）、任鹤亭（孙派老生）、李鸿宾（老生）、刘耀曾（打鼓）、苏××（胡琴）、陆松桥（胡琴）。

济安自来水公司国剧社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成立，社址在今之赤峰道。社员大部均为公司员工。房屋宽大，地点适中。主要社员有赵汉章（后下海改啸岩，工老生）、郭仰宗（丑）、王世瑛（净）、李庆林（武生）、李寰普（老生）、李绍武（青衣）。

活动不过数年，其中主要者均归入第二民众教育馆国剧社。

第二民众教育馆国剧社（原名第五民众教育馆国剧社） 成立于一九四五年前后，社长为王默南。地址在河北贾家大桥大经路上，自建一容纳千人上下礼堂，演出、排练均十分方便。参加社员很多，大都是职员、工人成分。其中有不少技艺达到一定水平者，每临演出，座客常满，深受观众欢迎。

主要人物有周逸丹（魏效荀之徒，工文武花衫）、李绍武（青衣）、王默南（青衣）、王钟英（从刘少峰学花脸）、李鸿宾（文武老生，从王庚生、陈麒麟学戏）、李寰普（老生）、李庆林（武生）、李世勤（尚派武生）、王世瑛（净）、郭方吾、王文仲（小生）、张国春（老生）、张宗逵（从王庚生学戏，工丑）、潘洗心（净）、郭仰宗（丑）、冯鸿佩（花旦）、张鸿信（花旦）、冯士衍（花脸）、冯士珍（老生）、陈建民（武花）；胡琴有张鸣祿、侯世昌、王之桐；鼓佬为刘耀曾。著名艺人刘少峰、黄恩甫经常参加配演。

该社演出场次很多，拿手剧目有：《穆柯寨、穆天王、辕门斩子》、《红鬃烈马》（花园赠金起大登殿止）、《香罗带》、《坐楼杀惜》、《龙凤呈祥》、《探母回令》、《鼎盛春秋》、《翠屏山》、《战马超》、《白水滩》、《双姣奇缘》等。

该社于一九四八年解散。

恒源纱厂国剧社（恒源国剧社） 成立于三十年代中期，社址在河北天纬路厂内。自设

礼堂，自置全堂戏箱。早期教师为邢玉昆，解放前后，曾聘名票王庚生任教师。社员均是本厂职工，阵容很整齐。厂内工人爱好练武功，故以武戏为主，长靠、短打戏都能胜任。王庚生任教期间，排演出《梁山伯与祝英台》、《秦香莲》、《黑旋风李逵》、《除三害》、《挑滑车》、《钟馗嫁妹》、《铁笼山》等十余出大戏。主要人员有李世勤，武生，长靠短打均擅长，为王庚生得意弟子。拿手戏《挑滑车》、《铁笼山》、《长坂坡》、《艳阳楼》、《别窑》、《白水滩》等。陈建民，工架子花兼武净，擅演李逵、青面虎、张飞等人物。杨守荃，老生，学杨宝森，擅演《洪洋洞》、《文昭关》、《碰碑》、《空城计》等戏。张天佑，工武生，《艳阳楼》之花逢春、《挑滑车》之岳帅演得很出色。

教师王庚生时常乘兴参加演出，曾演过《秦香莲》的王延龄；陪徒弟李世勤演《挑滑车》的岳飞，花甲老人，精神抖擞，不减当年。

值得一提的是恒源国剧社有一位打鼓佬，名叫孙鸿文，鼓点交代清楚，文武戏均擅长，内外行均赞服。

新声国剧社 成立于一九四六年，由当时的天津市政府同人所组织。五月二十六日曾假天津广播电台清唱《二进宫》，是该社成立后首次播音。该社维持不过两年余，即告结束。

第七民众教育馆国剧社 社址在南门东有三间门脸房楼上，成立于四十年代中期。著名艺人金碧艳、魏效荀曾往指导技艺。主要社员有周逸丹、刘耀曾、李鸿宾、李寰普、郭仰宗、王钟英等。维持不过二三年即停止活动。

第八民众教育馆国剧社 成立于一九四八年，地址在西北城角。由馆员王庚生主持。张宗遑（丑）拜王为师即在此处。

其它尚有：

电车公司国剧社、天津电话局国剧社、四行国剧社、法国电灯房国剧社、盐业银行国剧社、东亚毛呢厂国剧社、仁立毛呢厂国剧社、北洋纱厂国剧社、各棉纺厂国剧社、久大碱厂国剧社……

单位附设国剧社的很多，许多是人们在工余小聚，以拉唱消遣，规模较小，实不胜记。

三、茶社与清音桌

茶社内设清音桌，聘请票友清唱整出戏，以此号召多卖茶座收茶钱，这种方式原来创始于北京。七七事变后，天津也出现了十余个每晚或定期由票友演唱的清音桌茶楼。人们边喝茶边听戏，花钱很少，有时还能听到名票的演唱。

经常在清音桌活动的人，多为：

①票友下海尚未搭上新班而暂时赋闲者，借此地清唱以熟习戏词，锻炼嗓子。

②原为伶人，暂时无班可搭，生活无着，借此清唱，兼给票友说戏，收入几个钱，以补贴生活。

③想下海的票友，又没有把握，正在徘徊观望，入清音桌演唱，边听观众反映，边向老艺人讨教，为下海打基础。

④老艺人退休家居，到清音桌去当班底，一出戏的角色除主要的外，全由他包演。这

种人会戏要多，但不必精，每场或每月得到一些菲薄报酬，借以维持生计。旧戏班艺人因病老退，逼到清音桌当班底的，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处境十分悲惨。

⑤也有部分纯为消遣而演唱的票友。

茶社卖的茶钱，一般与清音桌用分成办法，有的前台分60%，后台分40%，形式多样，具体条件由双方商定。后台以分得的收入，作为开销用。

茶社的清音桌，也多仿照北京旧俗。最初要在屋子中间搭一尺多高小木台，周围有栏杆，前面放一八仙桌。桌前挂大红桌围，桌上正中放“戏规”，红黑色木架若镜框，内镶骨制乳白色长牌，上用毛笔写本日清唱剧目。戏规后摆设牙笏一面，这种方式与旧戏班后台陈设相同。桌上放一笔筒，内放鼓键子、锣锤、小锣板。桌右放武场（锣、钹、小锣），桌左是文场席位。每值开戏，小木台上挤得人满满的。方桌两边备有长凳，供清音票友休息。演唱时，票友主要角色坐台前中央，配角坐何处均可。

设清音桌的茶社，著名的有：

东来轩茶楼 是一个古老的茶楼，成立于庚子年前后，地址在单街子东口外路西。能容三百余人。原来每日演大鼓书或评书，一九四四年前后，每晚有清音桌票友清唱，白天仍说评书。

清音桌社长为张伯良，班底为双寿臣、孙振仙、张竹波、王竹生。胡琴有辛如卿、胥树德、庄梓良。后来北京名票申子明、傅菊忱长期加入演唱。名票王庚生就住在茶社楼上，名伶侯喜瑞、王泉奎均曾到此消遣。许多津京名票、伶人不时参加演唱，每遇名票、佳剧，座无虚席，立足无地，此种形式极受京剧爱好者的欢迎。

这一茶楼的清音桌直维持到一九五〇年才告停办。

庆阳茶楼 地址在清和街、建物街交叉路口，是一九四〇年后办起的。设有木台，是用凳子桌子圈起的清音桌。原社长李玉竹，后换姜焕文，最后王晓波。班底孙振仙。主要票友有冯伯扬、刘文凯等。票友以消遣为目的，每月还要拿出五角钱补给老艺人生活。当时名票也不时前往，颇盛一时。后因房东卖房而停止业务，清音桌一堂人员，整个移到东来轩茶楼。

兴成茶社 成立于四十年代后期，在东南城角同庆胡同对过楼上。由袁文斌主办，参加活动的多为袁之弟子。

永和茶楼 七七事变后成立，地址在南市东兴市场内。每晚均卖座开锣。

德庆园茶社 成立于四十年代中期，在西头梁家嘴。因地点不太适中，故以西头一带票友参加居多。主办人韩凤林（老生兼打鼓佬）、张玉龙（净号张瞎子，打鼓佬）。

韵香茶楼 成立于四十年代中期，地址在南市官沟街。每晚均开锣清唱。

中原公司清音桌 成立于一九四七年前后，就在中原公司四楼西餐部另辟一室。这是天津成立最晚而规模最大的一个清音桌。内外行名伶、名票川流不息，搭配整齐，行当俱全，每日座满，盛况空前。这与当时梨园行生意萧条，物价上涨，社会动荡不安的时代背景有关。当时戏曲舞台以荒诞、色情戏相号召，不少老艺人愤而改行或家居，还有不少演员（包括票友下海者）无班可搭，又不忍荒废所学，常借此清音桌以调嗓练戏，故一时名票、名伶云集于此。

中原公司游艺部负责人是老旦名票郑瑞阶，办此十分内行。当时名伶侯喜瑞改行在中

原公司开办了一个回民小馆卖些炒菜，经常住在那里。名票王庚生与侯喜瑞莫逆之交，也积极参与。一时京津名伶、名票纷纷加入，阵容之强，胜过一般专业戏班。

开幕之日，由尚小云击鼓，名鼓佬侯长清打单皮鼓，吹奏曲牌〔将军令〕。以下有《鸿鸾禧》，由北京荀派花旦王厚甫、杨幼棠（丑）合演；《失街亭》，由天津名票杨荫荪演孔明，侯喜瑞演马谡，姚惜云演司马懿。后北京名票朱少峰、孟广亨、傅菊忱、申子明均来津参加，并请胡显庭主持清音桌业务。天津名票近云馆主、祝石甫、青云主人及演员赵万鹏均参加演出。

后期则不仅限于清唱，观众要求看到表演，于是在公司小舞台不断售票公演。剧目演得很多，且有外间少见的戏，如赵万鹏演《战太平》，王庚生、侯喜瑞演《连环套》、《战宛城》。还有一次反串了一出梆子《曹庄杀狗》，由王庚生饰曹庄、侯喜瑞反串曹妻、郑瑞阶演曹母，至今尚保留下一张珍贵戏照（现在赵万鹏家存）。

中华无线电工业公司 这是一个特殊的清唱组织，它于一九三四年九月一日，设立电台，每周六晚八——十一时半，邀请天津票友清唱。开幕日由刘叔度、青云主人、刘献庭唱《二进宫》；松咏居士、徐觉民唱《宝莲灯》；纪书元唱《钓龟》。因是早期设置的电台，又专请票友清唱，故值一记。

四、私人家庭票房

二、三十年代，天津出现了一些私人家庭票房，都是由于主人爱好京剧，经常在家来些友人拉唱，渐渐人多，添置锣鼓，开整出戏，而逐渐形成私人家庭票房。主人大都是比较富有的人物。但这类票房大都规模小，维持时间短，也不容易出名。兹将比较有影响的几处略述如下：

李澄甫票房 地址在东门里津道西箭道李家宅院内，以三间倒座砖瓦房作为活动场地。李原为颜料商，酷爱京剧，自置戏箱，每月彩排两次。能演《南天门》、《卖马》、《武家坡》等戏。

李澄甫之长子士骧，也爱好京剧，子承父业，继续主持票房。后因士骧夭亡，票房解散。

周家票房 后改云吟国剧社。

李文吉票房 后改中国国剧会。

吕幼才票房 二十年代中期，三新公司总经理吕幼才家设立票房，地址在“日租界”旭街新旅社内（新旅社即属三新公司）。当时天津名票王君直、窦砚峰、王庚生、王颂臣、吴颂平、刘叔度、李克昌等无不在此消遣。名票陈彦衡与余叔岩也来此练习。著名的雅韵国风社票房，曾一度迁入吕幼才的新旅社。三十年代前后，因吕氏病故，票房解散。

李赫生票房 地址在东门内经司胡同。李为盐商子弟。

其他在家庭中定期集合爱好同道，在屋内吹弹拉唱，走习身段者，随兴消遣；或自聘教师，聚集数友一同学戏，类型繁多，实难胜记。不过这一类私人家庭小组，概不对外开放，是不能称作票房的。

戏曲团体

天津的梨园公会

陈绍武

梨园公会，是旧时代戏曲艺人行会组织的泛称。它的主要职能，对内是组织戏曲艺人成班演出，并对贫苦同行施行救济；对外，是代表戏曲艺人利益与有关方面实行交涉。

天津毗邻北京，其梨园公会的初建是受北京影响。天津的这一行会组织，发展沿革大致情况如下：

（一）“精忠庙”

清乾隆至道光间，京剧从形成到发展，戏曲艺人的队伍也不断扩大，日积月累，渐渐产生了建立一个联合组织的要求，以便经常聚在一起商谈剧务，解决纠纷，执行班规和兴办福利事项。这种要求初发于北京，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约于道光初年建立起了艺人们的第一个行会组织，因办公地点设在北京崇文门外的精忠庙里，于是就以庙名权作组织名称，负责人则被称为“庙首”。先后出任庙首的有名演员高朗亭和程长庚等人。

因彼时清廷设有专管宫廷内部演戏事宜的机构“升平署”，它的任务之一即是传唤名演员进宫演出，故此“精忠庙”一经成立，便必须经升平署注册备案，庙首人选也

必须报请该署加委。因此，“精忠庙”这个本来由艺人自发建立起来的民间行会组织，便成了官方机构的一个下属单位，具有了半官方的性质。它既代表着戏曲艺人们的利益，同时也要对清朝廷负责。

最先操持办理天津“精忠庙”的是程长庚最晚期的鼓佬、安徽籍人胡秋宝。

约在一八七五年前后（同治、光绪年间），清王族中有个嗜京剧成癖的蒙古旗肃王爷善耆，携同胡秋宝到了天津，意在兴办一个科班，培养一些戏曲人材，以便供其享乐。他们到津后，由胡秋宝积极操办，终于以下天仙茶园为基地，组建了一个名为“小四喜”的京梆科班。该科班的一应开销均由善耆负担，科班教学及演出事项则均由胡秋宝安排。几年过去，科班的成绩很显著，胡

秋宝在戏曲界内的声望也逐日提高。当时，天津的戏曲艺人尚无任何组织，胡便想仿效北京“精忠庙”的样子，也把大家组织起来。之后，他以同乡的身分，主动与天津安徽会馆负责人联系，请求会馆为该组织的建立提供部分基金。会馆负责人念及艺人中有相当数量的人系安徽同乡，不仅慨然应允给以资助，并在会馆内辟出了房间供这个组织办公之用（安徽会馆座落于河北大经路，即今中山路上）。于是，以胡秋宝为首的五名执事，便自发地组成了天津戏曲艺人的第一个行会组织，并沿用北京的称谓，管这个组织也叫“精忠庙”，管胡秋宝也称作“庙首”。

天津的“精忠庙”组成以后，艺人们纷纷到该“庙”注册登记。凡属艺人中之生、老、病、死、苦，大都能得到这个组织的施舍救济。它的经费来源，除安徽会馆资助一部分外，还以举办义务戏演出来筹集。经过一段时间，渐渐有了一点积蓄，于是在西郊小稍直口购置了十几亩荒地作为梨园义地。无论客居天津还是当地贫苦戏曲艺人，死后无力发丧者均可葬于此处。义地上立有墓碑，刻留死者姓名及生卒年月，以志纪念。后因这块义地毗连安徽会馆的陵园，双方曾因界限问题发生纠葛，甚至一度诉诸县衙公断。双方关系日益紧张，最后终致破裂。

“精忠庙”只得把办公地点移至下天仙茶园。

天津的“精忠庙”从成立起，一直延续到清廷覆灭为止。它与北京“精忠庙”的相同点是均为艺人们的行会组织，不同点是它没有官方的背景，纯系民办组织。

（二）正乐育化会

一九一一年清朝覆灭，中华民国成立，北京的戏曲艺人田际云、谭鑫培、余玉琴等率先发起成立了新的行会组织“正乐育化

会”，取代了业已瘫痪的“精忠庙”。艺人们公推谭鑫培为会长，田际云为副会长，下设常任办事机构。这一举动迅速波及到天津，彼时正在天津从艺的演员李吉瑞、汪笑依、尚和玉、薛凤池、刘凤楼、瞿桐云等人，立即着手筹划在津建立同类组织。这一倡议，得到了戏曲艺人的普遍响应。李吉瑞在大家的拥戴下出面承办建会事宜，不仅全部接收了他义父胡秋宝曾主持的“精忠庙”之所有资产，而且亲自与市警察厅厅长杨以德交涉，得其批准领取了执照。于是，天津正乐育化会便继北京正乐育化会成立不久，也正式宣告成立了。李吉瑞被推选为会长，汪笑依、尚和玉、薛凤池被推选为副会长。会址设在南市燕乐茶园后的一所房子里。

正乐育化会的成立，得到了部分爱好戏曲的商贾士绅的支持，他们纷纷捐款资助。正乐育化会为筹集活动基金，也接连组织了若干场义务戏的演出，除用所得款项周济贫苦艺人外，并购置了位于锅店街山西会馆旁的房屋一所，把办公地点移至此处。

李吉瑞等任职期间，仍沿“精忠庙”之老例，组织贫苦艺人搭班演出，向他们中的生、老、病、死、苦发放玉米面条儿、棉衣乃至棺材、丧葬费等。经这届负责人之手，又购置了靠近大直沽的盐碱荒地约四十亩（系用李吉瑞在上海大新舞台演出义务戏所得之四千元购置的），另在侯家后设立了供戏曲艺人们祭祀的“九皇堂”。

一九一三年，汪笑依在天津组织了“易俗改良社”，会集了一些有识之士对旧剧中之利弊作缜密的分析与研究，进而提出了“移风易俗、改良戏曲”的口号。一九一四年，汪返回北京，对天津正乐育化会及易俗改良社的事务便不过问了。

北洋军阀混战时期，市面混乱，人心浮动，处在社会底层的戏曲艺人更是生计无定，朝不保夕。一九二〇年左右，李吉瑞自

奉家道殷实，不再经常演戏，终日索居寓所奉母课子（实为义子，名李晟城），对正乐育化会的事务只偶而过问；尚和玉等人也因生活所迫，不得不经常流落外地以求温饱；正乐育化会逐渐成了名存实亡的空架子。后来，连会址索性也被一名经管财务的干事租给一家织布工厂作了厂房。

（三）国剧公会

民国二十五年（1936）初，天华景戏院经理兼稽古社科班班主高星樵（高渤海之父），自恃科班已有优秀学生崭露头角，足以自挑大梁独立演出，遂起意将曾扶植过科班、提携过学生的搭班艺人挤走。那时，天华景的营业虽好，但他仍要压低对演员的报酬。为此，老生演员刘德珍与高发生龃龉，高竟将刘解雇。高的这一行径，激起了艺人们的强烈愤慨，梁一鸣、朱小义、张德发等人继刘德珍之后，也愤然离开了稽古社。

先为老生演员后改琴师的郭钟麟，基于对这些同行的同情，感到有必要把荒废多年的正乐育化会重新恢复起来，以便团结同行同业抵制财东的压迫。大家经过计议，先行成立了筹备会，由郭钟麟与梁一鸣代表大家面见了前正乐育化会会长李吉瑞。李欣然同意他们恢复行会的主张，表示一定大力支持。鉴于原有会址已被布厂租用，李慨然腾出自家座落于东门里贡院后胡同的一处私宅（楼房），供即将恢复的行会办公之用，同时，还表示将把原正乐育化会的所有不动产悉交新组织接管。

继之，郭钟麟在名票朱作舟的协助下，得与市警察局长刘玉书会晤，接洽办理了注册登记手续。一九三七年二月间（农历丁丑年正月初二日），天津京、昆、评、梆等各剧种从艺人员千余人集会于新明大戏院（即今人民剧场），宣告戏曲艺人新的行会组织

“国剧公会”正式成立，当场选出郭钟麟为会长，梁一鸣为副会长。郭钟麟于当选后向与会者讲了话，阐述了国剧公会的宗旨：联合戏曲艺人抵制财东压迫，救济贫苦同行，集资兴办子弟教育，培育艺术后代。参加公会的会员共五百多人。

公会成立后，先后在大舞台、上光明戏院和新中央戏院成立了几个“共和班”（一称“分帐班”）。这种戏班系由贫苦艺人联合组成，没有后台老板，不受成班人或经励科的克扣，演出所得按比例（三比七或二五比七五不等）与前台分帐；演员则按每日总收入的多寡和各自“活路”的轻重领取报酬。其中，国剧公会从每张戏票中抽取极小部分作为基金。

公会用每日抽取的基金和组织义务戏演出的收入，以及接受部分名票（如刘叔度、朱作舟、步月居士和卓景榕等）和士绅（如李子洲）的捐助，救济了贫苦艺人。

经过一年的经营，公会居然略有积累。不料经管财务的人未与会长合计，竟私自把这部分钱放出去以从中渔利。郭钟麟得知后怒不可遏，竟至愤然辞职。

郭钟麟脱离国剧公会之际，正值日本侵华的一九三七年。其后，梁一鸣等曾拟将“国剧公会”易名“国剧工会”，未获敌伪当局批准。一九三八年初，原公会会员五百多人假北马路华北戏院举行全体会员大会，重新选举了新的领导人，梁一鸣当选会长，刘荣轩当选副会长，李盛俊、董少林、刘德珍、姜德禄、刘连奎和三吉仙等分别担任文、武管事。他们每周开一次会，办公地点仍在国剧公会原址。

公会重新恢复后，首先是把已经涣散了共和班再组织起来，凡系贫苦艺人，无论技艺高低，只要找到公会，一律立即编入大舞台或上光明戏院的两个共和班中演戏。同时，间或组织义务戏演出，用演出所得赈

济贫苦艺人。此外，经梁一鸣、赵美英之手，在李七庄辛家院又添置了义地十一亩。

一九三九年夏。天津遭受特大水灾。公会用上光明戏院共和班为制作应节戏《天河配》布景所剩的部分木料，打了一只大船，用它搭救困在水中的艺人，也用 它 驶 向 各 处，向商会及其他富绅募捐现金与干粮，然后分送给艺人们。

不久，梁一鸣、张淑娴、张淑兰等应上海黄金大戏院之约，到上海搭班。梁一鸣到沪之后，曾以天津国剧公会会长的名义，向上海伶界联合会求援，希望他们资助天津受灾的同行。上海伶界联合会慨然允诺，于当年末组织十班联合演出的大义务戏，共收入三千七百元，交由梁一鸣转交天津艺人。梁一鸣为此特地请假回津，将该款及本人包银五百元一并交给了国剧公会。在此期间，他还征得稽古社的支持，邀请尚和玉、郑冰如等人与他合演了一场义务戏，戏码是《艳阳楼》、《钓金龟》和《二进宫》，共得款一千元。接着，梁一鸣又请求在津演出的其他演员演出了两场义务戏：一场是马连良、张君秋、叶盛兰与袁世海联合并反串演出的《三娘教子》和《大帆蜡庙》，地点在中国大戏院，得款两千七百元；另一场是周啸天、李宗义和新艳秋合演的《红鬃烈马》，

地点是在上光明戏院，得款七百多元。

梁一鸣把上述几次义演的收入全部移交给公会其他成员后，即返回了上海。不想他这一去竟未再返回，公会的事务于是逐渐陷于停顿。

（四）京剧音乐组

梁一鸣长期未归，天津的戏曲活动随着市面的萧条也越来越不景气，艺人们的生活每下愈况。大家纷纷向公会求援，而公会的底子一直很薄，实在难以应付，久而久之，会员们对自己的组织也丧失了信心。公会中一些主持公道的人难为无米之炊，况且他们之中有的人本身即挣扎在饥饿线上，自顾尚且不暇，哪有余力再为公务奔波，于是纷纷散去，各奔前程。重新恢复起来的国剧公会又复形有实无。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之后，另有部分戏曲从业人员在燕乐戏园后胡同又立了一个名为“京剧音乐组”的组织。其中的主要成员皆为文武场面的从业人员，组长为牛长胜，另外几个成员有马馥生、张铭禄等。

“京剧音乐组”自称系戏曲艺人的行会组织，实则无甚群众基础，亦无甚作为，终于一九四八年并入另一个带有行会性质的组织“天津市戏曲协会”。

附录：天津市戏曲协会

天津市戏曲协会，是一个类似梨园公会但却包括范围更广、人员更多的行会组织。这个组织的成员不仅有戏曲演员，还有杂耍（即解放后的曲艺、杂技等）演员；既有专业艺人，也有业余票友。

一九四七年冬，部分戏曲、杂耍演员如

王庆林、季金亭、刘汉臣和张寿臣等人，有鉴于原国剧公会已瘫痪多年，“京剧音乐组”则未能代表艺人利益，故而联合发起重新组织了一个行会组织，即天津市戏曲协会。

经过几个月的筹备，天津市戏曲协会于

一九四八年五月正式成立。成立大会在励志社（即皇宫戏院）召开。与会者一致公推名票王庚生为理事长，赵志扬为秘书，同时选出理事会其他成员多人。

理事会下设各专业组，分别由理事会常务理事或理事担任组长和副组长：京剧组由郭少安、张铭禄、刘汉臣、李桂春等负责；评戏组由李幼卿、郭少田、单宝峰等负责；河北梆子组由王庆林（银达子）、季金亭、云笑天等负责；杂耍组由张寿臣、陈士和、马连登、刘白雪等负责；票友组由朱作舟、张伯驹、邱炳炎等负责。

天津市戏曲协会的办公地点在多伦多文化楼。

协会成立后，于一九四八年五月十九日和二十日，假中国大戏院举行了两个晚场的庆祝演出。第一场的剧目是：银达子、金宝环等合演的河北梆子《坐宫》；李想容主演的京剧《奇冤报》；鲜灵霞、桂宝芬、李子巍等演出的评戏《斩经堂》；大轴为李少

春、娄廷玉、张德发、侯永奎、李铁英、三吉仙、李相心等多人合演的《大溪皇庄》，剧中串有马三立、侯一尘、常宝坤、赵佩茹、石慧儒、张伯扬、恪树旺、刘白雪、李蒙等多人表演的什样杂要和歌曲节目。第二场的剧目是：张碧华、侯一尘合演的京剧《女起解》；喜彩莲主演的评戏《人面桃花》；梁蕊兰等演出的河北梆子《探母别家》，大轴仍为前一天所演之《大溪皇庄》。

协会用演出所得救济了贫苦艺人，同时，为使中国戏院共和社长期班底免遭失业，曾出面与该院前台负责人孟广明交涉，制止了他拟解散共和社的行为。

协会于一九四八年冬停止了活动，它的起讫只有半年左右的时间。

（据梁一鸣、郭钟麟、张鹤琴、李相心等提供的材料，并参考若干资料辑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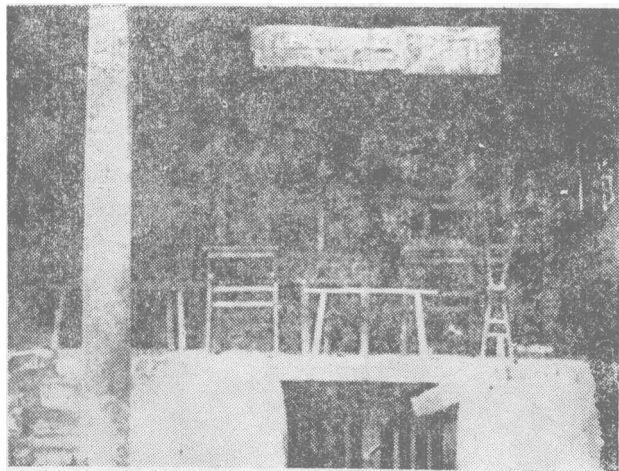


剧 场

天津戏园的变迁

李相心

茶园，是天津过去颇具地方特色而又较为原始的戏院。当最早天津还是小县镇时，地方上只有庙会戏，它是专供“祈天”或“谢神”用的。唱戏时租用庙台或是临时搭设。看戏的不收任何费用，观众站在戏台前的广场上看。戏台是方形的，约一丈七、八见方（见附图一），形状有土台式、木板台式、两层台式（两层的上下约隔丈



（图一）天津之庙会舞台一般样式
（李相心提供）

许，同时演出）。演戏的日期，是按照天津民间习俗定的。如每年的旧历二月初二“龙抬头”祈雨戏，三月初三“蟠桃会”，四月初一“城隍会”，七月十五“盂兰会”，十月初一“寒衣会”，以及端午、中秋、春节等。每届演戏之时，天津四乡八镇的农民，扶老携幼，有的带有家属女眷套上马车赶来，围绕广场一周看戏。

戏场的附近有很多茶摊，大多

林立地设在戏台的边缘地带。人们可以一边喝着大碗茶，一边坐在茶摊板凳上听戏。这种形式，很可能就是后来“茶园”兴起的滥觞。

天津之有茶园，时代已无确考。据崔旭《津门百咏》（成书于道光四年〔1824〕）中一诗云：“戏园七处赛京城，纨绔逢场各有情。若问几家住何处，家家门外有堂名。”诗后自注：“戏园，起于近年，伶人寓此者五十余家。”可知其始约在清嘉庆末、道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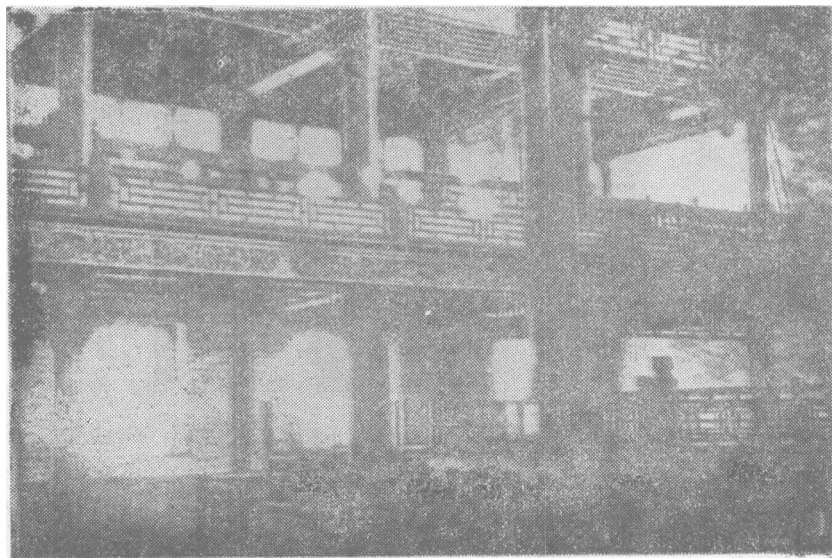
初，时在十九世纪初年，而且至少已有七处以上。这里说的戏园，实即所谓茶园。当时的茶园主要是喝茶为主，听戏是辅。观众入园，只收茶资，不收看戏钱。尽管“茶资”高于票价，但收费名义仍为“茶资”。直到本世纪三十年代，有的戏报和戏单上仍把票价叫做“茶资”。

最早天津虽然也以水陆交通方便著称，但陆路还不是四通八达，河运则极为兴盛。当时最大的船舶码头是老红桥（今已拆除，在铁桥不远三岔河口处），大凡南北客商均集中此处。当时这里有永胜镖局、报关行、脚行、饭庄、客店，手工作坊也很多。另一码头为北大关南岸，因距针市街较近，运输大多为来自川、广、云、贵的药材、纸张、布匹、杂货等。天津城内除了府署衙门就是居民区，大商业区则在估衣街和锅店街等处。而侯家后一带则多为青楼妓院、茶楼酒馆等小型娱乐场所。由于当时人口密集处就是这几处，所以这一带曾出现了一些大小不等、形式不一的茶园。

清光绪初叶（1876年左右），有几个比较出名而又设备趋向较为完善的茶园，人们习称之为“四大名园”。这四大名园，一是座落在旧城内鼓楼北的“金声茶园”，一是座落在东门外袜子胡同口的“庆芳茶园”，这两个茶园规模都不大；两个规模较大的，一是座落在北门外侯家后小马路西口的“协盛茶园”，一是座落在北大关沿河岸边的“裘盛茶

园”（也叫裘盛轩）。另说还有“天福茶园”，地点座落在马家口。从这四大名园的园址看，正是从城内到北大关、经河北大街到老红桥码头一带，包括估衣街、针市街在内的最繁荣的地带，茶园内的舞台是方台口，两旁有大红柱子，上横沿有铁栏干，是供武戏演员们表演特技专用的（见附图二）。台下陈设都是长方桌和四方桌（俗称八仙桌子）。从四大名园进入全盛时期开始，观众才把以喝茶为主、听戏是辅的习惯转变为听戏为主、喝茶为辅。但各码头的掮客行商，为谈买卖生意，也是入园的目的之一。

四大名园的兴起和兴盛，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密切关系。首先是从“天津教案”（1870年）事件平息后，各行各业逐渐恢复，人心思定，市面稳定了下来，人们也又想涉足娱乐场所了。二是天津这个地方，虽是水旱码头，交通要道，但市容却始终保持着“无风三尺土、有雨一街泥”的原始面貌。到光绪八年（1882年），才从苛捐杂税中拨了点款子，翻修了几条主要马路和街道，如旧城内及单街子、针市街、估衣街、锅店街、三条石大街等处，铺



（图二）仿京式天津四大名园之一的戏楼。（李相心提供）

设了几块石板路面。交通方便了，客商稠密了，给四大名园也增加了有利条件。三，更主要的是，这个时期京津两地的梨园界出现了不少的优秀人才，包括京剧、秦腔（河北梆子）如谭鑫培、汪桂芬、孙菊仙、侯俊山（十三旦）、田际云（想九霄）、周春奎、郭宝臣、杨小楼、汪笑侬、程永龙等，他们当时在艺术上都正是风华正茂，非常走红的时候，他们有的经四大名园的约聘，时常来津露演，有时也趁“天津卫八大家”约来演唱堂会时被挽留公演。“天津卫八大家”是天津“开埠”以后工商业尤其是盐商中的八个巨头，即：天成韩、益德裕高、杨柳青石、土城刘、西楼穆、振德黄、长元杨、益照临张。以后有的家道衰落，后增补的为李“善人”、乡词卞、高台阶华、海张五。一九一二年后又有几个新八大家如元隆孙、敦庆隆纪、同益兴范、瑞兴益金等。他们家里几乎都有小型戏台，经常约聘京城著名演员来演“堂会”（见附八大家演堂会的请柬和戏单）。

四大名园为了业务上的竞争，几乎都要挖空心思接近或结交当时的权贵人物包括“八大家”在内，而“八大家”的“堂会”戏，也反转为他们约角演出提供了不少方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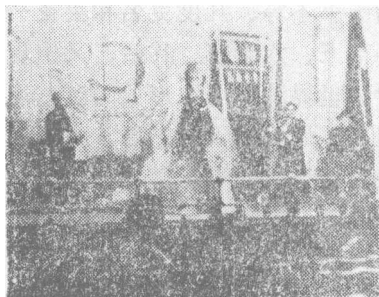
另外，四大名园当时还以“角好、茶叶好、水开”为人所称道。

四大名园的兴盛，使得天津的戏曲活动非常活跃，为了适应这种形势，先后又出现了一些新建和改建的茶园，主要的有“天仙茶园”（俗称上天仙），为闾津会馆的前身，座落在东门外水阁大街。“绘芳茶园”，座落在北门外万年青胡同内。“北天仙茶园”，座落在河北大街。“普乐茶园”，座落在三条石横街等。从这些茶园的园址来看，仍没有离开当时市面最繁荣和人口最集中的那一区域。

一九〇五年前后，北京各茶园已逐渐由“茶资”改为“票价”，可是天津各茶园仍沿用着由来已久的“茶资”旧制。

四大名园的营业兴盛了近三十年。

庚子（1900年）之后，是四大名园走向下坡路的开端。当时时局不靖，抢案、绑架不断发生，特别是沿河一带的穷乡僻壤，经常出现劫路拦船，使得船运业务减少，几个水路大码头的客商逐渐冷落下来，而铁路运输的快速和安全，渐为人们所公认，因之从“老龙头”（即东车站的旧地点名称）到东门，包括东马路到东南城角等处，特别是意、奥租界的金汤大马路（今建国道）等都成了繁荣区域，当时的“东天仙茶园”（后改天宝戏院，今为民主戏院）及“老龙头”广场的几家小茶园（席棚式）业务上都是利市三倍。看戏的风气，正由北大关一带的水路码头等处渐渐向东南移去。



一九二〇年前后之大
新舞台的演出情景。
（李相心提供）

看戏风气正向东南方向迁移的同时，“茶园”的“牌匾”在人们心目中也显得落伍了。在日、法租界及南市一带逐渐繁荣地区新建和改建的戏院，此时大部分都改成了“舞台”的字样。如荣业大街的大舞台、广益大街的第一舞台、荣业大街的升平舞台、广和舞台（也称广和楼）。当时设备最完善的，要数日租界的天仙舞台（即下天仙，后改大新舞台、新明大戏院、美琪影剧院，解放后更名为人民剧场）。从下天仙舞台开始，一改“茶园”旧制，戏院内分为花楼、月台、池座、两廊，楼上为包厢、散座，池座

后改为排椅式。从这时开始，再也不是“兼谈买卖生意”的场地了。

自第二次鸦片战争（1860年）之后，天津被辟为通商口岸，各国强行在津设立“租界”。到清末民初，天津拥有大量资产的人们，从“八大家”到王公、贵族、官僚、军阀，为建筑“保险”的安乐窝，大都陆续迁入各国“租界”。

本来，在租界地区没有繁荣以前，只有马家口子（今长春道菜市场至沿河一带）“小金台茶园”是由英商赛马场的一个赛马人佟某经营的。二十世纪初，马家口去老龙头的木桥拆除改建为铁桥（一度叫万国桥，今为解放桥），法租界即由于交通便利而成为娱乐场所最多最繁荣的区域。天天舞台、新新舞台、鸣盛舞台等以及由山海关汽水公司改建的天升舞台相继建立。此后租界内剧场日多，仅从英、法、日、意、奥等几个“租界”内包括大小不等、几度更名和昙花一现的来说就不下五、六十家。其后，又出现了仿效上海“大世界游艺场”形式的游艺场，包括“日租界”的大罗天游艺场、张园游艺场，和英租界马场道的陶园游艺场。由于陶园地址较偏僻，为时较短，业务也较差，而张园和大罗天则鼎盛一时，开幕时谭富英、吴铁庵等在此演出。这两个游艺场除演京剧外，还露天说评书、变戏法、唱大鼓，并兼演三、四轮旧影片。到一九二八年，又出现了规模更大、内部组织更近代化的游艺场，即中原公司妙舞台游艺场（即今之百货大楼）。当时它

四楼为京剧，五楼为评剧、滩簧、曲艺，六楼为露天电影，也叫屋顶花园（冬天则在室内），通票一角五分，可以随意浏览，时间从下午两点到夜十二点，营业上压倒了张园、大罗天。这时，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关东军在东北步步逼进，蓄意大举侵华，天津日本驻屯军也在制造骚乱，经常唆使所谓的“便衣队”在天津东南城角一带挑动事端。市面再度出现不平静。看戏的风气进一步集中，聚拢在法租界一带。这时大新舞台已经改为新明大戏院，因为它和南市接壤，而南市的青楼妓院却正畸形地发达着，因而新明大戏院的盛兴并没有受到影响。当时戏院老板们为了业务竞争，虽然都是挖空心思在争相罗致“好角儿”，不过从戏院规模来看，大都没有脱开旧有“茶园”的窠臼。直到一九二七年法租界春和戏院建成，才从经营到设备又前进了一步。

春和内部座位整齐，纯为排椅，约容千余人左右。院内回声极佳，并取消了“手巾把”及勒索小费等陋习。专约京剧大班，并设有对外播放的电台，虽然还较为原始，但如家中备有矿石耳机，即可从遥远处听到舞台上正在演出的“京班大戏”，对剧院业务起了极好的宣传作用。春和自建成之后，一直保持了近十年左右的黄金时代，直到一九三六年秋，一座更为近代化的剧场才在法租界出现，这就是“中国大戏院”，成为解放前天津剧场发展的顶峰。

天津戏园一览表

郑立水

一、第一时期的茶园

金声茶园	(鼓楼北, 曾用名: 元升、景春、景桂、中天仙、福仙)
鸣盛园	(东马路袜子胡同, 曾用名: 庆芳园、上天仙)
协盛茶园	(估衣街侯家后, 曾用名: 龙海茶社)
袭胜轩	(北大关南运河北沿路西)
会芳茶园	(北门东路北, 后改为聚兴和药材庄)
兴盛戏园	(南大道路北, 曾用名: 西天仙、庆乐茶园)
庆和茶园	(北马路)
普乐茶园	(三条石普乐大街)
天桂茶园	(河北大街北头路西, 曾用名: 中乐茶园、红桥区文化馆)
金华茶园	(北大关西)
天合茶园	(侯家后中街)
义顺茶园	(侯家后归贾胡同北口)
三德轩	(侯家后归贾胡同)
华北茶园	(侯家后归贾胡同)
福来轩	(河北大街桥口)
义和轩茶楼	(河北大胡同)
聚英茶园	(河北大胡同, 曾用名: 新剧场)
俊德茶社	(河北大街)
乐友茶社	(河北大街三条石)
庆合茶社	(锅店街口鸟市内)

广荣茶园	(锅店街口鸟市内)
会仙茶社	(侯家后火神庙)
玉茗春茶楼	(侯家后肉市口对过)
六合茶园	(驴市口)
双合茶园	(侯家后肉市口对过)
宝升茶社	(侯家后肉市口)
恩有轩	(侯家后火神庙)
声远茶社	(侯家后肉市口)
东来轩	(侯家后肉市口)
黑家茶楼	(侯家后肉市口)
小华北戏园	(侯家后肉市口火神庙)
宝山戏园	(侯家后肉市口火神庙)
金华园	(侯家后火神庙渡口)
义顺茶园	(北大关)
志诚信茶社	(北大关金华桥旁)
金钟茶楼	(侯家后北口)
金华茶楼	(茶店街西口)
德庆园	(西大湾子)
广和楼	(西大湾子路南)
兴北茶园	(新红桥北)
北洋茶社	(北马路，今为华北戏院)
天晴茶社	(北马路，曾用名：大观楼)
天乐茶园	(北马路)
宝和轩	(北门西路北)
会有轩	(西门里路南)
三庆茶园	(西门北)
调棒楼	(西门南路东大仁堂楼上)
东来顺	(烟市)
海锐茶社	(鼓楼北)
世兴茶楼	(东马路)
景乐茶社	(北小道子)
倪八茶楼	(南小道子)
太平茶楼	(西北角文昌宫百货商场楼上)
上海茶楼	(西门外)
新北茶园	(西关街，今为西关街影院)
福泉茶楼	(南大道邢家胡同南口)
永福茶社	(南大道)
山泉茶楼	(西南角)

宝元茶社	(南马路)
聚泰茶楼	(西关街)
新华茶社	(南门东)
同庆茶园	(东南角, 曾改为国光影戏院)
同顺茶园	(南开二纬路“三不管”内)
广顺茶园	(南开二纬路“三不管”内)
聚庆茶园	(西关街韦驮庙大街路南, 曾用名: 中天仙)
新天仙	(西关街韦驮庙)
聚胜茶园	(西关街韦驮庙)
恒庆茶园	(西门外北小道子)
西天仙	(南开二纬路, 曾用名: 广开戏园)
德庆茶园	(和平区福仙池楼上)
丹桂茶园	(南市荣吉街, 曾用名: 大众戏院、新闻影院)
庆阳茶楼	(南市广益街)
文彬茶社	(南市广益街北口)
天华茶园	(南市)
玉壶春茶楼	(南市广兴街)
香港茶楼	(南市荣业大街北口)
青莲阁茶社	(南市广兴大街)
广和楼	(现为南市商场)
新声戏院	(南市永安街新化池三楼)
畅春园茶社	(南市东兴大街十锦斋楼上)
明香阁	(南市东兴大街路西)
东兴茶楼	(南市东兴大街南头)
大乐茶园	(南市东兴市场, 曾用名: 开明戏院、新文化)
三友戏园	(南市清和街东口)
永安茶楼	(南市东兴大街南头)
通顺茶社	(南市东兴市场)
桂和茶园	(广开大街六合市场)
雨来散	(清和街、首善街口)
通海茶社	(黄河戏院西)
四平台	(南市玉林村)
天馨戏园	(老冰窖塘子胡同)
四海茶园	(南市“三不管”)
张八大棚	(南市“三不管”)
河北茶园	(河北新大路)
聚仙茶园	(河东)
群仙茶园	(河东地道外)

金钟茶园	(河北小关)
亚东茶园	(河东新官汛大街)
四益茶园	(河北建国道西口)
五芳茶园	(新开路郭庄子)
雅观茶园	(河东大直沽)
晏乐茶园	(建国道)
新世界	(和平区西宁道)
天福茶园	(滨江道, 今改为康乐冷食店)
金华茶园	(山东路、长春道交界口)
同乐茶园	(谦德庄)
三和茶园	(谦德庄)
玉兴茶园	(谦德庄)
桂仙茶园	(原法租界)
权仙茶园	(原法租界)
万来茶园	(南市闸口街)
德美茶园	(南市首善街、清和街交界处)
兴华茶园	(河北元纬路)
茂林春茶园	(河北)
么家茶园	(河北粮店街西吉家胡同东口)
韦驮庙茶园	(河北锦衣卫桥大街)
天升戏园	(北门东北海楼楼上)
通乐茶园	(河北东浮桥东)

光绪、慈禧死后“国孝”期间的临时小型戏园:

四义戏园	(朱家坟)
聚胜戏园	(朱家坟)
德仙戏园	(朱家坟)
庆乐戏园	(朱家坟)
五福戏园	(朱家坟)
永义戏园	(朱家坟)
德来戏园	(朱家坟)

二、第二时期的剧场

大舞台	(南市荣吉街243号, 1952年改为学校)
第一舞台	(南市, 曾用名: 上光明)
下天仙	(和平路552号, 曾用名: 新明、美琪, 今名: 人民剧场)
上权仙戏院	(南市荣业大街119号, 今名: 淮海影院)
国民大戏院	(东马路194号, 曾用名: 新华戏院, 今已改建它用)
升平舞台	(荣业大街70号, 曾用名: 天坛舞台, 今名: 黄河戏院)

权乐落子馆	(南市永安大街 21 号, 今名: 长虹曲艺厅)
华林落子馆	(和平路荣吉街口, 今改为旅馆)
华乐落子馆	(南市荣业大街 112 号, 曾用名: 宾乐、华乐、聚华, 今名: 劳动剧场)
庆云落子馆	(南市慎益大街 29 号, 今名: 共和影剧院)
中华落子馆	(和平路, 曾用名: 新华书店礼堂, 今名中华剧场)
群英落子馆	(南市东兴大街 139 号, 今名: 群英影院)
燕乐升平	(南市平安大街, 曾用名: 红旗戏院, 今改建它用)
华北戏院	(北马路 143 号, 曾用名: 北洋茶社, 今名: 华北戏院)
上平安	(南市广益大街, 曾用名: 天喜茶园, 今名: 长城戏院)
中兴戏园	(谦德庄, 曾用名: 宝兴戏院, 今名: 长江影院)
太平戏院	(河东郭庄子地道外口, 今名: 太平影院)

三、第三时期的剧场

(以上包括部分演过戏曲的影剧场、游艺场)

东天仙	(河北建国道, 曾用名: 东方大戏院、天宝戏院, 今名: 民主剧场)
光明社	(滨江道, 今名: 光明影院)
中原大舞台	(和平路百货大楼五楼, 今改它用)
北洋大戏院	(新华路, 曾用名: 小剧场, 今名: 延安剧场)
明星大戏院	(新华路, 今名: 和平影院)
天丰戏园	(滨江道, 曾用名: 天天大舞台、新中央, 今名: 滨江剧场)
乐乐戏院	(新华路, 今改它用)
天华景戏院	(劝业场四楼, 今仍用原名)
小广寒	(天祥市场三楼, 今改它用)
新欣舞台	(天祥市场四楼, 曾用名: 大观园, 今改它用)
天乐评剧团	(劝业场六楼, 今改它用)
春和大戏院	(滨江道福厚里 4 号, 曾用名: 劳动剧场, 今名: 工人剧场)
中国大戏院	(哈尔滨道 124 号, 今名: 中国戏院)
歌舞楼	(泰康商场内, 曾用名: 小梨园, 今改它用)
国泰影戏院	(滨江道, 曾用名: 西权仙、华安、新闻影院, 今改它用)
皇宫影戏院	(多伦道、和平路交界处, 曾用名: 萨库拉、文化会堂, 今改它用)
天升影戏院	(河北进步道, 今名: 解放桥影院)
平安影院	(浙江路南口, 今名: 音乐厅)
天宫影院	(劝业场四楼)
河北影院	(大胡同, 曾用名: 东风影院)
东亚影戏院	(河北兴隆街, 今改它用)
光陆影院	(解放路, 曾用名: 莫斯科, 今名: 北京影院)
真光影院	(成都道, 今名曙光影院)

蛱蝶影院	(解放路, 曾用名: 大光明, 今名海河影院)
皇后影院	(三义庄小营门东, 今不存在)
中央影院	(三义庄小营门外, 今不存在)
陶 园	(马场道东口, 今改它用)
张 园	(鞍山道, 今为天津新闻学会)
大罗天	(鞍山道山西路口, 今为天津日报社)
春和屋顶	(今工人剧场楼上屋顶, 现停止开放)
天祥屋顶	(今劝业场北半楼屋顶, 现停止开放)
天外天	(今劝业场屋顶, 现停止开放)
中原公司屋顶	(今百货大楼屋顶, 现停止开放)



剧 场

天津剧场选例

郑立水

下天仙（今人民剧场） 下天仙，坐落在今和平路五百五十二号。建于一九〇三年。建筑原为砖木结构，占地面积一千九百平米，建筑面积三千二百零五平米，舞台为镜框式。经理原为赵广顺、孙宝山等人。梅兰芳、余叔岩、刘鸿升、尚和玉、李吉瑞、薛凤池等都在此长期演出过。当时有“看好戏到下天仙”之语。

一九一七年，改名“天仙舞台”。

一九一九年，更名“大新舞台”时，杨小楼、盖叫天为开幕式演出。

一九二五年，改名“新明大戏园”。这一时期，孟小冬、白玉昆、赵美英、赵鸿林等演出《狸猫换太子》、《七擒孟获》等戏，都运用新奇的彩头。

一九三七年天津沦陷后，日本人接管，改名“天津剧场”，专演日本电影。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一日又改名“美琪戏院”。尚荣先、李吟梅曾先后任经理。

一九四九年由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十兵团接收，段立国任经理。一九五四年二月二日改名“人民剧场”，经理张国良。一九五三年大修，现有座位一千一百四十二个。目前是天津唯一专演话剧的剧场。

升平戏院（今黄河剧场） 升平戏院，坐落在今和平区荣业大街七十号。建于一九〇五年。占地面积一千二百八十八平米，建筑面积一千八百九十平米。原建筑大部分为木结构。院内楼板边廊包厢、舞台均为木制。该院原为男女分座，边廊为女席。一九二〇年因残破不堪被迫停业。一九四〇年由李宝林、曹学谦接管，重新修复后，演出评戏最久。一九五三年三月国家接收，改为“黄河剧场”。一九五七年彻底大修，改为钢筋混凝土结构，现设一千一百七十九个座位，为天津专演评剧的剧场。

东天仙茶园（今民主剧场） 东天仙茶园，坐落在今河北区建国道路南。约建于清光绪间。初建时为砖木结构。舞台坐南朝北，台顶为木结构，顶中心装有花纹孔隙直通

顶棚外，孔隙旁镶有“天上神仙”四大金字。剧场共两层楼，楼上为两级包厢，一级二十五个，二级三十个，每厢可容八至十人。楼下散座均为条凳。楼下三面廊子座席，东、西面为男座，正面为女座。

一九一六年九月三日，梅兰芳新排时装戏《一缕麻》首演于此。

东天仙曾几易其主，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三〇年间，由李永发、李永庆兄弟经营。这期间李永发同周玉田、曹仲波、张少周等招聘各地演员在此成班。小杨月楼、十三旦、杨瑞亭、尚和玉、李吉瑞、王虎臣、唐韵笙、张铭武、雷喜福、鲜牡丹、芙蓉品均在此演出过。东天仙的班社还带艺徒，李兰亭、陈玉卿任教。周啸天、小春来、梁慧超等都曾在此学艺。一九三〇年重新修建，一九三二年开业改名东方大戏院。评戏演员刘翠霞、芙蓉花、李小霞都在此长期演出。

上平安戏院（今长城戏院） 上平安戏院，始建于一九一一年，原名为“天喜”茶园，由赵炳文集资主建。一九一七年天津水灾，此园被毁。后由原“新欣影剧院”经理常跃中与张润芝等人合资重建。重新开业时，将“天喜”改为“上平安戏院”。开业后长期演出京剧。

三十年代后期，外国影片进入天津。当时该院资方卢仲轩领取了电影营业执照，专门放映外国电影。天津解放前夕，该院营业萧条，先后由冯承璧、李吟梅、李宝树、高士勋等人支撑门面。一九五二年由国家接管，改名“长城戏院”。

一九五四年扩建了前厅，修了门面。现有座位一千二百个。

聚华茶园（今劳动剧场） 聚华茶园，坐落在今和平区南市荣业大街一百一十二号。建于一九一三年。原为大棚式简易建筑，取名宾乐书场。由魏某、王某及朱寿山经营。一九一九年，魏、王退出股份，由朱独资重新修建，改名聚华茶园，专供妓女清唱。一九二六年朱寿山自组戏班名“聚庆”，开始为梆子、京剧“两下锅”的班社，后又改为评戏班社，遂改名为聚华戏院。除约刘翠霞等著名评戏演员外，班底均用自己班社的演员。该戏院是天津最早专演评剧的戏院。

一九四五年朱病故，其子朱玉清继承父业，任聚华戏院经理至一九五六年公私合营。一九五九年重新大修。一九六五年改名劳动剧场。该剧场建筑为砖木结构，占地面积五百九十五平米，建筑面积八百平米，可容观众七百零一人。

华北戏院 华北戏院，坐落在今南开区北马路一百四十三号。原为天津市北洋第一商场，建于一九一三年。一九三三年改建为华北戏院，由陈宝善、马德春、穆亚臣、郭恩荣、杨德贵、商树珊及黄某七人经营，陈为经理。剧场建筑是土木结构，内有一百三十多棵木柱，座位都是大板凳、长条椅，大门宽度不足三米。

一九五二年六月一日，由天津市文化局接管。国家曾三次投资修建。现在建筑面积三千五百平米，有一千一百七十四个座席，舞台面积二百平米。

大舞台 大舞台，坐落在今和平区南市荣吉街二百四十三号。建于一九一五年。由南市绅商宁星甫出资建造（一说由天津宜兴埠温某投资修建）。建筑为土木结构，转动式舞台。共设池座八百三十三个，廊座设条凳。楼上包厢共八十九个，一级二十八个，二级二十九个，三级三十二个。每厢可容八人，共容纳七百一十二人。大舞台专以武戏为号召，是当时南市一带最大的戏院。

一九二七年，大舞台由王在田等经营。当时孙菊仙、李吉瑞、尚和玉、程永龙、小菊处等在此演出。这一年因发生塌楼事件而停业。

一九三三年，由王恩荣、段永桂、魏春甫等人经营，修整一新，常在此演出的有白玉昆、金钢钻、小香水、小爱茹、云笑天、程永龙、尚和玉、肖长华、时慧宝、喜彩莲、喜彩春、喜彩凤、盖玉亭、七岁红、李兰亭等。

一九三四年，大舞台由李永发经营。这一年，一度营业不好，李决定专邀一般演员，演市民熟悉的戏，一天早、晚两场，营业转亏为盈，使得大舞台不仅在全市声名大振，就是天津郊县也都知道南市有个大舞台。

一九三九年，天津水灾后，重新修整，取消了池座、廊座，一律改为散座，并实行对号入座制度。这一年，天华景彩头班的连台本戏《西游记》移至大舞台，由陈俊卿导演，李仲林、张艳芬、陈鸿升、靳霏亭、郑瑶台、訾宝铭等演出。

一九四三年，由燕乐戏院的于嘉林在大舞台成班，名“燕临剧社”，演员有梁一鸣、袁小楼、赵晓岚、云燕铭、姜铁麟、刘雪涛、王椿柏、刘荣萱等。时为敌伪统治时期，百业凋敝，民不聊生，戏曲演员的生活亦极窘迫。大舞台为了维持演员的生活和营业，只好采取减少底包、减少龙套、减少场面的办法。

一九五二年，大舞台改建为小学校。

权乐茶园（今长虹曲艺厅） 权乐茶园，建于一九一六年。由江苏督军李纯的东兴房产公司投资建造。经理张云山。原专为妓女清唱的场所。一九二八年由高桐宝、王福亭接管，委经理谢连升。一九五四年收归国营，改名权乐影剧院。“文革”中改为长虹影剧院，后又改为长虹影剧院。一九七六年因地震损坏而停业，一九八一年修复后改名长虹曲艺厅，专演曲艺。

长虹曲艺厅占地面积五百六十五平米，建筑面积七百五十平米。建筑为砖木结构的两层楼房，可容观众五百五十七人。

群英茶园（今群英影院） 群英茶园，位于今和平区南市东兴大街一三九号。建于一九二〇年。由江苏督军李纯的东兴房产公司修建，祁文轩经营，专供妓女清唱。一九三〇年，改演无声电影，更名群英影院。一九四〇年祁文轩年老多病，将此影院转让大恶霸袁文会之师弟郝祥金、高步云经营，委经理赵立常。解放后郝被捕，群英收归国有，名群英戏院，以演戏剧、曲艺为主。一九五四年大修，建筑为砖木结构，占地面积七百一十七平米，建筑面积一千零五十一平米，可容八百一十二名观众。一九七七年改为专业影院，称群英影院至今。

庆云茶园（今共和影剧院） 庆云茶园，坐落在今和平区南市慎益大街二十九号。建于一九二〇年。当时经营人是黄宝田。原专为妓女清唱的场所。一九三七年天津沦陷前，由王少卿、王少臣兄弟经营，改名庆云影戏院。一九三九年天津水灾后，由大恶霸袁文会接管，袁委其师兄王恩贵为经理，专演曲艺。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袁文会被捕，仍由王少臣经营。一九四九年天津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接管，改名共和戏院。现称共和影剧院。

共和影剧院占地面积一千零一十三平米，建筑面积一千九百六十九平米。建筑为砖木结构的三层楼房，共有一千一百四十七个座位。

春和戏院（现工人剧场） 春和戏院，于一九二七年冬由华中营业股份有限公司经理高春和建造。取经理之名为“春和戏院”。建筑为钢筋框架结构，建筑面积三千平米，座位一千零二十一个。舞台为镜框式。春和戏院设有较原始的对外播音的电台，取消了“手巾把”及勒索小费的制度。这是天津剧场由较原始的茶园向现代化剧场发展的一个标志。

春和戏院开幕时，由杨菊芬、杨菊秋姐妹演出。开业后“四大名旦”等著名演员均在此演出过。尚小云演出时间最长。一九三四年，杨小楼在该戏院演出新排历史剧《姜维九伐中原》、《甘宁百骑劫魏营》，两出戏中，都有反复说明军人守土有责，竭力主张誓死抗敌、保卫疆土的念白。杨小楼演得慷慨激昂，观众无不动容。

一九四三年三月改由日本人横沟市之助经营，改为“大明电影院”。因营业不佳，又由罗宗强、杨奕五经营。一九四五年五月二十五日下午六点，后台电线走火引起火灾，损失很大，被迫停业，改为“大明商场”。解放后由纺织工会接管，修复后改为“劳动剧场”。一九五七年三月由天津第一工人文化宫接管，改为“工人剧场”至今。

天华景戏院 天华景戏院，坐落在劝业场四楼。建于一九二八年十一月。由高星樵集资建造。建筑为混凝土结构，转动式舞台，转台直径十米，整个舞台宽十米，深八米。剧场内共三层楼。一楼设五百多个座位。二楼原为二十多个包厢，现改为二百多个座位。三楼设一百八十多个座位。

后高星樵及子高渤海又成立稽古社及稽古社科班。长期演出于此。一九三〇年，剧作家陈俊卿由上海来津后，为稽古社科班编演了连台彩头本戏《西游记》，每两、三周换演一本，共二十四本，竟连演数年，上座不衰。四十年代初，美国古装武侠电影《侠盗罗宾汉》在津风靡一时，高渤海、陈俊卿决定改编为京剧，上演后也曾引起满城轰动。

中国戏院 一九三〇年，北洋政府的外交部长顾维钧，把天津梨栈（今哈尔滨道）天增里的一块地皮卖给天津法租界工部局捐务处翻译周振东与天津商人孟少臣等。周、孟投资，于一九三六年八月建成中国大戏院。周任董事长，孟为经理。李华亭、冯承璧、李宗琪曾先后任后台管事。

中国大戏院坐西北朝东南，为中、法结合形式的建筑，混凝土结构，镜框式舞台，共五层楼。占地面积二千七百余平米，建筑面积七千七百九十八平米。一楼和三楼设有前厅，二楼设有一百七十三平米的观众休息厅。一至三楼均设观众席，共有一千八百一十七个席位。

中国大戏院于一九三六年九月十九日开幕。当时的天津市长张自忠出席了开幕式，马连良为戏院开幕剪彩，发表演说，并与其领导的“扶风社”中的叶盛兰、茹富蕙、刘连荣、刘永奎、李洪福、马春樵、马洪昌等以《群英会、借东风》打泡。开场时，马连良特地加演《跳加官、大赐福》，祝贺开台。马先净面出台，面具拿在手里，观众看清眉目后，再戴上面具。马富禄跳“财神”，最后财神把一个用金纸糊的大元宝从台口掷给了剧场资方兼经理孟少臣。

马连良在这次开幕戏中，首次用古朴典雅、色调简洁的守旧，文武场面加用矮围墙，并取消了检场人员。

中国大戏院开台后，建立了一些新措施：票房悬挂座位号码图，观众对号就座；戏院前厅设衣帽间，代观众寄存衣物，场内禁止小卖等。这些措施革除了旧日戏园的一些陋习。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三日天津市文化局接管了中国大戏院。一九五五年改为中国戏院。

传 记



孙菊仙便装照

京剧孙派老生创始人 ——孙 菊 仙

李英斌

一、孙菊仙传略

孙菊仙（1841——1931），天津人。原名濂，字宝臣，自号学年，下海时名孙处，后改孙菊仙，外号孙一罗。晚年天津观众昵称“老乡亲”。祖籍奉天承德县，其先人曾入词林寄籍天津。菊仙生于天津河东。

孙八岁开始读书，颇聪慧，其父聘一老儒教学。孙性好动，不喜伏案用功，父母钟爱过甚，时令老仆伴往戏园看戏，因之从小嗜唱，渐荒其学。十三、四岁时，随父兼学商业，更不重视习文。晚年谈及，常自恨读书太少。

十六、七岁时，奉父命至天津北郊宜兴埠索债。该地设有弓箭房，为习武者练习刀、弓、石之所。时值夏季，门前设茶水以供行人。菊仙燥渴，就而饮之，适为弓箭房主人温某所见，爱其魁梧，呼入取瓜果供食用。攀谈中问其姓名、居处及事由，该欠债人正温某之亲属，一口答应代为索欠无误。温请菊仙试武，孙举刀石攘臂舞弄，主人喜其有力，劝弃

商习武，自荐愿负教师之责。孙归家得父首肯，立修书遣人送至温处。温得信大喜，亲率弟子数十人骑马来迎。菊仙至宜兴埠，温对其竭力传授武技，师生关系，十分融洽。

孙虽致力习武，但仍不舍唱戏之爱好。温师不准其唱，然同学常请孙歌。十八岁中武生员，回家自习武技，暇时仍与伶人张子久、王德胜、佟骡子等学戏。子久性孤僻，寄寓尼庵附近，地颇清幽，练武说戏均宜，菊仙日必前往求教。一日子久对孙言：“你之唱法已窥门径，尚无家数，我生平只会程大老板戏八出，今已倾囊而赠。望今后拜程门墙，以求深造。”当时菊仙虽慕程长庚之名，尚未见其演出。某年应试，先期数月进京。首聆程长庚演《辕门斩子》，极羨服，后渐与程结识，并倩人说项欲拜程为师。程初不允，强而后可。就孙所会诸戏，一一加以指正，艺事大进。孙应武举试，因挽弓伤臂，落第返津，见蒙师子久言及已拜程门下，子久见菊仙技艺猛进，亦为之刮目相看。后子久因贫病故去，菊仙为料理身后事。

菊仙容仪温伟，嗓音黄钟大吕之音。其师程长庚常语之曰：“三年必出一状元，而不能得一名伶。汝天赋嗓音和扮相，而又好戏不倦，余阅人多矣，如此好戏料，实属少见。能弃官而优，亦可兼收名利。介介乎荣辱，俗子之见也！”其时，菊仙虽领悟，终以求官心切，不愿厕身伶界。程见孙意坚，叹曰：“今姑俟汝于后日，将来历尽宦途坎坷，倦飞而还，其速来受余衣钵。”菊仙临行，程仍嘱之再三。

孙二十一岁时，投清军陈国瑞部，驻山东济宁甚久，参加镇压太平天国太平军战役。某次攻一堡垒，孙胸部受守军巨石砸击负重伤，养息数月，改管理右路军械所差事。旋解职回津，家居无聊，栖身粮行，以维持生计，暇时则至戏园听戏。天津盛传“西头太平街怡和斗店，每日拂晓常听一高嗓量斗人之声音，即后来鼎鼎大名自成一派之孙菊仙”，估计就是在解职赋闲这一段时期。

后孙经人举荐到江苏作督粮道押运员，公毕游上海，有好事者请其打泡三天，轰动全埠，因之督粮道撤了他的差事。

二十七岁时，又投英翰军于皖，以“军功”授三品衔候补都司，又保以游击记名。二十八岁随英翰至广东，英任两广总督，孙充武巡捕，任缉私营委员及办理海运等差。三十岁时，因英翰罢官亦随之去职，孙遂无心仕途，就近去上海。

孙至沪后，为求生计，与友人合资经营升平轩茶园（小东门外），并亲自登台献艺，戏报上大书孙处之名，声誉鹊起。因喜交游，仗义疏财，仅半年多，资金即亏损殆尽，把戏园子倒出去，还不足偿债。丹桂茶园主人刘维忠见孙技艺颇佳，出面了结，情愿负责代偿升平轩所欠一切债务，条件是要菊仙以清客串名义白唱两年戏。孙登场不久即誉满上海，时年已三十二岁，演了两年还帐戏，方恢复自由之身。后又一度经营大观茶园，仍暂居上海。

孙菊仙三十六岁时回到北方，忆当年程师长庚语，决计“下海”入戏界。移家暂住北京正阳门里东城根，复就学于程门，苦心磋磨，艺事大进。时有某太监与孙善，介绍搭入嵩祝成部，与名伶穆凤山共隶一班，该部在当时极有声势。菊仙登台不久，红遍京都，正式下海，年已三十八岁。

内廷某太监极慕孙艺，愿入弟子籍，乃约为供奉。孙于光绪十二年进入升平署，后在储秀宫任教师（宫里有部分太监学戏）。慈禧深喜聆孙演出，曾赐三品顶戴。孙充供奉兼

教师达十三年之久。孙性豪爽任侠，慷慨重谊，深得内行人尊崇。名伶王九龄故去，继任四喜班主。孙主四喜班时，文武角色荟萃，兹就其中较著者，略举如下：

老生行：韦久峰（韦处） 双阔亭（双处） 张奎官

小生行：朱素云 德珺如

旦行：梅巧玲 陈顺林 孙怡云 杨朵仙

老旦：龚云甫（龚处） 苏甦子

净行：刘永春 金秀山 高德禄 徐立棠 韩二刁 吴和吉 方二群 麻穆子

丑行：宋赶升 柯子

武生：王八十 张八十

武旦：贯增

孙入梨园行，自成一派，与后来之谭鑫培、汪桂芬鼎足而三，竞誉舞台，时人誉之为新三鼎甲（老三鼎甲为程长庚、余三胜、张二奎）。孙乃票友出身，当年旧戏班对外行入伶界十分歧视，孙对票友出身的龚云甫、金秀山、双处、德珺如、刘景然、韦久峰、麻穆子等则大力支持，提携演出，渐均成为著名角色。龚云甫初入四喜班，本工老生，孙以其音薄气弱，无甚发展前途，命改老旦，一泡而红，竟执老旦行之牛耳。刘景然原业酒店生意，因爱好京戏而入梨园，最初其艺并无路数，嗓音条件仅列中乘。菊仙介绍景然拜张胜奎为师，专工念白做工戏，亦一举成名。今世享名之马连良，曾拜刘景然为师。

孙掌四喜班时与梅巧玲交厚，巧玲病危，以其二子相托，菊仙慨然承之，教养成人，娶妻育子，安家立业，其忠义于友由此可见。此二子即后之著名琴师梅雨田及梅兰芳之父梅竹芬。

戊戌政变，伶人田际云（想九霄）亦参与其事，事发，慈禧震怒，下旨处康、梁（康有为、梁启超）党徒极刑。际云危急，菊仙尝对同侪言：“此吾辈梨园界之光也，死诚可惜，愿冒死力救之。”闻者莫不咋舌。因慈禧盛怒之下，敢谏言者，若疑为康、梁党徒，必致杀身之祸。菊仙竟潜商之内监李莲英，李闻言亦为之色变，谓菊仙：“幸与吾言，万勿为外人道此，今上方震怒，若多言恐亦与田际云同遭不测。”后际云幸免于难，菊仙与有力焉。

菊仙掌梨园二十年，积蓄财产颇丰，大多为公卿显宦所馈赠。庚子之役，因曾与德人罕得根为友，义和拳火焚其宅，几乎危及生命。后易道装，匿道院白云观中。随之大妻刘氏、妾蔡氏相继去世，孙决计携子孙登舟南逃上海。至沪，与社会名流吕海寰办红十字会；联合伶人成立伶工联合会；办《繁华报》积极开展社会活动。并以花甲之年，组班演出，曾与潘月樵合营天仙茶园；与李春来合办春仙茶园；与夏月恒共营新舞台。

常州人南亭老人李伯元，橐笔海上著《官场现形记》一书，痛诋时俗，菊仙读书后，雅重其人，二人攀交，往从密切。不幸伯元病故，上撇九旬老母，下遗幼子。菊仙慨然倾囊以助其丧，护送李氏家眷回归原籍，复赠三千元作为安家用度。

菊仙在沪十年，已年逾七旬，思乡心切，建国后，移家北归，重返京都。随后迁家回津定居，仍住河东老宅。

菊仙原为天津南门里雅韵国风票房之票友，下海四十余年誉满全国，回故乡后，天津戏迷欢欣若狂。本拟闭门养老的孙菊仙，再度鼓起登台雄心，以耄耋之年，往来京、津，

不时为观众献艺。每遇救灾、筹款演出，更是当仁不让。晚年演义务戏之多，屈指难计。如某县兴学建桥，假天仙茶园义演三日，收入达万元。一九一七年（民国六年）天津水灾，孙独力募捐巨款购大米千袋，以无名氏名义赈济灾黎。

菊仙于下天仙戏园演《朱砂痣》，适值嗓音哑，对付下来。戏刚唱完，孙摘下髯口对观众深作一揖，说：“众位老乡亲哪，嗓音哑了，改天再唱给老乡亲们听吧，我谢谢大家。”从此津人对菊仙昵称“老乡亲”。菊仙亦以此为荣，演出戏报上竟很少再写“孙菊仙”，大都径书“老乡亲”。

孙平时体格素健，饮食过常人，起居亦安适，心不过用，家中生活亦不深问。惟某年为友人送葬，立礼炮前，竟被炮声震耳重听。后因贪食厚味，终以肠胃病而伤身，时患便秘，时又患腹泻。平日偶不适，均延名医尚晋卿诊治。一九三一年七月不慎跌伤一次，服七厘散过量，药性克伐太甚，加上年老肠胃衰弱，致一病不起。七月底逝世，享年九十一岁。

二、孙派艺术成就

孙菊仙天赋佳喉，嘎调边音尤为人所难及。其演唱风格豪放、苍劲、浑厚、朴实。至其唱法则极尽吞吐擒纵之能，有举重若轻之妙。时或刀斩斧切，时或一泻万里，如天马行空，龙蛇起伏，腔调变化，兴之所至，令人不可捉摸。

孙演之剧目，经程长庚口传心授者七十余折，加以自己融会贯通者不下百数十出。其对各戏词句，变动增改者颇多，惟《四郎探母》、《辕门斩子》、《鼎盛春秋》各戏，一字一腔纯本长庚，不愿擅加修改。

菊仙自己常说：“唱戏用嗓，放时要如鸣钟打锣，收时要如发丝般细。”人多称孙为“孙大嗓”，殊不知他用收音时，却把腔唱得如一缕游丝，迎风荡漾，若断若续，最后一音大声放出，使观众不由已失口喝采。对表演动作，似较随便，而神态自然，精神饱满，不十分作戏，却充满激情。惟其身段武技，无扎实之功夫，台步不佳，有“踮水”之讥，是为瑕疵。其常演的如《浣纱计》、《鱼肠剑》、《三娘教子》、《二进宫》、《雪杯圆》、《桑园寄子》、《双狮图》、《骂杨广》、《逍遥津》、《乌盆计》等戏，极负盛名。中年时，尚多扮演《南阳关》、《战太平》等靠把戏。

菊仙下海时，梨园行有人讥之为“半边桥”（能京戏而不能歌昆曲者），孙心耻之。后遇业余昆曲家方晓东，方时以道员嗜曲而被议退居，劝习昆曲。孙遂北面跪拜如仪，请以师事之，学得《钗钏》、《伏虎》、《弹词》等八折，艺成次第演出。

菊仙名高四海，而耻以名角自居，梨园恶习举凡“拿乔”、“误码”、“端架子”、“阴人”等，均深恶而痛绝。孙爱饰配角，常扮演《天水关》之赵云；又随程学戏时，某次何桂山因病未到，程长庚自演《白良关》之尉迟恭，菊仙请为之配演尉迟宝林。曾演过《监酒令》之朱虚侯刘章（小生），《乌盆计》之张别古（丑），《卖马》之店主（丑）。

孙派唱工，后人均喜效其二黄，其实孙之西皮，亦极精粹。凡高亢激越之句，均非常人所能比。菊仙自谓以西皮擅长，逾七句以后，唱时已觉吃力，遂少节其繁重腔调，但所歌西皮始终较二黄为优。

菊仙平生最喜奖掖后进，对票友尤愿竭诚指导。尝云：“梨园中人，欲师事吾，而欲求吾之艺者，胥为慕我名，而欲标榜以壮门面也。票友欲求吾指授者，系知音而慕吾之艺也，吾安得不悉心指授耶？”以是票友从其游者甚多。票友善学孙者，当首推窦砚峰，惜早年逝世；陈孟九很有心得，后病失音，遂不能应弦而歌；王竹生被誉为天津票界四王之一（王君直、王颂臣、王庚生、王竹生），嗓音清亮，菊仙颇许之，常语人云：“竹生之艺已登堂入室，更悉心融解，可观厥成，传吾道者竹生也。”尚仙舫初不解唱，亦不与伶人、票友相近，识菊仙后始学唱，师生共朝夕者数年，陶溶有渐，所知孙腔，遂亦较多。惟以嗓音细小，无意粉墨登场，时或低吟轻唱，乃顿挫抑扬，竟有摹临乱真之处。海上名书画家陈罔叔（天罡侍者），亦孙之高足，惜嗓与衰气偏弱，而声韵远在他人之上。陈湖扬亦学孙戏，与菊仙相处多年，受益良多。湖扬虽得孙亲传，奈其本工为丑，常与孙配演《审头》、《雪杯圆》、《鱼肠剑》、《敲骨求金》等戏。孙最后收徒李东园，四十年代曾一度下海，孙派艺术展现于舞台此为最后一人。

梨园界学孙著名者，类多票友下海，如双阔亭、韦久峰颇有似处。时慧宝则为私淑。刘永奎唱法，亦多学孙派处。菊仙晚年，收马连良为弟子，但未亲授艺。孙派艺术今虽已成绝响，然后来之汪笑侬、高庆奎、周信芳、马连良等著名艺人，有很多唱腔均从孙派变化而来。

菊仙曾与许多著名艺人合作过，与谭鑫培演《八义图》，与黄三（润甫）演《逍遥津》，与何桂山演《二进宫》，与陈德霖演《寄子》、《教子》、《战蒲关》、《御碑亭》，还同杨朵仙、朱素云、刘景然、杨小朵排演新戏《胭脂判》；平日还经常爱演《戏迷传》。

孙曾言其一生不照相、不留声，然事实并非如此。梅花馆主言曾见孙三张照相：一在北京王君处有一半身相；一藏于沽上朝歌斋有一大半身相，曾刊于上海画报；一是顺天时报登刊一全身相。另外在天津八十九岁时，曾身穿皮袄，戴短皮绒帽，戴黑边圆形眼镜摄一半身照。再于一九二八年曾与严范孙、马某、王某合影。所谓不留声者，更与事实不符。盐商窦砚峰，家资富有，嗜歌喜操琴。其家存有菊仙蜡筒留声片，均为窦亲自操琴灌制。菊仙生前自言平生只灌音三次，一《探母》，二《上天台》，三《鱼肠剑》。窦家后仅存有一张唱片。外间谋得利公司所售，标名孙菊仙之唱片，据说为双处代唱。约在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一四年间，孙菊仙曾登报声明，唱片系伪制，并非本人所灌。

菊仙晚年仍积极参与天津票界的活动，时常到雅韵国风票房去清唱。一九二八年与名票刘叔度创设鹤鸣社票房，从者皆津门一时之俊，孙被推选为名誉会长。一九二九年三月曾为广智馆筹款假春和戏院演出两晚，菊仙以八十九岁高龄，自告奋勇，戏码甚重。第一日为全部《雪杯圆》，第二日日夜两场为头二三四本《四进士》，售票收入达七千余元。

孙在天津最后一场演出，是在一九三一年四月廿二日为大同学校筹募资金，假春和大戏院演义务戏，同场有天津名票朱作舟、钟女士和尚小云。孙演《托兆》一折，唱念仅吐字音已不能成声，举步蹒跚，终场由检场人扶掖而入。三个月后即作古。



陈俊卿便装照

连台本戏编导——陈俊卿

魏子晨

陈俊卿，一八八二年农历五月二十四日生，一九五三年农历五月初六卒。河北河间人。曾以编导连台本戏《狸猫换太子》、《西游记》轰动一时，是京剧连台本戏卓有成就的编导之一。

陈俊卿原学河北梆子，工小生，常与天津名伶高福安、李吉瑞、金钢钻、小香水等同台演出。二十岁后，在哈尔滨把一落魄文人接到家中供养，从之学诗词歌赋，打下了良好的文学基础。他本好听书，酷爱中国民间故事，这时便立志要搞连台本戏。

民国初年，陈由哈回津，第一次试排连台本戏，选的是《鲍超出世》（又名《炮打连镇》，也叫《小阎王造反》），由高福安主演。后因根据新闻编排《枪毙温曲九》，触犯了警察厅长杨以德，受到迫害，幸得高福安之助，复回哈尔滨。

一九二〇年，受上海天蟾舞台刘凤祥之聘往排《鲍超出世》。陈到沪后，根据江南民情，决意改排《狸猫换太子》。初到沪时，陈在戏班里的地位并不稳固，但因他生旦净末丑以至文武场无不通晓，特别是抓住《狸猫换太子》这样一个忠奸分明的大悲剧，巧制悬念，具有强烈的剧场效果，以致演出后场场客满，轰动了上海。原来舆论界所谓“狸猫换狗子”之讥，一改而为“狸猫换票子”之誉。陈也由此赢得演员的拥戴，确立了连台本戏编导的地位。一年之后，合同期满，刘凤祥赚足了钱离开“天蟾”，“天蟾”换由顾四

主持，陈俊卿转到了“大舞台”，与小达子合作。其后，上海舞台上根据《七侠五义》改编的“狸猫”演出本出现了三种：一为“天蟾”于振庭编剧、常春恒、刘筱衡演出的，接演《金鞭记》；一为丹桂第一台麒麟童编演的，接演《万花楼》；一为“大舞台”陈俊卿编剧、小达子演出的，接演《五鼠闹东京》；而以后者影响最大。陈编的《狸》剧前后赓续演出九年之久，连演了三十六本，虽也因受封建思想和商业化影响有每况愈下之势，但其中不少场次确很能抓住观众。如第七本“铡包勉”，陈本一反常规，改由一个小人吴吉祥冒包勉之名为非做歹，这就更加强了戏剧性。据说康有为曾当面称赞陈的《狸》剧：“剧情紧凑，文武兼备，雅俗共赏。”此后，陈又编排了《岳飞》、《孙庞斗智》等连台本戏，由小达子、欧阳予倩、金少山、林树森等参加演出，阵容都是相当强的。不过影响始终未能超过《狸猫换太子》。

一九三〇年，因与小达子产生纠葛，陈北归津门，受聘于高渤海之稽古社。陈编戏极重选题，象《永庆升平》便只排了一本，他追求戏剧性、趣味性，没有伤风败俗的内容。每当新戏上演之际，陈自己总至少要先看半个月的戏，以发现问题，及时修改，并不断地从电影、曲艺、评剧等姊妹艺术中汲取营养，丰富自己。他编戏，词雅，诗对多，讲究雅俗共赏、妇幼皆知。反对以淫词浪语讨俏。在布景设计上，溶“北京的砌末、上海的彩头”于一台，强调不拿布景夺人，但布景要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他还能调动文武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在六年之内，陈计排连台本戏《狸猫换太子》、《西游记》、《孙庞斗智》、《封神榜》等多部，其中尤以《西游记》为得意作。先后演出二十四本。计有“石猴出世”、“唐僧出世”、“刘全进瓜”、“高老庄”、“收沙僧”、“白骨夫人”、“莲花洞”、“乌鸡国”、“收红孩儿”、“收孔翔大仙”、“盘丝洞”、“女儿国”、“收蝎子精”、“宝象国”、“朱紫国”、“车迟国”、“收大鹏”、“双心斗”、“小雷音”等。在他的总体构思指导下，著名演员梁一鸣、朱小义、赵美英、高静轩、张德发等都能充分施展自己的艺术才能。演出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以致有“不看天华景的《西游记》，白活”之说。

一九三六年春，陈俊卿离开稽古社。继而，应青岛中和戏院股东宋老俩、济南大观园之聘，先后为刘湘臣（其父曾在天华景唱里子老生）、杨维娜（大学生，宗赵美英）和山东富连成排《西游记》。抗日战争爆发，回津，在南市大舞台搞共和班，任正乐社社长。一九四〇年前后，助高渤海为稽古社子弟班编《侠盗罗宾汉》提纲。其后应石家庄董延胜之请往排《狸猫换太子》，但因角色不齐，改为小盛春排《西游记》。一九四五年在太原为刘麟童说戏，并招之为婿，四七年在天津南市大舞台又新排了连台本戏《金鞭记》，由刘麟童饰包拯，姜铁麟饰呼延庆，贺永华饰庞吉，蔡宝华饰焦玉，鲍云鹏饰孟强。此后，陈携其婿相继到张家口、唐山、锦州、沈阳、牡丹江等地巡回演出，不是猴戏便是包公戏，直到解放。

解放后，陈俊卿积极参加政治、文化学习，一九五一年经阎育庭介绍，一度入天津移风河北梆子剧社，为韩俊卿翻排程派名剧《锁麟囊》、《荒山泪》，并配合宣传婚姻法，排了新戏《刘巧告状》。陈认识到：“戏，都是往前进的。”一九五二年秋冬携其婿到齐齐哈尔京剧二团临时工作一段，其间，计划以新的唯物史观排演太平天国连台本戏，提纲拟定，以洪秀全为主，以洪宣娇为胆，构思颇为宏伟。回津后，一直反复修润，可惜戏未排而因脑溢血于一九五三年农历五月初六早晨八时半突然逝世，终年七十一岁。他为中国京剧的连台本戏惨淡经营了一生。

年 表

天津戏曲大事记

(一九三五年——一九三六年)

王永运 整理

一九三五年

一 月

一、杨小楼于三日至七日在春和戏院演出七场,剧目为:《落马湖》、《金钱豹》、《安天会》、《挑滑车》、《长坂坡》、《三四本连环套》、《霸王庄》、《铁龙山》(双出同演)。

二、天津慈善事业联合会冬赈义务戏于二十一日、二十二日在北洋戏院举行。

二十一日晚为叶盛兰《雅观楼》,荀慧生、筱翠花、马富禄《樊江关》,杨小楼、侯喜瑞、刘砚亭《头二本连环套》。

二十二日晚为马富禄、叶盛兰《连升店》,荀慧生、高庆奎《游龙戏凤》,杨小楼、筱翠花、侯喜瑞《战宛城》。

三、负有“秦腔大王”之誉的金钢钻二十二日起在春和戏院演出,剧目如下:

二十二日日场:《妻党同恶报》;夜场:《大蝴蝶杯》。二十三日日场:《孟姜女》;夜场:《拾万金》。二十六日日场:《汾河

湾》,夜场:《三娘教子》。

二十七日,金钢钻与刘翠霞(评剧)、韩长宝(京剧)合作演出两场,日场为《桑园会》、《花为媒》、《武文华》,夜场为《铡美案》、《打狗劝夫》、《战马超》。

四、以演机关布景戏为号召之赵美英、高静轩、梁一鸣、朱小义、张德发等京剧演员,于一日起在天华景戏院日夜两场演出,剧目有:《西游记》、《封神榜》、《孙庞斗智》、《狸猫换太子》、《沈万三》等。

五、女子新剧团“同德社”(主要演员为张蕴馨、刘又萱、卢月霞、于紫仙、马艳秋、筱桂云等),于一日在东方戏院每日演出,剧目有《白姊妹》、《二重爱缘》、《爱的追求》、《啼笑姻缘》、《钱秀才错占凤凰俦》、《醋海追波》、《女子职业奋斗》、《采茶奇案》、《闻小姐移花接木》、《走向光明路》、《新女儿经》、《毁名全节》、《慈爱的父亲》、《恒娘》、《乔太守乱点鸳鸯谱》、《姻缘巧报》、《棒打春桃》、《温少奶奶的扇子》、《珊瑚传》、《麟箫缘》、《姊妹花》、《美人恩》等。

六、中原公司大游艺场于三十日开幕，五楼演出京剧，主要演员为凌湘娟、赵鸿林、郝维良、金铎声、凌艳霞、赵妙云，第一天演出剧目有《汾河湾》、《连环套》、《盘丝洞》等。

七、中原公司大游艺场四楼演出文明戏，主要演员为英雪艳、小侠影、王慧影、周石吟、马俊贤，三十日剧目为：《两对有情人》与《麻疯女》。

八、本月北京科班和著名演员来津演出的有：

富连成科班（叶盛兰、叶盛章、李世芳、毛世来、袁世海等），于月初演出于北洋戏院。马连良剧团于十一日接富连成科班演出。

雷喜福九日演出于春和戏院，奚啸伯十四日接雷喜福演出，小杨月楼于二十九日来津演出。

九、天津北宁国剧社于月初举行五周年纪念公演。

十、《大公报》“剧坛”副刊（北平国剧学会主编），于一日创刊。该刊经常由戏曲评论家齐如山、傅惜华、刘澹云撰文，或谈梨园掌故，或评昆曲剧目，文章学术性较强。

《大公报》二十八日副刊载 谏果文：《王庚生唱片谈》，主要谈津市名票王庚生《阳平关》之黄忠唱段。

二 月

一、中原公司大游艺场五楼，自一月三十日开幕后，由凌湘娟、赵鸿林、郝维良、金铎声、凌艳霞、赵妙云等长期演出京剧，本月上演的有：《捉放曹》、《法门寺》、《恶虎村》、《四郎探母》、《劈山救母》等。

二、中原公司大游艺场四楼演出文明戏，主要演员为英雪艳、小侠影、王慧影、

周石吟、马俊贤等，本月演出之剧目有：《可怜的儿子》、《姐姐的悲剧》、《夫妻之秘密》、《棒打春桃》、《玉洁冰清》、《孤儿救祖记》、《三生石》、《一封书》、《家和万事兴》、《奇巧姻缘》等。多为新编之时事剧。

三、天华景戏院，由赵美英、高静轩、梁一鸣、朱小义、张德发等，继续演出连台本戏《西游记》。

四、外地来津之演出，计有：

北洋戏院：四日至七日李香匀、奚啸伯演出，八日至二十四日筱翠花、奚啸伯演出，二十七日至月底谭富英、王幼卿演出。

春和戏院：由小杨月楼继续演出一个月。

五、《大公报》“剧坛”副刊本月刊登的主要文章有：齐如山之《戏班》（连载二十余篇），黄远生之《小叫天小传》（小叫天即谭鑫培），休莫老人之《梅畹华传》（梅畹华即梅兰芳），一工之《黄月山之技能》（黄月山为京剧前辈著名武生）。

三 月

一、评剧演员刘翠霞、张月亭于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在春和戏院演出三天六场（日夜两场）。剧目为：《大三杰烈》、《雪玉冰霜》、《杜十娘》、《母烈子孝大男传》、《双蝴蝶》与《赵五娘》。

二、天华景戏院主角赵美英离去，由马丽华代，马与高静轩、梁一鸣、朱小义、林曼云联合演出连台本戏《西游记》（十五本）。日场多演传统剧目。

三、中原公司大游艺场五楼，仍由凌湘娟、赵鸿林、赵韵声、碧云兰、金铎声等继续演出，本月排练并上演头、二本《彭公案》及《七擒孟获》、《金枪传》等。

四、中原公司大游艺场四楼，由英雪艳、陈霞飞、武文霞、方秋雁、小侠影等继

续演出文明戏。本月上演的主要剧目有：《孽海花》、《绿窗红泪》、《黄慧如》、《贫女泪》、《双珠凤》、《陶思瑾惨杀刘梦莹》、《半张小照》、《最后的觉悟》等。

五、新明戏院，由张艳芬、王清尘、盖春来每晚演出连台本戏《火烧红莲寺》（日场演出传统剧目）。

六、外地来津演出之剧团有：

北洋戏院：谭富英、王幼卿、叶盛兰、马富禄上中旬继续演出，十五日起由中华戏曲学校接替。二十八日至月底由程砚秋演出。程之剧目为：《贺后骂殿》、《琴挑》（双出同演）、《朱痕记》、《青霜剑》、《文姬归汉》。

春和戏院：小杨月楼继续演出至五日止，六日至十四日由张雪雯、奚啸伯接替。十五日起，由新艳秋演出《玉堂春》、《碧玉簪》、《邵真真》、《困龙床》、《春闺选婿》等剧。

七、天津名票王庚生、徐润生、洪汉璋、李星南、张锦波等，为私立业精小学募款，于二十六日在春和戏院演出义务戏两场。日场剧目为：《宝莲灯》、《连环套》等，夜场剧目为：《打鱼杀家》、《落马湖》等。

八、《大公报》“剧坛”副刊五日刊有佚名文：《观戏与听戏》，论京、海派之不同。

四月

一、女子新剧团“奎德社”（主要演员为李桂云、筱兰芬、碧玉花、王庆奎、宁小楼、鑫小樵、金玉奎、王月楼、姜蕴秋、叶宝芬等），于本月在北洋戏院演出，每天日夜两场，演出剧目有：一、二、三、四本《啼笑姻缘》，《茶花女》，《两性忏悔记》等。

二、女子新剧团“同德社”（主要演员为张蕴馨、刘又萱、陈艳涛、卢月霞、马艳秋、于紫仙等），于五日至九日在新新电影院演出。剧目为：《十三郎五岁朝天》、《庚娘传》、《恒娘》、《淑女义救贵妇人》、《乔太守乱点鸳鸯谱》、《玉玦姻缘》、《姊妹花》、《再生花》、《历劫》、《琼妹》。

三、天华景戏院，先由马丽华，后由刘慧英、白素莲主演连台本戏《西游记》，同台演员有高静轩、梁一鸣，朱小义、张德发等。

四、中原公司大游艺场五楼，由凌湘娟、赵鸿林、赵韵声、碧云兰、金铎声继续演出，本月连演新编本戏一、二、三本《彭公案》，一、二、三本《天雨花》，《金枪传》，《土行孙三戏邓玉蝉》，《岳飞出世》等。

五、中原公司大游艺场四楼，由陈霞飞、张妙新等继续演出文明戏。剧目有：前后部《阮玲玉自杀》、《白云塔》、《放债的结果》、《黑夜枪声》等。

六、新明戏院，仍由张艳芬、盖春来、王清尘、靳霏亭、姜蕴辉、张海臣等演出连台本戏《火烧红莲寺》（一至三本）。日场多演传统剧目。

七、小杨月楼、杨蕴英由春和戏院转入新中央戏院演出，所演多为本戏。如：《神锤震金蚕》、《五虎平蛮》（一至八本）、《麻疯女》、《石头人招亲》（头、二本）、《花木兰》（头、二、三本）等。

八、据《益世报》二十九日载，黄派老伶工李吉瑞，应上海大舞台戏院之邀，定于本日启程南下。李年已达七十。

五月

一、女子新剧团“奎德社”（主要演员为李桂云、筱兰芬、碧玉花、王庆奎、宁小

楼、鑫小樵等），本月在北洋戏院演出二十六天（日夜两场），所演多为该团自己编写之新剧。主要剧目有：《绿窗残泪》、《啼笑姻缘》、《落霞孤鹜》、《渔光曲》、《一个大学生》、《一元钱》、《一念差》、《温少奶奶的扇子》、《患难夫妻》、《情天恨海》、《两性忏悔记》、《茶花女》、《桃花泣血记》等。其中《一元钱》与《一念差》，是根据南开中学本世纪初的话剧演出本改编的。

二、评剧演员刘翠霞于二十六日、二十七日演于春和戏院（日夜两场），剧目为：《状元荣归》、《珍珠衫》、《赵五娘》、《姊妹易嫁》。

三、天华景戏院，由刘慧英、白素莲、高静轩、梁一鸣、朱小义、张德发继续演出连台本戏《西游记》与《济公传》（日场多演传统剧目，如《馒头庵》等）。

四、中原公司大游艺场五楼，由凌湘娟、赵鸿林、赵韵声、金铎声、碧云兰继续演出。本月剧目有：《彭公案》、《天雨花》、《穿金宝扇恨》、《双碧缘》、《双夺太平城》、《翠花宫》、《兴隆会》等。

五、中原公司大游艺场四楼，由陈霞飞、张妙新等继续演出文明戏。本月上演的主要剧目有：《恋爱与义务》、《姊妹花》、《再生花》、《姐姐的悲剧》、《赖婚》、《小梅遗香记》、《秋海棠》、《侠义夫妻》等。

六、据报载，因市面萧条，外地剧团来津演出的极少。春和戏院暂时停演。只尚小云偕王凤卿、张云溪短期演出于北洋戏院。剧目为：《王春娥》、《新珍珠扇》、《柳迎春》（双出同演）、《娟娟》、《汉明妃》。

七、《大公报》“剧坛”副刊一日载幻淳文：《在野昆弋名伶纪略》，对昆弋班著名演员做了一些介绍，有一定参考价值。

六 月

一、尚和玉于二、三日演出于春和戏院，每天日夜两场，剧目为：《艳阳楼》、《铁龙山》、《挑滑车》、《四平山》。

二、女子新剧团“同德社”（主要演员为胡菊琴、陈艳涛、鲜灵芝、于紫仙、卢月霞），于二十二日起出演于北洋戏院，剧目有：《碧海青天》（前、后）、《新女儿经》、《珊瑚传》、《美人恩》（前、后）、《蔡小姐》、《玉玦姻缘》、《义侠奇缘》、《慈父》、《人道》、《一个舞女》、《十三郎五岁朝天》、《秋波一笑缘》等。

三、天华景戏院，主角刘慧英去上海，由白素莲、高静轩、梁一鸣、朱小义、张德发等演出连台本戏《西游记》（四、五本）与《济公传》（三、四本）。

四、中原公司大游艺场五楼，由凌湘娟、赵鸿林、赵韵声、金铎声、碧云兰等继续演出连台本戏《华丽缘》（头、二本）、《彭公案》（头、二、三本）与《狄杨斗智》等。

五、中原公司大游艺场四楼，由陈霞飞、裴灼灼、张妙新、黄玉君、王慧影等演出文明戏，本月演出剧目有：《天津小姐》（头、二本）、《侠义夫妻》、《贼父慈母》、《生死夫妻》等。

六、外地来津演出的著名演员有：

马连良、朱琴心、叶盛兰、刘连荣于四日起演出于北洋戏院，剧目为：《安居平五路》、《舌战群儒》、《一捧雪》等。

谭富英、筱翠花、李慧琴、金仲仁、马富禄、马连昆等，于十三日起演出于明星戏院。

七、《大公报》“剧坛”副刊十日发表士桥之剧评：《观〈铁龙山〉记》（副标题为：“尚和玉之杰作”）。

七 月

一、女子新剧团“同德社”（主要演员为胡菊琴、陈艳涛、鲜灵芝、于紫仙、卢月霞），继续于北洋戏院演出，剧目有：《因祸得福》、《闻小姐移花接木》、《恒娘》、《继母泪》、《一念差》、《庚娘传》、《自由之花》、《交际名花》、《三姊妹》等。

二、天华景戏院，由白素莲、高静轩、梁一鸣、朱小义、张德发等演出连台本戏《西游记》（五、六、七本）、《济公传》（五、六本）以及《七擒孟获》、《柳金蝉》等。

三、中原公司大游艺场五楼，由凌湘娟、王鸿福、赵鸿林、金铎声、碧云兰等演出连台本戏《华丽缘》（三、四、五、六本）与《月老系红丝》等。

四、中原公司大游艺场四楼，由英雪艳、陈霞飞、裴灼灼、张妙新、黄玉君等演出文明戏。剧目有：《天津小姐》（三、四本）、《荆花泪》、《他的母亲》、《杨乃武》、《新娘子装疯》、《银行奇案》等。

五、《大公报》六日与十日刊载津市一些小型剧场情况：

1、北门里福仙茶园，自刘翠霞脱离后，营业一蹶不振，虽有金艳秋、花迎春维持数月，但上座寥落。该园于八日改邀孙青舫、紫金花演出。

2、天乐轩评戏部，由周紫霞、安翠兰演出，上座甚佳。

3、聚华茶园由花玉兰演出，颇得好评。

4、华北戏院因放映电影营业不佳，改由同兴评剧社王月仙、花艳霞等演出评戏。

八 月

一、孟小冬偕李慧琴、周瑞安、李春恒

来津，于二十九日至三十一日在春和戏院演出三场。剧目为《失空斩》、《奇冤报》、《连营寨》、《黄金台》（双出同演）。

二、女子新剧团“同德社”（主要演员为胡菊琴、陈艳涛、鲜灵芝、于紫仙、卢月霞），由一日至七日，在北洋戏院继续演出《爱情与黄金》等新剧。

三、天华景戏院，由白素莲、高静轩、梁一鸣、盖春来、张德发等演出应节戏《天河配》。

四、中原公司大游艺场五楼，由凌湘娟、王鸿福、赵鸿林、金铎声、碧云兰等，继续演出连台本戏《华丽缘》（七本）与《七擒孟获》等。

五、中原公司大游艺场四楼，由英雪艳、陈霞飞、裴灼灼、张妙新、黄玉君等演出文明戏。剧目有：《小梅遗香记》与《天津小姐》（五本）等。

六、京剧演员筱翠花、奚啸伯、李慧琴、李盛斌、金仲仁、马富禄等来津，于八日起出演于北洋戏院。

七、《天风报》二日副刊登载《新中央巡礼》（今名滨江剧场）、八日副刊登载《旧地重游说聚华》（今名劳动剧场）、十六、十七日副刊《新秋写中原》（中原游艺场），分别介绍了三个剧场的历史沿革情况。

九 月

一、杨小楼偕郝寿臣、刘砚芳、魏连芳来津，于六日至十日演出于北洋戏院。剧目为：《头二本连环套》、《野猪林》、《贾家楼》（双出同演）、《长坂坡》、《安天会》、《贩蜡庙》、《铁龙山》（双出同演）。

二、孟小冬一日晚在春和戏院演出《探母回令》。

三、尚和玉、时慧宝、李多奎等，于十

二日至十五日在北洋戏院演出。剧目为：《长坂坡》、《四平山》、《战宛城》、《艳阳楼》、《铁龙山》、《金钱豹》、《翠屏山》、《挑滑车》（双出同演）。

四、秦腔演员金钢钻、刘荣萱、云笑天、喜彩琴，于一日至三日在北洋戏院演出。剧目为《丁香割肉》、《大拾万金》、《妻党同恶报》、《三娘教子》、《兴汉图》（即《玉虎坠》）、《目莲救母》。金钢钻在《目莲救母》中反串二黄老旦。

五、由北平来津演出的著名演员日益增多。如：尚小云于十二日起演于春和戏院。谭富英、陈丽芳、叶盛兰于十九日起演于明星戏院。王又宸、陈盛荪、杨盛春、芙蓉草、马富禄于十九日起演于北洋戏院。马连良、筱翠花、黄桂秋、叶盛兰、马富禄于二十七日起演于北洋戏院。马之剧目有：《假金牌》、《要离刺庆忌》、《火烧绵山》等，皆为马早年之代表作。

六、天华景戏院，由白素莲、高静轩、梁一鸣、盖春来、张德发等演出连台本戏《西游记》（十五至十八本）。

七、中原公司大游艺场五楼，由凌湘娟、王鸿福、赵鸿林等演出连台本戏《华丽缘》（八至十一本）。

八、中原公司大游艺场四楼，从本月起改演评剧，由郭砚芳、花艳霞、李云霞演出《杜十娘》、《王少安赶船》等剧。

九、天津邮务工会联合河北邮务职工会，于十六、十七日晚于春和戏院演出水灾赈捐义务戏。天津名票刘叔度、王竹忱、田奎生、韩炳如、王瑞祥、宋笑菊等参加，剧目为：《失空斩》、《桑园寄子》、《捉放曹》、《文昭关》等。

十月

一、杨小楼偕郝寿臣、刘砚亭、许德义、于莲仙、王福山、迟月亭来津，于十二

日至十三日，演出于北洋戏院。剧目为：《白龙关》、《艳阳楼》（双出同演）、《安天会》、《蚩蜡庙》、《野猪林》（双出同演）。

二、天津《商报》于二十九、三十日两晚，假座明星戏院举办救灾义赈戏。首晚为尚小云之《白罗衫》、孟小冬之《盗宗卷》，次晚为尚小云、孟小冬合演《探母回令》。

三、天华景戏院，由白素莲、高静轩、盖春来、赵韵声、张德发等继续演出连台本戏《西游记》（十七至二十本）及《彭公案》。

四、中原公司大游艺场五楼，由张淑嫔、王鸿福、赵鸿林、金铎声、碧云兰演出连台本戏《情侠传》（头、二本）、《杨家将》（前后部）及《多情太子》、《杨贵妃》等。

五、中原公司大游艺场四楼，由郭砚芳、李宝霞、孙育舫、白莲花、花艳霞继续演出评剧。剧目有：《花为媒》、《白玉楼》、《陈玉梅》、《儿女英雄传》、《满汉斗》等。

六、天津永兴国剧社（1930年成立），于十六日假座明星戏院演出救灾义赈戏（日夜两场），参加的名票有：朗月馆主、钟启英、魏病侠、宋剑秋、徐仲朴、潘紫青、陈鹏程、赵文榕、奚凤亭等。剧目有：《战宛城》、《坐宫》、《群英会》、《二进宫》、《金牌调寇》等。

十一月

一、金钢钻、小香水、李仲林、刘荣萱、雪艳铃等，于十三、十四日两晚在北洋戏院演出（京、梆两下锅）。十三日晚之剧目为：《大蝴蝶杯》、《打花鼓》、《铁弓缘》、《黄金台》，十四日晚为：《大拾万金》、《女起解》、《双狮图》、《行路训子》。

二、天华景戏院，由白素莲、高静轩、

盖春来、赵韵声、张德发、王麟昆继续演出连台本戏《西游记》（二十至二十一本）、《尽忠报国》（即《岳飞出世》）头本。

主演白素莲于十四日离团，由花美蓉担任主演。

三、中原公司大游艺场五楼，由张淑娴、王鸿福、赵鸿林、碧云兰、金铎声等继续演出连台本戏《情侠传》（二至六本）、《杨家将》（头、二本）与《感德忘恩》。

四、中原公司大游艺场四楼，由郭砚芳、孙育舫、李宝霞、白莲花、花艳霞继续演出评剧。剧目有：《满汉斗志》（一至六本）、《九巧传》、《奉天实事》、《天良发现》等。

五、外地来津演出的著名演员有：

徐碧云、贯大元、马富禄、李洪春、高维廉于一日起在北洋戏院演出《绿珠坠楼》、《薛琼英》等剧。

梁秀娟、时慧宝于十五日起在北洋戏院演出《杏元和番》、《盘丝洞》等剧。

言菊朋于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在北洋戏院演出三天五场。剧目为：《捉放曹》、《法门寺》、《吞吴恨》、《白蟒台》、《探母回令》。

雷喜福、胡菊琴于二十八日起在北洋戏院演出。剧目有：《四进士》、《青风亭》等。

曹艺斌、蓉丽娟于三十日起，在新中央戏院演出《赵五娘》、《玉堂春》、《徐延昭》等剧。

六、新明戏院，本月由刘汉臣、吴慧琴、靳霏亭、孟兰秋等演出本戏《汉寿亭侯》、《大破潞安州》等。

十二月

一、天津慈联会举办冬赈义务戏，于二十一、二十二日两晚在北洋戏院演出。剧目为：

二十一日晚：溥黄咏霓（雪艳琴）、袁世海《霸王别姬》，王又宸《捉放旅店》，尚和玉《铁龙山》，刘盛莲《双钉记》。

二十二日晚：溥黄咏霓、王又宸、尚和玉《金沙滩》（自《双龙会》起至《探母回令》止）。

二、金钢钻、小香水本月先后三次演出：

1、十四、十五日与京剧演员王璧如合作，在新中央戏院演出《万里长城》、《大蝴蝶杯》、《大拾万金》等剧。

2、二十、二十七日，仍在新中央戏院演出。二十日之剧目为：《烧骨计》、《大三世修》，二十七日为：《桑园会》、《十八扯》。

3、三十、三十一日在北洋戏院演出。三十日剧目为：《五雷阵》、《蝴蝶杯》，三十一日为：《万里长城》、《玉虎坠》。

三、刘翠霞于十日起至二十六日止，在北洋戏院演出。所演多为评剧传统剧目，也有一些新编剧目。剧目有：《婚姻不自由》、《大男新亲记》、《昭君出塞》、《双蝴蝶》、《义烈奇冤》等。

四、评剧演员李银顺二十三日起在聚华戏院演出，所演多传统剧目，如《二度梅》、《左连城告状》、《贫女泪》、《五贤女》、《宦海潮》等。

五、中原公司大游艺场五楼，由张淑娴、王鸿福、赵鸿林、碧云兰、金铎声等，继续演出连台本戏《情侠传》（七至十本）及《征东传》等。

六、新明戏院，由刘汉臣继续演出连台本戏《彭公案》（一至三本）及《关云长出世》、《牟尼岗》、《乱石山》、《玲珑心》、《麒麟山》、《李鸿章打昆山》、《地藏王》、《济小塘》等。

七、中原公司大游艺场四楼，由郭砚芳、孙育舫、花艳霞、刘玉珍等演出评剧，

其中新剧目有：《国际侦探》、《女状元》、《女儿经》、《回龙传》等。

八、外地来津演出的演员有：

雷喜福、胡菊琴于一日至四日在北洋戏院演出，剧目有：《胭脂褶》、《雪艳娘》、

《夜审潘洪》等。紧接，奚啸伯、沈丽莺、新艳琴于五日至九日演出，所演剧目有《骊珠梦》、《雪艳娘》等。二十七日起，由坤伶老生陈晓昆演出《三国志》、《浔阳楼》、《捉放曹》等剧。

曹艺斌、蓉丽娟于一日至八日，在新中央戏院继续演出。九日起，由王璧如、赵化南、燕莉英等演出。

尚小云于二十八、二十九日在国民戏院演出，剧目有：《比目鱼》、《琵琶仙子》与《龙女牧羊》。

一九三六年

一 月

一、新春伊始，以机关布景戏相号召之京剧演出，计有：

1、张淑娴、王鸿福、赵鸿林、阎又琴、金铎声在中原公司游艺场五楼演出连台本戏《情侠传》。

2、花美蓉、高静轩、盖春来、于雨亭、张德发在天华景戏院演出连台本戏《西游记》和《尽忠报国》。

3、刘汉臣、靳儒亭、雪艳铃、孟兰秋、秦月楼在新明戏院演出《济小塘》及传统剧目。

二、秦腔演员金钢钻、小香水、云笑天、樊富顺于一日起在北洋戏院演出，剧目有：《龙凤配》、《南北合》、《三世修》、《娟娟》、《三娘教子》等，十日起转新明戏院，演出剧目《万里长城》、《蝴蝶杯》、《妻党同恶报》、《大拾万金》、《三世修》、《三娘教子》、《红鬃烈马》、

《珊瑚泪》、《龙凤配》、《玉虎坠》等。二十七日又转新中央戏院演出，同台演员为：金钢钻、小爱茹、小香水、云笑天、邢玉昆、赵紫云、小菊处、李凌升、金彩琴等。剧目梆子、京剧两下锅，计有：《红鬃烈马》、《回龙传》、《柳金蝉》、《秦香莲》、《丁香割肉》、《捉放曹》、《坐宫》、《天雷阵》、《空城计》、《珠帘寨》、《拾黄金》、《八十八扯》等。

三、中原公司游艺场四楼于二十七日起演出文明戏，演员有张月英、傅秀英、张月琴等，剧目多为自编之新剧，如《双落发》、《生姜会》、《张家府》、《夜打窗楼》、《姑嫂卖花》、《摸丝螺》、《绣花鞋》、《背过桥》、《摸骨相》、《赏端阳》等。

四、评剧演员郭砚芳、孙育舫、花艳福、李宝霞、刘玉珍、白莲花等，自一日起在中原公司游艺场四楼演出《打昆山》、《循环报》、《白玉楼》、《满汉斗智》、《巧访奇案》等剧。李银顺在聚华戏院演出《万花船》、《代友完婚》、《二度梅》、《盗金砖》、《宦海潮》等剧。

五、外地来津演出之京剧计有：

1、荀慧生偕王文源、马富禄、金仲仁、蒋少奎等，由一日起在国泰戏院演出《玉堂春》、《十三妹》、《英杰烈》、《钗头凤》等。

2、赵啸澗、安舒元、高维廉、于莲仙于九日起在北洋戏院演出《玉堂春》等剧。

3、徐碧云、郭竹铭、周瑞安、侯喜瑞、李洪春、朱斌仙、于莲仙，于二十四日起在北洋戏院演出《御碑亭》、《虞小翠》、《薛琼英》、《褒姒》等剧。

六、据五日《庸报》载，文武老生李桂春（小达子）偕其子少春，应南市大舞台之邀请，露演三日。一月二日日场，李桂春《落马湖》、李少春《恶虎村》；夜场，李

桂春《逍遥津》、李少春《八大锤》。三日日场李桂春《泥马渡康王》、李少春《武文华》；夜场，李桂春《姜子牙卖面》、李少春《安天会》。四日日场，李桂春《四进士》、李少春《长坂坡》；夜场，李桂春、少春父子合演《风波亭》。李少春是年十七岁，其老生戏为陈秀华所授，武生戏由丁少利所传。

七、票界活动：

1、名票王庚生元旦白天在开滦俱乐部露演《龙凤呈祥》，饰赵云。

2、琴声雅集冬赈义务戏，于七日晚在北洋戏院演出，剧目为：倪姍媛《虹霓关》，倪淑贞、徐觉民、王者相《二进宫》，朱作舟《铁龙山》，九岁朱小姐、倪姍媛、周培生《贵妃醉酒》。

3、名票王竹生、裘仲衡等，为天津预成学校筹募款项，于十四日日场在北洋戏院演出全部《忠烈图》。

4、海关公会十五日夜场在明星戏院演出，剧目为：松咏居士、王庚生《一捧雪》、王秋舫《铁龙山》、吴简吾、洪妹《骂殿》。

5、名票李东园，师事孙菊仙十余载，于十七日起在天升戏院演出三天（日夜六场），剧目为：《桑园寄子》、《雍凉关》、《七星灯》、《乌盆计》、《逍遥津》、《三娘教子》。

6、北宁铁路管理局河北宁园国剧社每星期日下午露演一次，如二十五日第四十五次彩排剧目为：解宗葵《群英会》，竹影、田小鲁《樊江关》，潘春华、祝石甫《御碑亭》，王心斋、剑英《武家坡》。

八、据《益世报》二十二日载，赵美英、梁一鸣、朱小义脱离天华景戏院，于二十四日在东天仙戏园演出。

二 月

一、以机关布景戏相号召之京剧，继续

不断演出。

1、花美蓉、高静轩、盖春来、于雨亭、张德发于一日起，在天华景戏院演出连台本戏《西游记》（二十一至二十四本）、《天下第一桥》、《天上斗牛宫》、《尽忠报国》等。

2、杨博生、杨维娜、张淑娴、王麟昆、赵鸿林、阎又琴、金铎声于一日起，在中原公司游艺场五楼演出《天下第一桥》、《二月二龙抬头》、《金枪传》、《月老系红丝》等本戏。

3、刘汉臣、靳霏亭、孟兰秋、雪艳铃、秦月楼于一日起，在新明戏院演出《七孔玲珑心》、《济小塘》、《麒麟山》等本戏。

4、赵美英、梁一鸣、朱小义在东天仙戏院演出本戏《天下第一桥》。

二、秦腔演员金钢钻、小爱茹、小香水、云笑天、邢玉昆在新中央戏院演出一个月，剧目为梆子、京剧两下锅，计有：《大拾万金》、《万里长城》、《蝴蝶杯》、《三世修》、《四郎探母》、《秦香莲》、《洛阳桥》、《王华买父》、《逃关》、《丁香割肉》、《珊瑚泪》、《柳金蝉》、《卖子哭街》、《双狮图》等。

三、评剧演出，仍与一月相同。郭砚芳、孙育舫、花碧兰、刘玉珍于一日起，在中原游艺场四楼演出《可怜秋香》、《青楼遗恨》、《白玉楼》、《贞女血》、《于公案》、《三婚配》、《循环报》、《左连城告状》、《白金哥私访》等。李银顺于一日起，在聚华戏院演出《万里长城》、《花为媒》、《枪毙老妈》等剧。

四、张月英、傅秀英、张月琴在中原公司游艺场四楼演出文明戏一个月，剧目多新剧，计有：《背包过门》、《大捉五通》、《阿增算命》、《隆兴宝号》、《大闹沧州府》、《阿龙叹苦》、《河头成亲》、《赛

半仙》等。

五、本月，外地剧团来津演出者有：

1、程砚秋偕王少楼、俞振飞、李春恒、吴富琴、文亮臣、哈宝山、苏连汉、曹二庚，于十三日起在国泰戏院演出《金锁记》、《聂隐娘》、《荒山泪》、《花舫缘》、《文姬归汉》等剧。

2、京剧老生李盛藻，偕陈盛荪、刘盛莲、李盛斌于二月六日起，在北洋戏院演出《四进士》、《龙凤呈祥》、《打鱼杀家》等剧。

3、梁秀娟、时慧宝于十一日起，在北洋戏院演出《人面桃花》、《奇双会》、《霸王别姬》、《梅玉配》等剧。

4、程永龙、王清尘、新艳琴、王又荃、程菊笙于二十日起，在北洋戏院演出《屯土山》、《三江口》、《水淹七军》、《千里走单骑》等剧。

5、梁韵秋、崔仲麟、阎庆林、赵绮霞、小寿山于二十七日起，在北洋戏院演出《廉锦枫》、《雷峰塔》、《玉堂春》、《十三妹》等剧。

六、主要票友活动：

1、旅津江苏同乡探亲会于二十一日，假座明星戏院彩排，所演剧目为：（白天）吴颂平《加官进禄》、王麟青《醉皂》、杨润甫、倪姍媛《汾河湾》、童曼秋《夜奔》。（夜场）朱作舟《铁龙山》、吴颂平《叫关》、倪姍媛、朱文菊、周培生《贵妃醉酒》、尚小云、黄楚宝（特邀）、徐觉民、潘经荪、郭修仁、金鹤年、李宝奎《探母回令》。

2、北宁铁路管理局河北宁园国剧社于二十三日下午，举行第四十八次彩排，演员有祝石甫、邹功甫、李立民、张孟庚、姜铁荣、李幼云等，演出剧目为《潇湘夜雨》、《狮子楼》、《南阳关》、《八义图》与《黄金台》。

七、《商报》二月一日副刊，登载演员梁一鸣小传，对梁之技艺评价尚中肯；《庸报》二月二十二日副刊，登载演员程永龙生平事迹，对程之关羽戏甚为誉扬。

八、《庸报》二月十日副刊，刊载《谈关戏之人才》（作者希贤），文章认为擅演关剧者，程长庚后只一三麻子，现时以林树森为最佳。

九、《庸报》二十六日副刊，载文谈“奎德社”之渊源，题名：《李桂云重新组班，下月来津露演，现重排〈李翠莲〉等剧》。

三 月

一、誉为“评剧皇后”之刘翠霞于二十六日起，在新明戏院演出，剧目为：《昭君出塞》（一至八本，分四天演）、《庞三春》、《打狗劝夫》、《赵五娘》、《状元荣归》、《德孝双全》、《珍珠衫》、《花为媒》、《大三节烈》等。

二、评剧演员郭砚芳、周紫霞、花碧兰、花月亭、刘玉珍于一日起，在中原公司游艺场四楼演出《乌江县》、《贞女血》、《李香莲卖画》、《左连城告状》等剧。李银顺于一日起，在聚华戏院演出《万里长城》、《花为媒》等剧。

三、秦腔演员金钢钻、小爱茹、小香水、云笑天等，于一起继续在新中央戏院演出，所演剧目为梆子、京剧两下锅，计有：《大拾万金》、《柳金蝉》、《黄桂香出家》、《香罗带》、《妻党同恶报》等。

四、以演机关布景戏相号召之京剧演出，计有：

1、刘汉臣、靳需亭、碧云兰、孟兰秋、秦月楼于一日起，在新明戏院演出连台本戏《地藏王》（一至四本）、《金枪传》（一至四本）及本戏《七擒孟获》、《邓艾渡阴平》、《贤孝子》等。

2、杨博生、杨维娜、张淑娴、王麟

昆、赵鸿林、金铎声于一起，在中原公司游艺场五楼演出连台本戏《五美奇缘》（头二本）、《二月二龙抬头》、《金枪传》等。

3、李雪芳、梁一鸣、朱小义、张德发在东天仙戏院演出本戏《碧螭姻缘》、《七擒孟获》、《天雨花》、《人面桃花》等。

五、女子新剧团“奎德社”，由李桂云再次组班演出，由平至津，偕王金城、东方艳、程小庚、马丽华，于六日起在北洋戏院上演《秦香莲》、《新三娘教子》、《万里长城》、《红鬃烈马》、《李香莲》、《法门寺》等剧。

六、张月英、傅秀英、张月琴于一起，在中原公司游艺场四楼继续演出文明戏。剧目有：《父子同科》、《二月八》、《一匹绸》、《文明产子》、《阿狗拜堂》、《失约私情》、《活菩萨》、《卖金盂》、《天芥果》等。

七、外地来津演出之剧团有：

1、谭富英、程玉菁、姜妙香、吴彩霞、计艳芬、慈瑞泉、马连昆、李宝奎、李四广于四日起至八日止，在明星戏院演出《红鬃烈马》、《捉放曹》、《卖马》、《碰碑》、《探母回令》、《失空斩》、《朱痕记》、《打鱼杀家》等。九日，谭富英及其父小培，为北平民铎小学校筹款，假座明星戏院演出义务戏。谭富英演出《奇冤报》，谭小培演出《天雷报》。

2、梁韵秋、崔钟麟、阎庆林、赵绮霞于一日起，在北洋戏院演出《荀灌娘》、《闹学》、《十三妹》等剧。

3、言菊朋、新艳琴、周瑞安、侯喜瑞于十二日起，在北洋戏院演出《征西传》、《祢正平》、《瑜亮差》、《龙凤呈祥》、《探母回令》、《蜀魏战史》等剧。

4、中华戏曲学校于二十日起，在北洋戏院演出《孔雀东南飞》、《化外奇缘》、

《九江口》、《碧玉簪》、《盘丝洞》、《探母回令》、《金山寺》、《长坂坡》等剧。

八、北宁铁路管理局河北宁园国剧社，于本月内继续举行彩排。如第五十次彩排，有张孟庚《扫松》，于梦禅《游六殿》，谭家祥、田小鲁《梅龙镇》，潘春华《战太平》，邹功甫、祝石甫《马前泼水》。第五十一次彩排，有齐彤光《珠帘寨》、张仲三《忠孝全》、张希珍《宇宙锋》、郭春华《翠屏山》、李顽石《南天门》、远尘逸士《失空斩》。

四 月

一、评剧演员刘翠霞、张月亭、桂宝芬、王月仙于一起，在新明戏院演出《万里长城》、《杨三姐告状》、《昭君出塞》、《苏小小》、《赛金莲》、《独占花魁》、《枪毙小老妈》、《王华买父》、《孟姜女寻夫》、《雪玉冰霜》、《义烈奇冤》等，十一日起转北洋戏院演出。新翠霞、郭砚芳、花迎春于一起，在中原公司游艺场四楼演出《五女哭坟》、《美凤楼》、《回杯记》、《于公案》、《告金扇》、《梁山伯》、《双婚配》、《女状元》、《访美人》等剧。李银顺于一起，在聚华戏院演出《媳孝孙贤》、《白玉楼》、《蝴蝶杯》、《两种奇案》等剧。

二、秦腔演员金钢钻、小爱茹、小香水、云笑天、郑瑶台于一起，继续在新中央戏院演出，所演剧目为梆子、京剧两下锅，计有：《汾河湾》、《玉虎坠》、《三世修》、《王华买父》、《翠屏山》、《烧骨计》、《丁香割肉》、《卖子哭街》等。

三、以机关布景戏为号召之京剧演出，计有：

1、蓉丽娟、曹艺斌、靳霏亭、碧玉兰、张海臣于十一日起，在新明戏院演出连

台本戏《西游记》及《妻党同恶报》、《吴汉杀妻》、《天门阵》等。

2、杨维娜、杨博生、张淑娴、王麟昆、赵鸿林、朱盛富于一日起，在中原公司游艺场五楼，演出连台本戏《五美奇缘》

（一至六本）及本戏《蟠桃大会》、《天下第一桥》、《金枪传》、《凤仪亭》等。

3、李雪芳、梁一鸣、朱小义、张德发于一日起，在东天仙戏院演出连台本戏《西游记》及本戏《天雨花》、《三搜卧龙岗》、《七擒孟获》、《三戏白牡丹》、《人面桃花》等。

四、本月，外地来津演出之剧团有：

1、北平富连成科班于一日起，在北洋戏院演出《法门寺》、《朱痕记》、《打鱼杀家》等。

2、孙盛芳、管绍华、姜妙香、李盛斌、李洪春于四日起，在北洋戏院演出《朱痕记》、《奇双会》、《十三妹》、《雪艳娘》等剧。

3、徐东明、徐东霞、马富禄、李盛斌、李宝奎于二十三日起，在北洋戏院演出《法门寺》、《青凤亭》、《探母回令》、《四进士》、《借东风》等剧。

4、雷喜福、新艳琴、小爱茹、刘荣萱于二十四日起，在新中央戏院演出《葫芦峪》、《四进士》、《夜审潘洪》、《天雷报》、《六部大审》、《一捧雪》等剧。

5、以韩世昌、白云生、侯玉山、魏庆林、崔祥云、李凤云为主要演员之祥庆昆弋社，于二十六日起在小广寒剧场演出昆曲《奇双会》、《思凡》、《通天犀》、《斩子》、《打子》、《打钢刀》、《出潼关》、《学舌》、《快活林》、《醉打山门》、《迎像哭像》等。

五、北宁铁路管理局河北宁园国剧社本月份举行三次彩排。

1、第五十二次彩排剧目为：谭家祥、

王绍周《托兆》，冯树霖《审李七》，李立民、崔捷三《神亭岭》；边小如、李幼云《斩子》，祝石甫、邹功甫《庆顶珠》，钟启英《冀州城》。

2、第五十三次彩排剧目为：潘春华《战太平》，竹影女士、李幼云《奇双会》，解宗葵《奇冤报》，钟启英《落马湖》，谭家祥、祝石甫《宝莲灯》，姜秩荣、潘贵馨、张仲三《法门寺》。

3、第五十四次彩排剧目为：李立民《摩天岭》，解宗葵、李幼云、祝石甫《四进士》。

六、《天风报》四月十五日刊载署名“大风”之文章：《王瑶卿与〈雁门关〉》，谈王瑶卿民二十（1931年）在天津演出一至八本《雁门关》（每晚两本），演出地点为新新戏院，配角有郭仲衡、芙蓉草、文亮臣等，王瑶卿饰萧太后，演出极具光彩，此为王瑶卿最后一次在津演戏。

五 月

一、秦腔演员金钢钻，偕小爱茹、小香水、云笑天、赵紫云，于一日起在新中央戏院演出，所演剧目为梆子、京剧两下锅，计有：《珊瑚泪》、《柳金蝉》、《回龙传》、《三世修》、《五元哭坟》、《阴阳报》、《烧骨计》等。

二、以机关布景戏相号召的京剧演出，本月计有：

1、李雪芳、梁一鸣、朱小义、雪艳铃、张德发于一日起，在北洋戏院演出本戏《天雨花》、《花木兰》、《卧龙岗》、《七擒孟获》等，六日起转入东天仙戏院，上演连台本戏《西游记》（十三本至二十八本）及本戏《雷峰塔》、《妻党同恶报》等。

2、杨博生、张淑娴、赵鸿林、阎又琴、金铎声于一日起，在中原公司游艺场五

楼演出连台本戏《五美奇缘》、《释迦牟尼佛》、《刘海戏金蟾》等。

3、蓉丽娟、曹艺斌、靳需亭、碧玉兰、张海臣于一日起，在新明戏院演出连台本戏《西游记》、《狸猫换太子》及本戏《赵五娘》、《貂蝉》、《千里送京娘》等。

三、评剧演出：

1、新翠霞、郭砚芳、花迎春、张艳秋、刘玉珍、花玉凤、白莲花于一日起，在中原公司游艺场四楼演出评剧《对银杯》、《打马红眼》、《丑开店》、《宝凤缘》、《杭州妓女》、《女状元》、《丝绒计》、《双招亲》等。

2、李银顺、锦牡丹、鲜灵霞、小灵霞、金彩云于一日起，在聚华戏院演出《梨花泪》、《刁刘氏》、《王华买父》、《宁武关》等，十三日起，转新新戏院继续演出。

四、外地来津演出的有：

1、陆素娟、杨宝森、萧长华、姜妙香、刘连荣、朱桂芳于七日至十日，在国泰戏院演出梅派名剧《凤还巢》、《霸王别姬》、《西施》（前后部）、《俊袭人》和《太真外传》。

2、筱翠花、雷喜福、孙毓坤、高维廉于二十一日起，在北洋戏院演出《挑帘裁衣》、《浔阳楼》、《拾玉镯》、《翠屏山》、《马思远》、《红梅阁》、《梅玉配》、《战宛城》等剧。

3、山西梆子演员丁果仙、奴子生、十三旦、丁巧云、狮子黑、邱凤英于十四日起，在北洋戏院演出《双罗衫》、《双婚配》、《骂阎罗》、《日月图》、《阴阳报》、《打柴训弟》、《炮烙柱》、《东皇庄》、《大审刺客》、《万佛衣》、《拾报恩》等。

4、北平祥庆昆弋社（主要演员为：韩

世昌、白云生、侯玉山、崔祥云、魏庆林）于一日起，在小广寒剧场演出《弹词》、《千钟禄》、《翡翠园》、《激孟良》、《瑶台城》、《钗钏大审》、《倒铜旗》、《火判》、《红娘寄柬》、《奇双会》、《双合印》等。

5、田鸿儒、杨维娜、任翠卿三十日起，在东天仙戏院演出《得意缘》、《活捉孙策》、《苏武牧羊》、《双钉记》等剧。

五、北宁铁路管理局河北宁园国剧社五月份连续举行彩排。主要四台戏为：

第一次：《卖马》（齐彤光），《武家坡》（徐寿民、潘贵馨），《文昭关》（边小如），《越虎城》（崔捷三），《捉放宿店》（邹功甫），《棒打薄情郎》（祝石甫、竹影女士）。

第二次：《五台山》（张孟庚），《草桥关》（齐彤光），《坐楼杀惜》（李顽石、祝石甫），《群英会》（解宗葵）。

第三次：《大回朝》（张仲三），《六月雪》（潘贵馨），《戏迷传》（陈晓颇），《连环套》（徐幼华、冯树霖），《御碑亭》（张希珍、解宗葵）。

第四次：《百寿图》（张孟庚、张仲三），《战蒲关》（姜秩荣、郭春华、陈梦九），《汾河湾》（齐彤光、祝石甫），《长坂坡》（钟启英、潘春华），《探母回令》（关茂之、李幼云）。

六、《益世报》五月七日副刊登载署名“炎”的文章：《杨宝森剧艺》，谈论杨宝森的艺术成就。

七、《益世报》五月十四日至十九日副刊登载江寄萍之文章：《谈南曲》，文章具有一定的学术性，内容为考证明南曲如何代替元北曲而兴。

六月

一、秦腔演员金钢钻，暨小爱茹、小香

水、郑瑶台、云笑天于一起，在新中央戏院演出，剧目为梆子、京剧两下锅，计有：

《柳金蝉》、《黄桂香出家》、《五元哭坟》、《忠烈奇》、《大拾黄金》、《万里长城》、《王华买父》、《佛门点元》、《目莲救母》、《波虎传》、《探母》、《小上坟》、《同恶报》等。

二、以机关布景戏相号召之京剧演出，主要有：

1、杨博生、张淑娴、赵鸿林、阎又琴、韩子峰、金铎声于一日起，在中原公司游艺场五楼演出连台本戏《五美奇缘》（一至八本）、《释迦牟尼出世》（头、二本）、《新白蛇传》（头、二本）及《月老系红丝》等。

2、蓉丽娟、曹艺斌、三吉仙、秦月楼、靳霏亭于一日起，在新明戏院演出连台本戏《狸猫换太子》及《馒头庵》、《北汉王》、《大破天门阵》、《临江驿》、《貂蝉》、《张天师捉妖》等剧。

三、评剧演出，计有：

1、新翠霞、花迎春、郭砚芳、张艳秋、刘玉珍于一日起，在中原公司游艺场四楼演出《因果美报》、《宝凤缘》、《黑猫告状》、《夜审周子琴》、《五女哭坟》、《白玉楼》、《十八劝》、《打昆山》等剧。

2、李银顺六月一日在聚华戏院演出《桃花庵》、《珍珠衫》。

3、花玉兰二日在聚华戏院演出《王少安赶船》、《花为媒》和《万花船》。

4、安翠兰二十七日起在聚华戏院演出《刁南楼》、《黄氏女游阴》等剧。

四、外地演员来津演出的有：

1、谭富英、程玉菁、茹富兰、茹富蕙、计砚芬、马连昆于三日起，在国泰戏院演出《鼎盛春秋》、《八大锤》、《打侄上坟》、《晋楚交兵》、《探母回令》、《失

空斩》、《秋胡戏妻》、《托兆碰碑》等剧。

2、李万春、梁韵秋、迟金声、高维廉、何佩华、毛庆来在国泰戏院演出《借东风》、《武松》、《雍正剑侠图》、《劈山救母》、《汉寿亭侯》、《田七郎》等剧。

3、雷喜福、李盛斌、雪艳铃、樊富顺、松雪芳于六月十九日国民戏院开幕日起，演出《六部大审》、《甘露寺》、《借东风》、《七星灯》、《四进士》、《洪洋洞》、《黑驴告状》、《花古》、《三矮奇闻》、《大战一枝桃》、《朝金顶》、《天雷报》等剧。

4、李香匀、陈少霖、周瑞安、李春恒、张春彦、茹富蕙、陈盛泰于二十三日起，在北洋戏院演出《霸王别姬》、《西施》、《擂鼓战金山》、《宇宙锋》、《木兰从军》、《廉锦枫》等梅派剧目。

5、山西梆子丁果仙、毛毛旦、奴子生、狮子黑、十三旦、丁巧云于一日起，在北洋戏院演出《红鬃烈马》、《双锁山》、《九义十八侠》、《破洪州》、《蝴蝶杯》、《坐窑吃瓜》、《万佛衣》、《取西川》、《九件衣》、《串龙珠》、《大审刺客》等。

五、北宁铁路管理局河北宁园国剧社继续举行彩排演出。本月演出的戏有：

第一次：《游六殿》（于梦禅），《青风寨》（孟云中、徐幼华），《追韩信》（齐彤光），《骂殿》（徐寿民、祝石甫），《八大锤》（李立民、钟启英、解宗葵）。

第二次：《别窑》（张孟庚、郭华春），《斩黄袍》（边小如、冯树霖、潘春华），《玉堂春》（祝石甫、吴子涛、李幼云）。

第三次：《儿女英雄传》（竹影女士、祝石甫、吴子涛、沈一髯、冯树霖、李典

战、赵瑞臣、潘春华、张文琦、徐幼华)。

六、中原公司屋顶花园于本月十九日开幕,五楼演出京剧,四楼演出评剧。

七、天祥市场屋顶游艺园于二十一日开幕,由刘翠霞演出评剧,红牡丹演出改良新戏。

七 月

一、以红净戏蜚声剧坛的程永龙,偕丽英梅、关盛良、张德发、宋玉茹在国民戏院演出。剧目有:《粉妆楼》、《混元盒》、《九江口》、《红线盗盒》、《千里走单骑》、《盗马关》、《真假关公》、《三江口》、《刮骨疗毒》等。

二、评剧演出如下:

1、刘翠霞、张月亭、桂宝芬、王月仙于十九日起,在新明戏院演出《昭君出塞》、《万里长城》、《母烈子孝》、《旋风奇案》、《可怜的芸娘》、《刘成杀婿》、《义烈奇冤》、《双鸳鸯》、《空谷幽兰》、《狼毒计》、《青楼遗恨》、《庞三春》等剧。

2、新翠霞、花迎春、花凤霞、刘玉珍、张艳秋、白莲花于一日起,在中原公司游艺场四楼演出,剧目有《宝凤缘》、《后娘打子》、《于公案》、《还阳自说》、《三世修》、《女状元》等。

3、安翠兰于一日起,在聚华戏院演出《土牢计》、《对银杯》、《五贤女》、《罗成招亲》、《万花船》、《蝴蝶杯》等。

三、女子新剧团“馨德社”(主要演员为李桂云、筱兰芬、碧玉花、汪金荣、小双玉),于十六日起在新新电影院演出,剧目有:《一元钱》、《空谷兰》、《胡四娘》、《落霞孤鹭》、《一封书》、《洞庭秋》、《麟箫缘》、《双鱼玉珮》、《棒打春桃》、《姻缘巧报》、《莲英遇难记》

等。

四、秦腔演员金钢钻,及小爱茹、小香水、邢玉昆、云笑天、郑瑶台于一日起,在新明戏院演出,剧目仍为梆子、京剧两下锅,计有:《三娘教子》、《波虎传》、《丁香割肉》、《黄桂香》、《三世修》、《佛门点元》、《万里长城》、《阴阳报》、《麻姑上寿》等。

五、以演机关布景戏为号召的杨博生、张淑娴、关雁依、赵鸿林、韩子峰、阎又琴等,于一日起在中原公司游艺场五楼演出连台本戏《金台传》(头、二、三本),《新白蛇传》(头、二、三本)及本戏《天门阵》等。

六、外地剧团来津演出的有:

1、雷喜福、李盛斌、雪艳铃、宋玉茹于一日起,在国民戏院演出《战蒲关》、《四进士》、《花蝴蝶》、《九更天》、《失印救火》、《夜审潘洪》、《豫让吞炭》等。

2、马艳芬、杨宝森、高维廉、李克昌、韩长宝于三日起,在北洋戏院演出《玉堂春》、《法门寺》、《奇冤报》、《探母回令》、《得意缘》等剧。

3、北平富连成科班(主要演员为叶盛章、李世芳、毛世来),于四日起在国泰戏院演出,剧目有:《巧连环》、《雁翎甲》、《酒丐》、《藏珍楼》(一、二、三本)、《昆仑剑侠传》等。

4、新艳秋、管绍华、陈盛泰、于莲仙、朱斌仙于十七日起,在北洋戏院演出《玉堂春》、《奇双会》、《赚文娟》、《鸳鸯冢》等。

5、梅影、赵秉南、周瑞安、侯喜瑞、哈宝山、陈盛泰、赵碧云、金鹤年于二十六日起,在北洋戏院演出,剧目为:《凤还巢》、《西施》、《阴阳河》、《宝莲灯》等。

6、昆曲演员侯永奎、马祥麟、郝振基、侯益隆、陶显庭于三十一日起，在北洋戏院演出，首日戏码为：《铁龙山》、《昭君出塞》、《通天犀》、《功臣宴》、《花果山》。

七、北宁铁路管理局河北宁园国剧社本月举行一次彩排，剧目为：《坐宫》（张文琦），《英雄反正》（徐幼华），《战太平》（潘春华），《骂殿》（解宗葵、黄素雯），《战宛城》（邹功甫、祝石甫）。

八、本市《广播日报》副刊载文，追忆孙菊仙最后一次在津演出《四进士》情况。

九、《益世报》七月十三日、十四日副刊《别墅》，刊载炎臣文章，介绍了中国戏院情况，称：中国戏院设有两千余座，装饰一新。

八 月

一、程永龙于一起，在国泰戏院演出《斩颜良》、《单刀赴会》、《群英会·借东风·华容道》、《盗马关》、《昭君出塞》等剧。

二、评剧演出，计有：

1、评剧演员刘翠霞、张月亭、桂宝芬、王月仙、李莲芳于一起，在新明戏院演出《啼笑姻缘》（一至四本）、《宋金郎团圆破毡笠》、《青州府》、《破镜重圆》、《独占花魁》、《刘公案》、《密云县》、《醒世钟》、《空谷兰》、《颠倒凤》等剧。

2、新翠霞、花迎春、花凤霞、刘玉珍、张艳秋、白莲花于一起，在中原公司游艺场四楼演出《丝绒记》、《美凤楼》、《告金扇》、《因果美报》、《三世修》、《梁山伯》、《还阳自说》、《天河配》等。

3、安翠兰于一起，在聚华戏院演出《天河配》等剧。

三、以机关布景戏相号召之京剧演员杨

博生、张淑娴、关雁依、赵鸿林、韩子峰、阎又琴于一起，在中原公司游艺场五楼演出连台本戏《金台传》及《孟兰盛会》、《牛郎织女》、《金枪传》、《断子》、《三雅园》、《洗浮山》等。

四、以侯永奎、马祥麟、陶显庭、郝振基、侯益隆为主要演员的北方昆剧社，由一起在北洋戏院公演，剧目为：《天河配》、《对刀步战》、《瑶台》、《闹昆阳》、《兴隆会》、《天罡阵》、《七盘山》、《反西京》、《夜巡》、《北诈疯》、《琴挑》、《问病》等剧。

五、以李桂云、碧玉花、汪金荣、小双玉、赵曼云为主要演员的“馨德坤剧社”，于一起在新新电影院演出，剧目有：《珊瑚传》、《现代青年》、《温少奶奶的扇子》、《落霞孤鹜》、《庚娘传》、《赖婚》、《夫妻之秘密》、《麟箫缘》、《姊妹花》、《再生花》、《女侯爷》等。

六、云英女子剧团（广东戏）于十五日起在北洋戏院演出，剧目有：《孟兰盛会》、《碧容探监》、《侠女姻缘》、《月向那方圆》、《二差人》、《石上七星梅》、《孔雀开屏》、《血泪洒良心》等剧。

七、本月外地来津的京剧演出，计有：

1、李万春、砚凌云、毛庆来、迟金声、高维廉于十三日起，在国泰戏院演出《武松》、《佟家坞》、《汉寿亭侯》、《田七郎》、《雍正剑侠图》等剧。

2、孟小如、李盛斌、吴慧琴、赵化南、董俊峰于一起，在国民戏院演出剧目如下：《铁公鸡》（一至四本）、《孟兰盛会》、《百凉楼》、《界牌关》、《太史慈》、《青风亭》、《当铜卖马》。

八、北宁铁路管理局河北宁园国剧社于三十日与三十一日两晚，举行彩排，节目如下：

第六十五次彩排：《山海关》（潘春华、张孟庚），《忠孝全》（王绍周），《拾玉镯》（郭春华），《黄金台》（嘯天），《捉放曹》（邹功甫），《金雁桥》（钟启英）

第六十六次彩排：《卖马》（齐形光），《父子会》（张仲三、王绍周），《鸿鸾禧》（黄素雯），《连环套》（吴少岷），《坐宫》（嘯天、张希珍），《孟兰会》（全体合演）。

九 月

一、中国大戏院于九月十九日举行开幕典礼，津市长张自忠等一千五百余人参加，晚由马连良、林秋雯、叶盛兰、马富禄等演出《借东风》、《女起解》等剧，马连良并剪彩、演说，还在前场跳《加官》，马富禄则跳《财神》。

二、马连良此次来津演出时间较长，由十九日至月底止，主要演出《羊角哀》、《青风亭》、《范仲禹》、《红鬃烈马》、《马义救主》、《一捧雪》、《游龙戏凤》、《打鱼杀家》、《龙凤呈祥》、《汾河湾》、《盗宗卷》、《八大锤》、《借东风》、《四进士》等剧，因票价低廉（前排最高一元二角），故卖座极盛。

三、秦腔演员金钢钻、小香水、邵汉良、韦凌云、李稳华、云笑天、邢玉昆、金彩琴、小菊处、赵紫云，于十九日起在新明戏院演出，主要剧目有：《玉虎神坠》、《珊瑚泪》、《大拾万金》、《天河配》、《三娘教子》、《五元哭坟》、《丁香割肉》、《万里长城》、《佛门点元》、《李桂香出家》等。

四、评剧演员刘翠霞、张月亭、桂宝芬、赵凤宝、李莲芬于一日起至十六日止，在新明戏院演出《孟兰盛会》、《庞三春》、《水牢计》、《青楼遗恨》、《美凤

楼》、《黄犬报冤》、《包公奇案》、《弟兄和好》等剧。新翠霞、花凤霞、陈凤娥、刘玉珍于一日起在中原公司游艺场四楼演出《三世修》、《对银杯》、《海棠红》、《宝凤缘》、《黑猫告状》、《女状元》、《刘公案》、《锯碗丁》、《长生殿》等剧。安翠兰于一日起，在聚华戏院演出《孟兰会》等剧。

五、“馨德”坤剧社李桂云、碧玉花、马艳秋、小双玉、田毓茹于一日起，在新新戏院演出《麟箫缘》、《夫妻之秘密》、《莲英遇难记》、《八十八扯》、《空谷兰》、《现代青年》、《一元钱》、《情天恨海》等剧。

六、杨博生、张淑娴、赵鸿林、阎又琴于一日起，继续在中原公司游艺场五楼演出一至八本《金台传》及本戏《孟兰盛会》、《月宫攀桂》、《三雅园》、《攻潼关》、《四平山》等剧。

七、本月，外地来津演出的有：

1、云英女子粤剧团于一日至三日，在北洋戏院演出《山东响马》、《呆姑爷》、《卖马蹄》、《五元哭坟》、《咸水泪》、《仕林祭塔》等剧。

2、言菊朋、闻妙莺、韩长宝、李克昌、张泽民四日起，在北洋戏院演出《捉放曹》、《审头刺汤》、《御碑亭》、《连营寨》、《青风亭》、《法门寺》、《四郎探母》、《定军山》、《碰碑》等剧。

3、梅影、赵瑞臣、李克昌、张津民十一日起，在北洋戏院演出《春秋配》、《凤还巢》等剧。

4、奚啸伯、新艳琴、韩长宝、杨四立、李克昌于十九日起，在北洋戏院演出《十道本》、《白蟒台》、《四进士》、《借东风》、《浔阳楼》、《一捧雪》、《捉放曹》等剧。

5、雷喜福、新艳琴、韩长宝、李克昌，

张津民于二十五日起，在北洋戏院演出《状元谱》、《夜审潘洪》、《开山府》、《马义救主》等剧。

6、赵化南、姜铁麟、吴慧琴、张德发、董俊峰、松雪芳于一起，在国民戏院演出《失空斩》、《孝子救北海》、《九更天》、《铁龙山》、《金钱豹》、《洪洋洞》等剧。十日以后，由李盛斌代姜铁麟演出。

八、北宁铁路管理局河北宁园国剧社本月份彩排（第六十七次至第七十次）之剧目计有：

第一次（九月六日下午）：

《五台山》（张孟庚）
《捉放曹》（徐寿民、王绍周）
《宝莲灯》（祝石甫、谭宗祥）
《独木关》（徐幼华、陈晓颇）
《汾河湾》（齐彤光、张文琦）
《八大锤》（解宗葵、李立民、钟启英）

第二次：（九月十三日下午）

《百寿图》（张仲三、王绍周）
《翠屏山》（郭春华、潘春华）
全部《宇宙锋》（祝石甫、李幼云、崔伴莲、竹影女士、谭家祥、李典哉）

第三次（九月二十日下午）

《卖弓计》（李立民）
《武家坡》（张禹功、张文琦）
《清官册》（沈一髯、冯树霖）
《冀州城》（钟启英）
《法门寺》（啸天、丽云女士）

第四次（九月二十七日下午）

《黄金台》（金子祥）
《落马湖》（徐幼华）
《拾玉镯》（郭春华）
《镇澶州》（潘春华、钟启英）
《空城计》（解宗葵）
《得意缘》（竹影女士、祝石甫）

九、本市风韵国剧社于二十日下午，举行入秋后第一次彩排。剧目为：

《天官赐福》（全体合演）
《金台拜帅》（李知非）
《珠帘寨》（王之珩）
《鸿鸾禧》（赵心泉）
《桑园会》（沈沚如、王倚楼）
《平贵别窑》（朱菊倩、许知和）
《御碑亭》（章璧如、王焕采）

十、《益世报》十七日刊文，报道天外天游艺场于二十五日正式开幕，共分六个部门，大戏部由高静轩、孟兰秋、盖春来、双艳、张海臣、姜廷玉、于雨亭、邱富棠等主演，演出地点在天华景戏院，多为机关布景戏。昆曲部已聘妥侯永奎、马祥麟、陶显庭、郝振基、侯益隆及荣庆昆弋社全体演员演出。评戏部由花艳福、张凤仙、牡丹花等主演，演出地点在天乐戏院。新戏部由孙少嫔、陈玉秋、小侠影等主演文明戏。

十 月

一、梅兰芳偕奚啸伯、杨盛春、肖长华、姜妙香、刘连荣、朱桂芳、慈瑞泉、孙甫亭于十七日起，在中国戏院演出，因梅四年未来津，故上座极佳。剧目有：前后部《西施》、《凤还巢》、三、四本《太真外传》、《生死恨》、《霸王别姬》、《宇宙锋》、《探母回令》、《贞娥刺虎》、《汾河湾》、《王宝钏》、《奇双会》、《三娘教子》等。

二、马连良、林秋雯、叶盛兰、马富禄、李盛斌、刘连荣、茹富蕙、马春樵于一起，在中国戏院继续演出。其中，十月二日演出之《胭脂宝褶》一剧，系在津首演。此外，还演出《铁莲花》、《失空斩》、

《大溪皇庄》诸剧，都是马罕演的剧目。

三、秦腔演员金钢钻、小香水、邵汉良、韦凌云、李稳华、云笑天、邢玉昆于一

日起,在新明戏院演出《妻党同恶报》、《新三娘教子》、《万里长城》、《目莲救母》、《大蝴蝶杯》、《对银杯》、《佛门点元》、《玉虎神坠》等剧。

四、评剧演员刘翠霞、盖丽霞、金凤芝、桂宝芬、张月亭、李莲芳、赵凤宝、刘彩霞于二十四日起,在新明戏院演出《赵五娘》、《昭君出塞》、《花魁从良》、《空谷兰》、《双婚配》、《李云娘》、《珍珠衫》等剧。新翠霞、陈凤娥、花凤霞、张艳秋、刘玉珍、花玉凤、白莲花于一日起,在中原公司游艺场四楼演出《杨三姐》、《麒麟豹》(头二本)、《告金扇》、《还阳自说》、《女状元》、《打昆山》、《丝绒记》、《长生殿》、《后娘打子》等剧。刘金顺于一日起,在聚华戏院演出《刁南楼》、《杨三姐告状》等剧。花玉兰于七日起,在聚华戏院演出《刁南楼》等剧。

五、“馨德坤剧社”李桂云、碧玉花、马艳秋、汪金荣、小双玉于一日起,在新新戏院演出《一元钱》、《碧海青天》(前后部)、《一封书》、《似水流年》、《恒娘》、《雌蝶悟》、《自由之花》、《患难金兰》、《爱情与黄金》等剧。

六、荣桂芬、杨博生、张淑娴、赵鸿林、张德发、阎又琴于一日起,继续在中原公司游艺场五楼演出机关布景戏及本戏。如:一、二本《八仙得道》、《坟莹认母》、《月宫攀桂》、《宁国府》、《查头关》、《芦林坡》、《百凉楼》等。

七、北宁铁路管理局河北宁园国剧社继续举行彩排。如:十月三日下午第七十一次彩排演出剧目为:

《托兆》(谭家祥)

《乌龙院》(齐彤光、田小鲁)

《黄鹤楼》(解宗葵、吴子涛、沈一髻)

《下河东》(潘春华、冯树霖)

《一捧雪》(祝石甫、李幼云、恽宝愉、潘春华、张孟庚)

十月十日下午第七十二次彩排:

《卖马》(金子祥)

《草桥关》(齐彤光、冯树霖)

《捉放旅店》(嘯天)

《御碑亭》(祝石甫、谭家祥、张文琦)

十月十一日下午第七十三次彩排:

《太平桥》(潘春华)

《探阴山》(王绍周)

《虹霓关》(郭春华、李立民)

《奇双会》(李幼云、吴子涛)

《取洛阳、白蟒台》(解宗葵)

八、本月、外地来津演出的还有:

1、广东云英女剧团于七日起,在北洋戏院演出《醋淹蓝桥》、《陈洁英》、《阵阵美人威》、《嫁老婆》、《赢得青楼薄幸名》、《误作大舅为情夫》等剧。

2、奚啸伯、闻妙莺、张树森、王盛意、张九奎、李克昌于一日起,在北洋戏院演出《御碑亭》、《黄金台》、《失空斩》、《骂曹》、《法门寺》等剧。

3、白牡丹、赵化南、碧艳花、梁一鸣、韩长宝、董俊峰、松雪芳于十日起,在国民戏院演出《龙凤呈祥》、《大英杰烈》、《逍遥津》等剧。

4、“北平文林社科班”李蕊华、张文麒、张文麟、李文飞、李文彪、王文处自十日起,在新明戏院演出《刺巴杰》、《英雄义》、《拿花德雷》、《祝家庄》、《定军山·阳平关》等剧。

5、朱菊荪、林秋雯、李盛斌、杨四立于十一日起,在中国戏院演出《碰碑》、《斩黄袍》、《探母回令》、《捉放旅店》等剧。

九、《益世报》二十日副刊登载雷欧之文章:《闲话天津的旧戏》,文内回忆天津

过去的戏院。并谈到梨园行的生活情况。

十一月

一、天津市慈善事业联合会于十一日、十二日两晚，在中国戏院举办冬赈义务戏演出。

十一日晚场之剧目为：《探庄》（叶盛兰），《双钉记》（筱翠花、马富禄），《汾河湾》（梅兰芳、马连良），《长坂坡》（杨小楼、梅兰芳、马连良、侯喜瑞）。

十二日晚场之剧目为：《丁甲山》（侯喜瑞），《樊江关》（梅兰芳、筱翠花），《雅观楼》（叶盛兰），《坐楼杀惜》（马连良、筱翠花、马富禄），《霸王别姬》（杨小楼、梅兰芳、肖长华、姜妙香、王少亭）。

此为负有“国剧宗师”之誉的杨小楼最后一次在津演出。

二、梅兰芳偕奚啸伯、杨盛春、肖长华、姜妙香、刘连荣、朱桂芳，于一日起继续在中国戏院演出。所演之剧目有：《女起解》、《龙凤呈祥》、《凤还巢》、《春秋配》、《金山寺》、《宇宙锋》、《法门寺》、《黛玉葬花》、《洛神》、《生死恨》、《玉堂春》等。十三日并与马连良合演《打鱼杀家》与《宝莲灯》。十四日、十五日转入国泰戏院演出。首晚为《红线盗盒》与《奇双会》，次晚为《生死恨》（须生改杨宝森）。

三、荣桂芬、杨博生、张淑娴、赵鸿林、张德发、阎又琴、金铎声、荣毓芬于一日起，在中原公司游艺场五楼演出，继续以机关布景戏号召。所演剧目有连台本戏《八仙得道》及本戏《杨家将》、《取西川》、《收关胜》、《宝蟾送酒》、《兴隆会》、《骊珠梦》等。

四、白牡丹、赵化南、韩长宝、梁一鸣、碧艳花、董俊峰、松雪芳于一日起，在

国民戏院演出连台本戏《白蛇传》及《孤鸾阵》、《战北原》、《六部大审》、《楚汉争》、《浣花溪》、《花木兰》、《灵光降凡》、《黄巢造反》、《对金瓶》等剧。

五、新翠霞、陈凤娥、花凤霞、张艳秋、刘玉珍、花玉凤、白莲花于一日起，在中原公司游艺场四楼演出《锯碗丁》、《佛门点元》、《还阳自说》、《拾万金》、《麒麟豹》、《贞女血》、《双招亲》、《苦忠义》等评剧。

六、“馨德坤剧社”李桂云、碧玉花、马艳秋、汪金荣、小双玉于一日起，在新新戏院演出《生死冤家》、《一封书》、《自由误》、《碧海青天》、《巧报恩》、《似水流年》、《恒娘》、《恋爱花》、《雌蝶误》等剧。十一日转东天仙戏院演出《婚姻镜》、《棒打春桃》、《一元钱》、《爱情与黄金》、《患难金兰》等剧。

七、外地剧团来津演出的还有：

1、北平富连成科班（主要演员为叶盛章、李世芳、毛世来、江世玉），于十四日起在中国戏院演出，所演剧目有：《昆仑剑侠传》、《天河配》、《宦海潮》、《铁冠图》、《藏珍楼》、《酒丐》、《金瓶女》、《巧连环》、《娟娟》、《雁翎甲》等。

2、雷喜福、碧云兰、骆连翔、金桂茹、林盛竹在第一舞台演出《夜审潘洪》、《黑驴告状》、《火烧葫芦峪》、《铁莲花》、《六部大审》、《青风亭》等剧。

八、北宁铁路管理局河北宁园国剧社继续举行彩排演出。

十一月一日下午第七十四次彩排剧目为：《战樊城》（潘春华、谭家祥），《刺巴杰》（徐幼华、李立民），《汾河湾》（沈怡然、竹影女士），《十八扯》（陈晓颇、郭春华），《骂曹》（李仲仪、张仲三），《金锁记》（祝石甫、李典

战)。

十一月八日下午第七十五次彩排剧目为:《南阳关》(谭家祥),《青风寨》(王绍周、徐幼华),《闹松林》(陈晓颇、郭春华),《捉放曹》(齐彤光、张仲三),《美龙镇》(黄素雯、解宗葵),《定军山》(李幼云、潘春华)。

十一月十五日下午第七十六次彩排剧目为:《盗宗卷》(潘春华、谭家祥),《双钉记》(郭春华、陈晓颇),《宝莲灯》(沈怡然、竹影女士),《穆柯寨·穆天王·辕门斩子》(啸天、田小鲁、李幼云、崔伴莲、冯树霖),反串《蚩蜡庙》(祝石甫、解宗葵、李幼云、李典哉、陈晓颇等)。

九、《益世报》从本月起,副刊《别墅》辟有《剧谈》一栏,刊载有关戏剧方面的文章。如二日、三日、四日发表江寄萍之文章:《谈〈乱弹〉》,对花部《乱弹》的由来及发展做了考证。

六日、七日发表笙雯之文章:《傀儡戏的沿革》,对傀儡戏这一剧种考证甚详。

九日、十日、十一日发表适青之文章:《行头的研究》,着重谈行头在戏剧中的重要性。

十三日发表赵吉田之文章:《〈连环套〉之派别》,对金少山、郝寿臣、侯喜瑞三人演出之赛尔墩进行比较分析。

十五日发表蒙茜之文章:《谈〈审头刺汤〉之汤勤》,对汤勤之生平事迹及剧中扮相都有所探讨。

十六日又发表蒙茜之文章:《旧戏中的睡》,谈京剧中的睡眠动作也极讲求美观。

十七日发表许苏为之文章:《〈一捧雪〉的矛盾场》,谈《一捧雪》剧情的不合理处。

十二月

一、天津市冬赈义务戏于二十六日、二十七日两晚在中国戏院举行。参加演出的演员有:尚小云、谭富英、荀慧生、李盛藻、程希贤、赵曼云、周瑞安、侯喜瑞、叶盛兰、新艳琴、李多奎、马富禄、金仲仁、李洪春、蒋少奎、李克昌、赵碧云。

首晚剧目为:《打面缸》、《翠屏山》、《捉放宿店》、《戏凤》、《连环套》、《大英杰烈》、《探母回令》。

次晚剧目为:《背板凳》、《打樱桃》、《孟津河》、《骂殿》、《古城会》、《坐楼杀惜》、《辛安驿》、《战金山》、《群英会》。

二、荣桂芬、杨博生、张淑娴、赵鸿林、张德禄、阎又琴、李毓芬、金铎声于一起,在中原公司游艺场五楼演出机关布景戏及本戏。剧目有:《八仙得道》、《骊珠梦》、《战渭南》、《人才骏马》、《竹林计》、《周瑜归天》、《朱砂痣》等。

三、梁一鸣、花翠兰、刘荣萱、董俊峰、雪艳菁、董少英、方连元、宋少亭、韩富信于二十六日起,在国民戏院演出《英杰烈》、《盗丝洞》、《伐子都》、《恶虎村》、《对金瓶》、《战宛城》等剧。

四、新翠霞、郭砚芳、花凤霞、张艳秋、张凤仙于一起,在中原公司游艺场四楼演出评剧。剧目有:《瑞云庵中奇案》、《桃色情杀案》、《女状元》、《贫女泪》、《还阳自说》、《刘公案》、《南楼传》、《龙凤缘》、《丝绒记》等

五、外地来津演出的有:

1、谭富英、筱翠花、林秋雯、刘荣萱、马富禄、金仲仁于二日起,在中国戏院演出《捉放曹》、《定军山》、《失空斩》、《问樵闹府、打棍出箱》、《珠帘寨》、《奇冤报》、《蝴蝶梦》、《贵妃醉酒》、《小

放牛》、《鸿鸾禧》、《拾玉镯》等剧。

2、荀慧生及王文源、马富禄、金仲仁、陈喜星、何佩华、蒋少奎、孙甫亭、曹连孝于十七日起，在国泰戏院演出荀派名剧《钗头凤》、《绣襦记》、《玉堂春》、《荀灌娘》与《红娘》。

3、中华戏曲学校于三十一日起，在中国戏院演出。三十一日日场为：《长坂坡》、《文昭关》、《鄧州庙》、《辛安驿》，晚场为：《孔雀东南飞》、《挑滑车》、《五湖船》、《碰碑》。

六、北宁铁路局举办两场冬赈义务戏，由河北宁园国剧社演出。二十六日日场为：《渭水河》（张仲三、齐彤光），《骂殿》（姜秩荣、丽云女士），《战太平》（潘春华、张文琦、王绍周），《奇双会》（田小鲁、李幼云、吴子涛、李典哉），《借东风》（解宗葵、竹影女士、沈怡然、崔伴莲、冯树霖、李立民）。

二十七日日场为：《探阴山》（实奎、湘云女士），《战濮阳》（李立民、崔伴莲、孟云中、潘春华），《宇宙锋》（祝石甫、张孟庚、张春霖），《法门寺》（啸天、丽云女士、崔伴莲、李典哉、谭家祥、王绍周），《龙凤呈祥》（沈怡然、李幼云、张文琦、钟启英、张孟庚、吴子涛、冯

树霖、陈晓颇）。

七、《益世报》副刊《别墅》中之《剧谈》专栏，连日刊载文章如下：

1、五日、六日、七日发表适青之文章：《谈〈昭君出塞〉》，对此剧进行了历史考证，并提到剧本的来龙去脉。

2、八日发表笙雯之文章：《文场略谈》，漫谈京剧胡琴之演奏技艺。

3、九日、十日发表笙雯之文章：《谈〈脸谱〉》，对脸谱之起源、勾法及种类进行剖析。

4、十三日发表赵吉田之文章：《论〈尖子〉》，谈戏中讨俏之唱腔。

5、十四日发表钟柯之文章：《谈〈绣襦记〉》，对荀派名剧《绣襦记》做了介绍。

6、十七日发表笙雯之文章：《梨园的〈三小〉》，谈当时京剧界小生、小旦及小丑的人才。

同日发表蒙钰之文章：《论尖团字》，谈京剧演员要在演唱中重视尖团字。

7、十八日发表笙雯之文章：《唱时的情绪》，指演戏时要根据剧情需要唱出情绪。

8、二十八日发表钟柯之文章：《论字音》，谈演员要注重字音，演时对尖团、上口字不要弄错。

天津最早的戏剧月刊

《春柳》

魏子晨



《春柳》第五期封面

《春柳》，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创刊，一九一九年十月终刊。每月一日出版。因第七期延期三个月始出刊，故前后共见八期。由春柳杂志事务所编辑发行。编辑及发行所原设于天津河北公园后，后移法租界二十一号路四十九号楼上。主编：李涛痕（因曾参加过春柳社早期演剧活动，又自称“春柳旧主”）。刊物以发表戏曲、文明戏文学脚本及评论为主，是天津二十世纪一十年代首次创办的大型戏剧月刊，也是我国剧坛继上海《二十世纪大舞台》之后又一具有重大影响的戏剧杂志。

该刊以“改良戏曲、针砭社会”自期，

针对社会上对戏曲“人人虽好之，而不重视之”的实际状况，“发刊词”声称：“则吾人须抬高戏曲之声价，俾人人知戏曲与文字有关系、戏曲与历史有关系、戏曲与美术有关系、戏曲与国家进化有关系，然后可以促进社会之程度，得以驾欧凌美焉。”这可说是《春柳》创刊的宗旨。

刊物每期封面设置小幅京剧脸谱（彩色）一帧。先后发表三麻子之姜维、张飞、曹操、关羽脸谱等，给人一种特色鲜明而又格调清雅的感觉。

栏目计开“翰墨”、“肖像”、“旧剧谈话”、“新剧谈话”、“名伶小史”、

“名伶家世”、“戏场杂评”、“旧(新)剧脚本”、“文苑”、“小说”、“北京名伶演戏月表”、“戏剧词典”、“杂事轶闻”等十三项。该刊立足京津,俯察中外。一手抓戏曲之改良,一手抓文明戏之探索。较之《二十世纪大舞台》内容更见充实。

刊物先后发表了汪笑依代表作《哭祖庙》,梁巨川编写并曾由崔灵芝演出获“热心爱国、深堪嘉许”金质奖章的《女子爱国》,通俗教育研究会为抨击一九一七年秋天天津有人乘水灾之机宣扬迷信设局行骗的史实而作的《童女斩蛇》,昆曲《探庄》、《刺虎》,以及南开学校新剧团编写的《一念差》、《新村正》,尹澂甫的《因祸得福》(即《聊斋·仇大娘》),吴我尊编写的春柳社专用脚本《乌江》以及《越南亡国惨》等十数个著名剧作。这些剧作都曾在中国戏剧史上产生过程度不同的影响。

“旧剧谈话”、“新剧谈话”两栏都不乏远见卓识之作。齐如山《论编剧须分高下各种》、繆公《菊部剧谈录》、何卓然《论二进宫之荒谬》、涛痕《欧战后应改良之剧界各事》,以及《春柳社之过去谭》、《梅剧与新戏之区别》、《欧洲歌剧之述闻》等,为我们留下了剧坛先贤在二十世纪初期摸索前进的踪迹。

“名伶小史”涉及“老生新三杰”之首

谭鑫培、“梆子青衣兼花旦大王”崔德荣、琴师梅雨田、中国话剧奠基人欧阳予倩等,其中大同的《汪笑依略史》写于汪氏刚刚辞世不久,为汪氏生平传记中最早见到的一种,保留了翔实的史料。

“小说”,“以曾经演戏或能做脚本者为限”,如发表《一缕麻》、《五人传》以至与京戏迥异的广东戏之《平贵别窑》,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刊物内容。

“杂事轶闻”,注意到了趣味性,但又不失高格调,看得出编辑者严肃的艺术志趣。象《谭鑫培至津看广东戏》、《柏林观剧记》等都有较高的艺术史料价值。

它如“翰墨”中梅氏家藏朱莲芬书赠梅巧玲纨扇,“肖像”中余叔岩家藏余三胜黄鹤楼之刘备肖像,以及“文苑”中罗瘿公的诗,也都弥足珍贵。

一九一九年梅兰芳赴日本演出,李涛痕随之出国采访,刊物特发专讯《梅兰芳东渡纪实》。

至第七期,刊物发出春柳旧主试办梨园博物室的预告,果能实施,当为中国剧坛的一个创举。可惜不久刊停便杳无音信了。

该刊为中国戏剧理论与舞台实践的建设做出了一定贡献。但象“今欲弭变乱,见太平,殆非提倡昆曲不可”的荒谬论调也时有所见,这自是不须讳言的。

附录一:

《春柳》目录

(摘发两期,以见一斑)

第一期目次

〔封面〕红豆馆主题字 三麻子之姜维脸谱

〔翰墨〕朱莲芬书赠梅巧玲纨扇(珂罗版)

〔肖像〕余三胜黄鹤楼之刘备（珂罗版）梅巧玲雁门关之肖后（珂罗版）

发刊词

〔旧剧谈话〕论旧剧之烘托法（齐如山） 论观戏须注重戏情（齐如山） 瑶台戏评（春柳旧主） 菊部剧谈录（繆公） 谭谭派须生（张非禅） 昆曲一夕谈（天鬯子慕椿轩）

〔新剧谈话〕论今日之新剧（李涛痕）

〔小史〕汪笑依略史（大同）

〔家世〕余三胜

〔戏场杂评〕论喝彩（露厂） 论戏单（涛痕）

〔旧剧脚本〕哭祖庙（汪笑依遗稿） 马前泼水（汪笑依遗稿） 女子爱国（梁巨川先生遗稿）

〔文苑〕寒云主人二首 罗瘿公五首 春柳旧主一首

〔小说〕一缕麻（选录）

〔北京名伶演戏月表〕（松岩调查）

〔戏剧词典〕

〔杂事轶闻〕附剧界各规

第二期目次

〔封面〕恽秀孙先生题字 三麻子之姚期脸谱

〔肖像〕王楞仙陈德霖赠剑（珂罗版）二十五年前朱素云本像（珂罗版）

〔翰墨〕朱莲芬书对联

〔旧剧谈话〕昆曲一夕谈（续）（天鬯子慕椿轩）论编戏须分高下各种（齐如山）外人心目中之梅兰芳（老鹤）梅郎之分析观（春柳旧主）菊部剧谈录（续）（繆公）

〔新剧谈话〕春柳社之过去谭（春柳旧主）新旧剧难易之比较（齐如山）论新剧之难更难于旧剧（涛痕）

〔名伶小史〕谭鑫培史料（王梦菊述）

〔名伶家世〕谭鑫培

〔戏场杂评〕徽秦并奏男女合演之非宜说（涛痕）

〔旧剧脚本〕女子爱国（梁巨川先生遗著）探庄

〔新剧脚本〕一念差（南开学校新剧团编）

〔文苑〕涛痕三首 几道一首 瘿公一首 亚侠一首 东史一首 王片石一首

〔小说〕小卫玠

〔北京名伶演戏月表〕（松岩调查）

〔戏剧词典〕（露厂）

〔杂事轶闻〕

附录二:

汪笑侬略史

大同

汪笑侬。姓德。满洲人。职为云骑尉。幼肄业于八旗官学。天资颖悟。才华为侪辈冠。每届咸安宫会考。屡列前茅。主试者深赏识之。性豪迈。善谈吐。傲骨天成。视人若无物。见人之诗文射虎。必摇首曰不妥。故人皆呼之为德不妥。闲常研究戏曲。歌喉浏亮。与程长庚派相近。素工诗词。瞭然四声翻切。移之戏曲。音韵因以无误。中年伤于酒色。喉遂喑哑。而韵味深醇。不同凡响。犹足睥睨一世。常曰吾为酒困。复戕于烟。唱时力每不逮。否则汪桂芬不足道也。其自负如此。翠凤庵为北京有名之票房。赵子明载燕宾金秀山等。皆其中之健者。笑侬亦与之游。又与安静之孙菊仙结识。切磋琢磨。艺乃大进。京北昌平秋收。必约翠凤庵票友。演戏酬神。笑侬年必随众一至。一日演四进士宋士杰者未到。改戏又为前台所不许。司其事者以此剧属笑侬。而笑侬初未习此。竟漫应之。乃临时翻阅脚本。默记身段。及登场妙合。音节毫无瑕疵。群皆称之曰能。其为人钦服又如此。甲午前因拐案失职。削籍。逃往天津。资斧告罄。不得已投入伶界。第一日所演为打棍出箱。顾曲者以喉哑少之。叫座力殊薄弱。月之所得仅足糊口而已。旋赴沪。月薪只百五十元。汪桂芬聆其曲而笑之。自此遂署名汪笑侬。时汪孙谭许诸名伶。相继在沪演唱。笑侬以新进不能敌。乃抒其胸中所藏。编排新戏。奉昆曲为蓝本。翻为乱弹。以刺时伤世。为伶者所喜。名始渐噪。戊戌党祸。言之伤心。

笑侬编党人碑以激之。观者愈大激赏。此外如马前泼水骂阎罗洗耳记哭祖庙等。大都精心结撰。有益世道人心之作。莫不脍炙人口。于是名震沪滨。群目之为戏剧改良家。其貌托风雅者。咸以诗酒来酬酢。笑侬一一与之交。于是文名又显。群又誉之为儒伶。旧剧中之情节。多穿凿附会。有失真像。而词不典雅。尤为疵累。笑侬乃加以改窜。俾成完璧。若献地图本旧剧。毫无精采可言者。而词句俗俚。尤足发噱。经笑侬之润色。匪惟词句隽妙可诵。而结构亦复谨严可喜。遂成一极有价值之剧。又若失街亭斩谡时之求情者。本系蒋琬。旧剧竟误为赵云。笑侬改正之。遂与事实吻合。此尤其过人处也。庚辛之际。自沪赴汉。转而赴津赴营。著作日多。声势愈壮。故乡父老。闻其佳况。莫不沾沾然有喜色。而以其事迹。供茶余酒后之谈资焉。庚戌赴济南。值蔡儒楷司鲁省教育。思以戏剧补教育之不足。聘为戏剧改良所主任。虽为日不久。而规画颇详尽。鲁人迄今思之。民国成立。就天津戏剧改良社社长职。招生百人。朝夕讲学。鉴影镜影等。皆出其门。撰戏学讲义八十篇。所言皆中肯綮。发人之所未发。三年与孙菊仙先后来京。都人渴念久。至今乃偿所愿。第一日演张松献图于丹桂园。聆者逾千人。欢声如雷动。次日为马前泼水。钟鸣八下。戏犹未止。而座客不少移。乡人倾倒之情。由此可见。杨小朵与笑侬本旧交。至是延至家。教其子保忠。笑侬爱之至。视如己子。并授以唱戏秘诀种种。惜保忠音倒难复。不克承其志传其衣钵也。谭鑫培震笑侬名。亟谋一面。及晤深服其学识。旋即与之合演珠帘寨。笑侬饰程敬思。声容并茂。不弱于谭。内行愈加礼敬。先是谭党闻以笑侬饰敬思。狃于成见。颇以为怪。且以笑侬仅能新戏。深恐为谭氏减色。及出场群报以笑声。即睹其唱做。乃服其渊博。浮议始息。笑侬尝

语人曰。谭氏之艺。实足领袖群贤。惜胸无点墨。致有讹字。若彼教我以腔调。我正彼之字韵。则两全其美矣。此虽不免自视太高。然谭氏读有讹字。固不必为之深讳也。四年出京。自保而汴而汉而大连。足迹所至。金受欢迎。今春在大连登台。较昔声色愈壮。因贪酒嗜烟。失于营养。遂患吐血疾。淹留床褥者旬日。嗣以医药乏资。力疾登台。病根自是深入。秋间赴沪与丹桂第一台订长期合同。作久驻修养之计。约成。未几旧病复发。日见加剧。于九月二十三号卒于沪滨。远近闻之。莫不惋惜。以戏界失一妙才也。笑依周游国内。文人墨客。与之游者。所在皆是。豹岑公子。即其至友之一。每于杯酒

言欢之际。恒以诗词。消其胸中块垒。才思极为敏捷。其赠何君海鸣之诗。足以见其一斑。诗曰。天下谁非傻小子。为谁辛苦为谁忙。虚心实利心无极。方寸灵台是战场。其他诗文散见各报。惜多不记忆。容搜辑之。

大同曰。笑依怀才不遇。甘以伶隐。一生潦倒。四海为家。世之伤心人也。然没世无闻。君子所病。得名而死。俊杰所期。笑依以戏剧针砭时事。不失为唤醒国人之木铎。虽列名伶倌传中。而论其警世之功。即谓之为教育家。亦无不可。是笑依虽死。其名固未死。笑依虽可伤。而实不足伤也。笑依亦人杰也哉。



六十年前的两张戏单摭谈

李相心

在本“汇编”中“老戏单”里有六十年前天津茶园演出的两张戏单，颇多“资料”意义。兹分述于下。

戏单中有两出“新戏”：《黑籍冤魂》（见本辑135页）、《烟鬼叹》（见本辑134页）。它们都是所谓“裨益社会”、“有益于世道人心”的劝世儆世之作。其主题是抒写鸦片之害，劝人不要吸毒自戕。

《黑籍冤魂》是由京都“凤鸣班”著名坤伶刘喜奎和名旦还阳草（本名杨韵谱，详见本集另篇《奎德社和杨韵谱与天津》一文）合演的。戏单上印四月二十日（礼拜日）“晚七点钟开演”，这是公元一九一三年的五月二十五日，也就是民国二年癸丑农历四月二十日。《黑籍冤魂》为“五四运动”前夕轰动一时的新戏。此戏演出六年后的一九一九年，即爆发了震撼中国的“五四运动”。戏的上演反映了中国人民要求涤荡旧风陋俗、振兴中华、改良社会的愿望。

演出“借座侯家后大马路协盛茶园”。当时这个茶园有一副对联是很有名的，联曰：“协和雅化，自古为昭，看弦歌三终，

不改当年旧谱，盛世元音，如今未醉，聆承平一片，非同往日新声。”对联把协盛二字嵌在联首，用的很巧。但舞台上却不完全再是“承平一片”，“新排特别改良新戏”《黑籍冤魂》已改了“当年旧谱”，而确是“非同往日新声”了。

在“准演不怵”的头二本《黑籍冤魂》的戏单上，印着如下的说明书：

“现在吾国禁烟之政，前清督励于上，社会辅助于下；近时颇觉大见进步，烟台（友）戒烟，自去冬绅商公立戒烟总会以来，成效显著。本戏园人亦国民中之份子，极思有以补助。恰有著名艺员还阳草等，前在上海曾演《黑籍冤魂》一剧，现愿再加特别（原文如此）此戏事实，系上海一富家子弟，身落烟籍，昏昏沉沉，百万家业，尽归乌有，聪敏幼子误被大烟药所毒夭殇矣。若大宅房，亦被烟灯引火全行烧尽。后来落得卖其亲行（生）之女。其妻伤心悲痛子女，亦即吞烟而亡。其后此人至为人为力车父（夫）。不料其女身落娼门，出局之时，可巧遇坐其父之车，父女相逢悲痛，又被嫖客欧

(毆)打,致(至)此富家子弟身无活路,癡俄而亡。悲惨情形,使人惊心动魄。预料有烟霞癖诸君,必不免怒骂名角等形容太醜,编者过刻,但是既系上海实事,切愿同胞果然观剧动心,从此力戒,得脱苦海,本园主暨名角等,虽受怒骂亦极欢迎,至于怨恨,更所不计者也。”

在这出戏中,刘喜奎饰演被吸毒者卖至娼窟的女儿,穿戴十分讲究(妓院的规矩是:出局归来后,要扫数脱下交还鸨儿)。父女见面一场,二人感情交流,声泪俱下。车夫由于内疚达于极点,向女下跪,告以自己无力自拔,没钱赎回女儿时,观众竟至忍不住向台上投以铜板、角洋、银元,以相资助。说明此戏感人实深。

辛亥革命后的十几年间,反映当时社会时事的新戏非常盛行,而刘喜奎又属其中翘楚,她的许多新戏,当时都曾受到天津观众的热烈欢迎。

另一戏单中之《烟鬼叹》的剧情梗概是:有名魏不饱者,染鸦片烟疾,死后魂恋家园,回家见妻子哭泣哀诉,深悔吸食鸦片之害。这个戏不仅京剧排演,河北梆子及秦腔亦有。戏演于民初正月廿五日,地点在日本租界闸口西的“天仙茶园”(又称“下天仙”,先改“大新舞台”,再改“新明大戏院”,是现在的“人民剧场”之前身)。戏单清楚注明是“特请春台、连凤两班”合演的。日场由张黑和李吉瑞、刘永奎等合演《刺巴杰》,张黑饰演剧中之胡理,是武丑的重头戏。夜场李吉瑞换演他本人代表作《独木关》,张黑演出了这个以唱工为主的《烟鬼叹》。

张黑本名张占福,河北南皮县半壁店人(与刘喜奎同县不同村),工武丑兼演文丑,由于幼年在沧州学过武术,造诣较深,故演戏时功夫非常磁实、准确,身轻若燕,从三张高桌翻下,落地无声。开打则手眼迅

速,干净利索。文戏能当场编词,信手拈来,皆成文章。他善于“救场”,凡遇有演员迟到误场时,能够随时在台上增加台词,临时现编,而且入情入理。他能唱大小嗓,念白响堂,借略带乡音。

张黑久在天津演出,与刘喜奎合作经年。拿手戏是《大卖艺》(本剧早已失传,主要是展示技巧,如在舞台屋顶中央系一铁环,演员把自己的辫子拴在环上,在空中旋转飞舞,花样层出,类似杂技团的空中飞人。所不同者只有一人,而没有保险带,全凭辫顶上的过硬功夫,因之张黑绰号为“满天飞”)。张黑的其他拿手戏还有很多,如《时迁偷鸡》、《盗银壶》、《打瓜园》、《卧虎沟》等。他和刘喜奎合演过不少新戏。

张黑与天津著名武生李吉瑞、尚和玉同为金兰之交。中年之后曾代师收徒王德山。一九四七年王德山已六旬开外,在天津中国戏院演出《巴骆和》饰胡理,还能从两张高桌加一把椅子的高处大顶翻下。

在这两张戏单中,顺便还可发现以下几件事,值得一书:

①刘喜奎的戏票价格,包厢一元加一百个(铜元);楼上和楼下的池子座二十个(铜元)不加钱;两廊十一个(铜元)不加钱。李吉瑞的“早晚价”,包厢三元加五十,池子三毛加五个,廊子廿个。而戏单旁幅印的“源合时新衣庄”,其商品如老花库缎每尺才六毛五,宁绸每尺四毛五到五角,杂色宁绸料大小价格也在二元上下。至于“珍珠毛皮袍甬”女袄四元,皮袍五元八,马褂二元八。用上述物价相比,在当时票价算是不低的了。

②两张戏单都标明:“楼上女散座十一个不加钱”(协盛茶园)和“女座十……”(天仙茶园,原戏单残缺),可见民国初年

我国社会风气初开，妇女虽已能自由看戏，不算违禁，但还是男女有别，价钱贵些的池子座位，是不允许妇女去坐的。她们只能坐在只值十几个铜元的看不见听不清的散座上，以免男女混杂。当然，妇女也可以坐在价洋一元至三元而且还要加几十个铜元的包厢里，但这是富贵之家的太太小姐或有官绅陪同，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③张黑的《烟鬼叹》戏码排在薛凤池的《挑滑车》之后，姜妙香的《宇宙锋》之前，可见此戏之重要。因为大轴是李吉瑞的《独木关》，压轴是小小朵的《斩黄袍》，倒三就是《宇宙锋》了。

姜妙香，名纹，字慧波，直隶献县人。幼年从田宝琳习青衣，出师后常与王凤卿、

贾洪林同台合演。后因嗓变声，遂拜冯惠林、陆杏林，改习小生。这张戏单里写他演《宇宙锋》，仍然演赵艳蓉，扮演青衣行当，正是改小生前夕最后几场青衣戏了。今天看来，弥觉珍贵。可供戏曲研究工作者参考。

④张黑演《烟鬼叹》是夜场戏，他在日场和李吉瑞合演大轴戏是《刺巴杰》，压轴戏（即倒二）是“小小朵”和“小永春”合演的《捉曹放曹》（代宿店）。夜场戏李吉瑞演出《独木关》，倒二则是“小小朵”的《斩黄袍》。这位“小小朵”是杨宝忠的艺名，这时他的嗓音很好，演老生，红极一时。后来变声，才转而操京胡，成为著名琴师的。特为注明，亦为一份艺术史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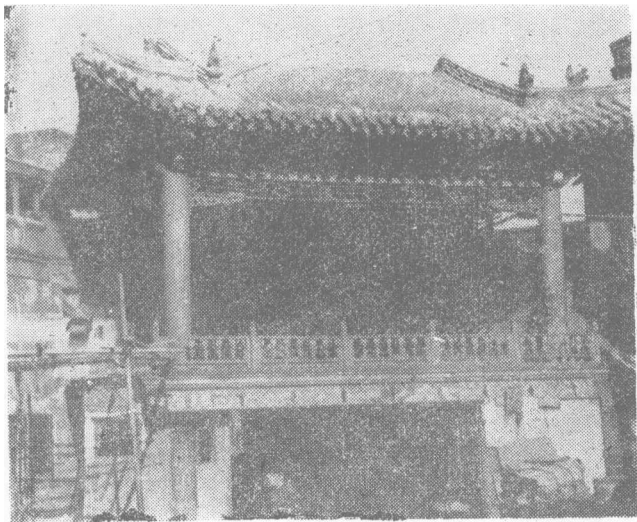


天津古戏台选例

郑立水

天后宫露天舞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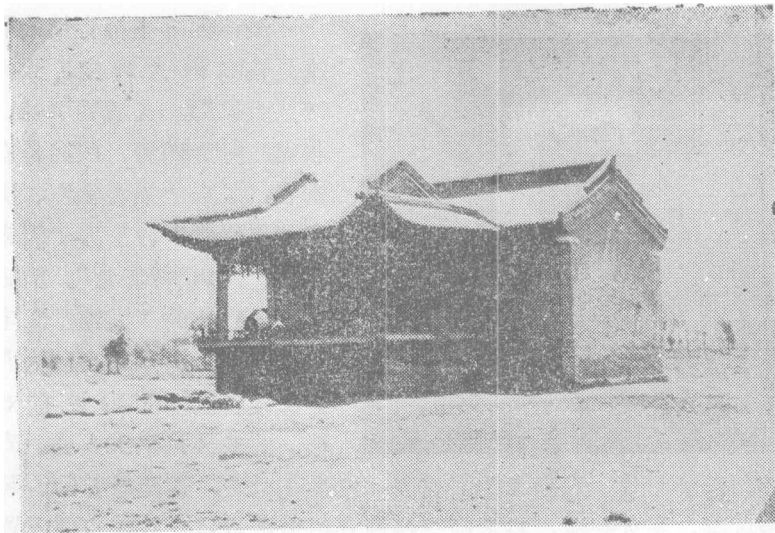
天后宫露天舞台，建于元朝泰定三年（1326年），坐落在今南开区宫北大街天后宫正门的对面。舞台坐北朝南，直对天后宫内的娘娘塑像。舞台是木结构楼台式建筑。前后台相连，上是舞台，下为通衢。前台东西两侧各有一小门，西侧上场门书“扬风”小扁额，东侧下场门书“挖雅”小扁额，舞台正中悬“乐奏钧天”大扁额。台面、台顶均为木板，顶棚中央有一六角形透音孔。左右各有一台柱，书



天后宫戏台

有抱柱对联。相传旧历三月二十三日是天后娘娘的诞辰，每年这天的上午，都要演三出神戏为娘娘祝寿。远航船队平安返航，也在此谢神演戏。光绪年间，谭鑫培、王长林、龚云甫等京角都在此演出过。天津名票刘叔度、王庚生、卞励吾等也曾在此粉墨登场。

周公祠戏台



周公祠戏台（魏克晶供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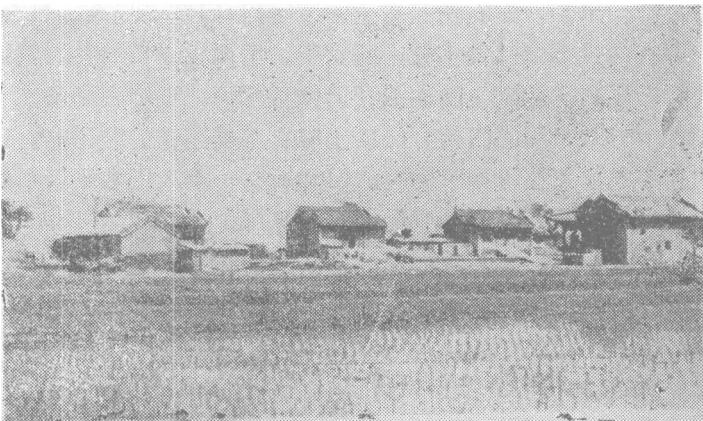
天津周公祠，是清光绪年间，为祭祀清末提督周盛传及其兄周盛波而建的祠堂。共有两处，都设有戏台。一处在今红桥区三条石大街，早已被毁。一处在南郊区小站西南二里的会馆村，毁于“文革”中。现仅存有青砖为墙、白石做阶、一式并排的三座殿堂。

光绪元年，天津总兵周盛传在小站屯田时，吸取前人经验，开创了小站

稻拓植的历史。为了纪念周氏兄弟，修建了周公祠。周公祠的东面是周盛传的祠堂，叫武壮公祠。西面是周盛传之兄、他的屯田得力助手周盛波的。中间是新农寺，是供奉轩辕祖

先的。戏台在三座殿堂的对面，坐南朝北，前面是宽阔的空场，可容万人。

戏台由前、后台两部分组成。后台由上、下场门直通前台。北墙的东、西两侧设六角窗，以利后台采光。前台下砌砖台，北面设门可进出台下。戏台为伸出式舞台，东、西、北三面皆可观看。每年农历



周公祠戏台全景
（魏克晶供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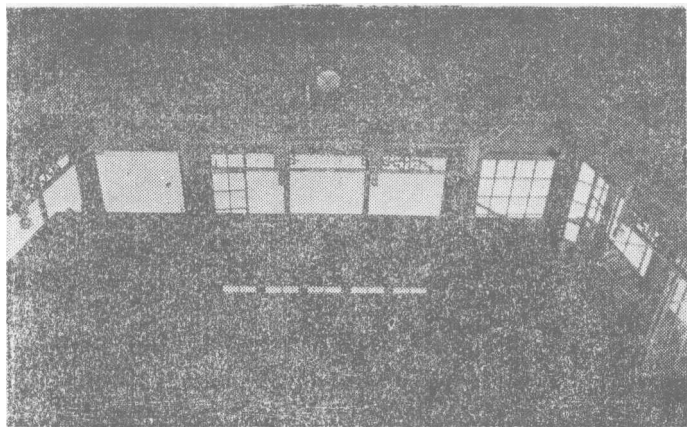
三月二十八日，小站都要举办庙会，在这里演戏。当年周盛传率士兵屯田的地方——前营、后营、中营、左营、右营等地的百姓都要赶来看戏，纪念周氏兄弟和“老盛军”拓创小站稻田的功绩。

杨柳青药王庙戏楼

杨柳青镇有药王庙一座，建于明万历年间，庙的山门上设戏楼，专供迎神赛会用。每年农历四月二十三至二十八为庙会。据《京津风土丛书·天津杨柳青小志》载：“药王庙有戏楼台，光绪间戏班游艺于乡村者颇有妙伶人，伶人有所谓‘小茶壶’（姓吴，系清末著名河北梆子老生演员）者饰须生，与梁健子齐名，演秦腔《输华山》一出，其声大而远，数里外皆闻之，今亦无复此音。”孙菊仙曾在此演出过。

杨柳青“尊美堂”戏楼

杨柳青尊美堂戏楼观剧厅之天窗。



天津西郊杨柳青镇的石家是粮商兼大地主，天津“八大家”之一。清朝中叶，将财产分为四房，四房各有堂名：长房“福善堂”、次房“恩绥堂”、三房“天锡堂”、四房“尊美堂”。清咸丰年间修建的“天锡堂”宅院（早已夷为平地，现为西郊区粮食二库）内设有戏楼。此戏楼只于主人喜、寿

之日邀天津戏班唱小折子戏。二十年代，此房中的石文光一度迷上京戏，遂延聘教师、琴师，置办戏箱，曾在此戏楼玩票。不久兴淡，将琴师李裴卿介绍给余叔岩。戏楼也便闲置到“天锡堂”整个院落的凋敝。

清同治年间，“尊美堂”也效仿“天锡堂”建起同样的宅院，并设有戏楼。“尊美堂”的戏楼在“尊美堂”大院内的第一道路西跨院内。戏楼坐南朝北，整个建筑为砖木结构。舞台高一米余，左右两侧有上、下场门，门宽二尺余。舞台台口宽六米半，进深四米。舞台上方向有两排五个吊灯木柱，前三根，后两根。台顶为木结构，并以变形斗拱接榫组合，上有精细的雕刻，木雕上的油漆今仍依稀可见。整个剧场长二十余米，宽九米。戏楼的大门口有个一米来深的门楼。门楼上雕有下垂莲花的装饰品。门楼的台阶用青石砌成，并雕有精致的立体莲花、狮子图案。门楼后有一个六十多平米小跨院，跨院的東西两侧各有一宽二米、长十米的厢房，专供来宾休息用。

一九一八年农历十一月，“尊美堂”的石元士七十寿辰时，在此戏楼唱了一次堂会戏。京剧名角孙菊仙、余叔岩、陈德霖、裘桂仙、慈瑞泉，京剧名票包丹庭、窦砚峰、王君直、章小山等应邀演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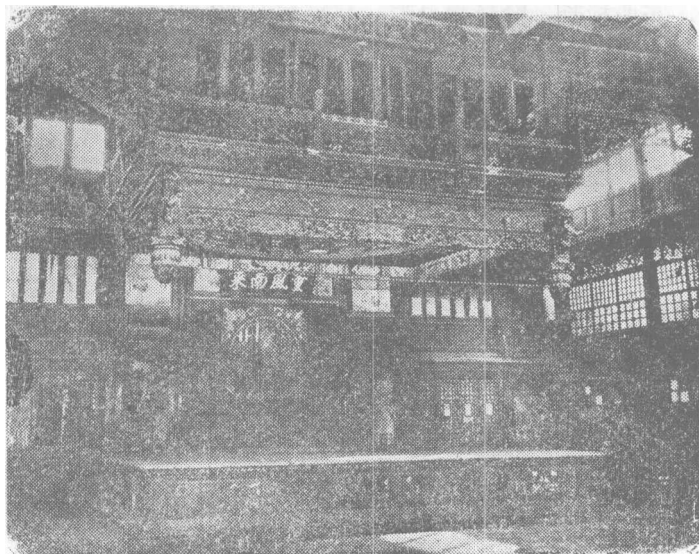
堂会中，孙菊仙演《逍遥津》，名票、长芦盐商纲总窦砚峰与名伶陈德霖、裘桂仙合演《二进宫》。其后不久，石元士一病不起，从此“尊美堂”家道中落，戏楼从此也闲置了起来。

现在“尊美堂”戏楼的舞台已拆掉，前半部（包括舞台部分）为西郊区教育局教研室的健身房，后半部为会议室。

蓟县盘山天成寺戏楼

原为戏台，建于唐朝。清乾隆十年（1745）重修，增设戏楼。因地近名利天成寺，俗称天成寺戏楼。台基由花岗石砌成。舞台约纵十米、深九米、高四米半。四根台柱。楼顶呈飞檐式，可三面看戏。戏楼坐南朝北，中隔山谷，斜对面为卧云楼（盘山八景之一），观众看戏即立于山谷。相传，乾隆来盘山欲见众百姓，大臣们想出“卧云楼看戏”的稳妥妙法。于是差官连夜骑马回京调来御班演唱。乾隆高坐在卧云楼上，但见百姓雀跃之态，以为升平景象。由是一年一度的三月初三桃花会益盛。道光以后渐趋衰落，清末则仅存戏台而无楼了。

广东会馆的戏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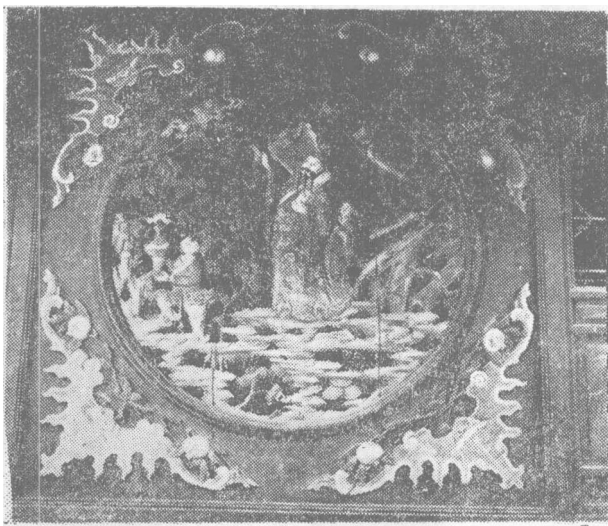


广东会馆戏台 (王树仁供稿)

天津广东会馆，是旅津粤籍商人设置的办事、联络和聚会场所。系由唐少川倡议，凌润苔、梁炎卿等四十四人发起，“泰常风”、“盛祥发”、“源德泰”、“裕记”、“捷茂”等商号捐款建造的。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破土动工，三十三年（1907年）正月十四日建成。占地面积6619.43平方米（9.93亩），建筑面积2333平方米。

广东会馆内的主体建筑是戏楼。占整个建筑面积的三分

之二。戏楼坐南朝北，为伸出式舞台。台深10米、宽11米。观众可以从东、西、北三面看戏。台下是散座，可容五百余观众。舞台对面和东、西两廊的楼上，设十五个包厢，可容二百余观众。整个戏楼和舞台完全是木结构，木装修。舞台正中悬一横匾，上书“熏风南来”。舞台的顶子用百余根变形斗拱堆砌接榫，螺旋而上，构成“鸡笼式”藻井，也称“螺旋回音罩”。这个设计比较科学，使戏楼有较好的音响效果。前台横楣、天幕及东西两角均装饰有动物、花卉等精美木雕。这座戏楼是天津仅存的典型的中国古典式剧场。著名京剧演员梅兰芳、杨小楼等曾在此演出过。



广东会馆戏台木雕 (魏克晶供稿)

张勋戏楼

一九一七年张勋复辟失败，避居天津英租界，置产建宅（址在今和平区保定道小学），内筑戏楼，备极豪奢。

戏楼在张勋宅院内，与后楼相连。主楼、戏楼均系二层建筑。戏楼以木结构为主。环楼有十五米长美国松明柱二十二棵，上贯东西向大柁四架。天花板上覆盖瓦楞铁板。顶呈

拱形。一、二楼东西北三面均有环楼宽敞走廊。地基低于走廊地面三尺，东西北三面有台阶与走廊相通。面积150平米，东西稍长，略呈长方形。戏台系方形旧式舞台，坐南朝北，面积30平米。两侧有刀把形突出，右侧为演奏台。舞台有四柱，上有顶，中空。台周有一尺高的护栏，台座底部呈弧形。全台饰以绿色油漆彩绘。后台有化妆室。一、二楼东西两侧走廊有排接之玻璃窗，二楼走廊外侧设环楼圈廊。近屋顶四周环布玻璃窗，下设圈廊以司启闭，于戏台后面有二短梯与二楼圈廊相通。池座可容五百人，楼上下走廊可容四百人，楼上为女眷席。池座前排设长桌、椅子，余为条凳。

自民初至二十年代，京津两地京剧名角多曾来此演出堂会。主要的有孙菊仙《四进士》，张黑《盗银壶》，杨小楼《安天会》、《连环套》，高庆奎《斩子》、《逍遥津》，萧长华《连升店》，姜妙香、梅兰芳《奇双会》，杨小楼、梅兰芳《霸王别姬》，梅兰芳《天女散花》，尚小云、荀慧生《樊江关》，四大名旦之《四四五花洞》，李万春、蓝月春《两将军》及津门名票夏山楼主《洪洋洞》，王庾生《打鱼杀家》，刘叔度《斩子》等。

一九二四年张勋死后，于一九二九年房产卖与余宗毅，创办私立慈惠小学。一九五四年改为公立保定道小学。一九七六年震损。一九八〇年重建新楼，旧貌无存。

城隍庙戏台

坐落在今南开区西北城角府署街。建于明清年间。建筑为砖木结构，前为戏台，后为戏房。观众可从三面看戏。每年庙会时有演出活动。



城隍庙戏台（魏克晶供稿）

（本辑照片除署名者外，均为李向军翻拍。）

天津古代戏楼和戏台

郑立水

	名 称	年 代	地 址	建 筑 概 况	演 出 活 动	备 考
1	天后宫 戏台	明、清	南开区东门外天后宫山门对过	为过街楼式砖木结构戏台	皇会及酬神演戏	附1962年照片 1970年拆毁
2	城隍庙 戏台	明、清	南开区西北城角府署街城隍庙内	前为演出台,后为戏房,砖木结构	庙会演戏	附1960年照片
3	浙绍乡祠 戏台	清康熙四十三年 1704年	南开区户部街	关帝大殿后,戏房三间,戏台一座	酬神及聚会演出	
4	盘 山 戏台	清 乾 隆	蓟县盘山天成寺卧云楼对过	背倚山,为石砌演出台	为乾隆皇帝及庙会演戏	
5	寺头村 戏台	明、清	蓟县马伸桥寺头村	前为四柱戏台,后为硬山顶戏房	民间戏班演戏	
6	关帝庙 戏台	明、清	蓟县邦均东门外关帝庙	戏台方形3丈×3丈	同上	
7	龙山村 戏台	明、清	蓟县马伸桥龙山村南	前为两根石柱戏台,后为歇山顶戏房	同上	

8	江西会馆	戏楼	清咸丰二年 1852年	红桥区估衣街万寿宫	楼内设戏台，观众席中为散座，外三面有上、下廊子，做包厢	酬神及聚会演出	
9	江苏会馆	戏楼	清光绪二十年 1894年	南开区仓散街	同上	聚会及戏班演出	
10	安徽会馆	戏楼	清光緒	河北区金钢桥西	同上	同上	
11	怀庆会馆	戏楼	清光緒	红桥区曲店街	同上	同上	馆主霍元甲武艺超群，曾打败摆擂台的外国大力士
12	闽粤会馆	戏楼	清	红桥区北马路北门西	同上	同上	已拆毁，现为二中心医院
13	广东会馆	戏楼	清光绪三十三年 1907年	南开区南门里	同上。戏楼为木结构，木装修，为天津市现存最好的古典剧场	同上。“五四”时期直隶女师曾义演。梅兰芳、杨小楼曾演出过	附1962年照片。《创建广东会馆碑记》称作“歌舞台”
14	周公祠	戏台	清光緒	南郊区会馆村（小站西二里）	前为歇山顶戏台，后为硬山顶戏房	庙会及民间戏班	附1960年照片。“文革”中拆毁
15	石家大院	室内剧场	清末民初	西郊区杨柳青石家大院内	为平房小剧场，砖木结构	堂会	
16	孟恩远祠堂	戏楼	1919年	南郊区泥沽村	中间为戏台，两旁为厢座	堂会	“文革”中拆毁
17	李纯祠堂	戏台	1924年	南开区马场道李纯祠堂中院	为砖木结构露天舞台，台基较矮	堂会	现为南开文化宫

注：此表系根据有关方面1960年以来对古建筑调查的材料汇编而成。

老 戏 单

李相心 收藏
注释

〔编者按〕我们刊印的“老戏单”，是从清宣统元年至四十年代末这种剧场“宣传品”不再时兴时为止，共约一百数十张。戏单类别包括戏单、传单、堂会请柬、书帖等，均为天津剧场演出及堂会演出印发的。这些戏单有一定史料价值，将分两期刊出。

張仁堂
張名

九月初三日

[illegible][illegible]

时间:

清宣統元年、己酉，九月初三日，星期六。

(公元1909年10

16日

真地

天津南丹桂茶園

進

恩晓峰为天津京剧女老生第一代的代表人物，宗谭（鑫培），对谭派艺术研究有素。女恩维铭，工老生；恩维贤，工青衣；门婿高百岁为麒派著名老生，生前为武汉京剧院主要演员。

小香水，本名李佩云，河北省宝坻县人，初学梆子武生，后改青衣，兼演老生。久演于天津，为河北梆子的名演员。

天仙茶園

班名鳳鳴 京 開演日期 二十早日十初月十

開演日期 二十早日十初月十									
薛鳳池	王才	王才	王才	王才	王才	王才	王才	王才	王才
王才	王才	王才	王才	王才	王才	王才	王才	王才	王才
王才	王才	王才	王才	王才	王才	王才	王才	王才	王才
王才	王才	王才	王才	王才	王才	王才	王才	王才	王才
王才	王才	王才	王才	王才	王才	王才	王才	王才	王才
王才	王才	王才	王才	王才	王才	王才	王才	王才	王才
王才	王才	王才	王才	王才	王才	王才	王才	王才	王才
王才	王才	王才	王才	王才	王才	王才	王才	王才	王才
王才	王才	王才	王才	王才	王才	王才	王才	王才	王才

时间：清宣统元年，己酉，十月初十日，星期一。（公元1909年11月20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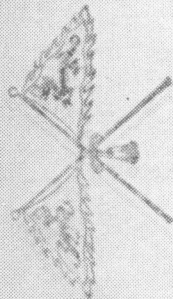
地点：天仙茶园

注：天仙茶园即天津人熟称的“下天仙”（后改大新舞台，新明大戏院，美琪剧院，今为人民剧场）。

鸣凤班是清末以来最兴盛的班社之一，负责人为赵广顺及赵广义兄弟二人。“京津梨园三十六友”之一的薛凤池为鸣凤班的基本演员。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

東京 十月 二十 日



●戲新樣各演排演停早晚

[illegible]

清宣統元年，己酉，十月廿日，星期四。(公元1909年12月2日)

天津南市闸口街天仙茶园(今人民剧场)。

老乡亲，即孙菊仙。
小杨猴即大红以前的杨小楼。杨于清末在津从武行班底刚露头角，至民初南北驰名时即更名杨小楼，成为一代武生宗师。

演吊金龟的龚处，即后来著名老旦龚云甫。当时梨园旧制规定，凡“票友”或刚刚“下海”者皆以“处”字代表演员名字，戏单所刊龚处即刚下海不久的龚云甫。龚下海前为玉器行的商人。

时间:

清宣统三年,辛亥,二月廿二日,星期三。(公元1911年3月22日)

地点:

河东“奥租界”(今建国道)茂林春舞台。

注:

杨韵谱艺名还阳草,青衣、花旦、小生、彩旦都能演。后来主持奎德社时并担任编导多年。对新剧文明戏的兴起和发展起了一定作用。

刘喜奎为清末著名女演员,既能唱梆子,也能演京剧,为当时非常有名的艺术人才。

亚樵居士为当时名票。“清客串”即不接受任何报酬、义务帮忙的代名词。

包厢,每厢可容六到八人。当时除包厢外,男女观众不能混坐。女眷只能坐在固定女座看戏。时蕙宝,又名慧宝,字智依,为清“同光十三绝”之一的时小福之子。

茂林春舞台

京都林社

二月二十二日

早 二 午 二 晚 七

演 出 剧 目

打 魚 舟 藏 家 破 台 金 柳 拜 羅 門 山 樓 綠 門

演 出 角 色

劉 喜 奎 打 魚 舟 藏 家 破 台 金 柳 拜 羅 門 山 樓 綠 門

演 出 角 色

劉 喜 奎 打 魚 舟 藏 家 破 台 金 柳 拜 羅 門 山 樓 綠 門

演 出 角 色

劉 喜 奎 打 魚 舟 藏 家 破 台 金 柳 拜 羅 門 山 樓 綠 門

演 出 角 色

劉 喜 奎 打 魚 舟 藏 家 破 台 金 柳 拜 羅 門 山 樓 綠 門

演 出 角 色

劉 喜 奎 打 魚 舟 藏 家 破 台 金 柳 拜 羅 門 山 樓 綠 門

演 出 角 色

劉 喜 奎 打 魚 舟 藏 家 破 台 金 柳 拜 羅 門 山 樓 綠 門

演 出 角 色

劉 喜 奎 打 魚 舟 藏 家 破 台 金 柳 拜 羅 門 山 樓 綠 門

同樂茶園

班和雙都京請特

演開點二十早日八初月六閏

全家福
榮園會
鳳鳴關
珠紗影
汾河灣
雙拾玉
點七晚

大獻瑞
血手印
戰蒲關
取印帥
雙官話
松林
點七晚

時間:
清宣統三年,辛亥,
閏六月初八日,星期
三。(公元1911年
8月2日)

地點:
天津河東“奧租界”
大馬路同樂茶園(今東
車站對面廣場處)。

注:
金翠娥、金玉娥、金鳳
娥為清末坤班出身的著
名演員。这次在天津演
出加入极少的几位男演
员如孟博齋等,为男女
合班的试办先例。

孟為票友下海,宗
譚,有似处。孟最早为
北京春阳友会票房演
员。

清宣統三年，辛亥，閏六月廿
日，星期一。（公元1911年
8月14日）

地点：天津河东“奥租界”同乐茶园。

金氏三娥当时经常演出整本大戏，《卖油郎独占花魁》就是新编不久的大戏，同时已经开始使用灯光布景，尽管比较原始，不过活动转台还是不多见的。

《三世姻缘》就是现在经常上演的全部《玉堂春》。

《青州府》的戏中串戏，在当时深受人们欢迎，包括文武古彩戏法、曲艺及双簧等。

预告中所提将由奉(东北)回津的王德山,师事名丑张黑,是著名的“开口跳”兼小花脸,久居天津南市六吉里,以后常搭班在天津大舞台演出。

小桂元，名文才，民十以后
改唱小花脸，久在大舞台演出。
后去沪，子为李仲林，现任上海京
剧院艺术室主任。

• 124 •

◆ 附 錄 ◆



金生金銀大馬路

合 家

清宣統三年，辛亥，八月廿七日，星期三。（公元1911年10月18日）

同乐茶

三庆班为梆子二黄“两大块”的混合班，梨园界叫做“两下锅”。挑班演员为姜桂喜和小菊芬，久在天津露演。日场戏为“搭桌戏”，演员均注有“清客串”字样。著名演员程永龙、小达子（即李少春之父李桂春，为梆子老生达子红弟子）、小廷顺（后用艺名刘廷顺）、史鸿芳、小鸿庆等都是义务帮忙。

“搭桌戏”就是义务戏，有的是救济贫苦同业；有的将票款收入悉数捐赠社会慈善事业；也有的借搭桌戏为名剥削艺人，而艺人惯于邀聘者的权势不得不允者。

界大馬路

東天仙茶園

租與東何

● 班名陸音講特 ●

演開鐘點二十早日十三月八

禮拜六

王高芝	小香	高玉	小桂	小安	白福	金月	王香	劉十六	李桂天
來福	安玉	玉蓉	玉芬	桂芳	安福	紅月	翠香	王十六	姜桂天
喜安	玉蓉	玉芬	玉芬	桂芳	安福	紅月	翠香	王十六	姜桂天
喜安	玉蓉	玉芬	玉芬	桂芳	安福	紅月	翠香	王十六	姜桂天
喜安	玉蓉	玉芬	玉芬	桂芳	安福	紅月	翠香	王十六	姜桂天

目價戲早

贈送正包

戲子銀

八二

銀十元

加五

加十

加十五

加二十

加二十五

加三十

加三十五

加四十

加四十五

加五十

加五十五

加六十

加六十五

加七十

加七十五

加八十

加八十五

加九十

加九十五

加一百

演開鐘點二十早日十三月八

王高芝 小香 | 高玉 | 小桂 | 小安 | 白福 | 金月 | 王香 | 劉十六 | 李桂天 |

禮拜六

时间: 宣统三年, 辛亥, 八月卅日, 星期六。(公元1911年10月21日)

地点: 东天仙茶园。

注: 吉升班社, 由李吉瑞、魏连升所组成。这种组成性质, 一般都不是永久性的, 所维持的时间视业务盈亏而定。演员除高福安、小香水、金少娥等大部分是天津固定者外, 小王桂官、小连仲等都是短期外约者。

清宣統三年，辛亥，九月十五日，星期日。（公元1911年11月5日）

天津河东“奥租界”东天仙茶园（今为民主剧场）。

清末民初时，往往戏码日场比夜场的角色为硬整。这张戏单显示了这种情况。当时交通不便，稍远一点的观众有条件者都要套车赶来看戏，一般观众则是步行。这天，李吉瑞、张黑的《连环套》，尚和玉的《金钱豹》

及韩长宝的《八大锤》，都是本人的拿手戏，在白天公演。日场十二点开戏，大都要演到黄昏以后。而夜场戏如果没有硬角参加演出，就要凭些有噱头的戏了。这天夜场最后加演俄国的大马戏团，就是为使观众能够看到散场。当时有的观众住在大直沽、西沽、杨庄子等地，如步行到家，就要到黎明拂晓了。

• 127 •

天津首创坤班者为宁长生、宁月楼的宁家坤班，另有由南方来的陈长庚、小长庚的陈家坤班，两个坤班都自清光绪中叶先后演于天津。

• 128 •

本號開張在
早平茶園
榮業大街

[illegible]

时间: 民元, 壬子, 正月十三日, 星期五。(公元1912年3月1日)

地点: 升平茶园。

注: 宝来坤班当时曾以编演时装新戏出名。新戏《黑籍冤魂》写鸦片的毒害, 在当时颇具警世醒俗的积极意义。

早	晚	包	洋	元	加	鐵	鋼	女
價	目	上	洋	二	毛	加	鋼	子
		子	洋	一	毛	加	鋼	一

商業大街

開本園

昇平茶園

開設在

本園

時間：壬子，正月廿七日，星期五。（公元1912年3月15日）

地點：升平茶園。

注：過去梨園戏班排戏，大都是利用夜戏散场后或早晨练功后，采用提纲式（俗称“跑梁子”）的排戏方法，很少占用演戏时间。这张戏单标明晚上停止业务“排演新戏”，或是出于特殊情况。如清末“堂会”相当流行，尤其民初以后愈盛。戏班有时被约演“堂会”，为了避免远途观众的反感，有时就写“排演新戏”或“今日回戏”；其实“堂会戏”一般都是只挑部分主要演员参加。价目表中“包厢二元加一吊”，所谓“一吊”，即指老钱（有方孔的小制钱）一吊（共五十个）。另如“两毛加五个”，五个是指铜子，也叫“大枚”。

到民初阶段，宝来坤班已为仅存的纯“坤班”了，它和坤剧社不一样，生旦净丑文武班底都是女演员。

昇平茶園

演開鐘點二十早日七廿月正新

角 坤 一 第 等 超 晚									
小雲	小雲	小雲	小雲	小雲	小雲	小雲	小雲	小雲	小雲
小雲	小雲	小雲	小雲	小雲	小雲	小雲	小雲	小雲	小雲
小雲	小雲	小雲	小雲	小雲	小雲	小雲	小雲	小雲	小雲
小雲	小雲	小雲	小雲	小雲	小雲	小雲	小雲	小雲	小雲
小雲	小雲	小雲	小雲	小雲	小雲	小雲	小雲	小雲	小雲
小雲	小雲	小雲	小雲	小雲	小雲	小雲	小雲	小雲	小雲
小雲	小雲	小雲	小雲	小雲	小雲	小雲	小雲	小雲	小雲
小雲	小雲	小雲	小雲	小雲	小雲	小雲	小雲	小雲	小雲
小雲	小雲	小雲	小雲	小雲	小雲	小雲	小雲	小雲	小雲
小雲	小雲	小雲	小雲	小雲	小雲	小雲	小雲	小雲	小雲

演開鐘點二十早日七廿月正新

天 仙 茶 園

租界開口內

特 請 京 都 鳴 鳳 班

特 請 京 都 鳴 鳳 班

白 雲 龍 鳳 凰 班 特 請 京 都 鳴 鳳 班

白 雲 龍 鳳 凰 班 特 請 京 都 鳴 鳳 班

時間：

民元，壬子，二月廿四日，星期四。
(公元1912年4月11日)

地點：

天仙茶園。

注：

民元期間，汪笑依來津不久，住于河東錦衣卫橋。戏单提及汪氏“三绝技”，即一劈、一骂、一哭。也就是《劈三关》、《骂阎罗》、《哭祖庙》三个剧目。

汪为票友下海，为人豪放不羁，所演剧目中颇有愤世嫉俗之作。一九一二年秋在津担任正乐育化会(即梨园公会前身)副会长。不久又在天津市和津里创立国剧传习所。汪在天津缙绅林墨青、严范孙、华璧臣等人协助下，为天津梨园贫苦同业做了许多好事，如协助置办梨园义地(大直沽、小稍直口、大营门等三处)、施舍棺材及玉米面条等(主要承办人为李吉瑞)。

汪于一九一八年贫病交迫逝于上海。

天仙茶園

本園開設日

庚風鳴都京請特

演開鐘點二拾早日九廿月三

迷戲假真仇

報春堂車滑挑圖天城洲關

劉永奎 小受楊春芳 魏連福 小魏連福 袁景池 謝文奎 白子雲 高增珍 小盛玉 恩佩

石福奎 楊春芳 林春芳 張志芳 郭玉山 郭玉山 郭玉山 郭玉山 郭玉山 郭玉山

小白盧 小魏連 宋受小 王余小 張白恩 畢王 薛鳳義 永德 義池 泉才 高子雲

石福奎 楊春芳 林春芳 張志芳 郭玉山 郭玉山 郭玉山 郭玉山 郭玉山 郭玉山

演合武北

演合武北

演合武北

演合武北

演合武北

演合武北

演合武北

演合武北

时间:

民元, 壬子, 三月廿九日, 星期三。(公元1912年5月15日)

地点: 天仙茶园。

注:

汪笑依《真假戏迷》, 为一别致的新剧目。它通过喜剧情节的穿插, 痛诋当政贪官污吏, 并把汪派唱腔《马前泼水》、《博浪锥》、《洗耳记》、《排王赞》、《煤山恨》等唱词行腔溶于其中, 深为津门观众所欢迎。

魏连升艺名元元红, 为直隶梆子的元老, 宗法郭宝臣, 常以天津为演出基地, 其《南北合》的“哭城”唱段曾风靡一时。后因涉嫌被吉林督军孟恩远陷以死刑。

时间：民元，壬子，八月廿七日，星期一。（公元1912年10月7日）

地点：通乐茶园。

注：通乐茶园在“老龙头”（今东车站）对过，为清末时期较兴盛的茶园。后以天升舞台（今解放桥影院）的建成，通乐茶园逐渐衰落，终致湮没无闻。

时间：民元，壬子，八月廿七日，星期一。（公元1912年10月7日）

地点：通乐茶园。

注：通乐茶园在“老龙头”（今东车站）对过，为清末时期较兴盛的茶园。后以天升舞台（今解放桥影院）的建成，通乐茶园逐渐衰落，终致湮没无闻。

通乐茶园。

三

通乐茶园（今东“老龙头”）（今东车站）对过，为清末时期较兴盛的茶园。后以天升舞台（今解放桥影院）的建成，通乐茶园逐渐衰落，终致湮没无闻。

没无闻。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54 EAST LAKE STREET, CHICAGO, ILL. 60607
1980

泉 三 二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illegible]

民二，癸丑，
正月廿五日，星期
日。（公元191
3年3月2日）

天仙茶园。

小小朵即著名琴师杨宝忠。民初，后杨在津演老生，以高嗓的《斩黄袍》出名。倒嗓后改习京胡，终成著名琴师。

李吉瑞，直隶新城人，小吉利科班出身，后入玉成班，以“黄派”武生出名，曾为天津正乐育化会会长。

民二，癸丑，四月二十
日，星期日。（公元191
3年5月25日）

協盛茶園。

焚

天津“四大名园”之一的协盛茶园，到民初时仍保持其全盛。

还阳草本名杨韵谱，为后来奎德坤剧社的负责人。杨本人不仅京剧、梆子、青衣、小生都能演，并擅长编排时事新剧。

刘喜奎在津大红后，即以新剧经常问世，尤以《宦海潮》、《黑籍冤魂》等最为津人所重。

协盛茶园为津“四大名园”之一，此时为其全盛时代的后期。

• 135 •

新到熟絲官紗
大減價

期設日本

天仙園

州甲旭街

新到熟絲官紗
大減價
期設日本
演准
演開總點二十早日七十月六

丁元善 王洪金 陽關
金少仙 黃玉清 三寶計
王來喜 李寶龍 英雄
王子雲 洪金馬 劍
小奎 陳星 龍
小子 洪金 宇 湖
金少 洪金 宇 湖
張洪 寶龍 脂虎
三客串 陳水 龍
劉小 花 猴 板
王春海 王 德 坡
小桃 王 德 坡
溫小培 王 德 坡
劉奎 王 德 坡
王鳳池 王 德 坡
義池 王 德 坡
惡 村虎

金少仙 黃玉清 三寶計
王子雲 洪金馬 劍
小奎 陳星 龍
小子 洪金 宇 湖
金少 洪金 宇 湖
張洪 寶龍 脂虎
三客串 陳水 龍
劉小 花 猴 板
王春海 王 德 坡
小桃 王 德 坡
溫小培 王 德 坡
劉奎 王 德 坡
王鳳池 王 德 坡
義池 王 德 坡
惡 村虎

時間：民二，癸丑，六月十七日，星期日。（公元1913年7月20日）
地點：天仙茶園。

注：民二期間為劉喜奎在天津聲譽最盛時期。整個班社多為“坤班”時的著名演員。劉永奎為永勝和科班坐科，紅淨、花臉俱佳。

減價

禮拜日

大觀園茶園

班名 利吉慶都京

花 秀 中 明 玉	崔 玉 明 玉	寶 萬 昌 女 班	齊 孫 聖 南 北 勝 瑞 斬 黃 袍	紅 梅 開 民 劉 古 峯 王 君	戲 粉 陳 女 士 李 瑞 卿 高 玉 芬 王 夏 翠 屏	白 金 山 小 三	三 世 修 羅	三 望 兒 嬌 晚 上 三 望 兒 嬌 晚 上 三 望 兒 嬌 晚 上	李 海 翠 玉 洲 升 山 張 玉 洲 升 山 張 玉 洲 升 山	小 馬 五 張 玉 洲 升 山 張 玉 洲 升 山	赤 水 橋 金 水 橋
-----------------------	------------------	-----------------------	--	---	---	-----------------------	------------------	--	---	---	----------------------------

晚
日
價
包
廂
三
元
正
座
二
元
角
五
分
不
加
錢

时间:

民二，癸丑，七月

卅日，星期日。（公元

1913年8月23

日）

地点:

天津北马路大观茶

园。

注:

戏班晚为贫民院演

义务戏。贫民院为一慈

善机构，系当时民间自

行组织的。该院夏季在

主要街头设大缸，内盛

白开水，供人力车夫饮

用；冬季为无家可归者

设暖棚过冬。

义务戏约有客串者

参加演出。

小马五，河北省沧

州人，回族，工青衣、

花旦，京剧、梆子都能

演。

民三，甲寅，九月
二十七日，星期六。
(公元1914年11
月14日)

天津南市平安大街
丹桂茶园（后改南市新
闻影院）。

注：丹桂恭圆的包厢分前排厢与后排厢两种，前排厢戏价为贰元（即银元）加五十个大枚（即铜元），后排厢贰元。池子是中间一块，不分前后排，不对号，早来者坐在前边，迟来者则坐在后边。廊子是两边偏座，都是大长板凳，十二个铜子，而女座则单设廊子一边，为八个铜子。

杨瑞亭，宝胜和科班出身，原为梆子武生，后改京剧老生兼武生。武旦杨德顺之子。

• 139 •

本國醫學

卷之四

楓田川

九月二十八日，星期日。（公元1914年11月15日）

地点: 丹桂茶园。

州

金月梅为天津清末、民初最受欢迎的女演员之一。她还能自编自演。

○ 海 關 開 辦 貳 十 年 八 月 十 日 以 內 ○

[illegible]

王門李陽張崇光象小海張小丁九小田王木堯下人宋小馮連田連小丁引楊康題
陳一倫傅少、倪自太鐵鑄萬桂榮有小心來女德勝翠心鳳來筆客油祥小引鋼德大鑲了致求
若念心會泉市輯會局也歲每雲有業發芳夢庚泉成手清照豪紅金九奪林甲全芳義弄子囑前東安三李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會刀關楊開牌

酒 股 增

卷之二十一

鸿庆班社为东天仙舞台的固定班社，以杨瑞亭及小桃为挑班主演，营业较为旺盛。但不久小桃被军阀戚迫下嫁，鸿庆班社遂改组。

141 •

民四,乙卯,正月廿五日,星期三。(公元1915年3月10日)

闸口街天仙茶园
(今人民剧场)。

姜演《宇宙锋》的姜妙香，北京人，生于1890年。业师为宝琳，工青衣。后因嗓音积劳成疾，改工小生，拜冯蕙琳、陆杏林、茹来卿等人为师。改演小生后与梅兰芳合作达四十余年之久，夙有珠联璧合之称。姜为人彬彬有礼，文学修养有素，精书法，善绘画，艺德可风，卒于1972年。

张黑，本名张占福，河北省南皮县人，精武术，故武功极佳，为天津派的“开口跳”武三花脸的第一流人物。

142

本園開演日

天仙茶園

和界門口內

◎ 玳鳳鳴都京請特 ◎

演開鐘點二拾早日九十二月正

劉角名	劉白	張小	楊耀	袁小	畢高	馬盛
景汪	永玉	桂文	存芳	雲景	子德	花中
奎文	奎文	林和	全芳	泉景	才德	玉中
那山	那山	那山	那山	那山	那山	那山
那山	那山	那山	那山	那山	那山	那山

演開鐘點二拾早日九十二月正

演開鐘點二拾早日九十二月正

盧劉	張白	文少	桂文	奎文	林和	全芳
那山	那山	那山	那山	那山	那山	那山
那山	那山	那山	那山	那山	那山	那山

演開鐘點二拾早日九十二月正

演開鐘點二拾早日九十二月正

時間：民四，乙卯，正月二十九日，星期日。（公元1915年3月14日）

地點：天仙茶園。

注：薛凤池为天津著名武生演员，长靠短打皆所擅长。开打时以快速、勇猛见长。

廣益大街

樓和廣

開設南市

早價 包箱洋元

午價 包箱洋元

晚價 包箱洋元

早價 包箱洋元

午價 包箱洋元

晚價 包箱洋元

角名 王元 角名 王元 角名 王元

角名 王元 角名 王元 角名 王元

角名 王元 角名 王元 角名 王元

角名 王元 角名 王元 角名 王元

角名 王元 角名 王元 角名 王元

角名 王元 角名 王元 角名 王元

角名 王元 角名 王元 角名 王元

角名 王元 角名 王元 角名 王元

角名 王元 角名 王元 角名 王元

时间: 民四, 乙卯, 四月二十三日, 星期六。(公元1915年6月5日)

地点: 天津市广益大街广和楼。

: 从这张戏单, 可以看出孙菊仙的身价和号召力。这天白天票价, 全班人马演出, 包厢为一元, 晚场加上孙菊仙即卖到六元加五十枚。这时孙已经是六十五岁的高龄, 由于具备武术根基, 还能演这样重头戏。

中興

地点：天仙大舞台。

注：瑞德宝，师事李连仲，后宗黄月山派文武老生，曾在津久演，与李吉瑞同为天津最著名黄派传人。瑞德宝除兼演红净戏外，还擅演大型本戏，如《黑驴告状》、《天宝图》、《刘秀走国》等。一九二〇年后长期在上海教戏，四十年代末卒于上海。

朱素云为鲍福山弟子，著名京派小生。

本莊創設新架多年，因遠近著名，做男女文明時式衣褲，事類皮貨，金銀，珠翠，時式發鬚，新架一百四十五折，綢緞，皆全，新刊各樣，時花，花布，新類，綢緞，紗，綢，俱全，金銀，珠寶，北別，格外，虛，誠，色，選，新，花，樣，應，有，綢，緞，時，款，時，款，男女，皮，貨，金，銀，各，品，皆，有，表，現，金，銀，價，目，合，意，買，大，新，貨，先，請，領，看，外，免，誤，二，三，君，主，顧，意，想，買，何，物，知，道，之，不，差，也，

光緒六年六月二十號 新架長福號莊主黃中興謹啟

◆ 256 ◆


 中国民间对外友好协会
 地址：北京三里河路
 电话：68411111
 邮编：100044

七月初

[illegible][illegible]

民四，乙卯，
七月初四日，星期
日。(公元1915
年8月15日)

南市丹桂茶园
(后改南市新闻、
南市影院)。

四喜班社为颇具天津特色的京剧、梆子合作班（俗称梆子、二黄“两下锅”）。

四庫全書

五

• 149 •

東天舞臺

班名和共都京

演開鎖點二十早日五十月十

時間：民四，乙卯，十月十五日，星期日。(公元1915年11月21日)

地點：東天仙舞台。

注：这时梅兰芳刚刚红起来，正在为王凤卿挂二牌，不过声誉已经超过了王凤卿。

田雨农为田际云(想九霄)之子。荣蝶仙为程砚秋的开蒙业师。

大馬路

李萬成	角	王寶	角	張子仙	角	小桃	角	劉廣林	角	田雨農	角	小福來	角	朱素	角	王鳳卿	角	梅蘭芳	角	榮蝶仙	角
秀	秀	寶	寶	子	子	桃	桃	廣	廣	雨	雨	福	福	素	素	鳳	鳳	蘭	蘭	蝶	蝶
秀	秀	寶	寶	子	子	桃	桃	廣	廣	雨	雨	福	福	素	素	鳳	鳳	蘭	蘭	蝶	蝶
秀	秀	寶	寶	子	子	桃	桃	廣	廣	雨	雨	福	福	素	素	鳳	鳳	蘭	蘭	蝶	蝶

那水香	角	王寶	角	張子仙	角	小桃	角	劉廣林	角	田雨農	角	小福來	角	朱素	角	王鳳卿	角	梅蘭芳	角	榮蝶仙	角
秀	秀	寶	寶	子	子	桃	桃	廣	廣	雨	雨	福	福	素	素	鳳	鳳	蘭	蘭	蝶	蝶
秀	秀	寶	寶	子	子	桃	桃	廣	廣	雨	雨	福	福	素	素	鳳	鳳	蘭	蘭	蝶	蝶
秀	秀	寶	寶	子	子	桃	桃	廣	廣	雨	雨	福	福	素	素	鳳	鳳	蘭	蘭	蝶	蝶

票價：早場 樓上五角 樓下三角 散座二角 包廂一元 晚場 樓上五角 樓下三角 散座二角 包廂一元

天津法界內門牌四十四號

民四，乙卯，十月十六日，星期一。(公元1915年11月22日)

东天仙舞台。

楚

白天排戏，实为堂会，晚场业务演出。梅兰芳每次来津，烦演堂会者就大有应接不暇之势。

这虽然是两下锅的共一班，但只有冯黑灯、王福宝的《罗四虎》和《大登殿》是梆子，其它都是京剧。梆子已由旺盛时期开始走向下坡。

• 151 •

民四、乙卯，十一月廿日，星期日。(公元1915年12月16日)

北马路官银号
大观凤舞台。

程永龙，字云波，号通海，永胜和科班及太平科班出身，艺宗王鸿寿（艺名三麻子），

为天津派红净老生
的代表人物之一，
久在天津演出及承
办班社。晚年入天
津稽古社科班任
教。

◎ 寒 無 家 國 如 此 ◎

十
一
四
二
十
三
十
一
一
一
一

宋玉蘭
張麗
趙玉蘭
趙玉林
雲中鳳
小活猴
秀玉梅
何小芬
于萬海
入鐵紅
二奎官
張均培
盧月鈴
李俊
鳳雲
雲突珍
應寶才
程永龍

金剛廟
張洋洞
柳林道
趙玉明
趙武行
雲明武
城洲酒
梅雪
三娘
子英
土漆參
朝林寶
黃玉建
信明坡
花玉壽
趙玉明
劉作界
小實廠
金榮泰
王鳳山
田文清
大開道
小生香
小順生
小金來本

卷之五

[illegible]

大德堂

[illegible]

1992

大馬路

• 153 •

單

傳

河東興界大馬路

東天仙大舞台

◀ 演 早 ▶

高慶奎	王鳳卿	薛鳳池	婁廷玉	高慶奎	梅蘭芳	姜妙香
天壽山	行武	樂官	定軍山	演春	煩商	紳玉
關平	關平	關平	關平	會堂	會堂	會堂

◀ 演 晚 ▶

王四喜	高四喜	諸茹香	姚玉芳	梅蘭芳	姜妙香	福小田	李敬山	高慶奎	福小田	王鳳卿	高慶奎
白廣一	天不假	命不該	親侍湯	偶染時	慈成婚	近吉期	陳氏主	錢大夫	楊馬山	楊馬山	楊馬山
白廣一	天不假	命不該	親侍湯	偶染時	慈成婚	近吉期	陳氏主	錢大夫	楊馬山	楊馬山	楊馬山

◀ 演 早 日 ▶

时间：民五，丙辰，八月初六日，星期日。（公元1916年9月3日） 地点：东天仙舞台。

注：梅兰芳新排时装京剧《一缕麻》，民五在津首演。该剧由齐如山及天津李释戡编写。描述包办婚姻造成的悲剧，演出颇轰动一时。“传单”，不是剧场内分发的戏单，而是在街头散发给过路行人的。

民五，丙辰，十月十七日，星期日。
(公元1916年11月1

大舞台。

林顰卿名震，初从徐母改花旦，师事杨韵芳，青衣、花旦皆所擅，长，特别是编演新本戏当时最受观众欢

大舞台的

包廂為三層，
頭層三元，可
容十人座位，
廂內面積較其
他劇場寬大。

一 正 明 文 藝 特 刊

經世十國十四年四月十一日

[illegible]

論 十 七 卷

[illegible]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图 2-1-10

上海商務印書館

十月十九日



井 論
新 説

11

正南世三

加不五

时间:

民五，丙辰，十二月十九日，星期四。(公元1917年1月12日)

地点:

鼓楼北中舞台，
(后改福仙戏院，
今翻盖)。

興

张少福为名丑张黑之子。为文武兼长的丑角演员。此次与小小余三胜合作，他演出的《飞坡岛》是一出纯功夫戏。

六五

[illegible]

1998

注：小小余三胜即余派创始人余叔岩。余于民初即来津住侯家后周二宅胡同，每日养嗓练功（因余在呛期），嗓音恢复后，于民国开始以小小余三胜的艺名久演于天津。

• 157 •

民六，
丁巳，五
月初三，
星期四。

1917年6月21日(公元)

地点：升平舞台。

注：《周
良桥》即
全部《青
风亭》，
为谭派拿
手名剧。
余此剧全
宗谭派戏
路演出。



 創製
 1911年








宣統三年五月十三日星期三

[illegible]

• 159 •



地点：东门外鸣盛舞

注：
黄润卿，北京人，春秋科班习艺，出科后拜路三宝为师，学习花旦，与王蕙芳为姻亲，艺也相同。黄于科班毕业后曾受过中等教育，故能编演新剧。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舞升平点

台。 注： 尚和玉、薛凤池的《四平山》，工方悉敌，深为津人所欢迎。称为“天津派”的代表作。

• 161 •

我 天 道

後辦電元加六十
學上三時收銀二十
學下女座銀十 六
學子牛頭

十二月廿一日



全盤合演
張永來
馬永來
張少福
小原喜藏
小禿紅
王三
(諸)(如)(香)
尙玉和
蘇鳳玉
池鳳玉
陳鳳玉
德鳳玉
採鳳玉
蔣鳳玉
豐至十五調
余二七
勝林
有蘭
王來喜
馬永來
張少福

大陽酒
玉山山
雲上坎
雙官話
意頭纏
平字山
南字峰
賜良桶

七

民六、丁巳，
十二月廿一日，星
期六。（公元19
18年2月2日）

中舞台。

民六期间，梆子二黄仍为两上性质，但在比重上已较二黄略微衰退。从戏单上看，小秃红（警桐云）及小凤喜（萧凤喜）的《双官诰》、《双上坟》已列为开场了。

尚和玉，河北省宝坻县人，工武生，艺宗俞菊笙。

開鼓樓

中舞臺

北八街

趙娘五

新記社義同台演

正月初八日

<p>王桂枝 大賢殿</p> <p>小月 月</p> <p>小三 魚打</p> <p>王延玉 和池鳳</p>	<p>王桂枝 大賢殿</p> <p>小月 月</p> <p>小三 魚打</p> <p>王延玉 和池鳳</p>	<p>王桂枝 大賢殿</p> <p>小月 月</p> <p>小三 魚打</p> <p>王延玉 和池鳳</p>	<p>王桂枝 大賢殿</p> <p>小月 月</p> <p>小三 魚打</p> <p>王延玉 和池鳳</p>
--	--	--	--

《恨遇末明》

《魚打》

《月》

《大賢殿》

时间：民七，戊午，正月初八日，星期一。
 (公元1918年2月18日)
 地点：中舞台。
 注：預告中的《赵五娘》为刘喜奎演的京剧本戏，从赶考起，中间有描容、上路、下书、进京等。当时为刘的新杰作。

北 大 街



卷之四

包兩	泰元	加六十個
補子銀子	三十一六個	
總上女散	錢二十一十個	
禮子銀子	一十六個	

後排	包兩	泰元	加六十個
總下女散	錢一十六個		
寶子	半顆		

● 天津法租界工部局建築工程處

北大街

为天津著名文武花脸，戏路宽广，后为天津共和社的基本演员。

[illegible]

中国进出口银行

• 166 •

大 學 禮 記

[illegible]

劉桂芳	雲南
李中	四川
小樓	湖南
金福培	文昭閣
蕭處	雙士氏
桃	安
福安	伐子
秋	會
彭輪	(王老)
竹翠茹	第一節
寶奎	天雷
蔣雙奎	擊鼓
孫公	通
蔣神元	直
王種	直
小福勝	直
老	直
黃興	直
彭瑞林	直
微	直
金紅	直

• 167 •

[illegible][illegible]

时间：民七，戊午，四月廿三日，星期六。（公元1918年6月1日）

地点: 广和楼。

注：孙菊仙这次在津演毕返京后，再很少来津，直到息影舞台后始久居天津。

晚早

價目

包廂大座三元外座小洋一角
池座小座二角外加調閱五枚

班全社慶豐京北
演開鐘點一午下日七十二月六年七國民


胡鳳鳴	侯益隆	王益友	王金鎖	侯益隆	侯益隆	侯益隆	侯益隆	侯益隆	侯益隆
郭鳳鳴	郭鳳鳴	郭鳳鳴	郭鳳鳴	郭鳳鳴	郭鳳鳴	郭鳳鳴	郭鳳鳴	郭鳳鳴	郭鳳鳴
郭鳳鳴	郭鳳鳴	郭鳳鳴	郭鳳鳴	郭鳳鳴	郭鳳鳴	郭鳳鳴	郭鳳鳴	郭鳳鳴	郭鳳鳴
郭鳳鳴	郭鳳鳴	郭鳳鳴	郭鳳鳴	郭鳳鳴	郭鳳鳴	郭鳳鳴	郭鳳鳴	郭鳳鳴	郭鳳鳴
郭鳳鳴	郭鳳鳴	郭鳳鳴	郭鳳鳴	郭鳳鳴	郭鳳鳴	郭鳳鳴	郭鳳鳴	郭鳳鳴	郭鳳鳴
郭鳳鳴	郭鳳鳴	郭鳳鳴	郭鳳鳴	郭鳳鳴	郭鳳鳴	郭鳳鳴	郭鳳鳴	郭鳳鳴	郭鳳鳴
郭鳳鳴	郭鳳鳴	郭鳳鳴	郭鳳鳴	郭鳳鳴	郭鳳鳴	郭鳳鳴	郭鳳鳴	郭鳳鳴	郭鳳鳴
郭鳳鳴	郭鳳鳴	郭鳳鳴	郭鳳鳴	郭鳳鳴	郭鳳鳴	郭鳳鳴	郭鳳鳴	郭鳳鳴	郭鳳鳴
郭鳳鳴	郭鳳鳴	郭鳳鳴	郭鳳鳴	郭鳳鳴	郭鳳鳴	郭鳳鳴	郭鳳鳴	郭鳳鳴	郭鳳鳴
郭鳳鳴	郭鳳鳴	郭鳳鳴	郭鳳鳴	郭鳳鳴	郭鳳鳴	郭鳳鳴	郭鳳鳴	郭鳳鳴	郭鳳鳴



昆七
開演

北京榮慶社全體同仁於前月利津角口特將昆七開演之期
行太僕使館郵政局等准於每日刊印以便觀者影印大有可觀

時間：民七，戊午，六月廿七日，星期六。（公元1918年8月3日）
地點：中天仙舞台。
注：北京榮慶社韓世昌及河北省高陽等地的昆弋班于民七來津，久演并久居，住在老西開教堂前慧果里。以后昆弋劇種逐漸衰落，除韓世昌歸京外，侯永奎等皆久居天津演出。解放后赴京。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政 府 七 年 六 月 二 十 九 日 午 上 午 一 時 開 會 紀 要

王金鑑
張文生
朱小義
胡慶台
馬鳳彩
侯瑞春
韓世昌
王益友
郝振華
陶顯亨
王瑞長
朱玉繁
國蓋臣
顧慶元
張文生
張福元
郭鳳鳴
吳榮英

100



保



四

(五)

請 讀 天
書 卷 二
文 學 部

Figure 1

1990

1998



售分晚早

画

民七，戊午，六月廿九日，星期一。

(公元1918年8月5日)

地点：广东会

熱

此为天津博物院成立展览会义务戏。时昆弋在津演出，观众对之已有阳春白雪之感。

大新舞台

開 啟 日

計 開
(角)
(鉤)
(象)
(行)

特 演 東 京 點 鐘 二十 三 日 月 九 〇



(戲 新 演 排 早)



角 名 震 又 王 芬 慧 小 元 元 沈 華 山 小 翠 雲 劉 蘭 石 角 名 小 王 芳	旦 名 白 丹 杜 小 桃 芳 花 柳 香 水 紅 柳 香 水 紅 柳 香 水 紅	丑 名 柳 香 水 紅 柳 香 水 紅 柳 香 水 紅 柳 香 水 紅	生 名 柳 香 水 紅 柳 香 水 紅 柳 香 水 紅 柳 香 水 紅	老 名 柳 香 水 紅 柳 香 水 紅 柳 香 水 紅 柳 香 水 紅	小 名 柳 香 水 紅 柳 香 水 紅 柳 香 水 紅 柳 香 水 紅	童 名 柳 香 水 紅 柳 香 水 紅 柳 香 水 紅 柳 香 水 紅
---	---	-------------------------------------	-------------------------------------	-------------------------------------	-------------------------------------	-------------------------------------

時間：民七，戊午，九月初三日，星期一。(公元1918年10月7日)
 地点：大新舞台。
 注：王又宸，号痴公，山东人，宗谭，票友下海。下海后常在京、津、沪演出，很受津人欢迎。白牡丹即后来的荀慧生，河北省东光县人，坐科于天津西头韦驮庙义顺和班，初学梆子，后改京剧，工青衣花旦，创出荀派艺术风格。

圖書集成

知不足齋



1000

时间：民七，戊午，十月初四日，星期四。（公元1918年11月7日）
地点：广和楼。

注：刘永奎出身于永胜和科班，与程永龙同科，久在天津演出。一度嗓音改行。金寿臣工铜锤花脸，为“天津派”花脸代表人物之一，其子少臣曾在南京江苏省京剧团担任主要演员。

时间：民七，十月初五日，星期五。（公元1918年11月8日）

地点：广和楼。

注：过去天津有三位著名的高嗓演员，人们称之为“卫三奎”。“卫”是天津卫。三奎是刘永奎、周春奎、王胜奎。资格最老的是周春奎。

地点：广和楼。

注：过去天津有三位著名的高嗓演员，人们称之为“卫三奎”。“卫”是天津卫。三奎是刘永奎、周春奎、王胜奎。资格最老的是周春奎。

水森縣國

九龍

[illegible][illegible]

时间：民八，己未，正月十三日，星期四。（公元1919年2月13日）
地点：大新舞台（后改新明大戏院，今为人民剧院）。
注：盖叫天，号燕南，曾用艺名小菊仙，本名张英杰，最早曾从乃兄学习刀马，后改武生、老生。武生家法泰春派，以武松戏驰名南北，故有“活武松”之称。八岁来天津入隆庆和科班，出师后在津享盛名二十余年，中年后久居沪杭。

编 者 后 记

本汇编所收文字，均属《中国戏曲志天津卷》之基础资料。因系于《戏曲志》搜集材料、撰写条文过程中掇编而成，故只能求每辑、每题相对完整，而难对全编作完整之安排、考虑；一旦全编出齐，览之殊无伦次，自在意中。幸希垂鉴。

封面

前言

目录

剧种

北方越剧始末何如

天津曲艺剧张国贤

附录：曲艺的畸形发展——反串戏马三立

天津业余昆曲活动概况朱经畲

戏曲团体

从太庆恒到稽古社——天津彩头班考略魏子晨

奎德社和杨韵谱与天津甄光俊

天津京剧票界概述李英斌

天津的梨园公会陈绍武

剧场

天津戏园的变迁李相心

天津戏园一览表郑立水

天津剧场选例郑立水

文物·古迹

天津古代戏楼和戏台郑立水

天津古戏台选例郑立水

六十年前的两张戏单摭谈李相心

老戏单李相心

刊物·专著

天津最早的戏剧月刊《春柳》魏子晨

传记

京剧孙派老生创始人孙菊仙李英斌

连台本戏编导——陈俊卿魏子晨

年表

天津戏曲大事记（一九三五年一九三六年）王承运